

BILD 通谕

杰夫·里德

BILD国际主席和首席执行官

© 2017 Jeff Reed, 版权所有

特别感谢诺诗兰（Northland）教会：这个教会分布于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他们参与和支持 BILD通谕出版项目，目前这一系列已经出版了六本书。

由爱荷华州埃姆斯市的 BILD国际出版。

1.0

目 录

序言.	5
从耶稣到福音书.	7
第一世纪的教会.	37
妇女和早期教会的自发性扩展.	75
宣道社群.	111
为自发性扩展提供资金.	145
牧养、辅导和可持续性.	183

序言

这些通谕写于真实的情况。它们是写给我们自己的教会网络的，我在网络中担任使徒式团队领袖；是写给我们在南半球的合作伙伴的——复杂的使徒网络——我们目前在所有的九个文明社会中都有合作伙伴；是写给我们在美国的合作教会和那些正被招募为合作教会的；是写给全体教会的，包括各宗派、宣教机构、基督教培训机构和NGO、主要捐助者和基金会的。但它们是情景性的。因此，我让这些故事自己来展开——我们地方教会的故事和压力，我们合作伙伴的故事，以及导师们的贡献。整体上，教会有时会觉得自己像个局外者，但情景语境很重要。

在某种程度上，六个通谕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新约神学——我称之为“情景新约神学”。与西方的系统神学或圣经神学不同，它不是以命题的形式提出的。这些通谕是情境性的——神学内嵌在模式变革时期的真实生活中。这可能令人觉得非常不同，但它效仿了新约本身，因为新约是一种“情景文件”。神没有赐给我们一本“神学教科书”，他赐给我们的，是一个情景性新约。是我们自己用教义教科书代替了情景性新约，使所有宗派都受到了它的奴役。另一个描述这些通谕的方式，是称它们为相当完整的“文化中的情境新约神学”。

我为什么称它们为**通谕**呢？因为我们计划要让这些文件在教会中传阅。这听起来有点傲慢，因为只有教皇才会写通谕。我又不是教皇，但这些通谕远非只是一些论文（通谕的完整概念将会在最初几个通谕的序言中呈现）。它们要以四十种国际语言销售给全球九个主要文明社会中的四千万教会领袖，并在他们当中传阅，这是我们目前网络的极限影响范围。

你怎么使用这些通谕呢？福勒（Buckminster Fuller）说过这样一句话：

“如果你想教导人们一个新的思维方式，不要费心去教导他们。而是给他们一个工具，他们使用该工具，就会带来新的思维方式。” 这些通谕现在是作为工具来构建的。第一，在南半球大规模植堂运动中，各宗派、教会协会和网络、宣教机构、跨教会机构、NGO和基金会等等，使用它们作为“董事会的重要讨论事项”。第二，跟你地方教会的长老董事会一起使用它们。第三，用于你教会中的所有信徒，并用于“未受过教育的平信徒”（Farley）。最后，用于你教会中那些没有文字的人，他们也是非常聪明的人（虽然需要口语版本）。

我们没有超出校订的范围，改变这些通谕中的什么，这是我们的“情境”承诺。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通谕之后都有附言。另一个附言将会出现在2020年的版本中。最好是让它们保持原样，这是全球对话的实质[参看**兰德尔·柯林斯 (Randall Collins)**所著的《哲学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Philosophies)]。辩论通常以四十年为一个周期，因为每四十年，主要思考模式就会发生改变。最后，新的思考模式会获胜。新的思考模式必须被牢固和诚实地建立在“基督和他使徒的方式”之上！我们正处于这样的一个时代[参看**孔汉思 (Hans Kuhn)**和**大卫·博世 (David Bosch)**的著作]。

从耶稣到福音书

发表于2009 年BILD峰会

爱荷华州埃姆斯市

2007年11月8日

BILD通谕 杰夫·里德

这个通谕对我们全球所有的BILD合作伙伴至关重要。这是建立一个建造稳固教会和成熟领袖的坚实过程之关键。

对我们北美安提阿学派的合作伙伴而言：这对你们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们不明白这些问题，你们很可能会把它与当代的门徒培训材料混淆，这样的话，会大大削弱你们的项目效果。对于我们的国际合作伙伴而言：这对你们也至关重要，因为你们会受到试探，把它与门训材料相混淆，那可能会导致你们的教会不能正确地建立，在目前会有频繁的人员流失，并且一到两代之后，会变成唯名论。

我称这篇论文为**通谕**。通谕这个词出自百科全书，是指教会的书信、通告，目的是要广泛传阅。¹我打算就我们以教会为本的培训过程和课程设计的神学百科议题写几个通谕，这是其中的第一个。在这个福音在全球范围空前扩展的时代，这些是我们寻求植堂和培训领袖时所需要解决的至关重要议题。

西方的门徒培训运动

在这个通谕的开始部分，我想阐明关于西方门徒培训运动的几个预设。在论文的整个论证过程中，都会讨论到这些预设。我首先阐明它们，是因为我相信在当今教会的全球扩展中，它们是至关重要的议题，并且会使我们迅速和积极地参与到议题中来。

- 整个门徒培训运动必须要重新思考，因为它的许多核心原则都有严重缺陷。
- 当这些议题受到误解时，口语型—书面型（orality and literacy）的辩论就被扭曲了。在大规模的南半球植堂运动中，这塑造了用于口语归信者的整个课程。
- 关于在建立过程中使用福音书的议题，对制定建立教会和建造信徒的课程流程有巨大的影响。
- 西方的门徒培训运动建立了一系列的错误二分法，那些二分法渗透到培训过程中，令新信徒感到困惑，削弱了植堂。

我意识到这些说法比较激烈，很多人会认为这样做带有煽动性。但议题很

¹ 《牛津英语词典》网络版。

大，而且风险也很高，我认为这是最直接的方法，适用于全球植堂运动。

西方门徒培训运动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在北美扩展，现在是一个全球现象。该运动现在由大量的西方机构引领。这些机构独立于教会运动和协会之外，是在个人主义的美国商业模式上建立起来的。它们几乎完全误解了教会，并且，就此而言，是完全误解了福音书本身（请注意：我不是说福音）。在他们的企业后面，他们有巨大的经济资源。

这个运动的理念是“门训过程”。我几乎讨厌这个术语，所以我从来不使用它。如果我们真正理解早期教会所践行的成熟过程，就会明白这个概念的含义与它本来的含义有很大不同。我们使用诸如“在真道上建造”之类的短语来定义这个过程。让我们先从保罗书信开始。一旦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下面的论证一直被用来反对我们的事工。

“你必须从耶稣开始，门徒培训的基础是在福音书里，而不是在使徒书信中。你这是让保罗和教会处于比耶稣更中心的位置。在你首先学会爱耶稣之后，再把这些基础介绍给教会。”

一旦我们开始挑战他们的运动和他们福音书的解释，质疑这种“门训过程”，提出另一种方法，要求年轻人把教会作为他们的优先重点，我们就受到指控，说我们把教会看得比基督更重要。在埃姆斯，我们已经被这样指控了三十多年，并被一个重要的门徒培训机构“贴上标签”，说埃姆斯和爱荷华——我们两个主要的大学城——的教会要避免成为我们这样的教会。有一位来自一个大型门训机构的全国性领袖参加我们的研讨会，该门训机构在全国培训了一万多名青年牧师，他在全美范围内反对我们的事工。现在，该机构不再在全美范围内运作了。我们的事工一直遭到一个大型全球门训机构的反对，因为我们的资源和理念进入了一个覆盖全国的十一宗派教会网络，后来当BILD的原则传遍了各省之后，那个门徒培训机构收拾行李离开了这个国家。辩论不是针对个人的，也不是竞争的问题，而是关于非常重要的圣经观念，这些观念会对随后几十年的教会和植堂运动产生巨大的影响。

那些人为了在教会的不断质疑之下捍卫自己的存在，他们建立了几个错误的二分法，这带来了更大的困惑。

- 耶稣vs. 保罗和众使徒
- 效仿耶稣vs. 加入教会
- 关系vs. 抽象的教义
- 口头论证vs. 书面论证

- 故事vs. 教导

整篇论文将会详细解释和讨论这些议题。虽然称这个讲论为通谕似乎有点刺眼，² 但我们的渴望是，这篇论文能成为BILD的官方文件，在所有合作教会和全球植堂运动中被传阅。我们相信，这篇论文的论点是合乎圣经和令人信服的，如果教会领袖设置自己的培训项目时理解这些论点，教会和它们的领袖将会更加有力量，且对未来的世代有更大的影响。

几个基本问题

当我们开始探讨如何把福音书纳入新教会和新信徒的建立过程的议题时，让我们聚焦于几个基本问题。论文的基本问题是这样的：

福音书适合于建立过程的什么位置？

请注意，我不是问福音适合于建立过程的什么位置，而是问福音书适合于建立过程的什么位置。许多人以福音书开始，实际上是引导人走向某种分散教会，事实就是分散教会本身的基督教。³ 为了开始回答这篇论文的基本问题，我们必须问几个额外的问题。我们是如何从耶稣到四福音书的？这个旅程可能与你所想象的非常不同。福音书是什么？它们是在什么时候写成的？写作它们的目的是什么？它们如何融入建立过程？什么时候……？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还必须再进一步往回追溯。耶稣到底是谁？他来要做什么？他的核心使命是什么？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和之后，门徒认为他是谁？最后，在他复活和升天后，耶路撒冷教会如何明白他和他的工作？他们还没有明白什么？在我们开始探讨这些问题时，我想对赖特（N. T. Wright）和理查德·包克罕（Richard Bauckham）的两组不同且全面的作品表示感谢——对话，如果你愿意那样说的话，这对话已经发展了三十年。⁴

² 通谕是教会文件，旨在被广泛传阅。它实际上源于百科全书。我打算写一系列的通谕，专门探讨从这个通谕所衍生出来的议题。我们相信，随着新千年的来临和福音在南半球的爆炸性传播，西方门训机构的课程设置和西方神学体系都需要彻底（“回到根源”）被重新思考。

³ 这个通谕实际上是“从耶稣到福音书项目”的一部分。它包括一套由杰夫·里德主讲的共有六个系列信息的DVD，主题是“从耶稣到福音书”；这个通谕；四个BILD新约领袖系列课程的发布；五个基本原则类型的小册子，标题也为“从耶稣到福音书”，它包括了对每卷福音书的研究——是教会领袖在这些概念上获得全面发展的至关重要资源。

⁴ 赖特的代表作是他题为Christian Origins and the Question of God的三部曲——第一册：The New Testament and the People of God (Fortress, 1992)；第二册：Jesus and the Victory of God (Fortress, 1992)；第三册：The Resurrection of the Son of God (Fortress, 2003)。这套两千页巨著的核心观念已经以单册出版，书名是The Challenge

赖特加入了寻找历史上的耶稣的讨论，该讨论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赖特的影响非常大，他通过命名当前阶段为第三次探索(The Third Quest)，引导了这个全球性学术讨论的方向，在这一点上他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理查德·包克罕领导了另一个由理查德·布里奇(Richard Burridge)所发起的学术研究对话，充实了以希-罗传记形式所写成的福音书的意义和应用。

福音书的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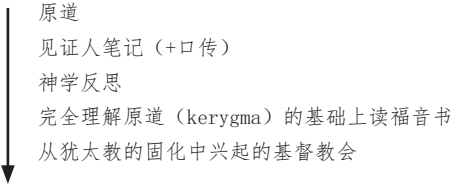
在深入检视福音书的发展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关于福音书发展的几个基本事项。福音书的发展有三个基本阶段：

- 1. 拿撒勒人耶稣的公开事奉和活动（公元一世纪的最初三十年）。
- 2. （使徒）传讲耶稣（公元一世纪的第二个三十年）。
- 3. 写作福音书（大概是公元一世纪的最后三十年）⁵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福音书在新约中是最后写成的。大部分圣经学者认为，在四卷福音书中，最早写成的是《马可福音》，最后写成的是《约翰福音》，写作四福音书的时间跨度是从公元六十多年到公元九十多年。⁶ 关于福音书的发展过程，包克罕做了一些令人惊异的可视化工作。

福音书的建立

第1世纪现实



of Jesus: Rediscovering Who Jesus Was and Is (IVP, 1999)。包克罕的两个主要作品是The Gospels for All Christians: Rethinking the Gospel Audiences (Eerdmans, 1998) 和Jesus and the Eyewitnesses: The Gospels as Eyewitness Testimony (Eerdmans, 2006)。他的作品是根据理查德·布里奇的作品而写成的，理查德·布里奇的主要作品是What Are the Gospels? A Comparison with Graeco-Roman Biography, (Eerdmans, 1992)。

⁵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作者Raymond E. Brown Anchor Bible, 1997)。
⁶ Arthur Patzia在他的著作The Making of the New Testament: Origin, Collection, Text and Canon (IVP, 1999)中，有一个非常好的图表（表格2.7 “从耶稣的传统到成文的福音书”，54页），它以非常细致研究的年代估计，描述了福音书的整个形成过程，认为《马可福音》是在公元65年左右写成的，《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是在公元80-90年代写成的，《约翰福音》是在90年代早期写成的。

他首先确定耶稣自己的传道（宣道/kerygma）。然后他证实收集有耶稣的神迹、比喻和语录等目击者手册。再后，当教会被建立起来之后，保罗写作了他的书信，教会出现在公众面前，福音书的作者开始进行认真的神学沉思，这对宣道形成了完整的理解，但没有完全明白耶稣所宣告的一切。福音书是教会从犹太教阵地中兴起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准备好了来看第一阶段的问题：耶稣到底是谁？他来要做什么？他的核心使命是什么？在他被钉死十字架之前和之后，门徒认为他是谁？

耶稣的传道—宣道展开

我要使用《马可福音》作为我的起始点。《马可福音》是对观传统的一部分（同步 - 视觉上一同步地观看）。在新约中，福音书是在后面写成的，而不是最早写成的。在它们成书之前，它们是教会所使用过的故事、神迹及耶稣的教导之集合。早期教会称耶稣的故事之真髓为**宣道**——宣传福音。我们从《马可福音》开始，因为它是四福音书中的第一卷，马太和路加的福音书看来是基于《马可福音》写成的。《马可福音》的架构非常基本（正如在随后将会看到的，它遵循了早期教会称为“宣道”的基本大纲）。

《马可福音》的宣道架构

施洗约翰

耶稣的事奉（简要、迅速的行动：从这个城到那个城，从一个事件到另一个事件）

在各地宣传福音和神的国

对质犹太领袖

死亡和复活

书卷迅速进入了高潮，耶稣三次预言他的受死和复活（8:31；9:30 - 31；10:32 - 34）。其它事情随着书卷的展开，慢慢凸显了出来。

根据《马可福音》，耶稣的信息到底是什么？信息简单、精炼，出现在行动的背景中。他在一个地方发布一个信息，把一切激活起来，然后他又迅速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每到一个地方，他都“宣讲信息”（1:38；2:14）。马可对信息加以总结，并把它放在书卷的开头。

……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

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可1:14-15）⁷

信息被称为宣传福音。**宣传**这个术语的希腊词是“kerygma”。这是与基督徒有关的术语，所以，他们称宣传耶稣故事的福音为“宣道”。在这个最初的宣传中，信息包含三部分的要素。第一是“日期满了”。这是旧约展望以色列复兴的预言。以色列的复兴已经开始。第二，神的国近了。第三，宣传得胜的消息。（**福音**是一个战争术语，指慢慢地从战场传来的得胜消息（TDNT⁸）。因此，这是假定弥赛亚即将来临，他将把以色列国从罗马的统治下拯救出来，建立起自己的国度。所以，问题随即变成了：“耶稣是谁——他是弥赛亚吗？”

随着《马可福音》的展开，好几个清楚的特征开始显现出来。第一个特征是奇怪的神国比喻，那暗示神的国是在慢慢地增长，许多人不会成为神国的一部分。第二个特征是关于身份的对话。每个人都问“他是谁？”——群众、门徒、法利赛人和耶稣自己对他是谁发表评论。主要术语是“人子”和“神子”。每个人应该都明白使用这些术语是指应许的弥赛亚。第三个特征是两个兄弟和姐妹的对话，在对话中，耶稣称那些跟随他的人是他的真正弟兄和姐妹。第四个特征是他带着权柄说话的方式，连同被犹太领袖弃绝和他关于圣殿将被毁灭的预言。加上他关于自己被弃绝以及死在长老、祭司和文士手里的预言（8:31），画面变得清晰了。那些跟随他的人，将会在今世和来世获得百倍的回报。

²⁸彼得就对他：“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²⁹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³⁰ 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可10:28-30）

紧接着上面的话语，他第三次预言自己将死在犹太领袖的手里，并进入耶路撒冷，预言圣殿的被毁。同时要记得神国的比喻：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入神的国，神的国就像一粒芥菜种子生长，等等。此外，他正在建立的这个新约社群，将以他为中心，而不是以犹太圣殿为中心（逾越节/主的晚餐——14:12-25）。那么这幅画面是什么呢？耶稣是谁，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他是弥赛亚，为什么他不拯救以色列？复兴以色列？他是弥赛亚，

⁷ 贯穿这个通谕，除非特别提示，否则都是使用《和合本圣经》。

⁸ 《新约神学辞典》（TDNT），由 Gerhard Kittel 和 Gerhard Friedrich 主编。

但他是以一种完全出乎人意料的方式成为弥撒亚。

马可宣道故事的实质是这样的：

- 耶稣宣传神的“得胜消息”：日期满了（对以色列的复兴），神的国近了。
- 悔改和相信这个消息，并跟从耶稣。
- 耶稣是旧约中所应许的弥赛亚，他将复兴以色列，建立神的国。
- 凡跟从他的人，将会免受即将临到以色列的审判，成为他和他的跟随者正在建立的新约社群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第一阶段的问题：耶稣到底是谁？他来要做什么？他的核心使命是什么？在他被钉死十字架之前和之后，门徒认为他是谁？

他是旧约中所预言的弥赛亚，是即将来临的犹太拯救者，他要拯救以色列，把神的国带来。

1. 他拯救了那些悔改的人脱离即将临到犹太领袖、圣殿、犹太体系和不忠世代的审判。
2. 他正在建立一个以他为中心，而不是以犹太教为中心的新社群——这就是基督教（教会）。

所有这些为我们所熟悉的观念和章节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例如，**寻求罪得赦免**，意味着接受和准备好跟从耶稣进入新的社群。对于**悔改并相信就会得救**，主要理解是被拯救脱离即将临到这个世代的审判。**福音**（“得胜的消息”）意味着神实现旧约对以色列的应许、弥赛亚来临及神建立他国度的时候已经来到。登山宝训主要是选择人跟从耶稣进入新的社群，为打破他们的“犹太教世界观”做准备。对青年财主的挑战，对让他放手自己的东西，并跟从耶稣进入新社群是必要的。

现在我们要转到我们的第二阶段问题。耶路撒冷的教会如何理解他？他们如何理解他的工作？在复活和升天之后，他们又是怎么理解的？他们还没有明白什么？

使徒的传道——立足于旧约的宣道

门徒问耶稣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建立国度的。

⁶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

候吗？”⁷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1:6-8）

宣道故事将继续展开，并最终带来一幅与他们原来所想象完全不同的大画面。他们期望很快就复兴以色列国。他们还不期望福音的普世广传（神的国就像一粒芥菜种子）。教会还没有显明。让我们查考彼得在《使徒行传》前十章中的五个讲道，看耶路撒冷的教会及他们所相信的。

《使徒行传》2:14-42-彼得

《使徒行传》3:11-26-彼得

《使徒行传》4:5-13-彼得

《使徒行传》5:27-32-彼得和众使徒

《使徒行传》10:1-48-彼得

仔细研读上述五个讲道，可看到它们都遵循相同的模式。它们每一个都有同样的核心。

耶稣基督——所预言的弥赛亚。

他的事奉开始于约翰的施洗。

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

他被杀害，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

他向五百多人显现。

他将再来，并审判死人活人。

凡相信他的人都，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

彼得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讲述故事——五旬节那日向在耶路撒冷的群众讲述，向犹太领袖讲述，并且在哥尼流家里向外邦人讲述。他的故事扎根于他的目击。他仔细地把基督故事中的事件与旧约预言关联起来。

关于他们的身份，这个新社群还不是非常了解，但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在这个阶段，使徒的教训到底是什么？基本上，那是结合旧约的宣道故事：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这是他们在那个时代所知道的。还记得《路加福音》中两个门徒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所发生的事吗？

路24:27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³²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

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路24:7，32）

他们回到整个旧约——旧约的所有三个部分——发现它关乎基督的真正含义。被犹太教所遮蔽的经文开始显现它们的意思。耶路撒冷的教会如何理解他和他工作？在他复活和升天之后，他们又是怎么理解的？他们还没有明白什么？

他们明白了什么？

1. 他们明白耶稣复活了，现在坐在神的右手边，他将再来审判活人死人。
2. 他们明白他们是耶稣所建造的新社群的一部分，神的灵会教导和带领他们。
3. 他们明白凡相信耶稣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并被接纳进这个新社群（洗礼）。

他们没有明白什么？至少有两样事情：

1. 他们还没有明白教会。他们以为耶稣的这个新社群要被包含在犹太教内，神的心意就是要应验他对以色列的一切国度应许。
2. 他们还不明白耶稣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再来。

所以，宣道是宣讲福音。是他们解释耶稣是谁，他来做什么，以及对他的复活作见证。这对那些听到所传福音的人是一个挑战——悔改，相信，使自己的罪得赦免，进入新的社群。

宣道的奥秘—教会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明白在我们展开的故事里发生了什么。奥秘正被显明出来。仔细读《以弗所书》的下列经文。

2:19 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²⁰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²¹各（或作“全”）房靠他联络得合式，渐渐成为主的圣殿。²²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¹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²谅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³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⁴你们念了，就能晓得

我深知基督的奥秘，⁵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藉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⁶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⁷我作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⁸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⁹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¹⁰为要藉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弗2:19-3:10）

在此需要明白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犹太人和外邦人共同组成了神的新家庭——教会。基督是房角石。使徒和先知已经奠定了根基。整个新架构（教会）是建立在该根基之上的。它是主的圣殿——神所居住的地方。但这个教会是一个奥秘——在过去一直被隐藏着的，但现在借着启示使人能够晓得。保罗知道这个奥秘。因此，保罗有两重工作描述：第一是向外邦人宣传福音，第二是说明这个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就是基督对他教会的安排（计划）。这个教会将非常重要；耶稣在离开之前所带领的这个由七十人所组成的新社群，将会令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惊讶，甚至在他完成建造之前。

使徒遗训——基督的教训（使徒书信）

现在该是增加早期教会所使用的另外一个概念的时候了——**使徒遗训（the didache）**。Didache 是一个希腊词，指基督关于他的教会及他自己是教会之房角石的教训。这是使徒和早期教会使用的基督之教训，是基督升天后借着圣灵赐给众使徒的。保罗在他的书信中使用了好几个术语来称呼这个教训，这个训言。

早期书信——“传统”、“教训”、“命令”、“教导”

中期书信——“规矩”、“真道”、“信心的道”、“模范”和“初步的道理”

后期书信——“所交托的善道”和“纯正话语”

在大公书信中（彼得书信、约翰书信和其他书信），教训被称为“真道”。我们将称这个教训为“使徒遗训”。早期教会使用**训言**这个术语来指这个教训，这从“使徒遗训”中可见一斑，它是一个教义问答理文献，大概写于公

元100-120年。⁹

让我们从它的起源入手来了解这个“使徒遗训”（基督的教训）。有些人认为，因为它出现在使徒的作品中，而不是出现在福音书中，所以，它次于福音书中所记载的基督之话语。正如你很快就会看到的，这很荒唐，反映了我们对新约非常肤浅的认识，并且制造了一个并不存在的错误对立。我们可以把“使徒遗训”的根基追溯到路加在《使徒行传》中所写的序言。

¹ 提阿非罗啊，我已经作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²直到他藉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徒1:1-2）。

开头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开始，某人开始；去管理、掌管或命令。”在《路加福音》中，路加记载了耶稣开始做什么和教导什么。在《使徒行传》中，路加记载了耶稣继续做什么和教导什么——通过他的使徒，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布鲁斯（F. F. Bruce）对你这个短语作了如下解释：

正如福音书记载了耶稣开始做什么和教导什么一样……《使徒行传》记载了他被“提”之后，他通过住在使徒里面的圣灵继续做什么和教导什么。¹⁰

斯托得（John Stott）关于这个重要短语的解释也有重要的价值。

“最精确（尽管累赘）的标题应该像这样：“耶稣借着他的灵通过他的使徒而继续教导的话语和继续行的事。”¹¹

耶稣在地上开始做和教导的事情，在他离开后，他还继续做和教导。一切都是耶稣。这是他的权威教导。事实上，如果你记得，他受难之前在楼上房间对众使徒讲论时，告诉过他们在将来他将会如何继续他的教导。

²⁵ “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²⁶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14:25-26）

在尼达温玛（Kurt Niederwimmer）所编辑的诠释系列中，⁹ **使徒遗训**对于这个遗训手稿的完整文本，是不可或缺的注释和洞见财富，让我们深入了解到早期教会的生活（Fortress, 1998）。

¹⁰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F. F. Bruce 著。

¹¹ The Spirit, the Church and the World: The Message of Acts, John Stott 著（InterVarsity Press, 1990）。

¹²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¹³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¹⁴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¹⁵ 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约16:12-15）

他说圣灵将会指教（训言）他们一切的事，叫他们想起他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他非常具体——“他将领受耶稣的话，”并告诉他们。那么，使徒的教训就是基督的教训。耶稣说圣灵将受于他的告诉门徒。现在这个教训见于何处？在使徒（和他们的同工）的作品中。所以，让我们先看最先被记载下来的保罗书信，看看我们是否能找到这个将来的教导。

在很多情况下，保罗自己的见证是，他所传讲给教会的教训，是他直接从基督那里领受的。使徒遗训被启示出来，不是作为一套抽象的原则，而是要用于真实的信仰社群中，用于教会在所有文化和所有世代中所面对的一样问题。显然，要把宣道和使徒遗训融合到我们的生活中，远非只是学习抽象的神学。它是改变生命的教义——纯正话语——因此，必须要在实际生活中，带着真实的生活问题来学习它。

我们能否像我们对宣道的了解那样，发现这个遗训的本质？多德（C. H. Dodd）令人信服地指出，教训的模式一贯地交织出现在使徒书信中，并且指出早期教会中存在着教理培训。

我们对任何内容的进一步了解，都必须源于对使徒书信的学习，这似乎让人想起（有时候是直接的，有时候是间接的）已确立起来的教理培训模式，他们的读者一旦成为基督徒，就接受那些培训。¹²

多德继续对该模式作出描述。

“它似乎是这样运作的：归信者首先被要求摒弃某些羞耻的行为，尤其是一些在异教社会中常见和容易被宽容的行为。有时候会插入一些恶习清单……下一步，会提出一些新生活方式的典型美德……然后审查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那些构成家庭的关系，因为家庭是社群的主要形式；夫妻关系、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主人和仆人的关

¹² C. H. Dodd, “Preaching and Teaching in the Early Church,” p. 16 in *Gospel and Law*, Bampton Lectures in America, Number 3, delivered at Columbia Univers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0年。

系……这样，基督徒社群的大“家庭”就自然会出现……关于异教徒邻居的行为，他得到一些忠告……他应当顺服被设立的权柄……最后，他想起了他生命中极其关键的时刻，那需要持续警醒……”¹³

使徒遗训的真髓可总结如下：

- 改变行为——“脱去/穿上”
- 品德——“圣灵的果子”
- 家庭关系——“家庭”
- 真正的社群——“爱”
- 对待外部人士
- 顺服政府的权柄
- 负责任的生活——“清醒、警醒”

使徒遗训的主要真髓见于保罗的书信中，那些书信是新约的最初作品。保罗的书信把宣道作为他大量论述复活的基础，这可从他在《哥林多前书》15:1-6关于宣道的总结中看出来。保罗扩展了宣道的各个方面，他把宣道作为在这个世代等候来世身体得复活时活出“复活生命”的隐喻。使徒遗训在大公书信中更加充实，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希伯来书》，甚至约翰的书信，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鼓励信徒，尤其是鼓励犹太信徒，鼓励他们保持信心，不要回到犹太教，因为教会主要是作为外邦人的教会出现的。

在最初几个世纪，早期教会继续根据使徒遗训（基督的教训）的观念来建造，他们有像《十二使徒遗训》、《使徒传统》（The Apostolic Traditions），以及《使徒宪典》（The Apostolic Constitutions）等文献。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书名为《十二使徒遗训》的手抄本是在十九世纪晚期发现的，时间可追溯到第二世纪。似乎是想把基督的教训（早期教会称之为《十二使徒遗训》）归入一个教理手册中。它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文献！我反复读了很多年，但直到现在，我才开始对它有全面的认识。

宣道和使徒遗训是有帮助的早期教会区别，它们不仅是准确的，而且是由关键希腊词语构建成的，固定了重要圣经文本的概念。显然，宣道是首先的，因为你若没有首先接受宣道，你就不能在福音上得到建立。初传是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被包含在使徒遗训之中。这在建立的过程中是非常有用的

¹³ 同上。Dodd, 20, 21页

区别。它不是完全或完美的，然而它代表了一种领会神所展开的计划和新约本身的明确方式，为新信徒接受教理的过程奠定了基础。

从宣道到使徒训言

再次回到福音书—使徒训言到宣道

因此，从耶稣到福音书

在我们关注福音书之前最后要注意一点。它与保罗的叙事动态¹⁴有关，我称它为口语型—书面型稻草人。说保罗的作品是抽象神学文学，而福音书是叙事，是不正确的。两者都有叙事，两者都有故事，两者都是以真实情况为背景。不错，保罗的作品是书信，福音书是希—罗传记，但这些文献要复杂得多，以一种口语和有读写能力的信徒都能完全领会其中教导的方式写成的。有些人认为保罗不是写给当今世代的，因为年轻的一代是以故事为导向的（后现代），而不是以逻辑—科学为导向的（现代）。这非常荒谬！保罗是属于两者的，耶稣是属于两者的，而两者都是属于耶稣的。实际上，保罗在真实的环境中使用问答法，那实际上是对受过教育的口语学习者的最好方法（参阅Paulo Freire的著作）。¹⁵

福音书—巩固宣道和使徒遗训（最后部分）

现在我们可以关注福音书本身了。它们本质上是耶稣的传记，是以希—罗传记形式写成的。它们每一卷都是福音宣道，每一卷都遵循了宣道的故事大纲/格式。然而，虽然它们都分享了一般宣道意图的某些方面（权威的），但它们在意图上各自有独特的成分。让我们再以《马可福音》为例。¹⁶

¹⁴ The Narrative Dynamics in Paul: A Critical Assessment, Bruce W. Longenecke编辑,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2年。

¹⁵ Paulo Freire证实了这样的理论，通过向那些不识字的人提出适合他们当前教育水平的问题，他们将能够接受高水平的教育，他称这为 **批判性意识**（Critical Consciousness）——跨文化推理。保罗的书信是提问式的情景性文献，在老练领袖带领下，口语学习者可以在对话中领会书信的意思。Paulo Freire的两个开创性作品分别是《被压迫者教育学》（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和《批评意识教育》（Educating for Critical Consciousness）。

¹⁶ 这些例子摘自于What Are the Gospel? A Comparison with Graeco-Roman Biography, Richard Burridge著（Eerdman, 1992, 2004），163, 192页。

IX: 洛斯特拉图斯 (Philostratus) 的《阿波罗尼尔斯传》(Apollonius of Tyana) 的内容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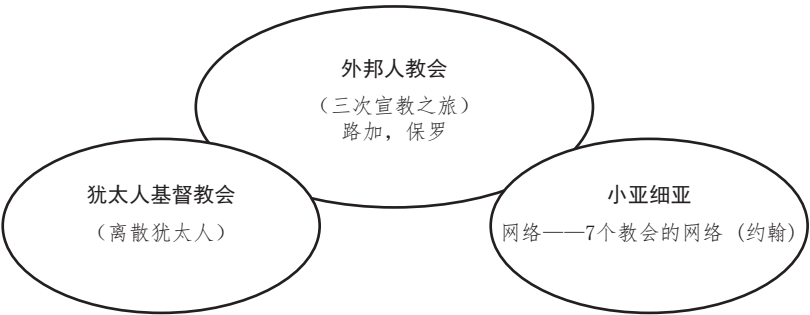
章节	主题	占作品的百分比
I. 1 - 3	序言	0.9
II. 4 - 7	早年	4.0
I. 18 - VI. 43	旅行和对话	68.8
VII. 1 -	坐牢和受审	21.0
VIII. 7		
VIII. 8 - 31	晚期事件, 死亡, 显现和荣誉	5.3

XI: 《马可福音》的内容分析

章节	主题	占作品的百分比
1: 1 - 13	预备和开始	2.0
1: 14 - 3: 6	在加利利传道	9.9
3: 7 - 6: 6	呼召门徒和传道	17.9
6: 7 - 8: 26	使命和门徒的盲目	17.0
8: 27 - 10: 52	上耶路撒冷	17.0
11 - 13	在耶路撒冷传道	17.1
14 - 16: 8	最后的晚餐、受难和复活	19.1

通过比较你可以看出, 它适合希一罗传记 (生平, 传记), 明显遵循了宣道的大纲, 其余的福音书也是这样。然而除此之外, 每卷福音书都是不同的。让我们来看每卷福音书如何是独特不同的, 以及这如何有助于解释福音书的目的, 包括局部意图和权威意图。

第一世纪
最后三分之一的区域教会网络



当我们察看每卷福音书的独特意图时，我们会获得洞见，当我们检视福音书所论及的网络时，就会明白所有福音书的共同意图。我们可以从这些情况中学习很多东西。

论到马可的网络，从教会历史中我们得知，马可是与彼得同工的。彼得的书信是写给分散各地的犹太人的。马可的福音书分享了这个背景。这些教会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彼得的书信是劝告他的教会要持守信心（《希伯来书》和《犹大书》也是一样）。马可的福音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是简单的宣道，强化教会一直都是耶稣的计划，这个新社群不仅只是以色列中的余民。在《马可福音》中，可以看见耶稣正带领一个出自以色列的小社群（家庭分离）进入一个遍及全地的家庭（芥菜种子的比喻）。以色列被认为是弃绝耶稣的，并走向毁灭。

马太的网络不详。他的福音书与《马可福音》写于同一个地区。他似乎大量地参考了马可的作品。《马太福音》是对宣道的深度处理，展示了旧约大量的命令，视耶稣的教训是为进入这个新社群的准备。这些教会大部分都是犹太人。他的福音书既考虑到了犹太人，也考虑到了外邦人。它有点像是通往完整故事（《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的宣道桥梁，有旧约的主要命令，有耶稣最全面的讲道。这为如何解释《马太福音》的五个讲论提供了更深的认识。

1. 登山宝训——进入这个新社群（5 - 7章）
2. 门徒奉差遣——宣布这个新社群（10 - 11:1）

3. 天国的比喻——这个新社群不可思议的兴起（13:1 - 52）
4. 新社群的规则——宣告新社群就是教会（18章）
5. 末日——新社群在末日时的情况（24 - 25章）

耶稣在五个讲论中所说的事情，只有在教会被完全显明出来之后才能获得完全的理解。在基督的时代，他们明白一些，但非常模糊。马太现在能清楚地明白一切的事情。耶稣一直都在指向新社群——教会。他正在教导人如何跟从他离开旧生活，并进入新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实际上是旧约一直所指向的道路。

路加的情况不同。他处于保罗网络的核心。这是新的教会世界。教会的核心将是外邦人。他们需要知道整个故事。路加给希腊人提阿非罗写了两卷书，重点是外邦人，但他想说明从犹太人到外邦人这个伟大转变的完整历史。通过各教会——也就是这个新社群的所有部分——在整个罗马帝国范围内的倍增，大使命进入了福音（宣道）的自发性扩展。这一直都是基督的计划，现在它完全显明了出来。路加告诉提阿非罗，他写信给他，是为了让他正确了解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之背景。人若没有理解《使徒遗训》（基督的教训）和宣道的奥秘-教会，他将很难正确理解这个两册的著作。

约翰的网络聚焦于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就像《启示录》1-2章中所描述的那样。这些教会混合了犹太人和外邦人——如果你愿意那样说的话，那是一个过渡桥梁。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在他考虑之中，但主要是外邦人。福音很快就要在整个罗马帝国中成为主流，并要与希腊哲学正面相逢，希腊哲学是西方思想的基础。他想要装备教会，让教会在这个希-罗世界中经历真正的生命（复活、属灵生命），并受到装备，在与希腊“诺斯底”观念的争战中分享他们的信心。

那么，福音书是什么？它们是基于目击者的证词，重新解释宣道（预言）或对立宣道进行完全的神学反思，把整个故事置于情景之中。随着教会被完全显明出来，故事现在被完全理解了，教会是一个脱离以色列的新族类，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普世运动（宗教）——基督教。它们清楚地说明了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做了什么。

他很清楚知道他在做什么。现在教会所发生的事情，是他一贯以来的计划。那与神的一贯计划完全一致。

使徒和他们的同伴现在能看到整幅画面。关于神在做什么，现在变得清楚了。正如包可罕在他满有能力的著作《耶稣和他的目击证人：福音书是目击证人的见证》（Jesus and the Eyewitnesses: The Gospels as Eyewitness Testimony）的结尾部分所清楚说明的那样，“是在耶稣的见证中，历史和神学相遇。”¹⁷ 在圣灵的引导下，那个碰撞的结果是产生了福音书。教会正从犹太教中兴起。这个新社群不是新的犹太余民，而是全新的、规模宏大的社群，它深深扎根于神一直以来的不断展示中，甚至在以色列出现的数百年前就有那些展示。

《马可福音》——基本宣道，明确强调耶稣创造了一个新的家庭，这个新家庭开始很小，然后会难以置信地倍增。

《马太福音》——宣道的确是旧约一贯所指向的。他提供了一个关于宣道的深刻且具有说服力的神学论述，也表明了耶稣如何和为何正带领他的跟随者进入一个新社群——教会。

《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在《路加福音》中，我们看到了整幅画面的全景，整个计划的展开。他的著作全面展示了耶稣对门徒的最终委任。实现大使命就是普世倍增教会。

《约翰福音》——约翰呈现耶稣为逻各斯（永恒存在的真道），在与希腊哲学家“诺斯底”观念争战的背景中，提供真正的生命，在当时，“诺斯底”观念支配着他们的希-罗文化。

画面现在完整了。在开始的时候，耶稣迅速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宣告神的国已经来临，宣告他就是所应许的弥赛亚，聚集一个七十人的小团体构成他新盟约社群的基础，现在，它已经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教会的基础——直接以外邦的地方为基地。基督教诞生了。画面看起来就像下页中的图表。

综上所述，跟从耶稣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要发展耶稣的门徒，我们该如何做？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学习有什么意义？

¹⁷包克罕，50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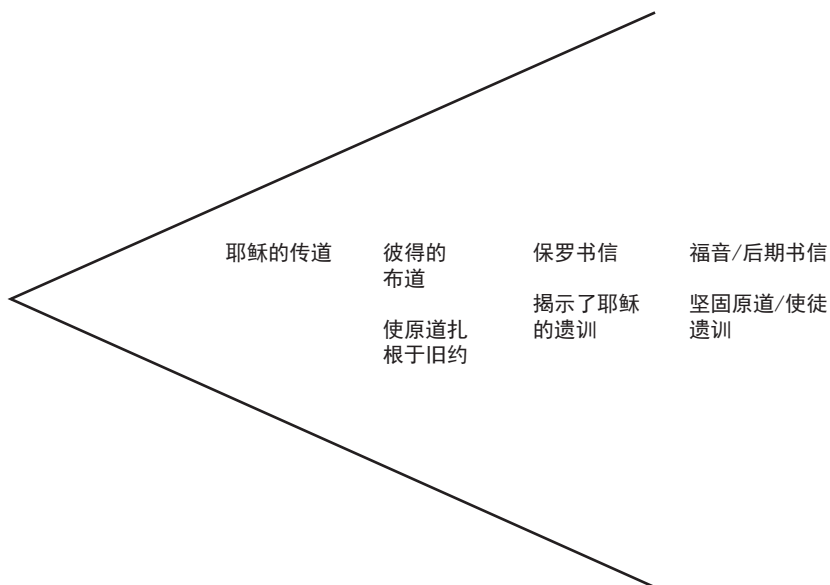
跟从耶稣意味着：

1. 跟从耶稣意味着跟从他进入他的教会。它意味着：

- 接受福音（宣道）
- 受洗
- 跟从基督进入他的教会
- 在教训（训言）上坚固
- 完全生活在社群里

跟从基督，没有游离在他的社群之外和独行独往之类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要真正跟从耶稣，那么，生活在教会之外（不加入教会而跟从耶稣）是不可能的。

从耶稣到基督教



今天，很多人都在谈论跟从耶稣，似乎那是某种个人属灵旅程——就像有你自己的个人古鲁（译注：印度教等宗教的宗师或领袖）。这种现象在最近一

本由丹·金博尔（Dan Kimball）所著、题为《他们喜欢耶稣但不喜欢教会：来自新一代的洞见》（*They Like Jesus but Not the Church: Insights From Emerging Generation*）的书中有清楚的记载。¹⁸ 年轻的后现代主义者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小社群，但本质上忽略了教会，没有认真地根据使徒遗训来建立信徒。这不是跟从耶稣。在我那一代，是门徒训练机构。现在，是年轻的后现代主义者这样做。另一个让人错误地跟从耶稣的邀请，是乔治·巴纳（George Barna）所发表的迷你宣言《革命：在教会中耗尽？在教堂之外找到活泼的信心》（*Revolution: Worn Out on the Church? Finding Vibrant Faith Outside the Sanctuary*）。¹⁹ 巴纳在宣言中说：“数以百万计的信徒已经超越了有形的教会。”我非常感激巴纳多年来对北美教会的悲凉光景所做的调查，但在本书中，他根本没有表现出神学上的敏锐，更别说尊重基督对教会的计划了。北美饱和植堂运动称两三个人的聚集（父亲和儿子在星期天早上一起钓鱼）为地方教会，现在，这个运动正向全世界扩散。他们的依据是《马太福音》18:2，这再次证明，若不是扎根于使徒遗训，你可以根据福音书做任何你想做的事。

2. 你不能把耶稣与使徒分开而跟从耶稣。

跟从耶稣意味着跟从他通过他的使徒而继续做和继续教导的事情。请牢记《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序言。《使徒行传》是耶稣继续做和继续教导的事情。请不要忘记《约翰福音》中的楼上讲论，耶稣说在将来，圣灵要将受于我的，我的教训，告诉你们。对耶稣和使徒采取二分法，是抛弃基督关于教会的一切教训的便捷方法，使你所跟从的，是你自己的计划，而不是他的计划。你可能以为你是在通过跟从福音书中的耶稣来跟从他，但实际上你并没有。

3. 使徒的教训是教会的根基，是在真道上建立信徒的起点。

基督借着使徒显明了教会。基督是房角石。使徒和先知是根基。他要在这个根基上建立整座大厦。他有一个计划。那就是教会在普世倍增。他对这些教会会有一个计划。他对在真道上建造信徒有一个计划。我们应该做的，不是改变他的计划，通过按照西方商务计划运作的大型门训机构来完成工作，而是

¹⁸ *They Like Jesus But Not the Church: Insights from Emerging Generations*, Dan Kimball著, copyright 2007, Zondervan.

¹⁹ *Revolution*, George Barna著, copyright 2006,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要通过自发地扩展的教会网络。

4. 若不明白使徒遗训，你就无法准确和完全地明白福音书，因此，若不明白耶稣的教训，你就无法清楚和坚定地跟从耶稣。

福音书是在教会出现之后写成的，因为基督对时代的计划被显明了出来。福音书以教会为前提。它们是由使徒或他们的亲密朋友写成的，根据所发生的一切，向教会解释基督正在做什么的整体画面。让我来给你举个例子：《马太福音》第16和18章。若没有《以弗所书》第3章，借着对教会的粗略一瞥，你如何能明白耶稣的意思是什么？或者，若没有耶稣的完整教训，你如何能明白他关于“你们就是我的家人”这个迷你讲论是什么意思？基于这两个仅仅出自福音书的例子中的任何一个，你可能会根据你的需要和目的建立你自己的小社群。对于人们如何使用福音书来创建他们自己的计划，而不是遵从基督对教会的计划来创建，我可以给你举出一大堆的例子。

5. 信心坚固，从初步的道理开始。

保罗希望信徒从信仰的初步道理开始，扎根于从他（和其他使徒）所领受的教训。他所教导给他们的，是“真道”、“交托的善道”、“纯正话语”和“遗传”等，他们要传递下去（西2）。《希伯来书》的作者希望受众明白他们所领受的真道，如果不明白，就要回头重学初步的道理（来5）。彼得警告他的读者，保罗已经打下了全面的基础，要提防无学问、不坚固之人的强解（彼后3）。

西方门训运动的“门训过程”混淆了这一在真道上正确建立信徒的整个过程。洗礼被忽略了，因为他们不将信徒纳入教会中。初步的道理被忽略了，再次因为他们是从福音书开始的。基督徒生活被简化为基于福音书的几样基本事情。那些事情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生活模式，但必须有教会的参与。顺便说一下，严肃的神学也不受到重视。

我与以宣道（耶稣传、四个属灵定律，等等）开始的门训机构并无芥蒂，我也不反对通过故事，用口语型—书面型的方法来传福音—宣道的本质特征。但独立于教会之外，基于福音书来创造一个“门训过程”，那是打错了根基。有些人说一切都在改变，他们现在是在从事植堂事业。但那是我的观点！旧的哲学仍然没有改变，教会仍然不是中心，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那么，建造和教导教理的过程（好吧，“门训过程”）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可视化的教理问答程序

原道

洗礼

使徒遺訓

建立基督徒的程序

基本要理系列

这实际上是耶稣在《马太福音》28:19-20所记载的大使命中对门徒说的话。他们要去（宣讲宣道）、施洗（把他们纳入新社群），并将我所吩咐的一切教训（训言）他们。**吩咐**是不定过去式，是时间事件的一个点，不涉及过去、现在或将来。在此，耶稣是指交托给他们的一切教训，包括将要交托的。在认真立下初步道理的根基后，接着让他们走向成熟。一定要铭记，你必须首先从使徒教训——书信——的初步道理开始，因为福音书假定了对使徒遗训的理解。

最初两步要花多长时间？它通常不用花很长时间。还记得彼得在哥尼流家中的讲道吗？简短8节讲述宣道之后，他们当场就相信，并立即受洗，归入安提阿的第一个外邦人教会。

现在，我们简要来谈一下口语型—书面型的问题。请记得我在论文的开始部分所提到的错误二分法：耶稣vs. 保罗，跟从耶稣vs. 加入教会，故事vs. 教导，口头论证vs. 书面论证？我们用一些事实来再次讨论这些二分法。

- 在保罗时代，希-罗世界中90%的人都是不能读写的。
- 保罗希望他们遵从他写给教会的书信。
- 保罗的书信不是抽象的神学，而是综合性传讲，它充满了教会的真实生活情况和宣道，宣道引用了很多指向基督的旧约故事。
- 有优秀的研究称，在“家庭辅导”类型的社群生活中，问答式的对话是关键！

诸如口语型—书面型网络的群体假定，口语学习者最好是通过故事和叙事来学习，而不是通过教训（神学）。他们假定口语学习者会自然而然地吸收故事，却不能像书面型的人那样进行推理。²⁰ 这要求叙述性的对话过程，而不是教训（问答式）型的对话。两种假定都是错误的。叙述和神学反思（问答式讨论——保罗书信）与良好的口头学习是携手并进的。它们必须一起发生，要不然，单单知道故事，将不能产生成熟的信徒，更别说坚定有力的领袖。请记住，保罗书信的受众大多数都是不能读写的人。讽刺的是，大部分关于口语型—书面型的原初研究，都是以口语型的苏格拉底和书面型的柏拉图的辩论为中心。²¹

6. “跟从耶稣”意味着耶稣的社群在次序上要高于家庭、种族或民族身份和关系网络。

教会家庭是真正的家庭。我们要把我们的家庭看作为“家庭中的家庭”。我们不只是参加一间教会，而是要成为它生命的一部分——基督的生命：参加圣餐，看顾寡妇，通过在社群中活出良好的社群生活，为福音增添光辉，为所在的城镇追求福益，共同成长和拥有基督的形象，让所有当地人看见。

在论文的最后，我要对我们的国际伙伴说句话。你们很多人跟我们分享说，在我们的教会里，就像你在这里接受训练一样，是一种很好的体验。你们说看到基督的整个身体一起执行这些原则。听见每个人分享这些想法，你们深受影响，不管他们在教会里的服事是多么的基本。这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因为你们所遇到的这些打扫卫生、招待饭食、制作资料等之类的人，以及教会各个层次上的领袖，都是在真实的社群里按着真道被建立起来的。他们不像未得到建造的“门徒”，漫无目的地徘徊。

问题讨论

²⁰关于新口语型—书面型运动的主要文献之一，是洛桑非定期报（Lausanne Occasional Paper）（LOP #54, copyright 2005, Lusanne Committee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ality Network, SUDHINDRA Offset Process, Bangalore, India）所发表的论文 **Making Disciples of Oral Learners**。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在传播宣道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其中充满了我在这个通谕中所讨论过的西方门训模式。在他们一本91页的小书中，我不赞成的假定有75个，我认为那些假定既与圣经不一致，也与关于口语型—书面型辩论的深入研究不一致。

²¹这个辩论的核心是哈夫洛克（Eric Havelock）和耶鲁学派（Yale School）。**The Muse Learns to Write: Reflections on Orality and Literacy from Antiquity to Present**是关于这些问题的优秀入门书。

下列问题是用于读完整个通谕后进行讨论的。它们可用于退修会或小组聚会，教会领袖也可以在领袖会议上使用它们。查经小组、小组团契、细胞小组教会或家庭教会，很容易就可花上四个星期的时间讨论一个通谕，每周一个议题。建议在讨论每一组问题之前，都通读一遍通谕。

议题一：从耶稣到福音书

问题：

1. 我们如何从耶稣和他的福音传道中得到四福音书？
2. 这个过程如何真实地反映了第一世纪的初始教会网络是怎样被建立在真道之上的？
3. 这在今天如何能制定出一个在真道上建立教会和信徒的过程？
4. 今天的西方门训模式如何扭曲了由耶稣通过使徒所设立的过程？

议题二：福音书——宣讲（宣道）

问题：

1. 福音书在新约书卷中是最后被写成的有什么意义？
2. 福音书的一般意图是什么？它们是使徒和他们的助手写给教会的。他们想要以何种方式在宣道上建立教会？
3. 宣道的本质是什么——宣讲福音？
4. 关于我们在今天当如何使用福音书，这告诉了我们什么？

议题三：书信——使徒遗训

问题：

1. 使徒书信是什么？为什么它们是先于福音书被写成的？
2. 在建立教会和信徒的过程中，使徒书信应当是何时被使用的？
3. 如果理解福音书的前提是理解基督的教训（使徒遗训），这对于在真道上建立教会和信徒有哪些影响？
4. 有些人认为福音书是基督的教训，而使徒书信则是使徒的教训。这种错误的二分法源于哪里？为什么它会混淆建立教会和信徒的过程？

议题四:建立过程

问题:

1. 在今天，跟从耶稣意味着什么？
2. 为什么在今天跟从耶稣的过程如此令人困惑？为什么几乎在所有的门徒机构或运动中，教会都被忽略了？
3. 这如何能被纠正过来？如果我们真的遵从“基督和他使徒的方式”，建立的过程看起来应当是什么样子的？
4. 什么正处在紧要关头？为什么这些问题如此重要？

2015年附言

这个研究促成了“初步道理”（The First Principles）这个后续系列材料的形成，它是以福音书为基础的，但至今还没有出版。因为那些材料用于周日上午的教导，所以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写成。这个通谕中关于福音书的几个观念和它们在建立教会中的使用，在该系列中得到了更加全面和清楚的发展，但通谕对福音书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试验。该系列的标题是从耶稣到福音书。

它将会以《初步道理系列》（The First Principles Series）的样式出版。我们预期会在2016年发行。初步样式如下所示：

1. 福音书：坚固宣道社群
2. 《马可福音》：宣布新社群
3. 《马太福音》：我将建造我的教会
4. 《路加福音》—《使徒行传》：耶稣所成就的一切
5. 《约翰福音》：让世人知道我们是合而为一的。

连同《初步道理系列》，二十一世纪的信徒将会与第一世纪的信徒一样，根据相同的顺序和道理被建立。这个系列正确设置了解释的轨迹，我的希望是，在我们的全球伙伴教会运动中，教会领袖会写出无数的福音小册子、属灵文章和书籍。

2020年附言

将会出现在这个小册子的2020年版本中。

进一步发展BILD资源中的观点。

1. BILD领导力系列II—新约，四门课程
2. 《从耶稣到福音书》一五册系列，是《初步道理系列》的后续材料。

延伸阅读的重要著作

1. *The Challenge of Jesus: Rediscovering Who Jesus Was and Is*, by N. T. Wright (IVP, 1999)
2. *Jesus and the Eyewitnesses: The Gospels as Eyewitness Testimony*, by Richard Bauckham (Eerdmans, 2006)
3. *The Making of the New Testament: Origin, Collection, Text and Canon*, by Arthur Patzia

卷二

第一世纪的教会

从简单的教会到复杂的网络

发表于2009 年BILD峰会
爱荷华州埃姆斯市
2009年11月5日

BILD通谕 杰夫·里德

这是根据当代通谕的标牌而写的系列文章的第二篇，¹目的是在全球的教会网络中传阅。

大部分这些文章都是讨论通谕的问题，然而，这篇文章更多的是讨论建立教会网络的模式问题，尤其是在快速增长的教会中，现在通常是指南半球。BILD有独特的管理方式，能够与整个南半球的战略植堂运动合作。管理方式的一部分，是探讨在这些运动中有模式影响的议题，使他们的运动能稳固地建立在“基督和他使徒的方式”的根基之上。这篇论文就是要达到个目的。

新使徒时代的分娩阵痛

从二十世纪的后半叶到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十年间，在南半球，福音扩展和大规模植堂运动正以教会历史上前所未见的速度增长。这个扩展已经引发了几个植堂运动，它们旨在抓住这个增长，在这些运动中加速教会的倍增。它们都源于美国西海岸在二十世纪中叶所发生的教会增长运动。三个主要运动分别是：

1. 细胞小组运动
2. 家庭教会运动
3. 饱和植堂运动

这些都是令人惊异的运动。它们都尝试将新约型的小教会转换成复杂的网络，使得这些教会足以能够持续地发展，加速运动本身，因为这些运动带动了福音的兴旺，促进教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它们是新时代的分娩阵痛。每个运动都尝试提供一个框架，加速倍增新约型的小教会，好可以加速教会的增长并确保结出果子。本论文认为，它们所走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每个模式都不完全，因为这些模式遗漏了几个重要的新约原则——内嵌在“基督和他使徒的方式”中的原则。要想这些快速倍增的教会变得稳固和自我持续，以及大量的领袖得到培训来牧养这些教会，认识和遵从这些原则是必要的。

要理解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新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要理解西方基督

¹ 第一篇论文的标题是“从耶稣到福音书”，聚焦于在建立信徒和教会的过程中使用使徒书信和福音书，探讨在建立过程中误用福音书及《使徒行传》和使徒书信的优先顺序这个议题。有相应的文章/小册子，是 BILD 国际 (bild.org) 网站上标题为“从耶稣到福音书”六个视频系列中的一部分。

教世界在这个转变中的角色。西方正在明显地走向衰落，它的机构是导致这个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西方基督教变得高度个人主义，教会中充满了传统，远远偏离了教会第一世纪的根；教会的宣教和神学教育事业，在很多方面上与“基督和他使徒的方式”存在明显的张力。这个“方式”是在构成新约大部分内容的《使徒行传》和使徒书信中为教会设立的。这引发了两个问题。第一，西方仍然拥有大部分的金钱，尤其是美国。他们对福音扩展的回应和帮助南半球发展新兴基督教国度的方式，是资助建立类似于西方式的机构。没有西方差会、宗派和神学教育机构的西方传播，南半球将会更加自然地按照新约的使徒传统来发展。第二，因为西方教会正在衰落，所以，它也必须重新找到它的根，回到“基督和他使徒的方式”上来。然而，回头很难。就此而言，要透过我们的传统和体制化模式，清楚看到《使徒行传》、使徒书信和早期教会中的真实情况，是很难的事情。

探索历史的教会

所以，对于南半球的植堂运动和正在衰落的西方教会，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重新找到它们的根，这些根见于写给新约教会的《使徒行传》和使徒书信的使徒传统中。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仔细观察这个早期植堂运动，发现它的成功之处。我们必须明白为什么这些教会如此强大，以及它们如此成功地在整个罗马帝国倍增，甚至天翻地覆地改变了当时整个世界的秘诀。在今天很难看到教会的简单性和植堂运动的复杂性，因为我们被我们的混乱方式蒙蔽了眼睛：我们的机构、我们的传统，甚至我们对“去教会”意味着什么的期望。故此，这个通谕的标题是：“第一世纪的教会：从简单的教会到复杂的网络。”

在过去的30-35年间，人们开始了对历史教会的寻索，部分是因为西方的衰落和基督教国度转到了南半球，部分是因为从现代文化过渡到了后现代文化。这兴起了一个学派，其中的大部分人都是非福音派的，他们投身于研究早期教会的社会-历史背景，试图找出早期教会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子的。²邓雅各（James Dunn）最近完成一个书名为“《从耶路撒冷开

²其中一些主要作者及他们的著作包括Abraham Malherbe的经典著作Paul and the Thessalonians; David Verner的The Household of God: The Social World of the Pastorals; Bruce Winter的Seek the Welfare of the City: Christians as Benefactors and Citizens; 最早的经典之一: Wayne Meeks的The First Urban Christians: The Social World of Paul. 也出现了几个作品集, 例如 The Book of Acts in Its First Century Setting (共5册), Bruce Winter系列总编辑; Library of Early Christianity, Meeks, Aune, Balch, Malherbe (共8册); 和First-Century Christians in

始》(Beginning from Jerusalem)的巨著,这是他的《基督教的形成》(Christianity in the Making)一书的第二册。在该书中,他称这个运动为“探索教会的历史”。本质上,它是一个与它的前身“探索历史的耶稣”平行的运动。论到他的两册书(第一册是《回忆耶稣》(Jesus Remembered),他说:

“探索(历史的耶稣)是第一册《回忆耶稣》的最重要主题。但探索历史的教会同样吸引人,同样可能充满挑战甚或危险的结果。它在同等程度地吸收了学术研究,虽然它在‘学术界’之外有很小的影响力。”³

邓雅各最近的这一册书是迄今为止关于“探索历史的教会”的最权威著作。这个学派做了大量关于早期教会的研究,揭示了早期教会一些从未被人所知的方面。这为我们探索发现我们在早期教会和“基督和他使徒的方式”中的根,给予了极大的帮助。这篇论文以非常独特但非计划的方式与“从耶稣到福音书”的第一个通谕形成了搭配,因为它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从关于“探索历史的耶稣”的研究得来的,对于早期教会背景下教会使用福音书的情况,带来了一个更全面的视角。现在,这篇论文来自“探索历史的教会”的研究,希望能对简单的早期教会和他们独特的网络带来更全面的视角。

所以,在我们开始这个通谕之时,有两个主要的问题:

1. 为什么教会在最初三百年的扩展会如此成功?当它采取主导西方教会一千五百多年的教阶制后,哪里出了问题?
2. 今天,随着福音在整个南半球的爆炸性传扬,我们能破译早期教会的密码(或新约教会的DNA),基于“基督和他使徒的方式”建立类似的网络,并在后基督教时代的西方废墟中开始新的植堂运动吗?

在第一世纪去教会

这篇论文实际上源于发表给橡树路教会(Oakwood Road Church)的一个小系列信息,信息的相关内容:需要解构我们的教会聚会,使之能更紧密地与我们从一个三到四年的旅程中得出的结论保持一致,作为教会的领导,

the Graeco-Roman World, Winter, Blue, Clarke, Gill等著(共6册)。此外,最近还有几本聚焦于城市教会的著作,例如 Paul Trebilco的The Early Christians in Ephesus from Paul to Ignatius,以及Peter Lampe在From Paul to Valentinus: Christians at Rome in the First Two Centuries一书中所做的开创性研究。

³ 在James Dunn所著的Christianity in the Making中,第一册是Remembering Jesus,(Eerdmans, 2003),第二册是Beginning from Jerusalem,(Eerdmans, 2009)。

要围绕我们所说的安提阿倡议（Antioch Initiative），重新调整我们的事工。安提阿倡议是由一个结论形成的，这个结论是：在北美，我们需要聚焦于植堂，而不是聚焦于教会奋兴。我们由此建立了三个教会，这促使我们开始认真思考网络教会和自发性扩展的议题。最后，这引导我们得出结论，早期教会自发性扩展的核心是简单的教会聚会，那更好地与教会的社会架构相匹配，教会是扩展的家庭，很容易被倍增。该系列信息的标题是**在第一世纪去教会**，它的大纲如下所示：

在第一世纪去教会

早期教会的自发性扩展（七周）

一周的第一天……

1. 早期教会的集会
2. 聚会如同主的晚餐
3. 传道和教导
4. 唱诗章、圣诗、灵歌
5. 全城的聚会
6. 自发性扩展的核心

系列信息的中心及标题的灵感来源是罗伯特·班克斯（Robert Banks）的著作：《**在第一世纪去教会**》。⁴它是一本短小但充满力量的书，以故事的形式描述在一周的第一天去教会和在家中吃饭是什么样子的。这个通谕是我们作为领袖共同研究的结果，而这个系列是在社群中完成的。

主要论点：在早期教会的自发性扩展与信徒社群在每周的第一天在家中或寓所里简单聚会，一起吃饭，庆祝他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之间是有关连的。

自发性扩展是什么意思？教会以自发的方式在整个罗马帝国中扩展——不是按照人的详细计划，而是在使徒领袖的战略意图之内，他们对打开的门作出回应，扩展有时候是根据环境而定，有时候是跟随圣灵介入的引导。正如《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所描述的，扩展包含下面的要素：

⁴ *Going to Church in the First Century*, Robert Banks著。（Christian Books, 1980）。关于这本小书的研究，Dunn写道：“R. J. Banks的*Going to Church in the First Century: An Eyewitness Account*提供了富有想象力且有历史根据的重现。”这在James Dunn的著作*Beginning from Jerusalem: The Making of Christianity*的第二卷中。

1. 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遭受迫害而分散到各处，信徒所到之处，他们自发地向别人分享福音。
2. 保罗战略性地在罗马帝国所有的核心城市传福音，他想最终去到西班牙传福音。
3. 个人和教会自发地散布到周边地区，建立新的教会。
4. 其他使徒领袖和关键人物促进了福音在罗马帝国的重要城市和地区的传播。
5. 保罗和其他使徒领袖，通过他们所写的书信和福音书的流传，给所有教会设立了框架，把教会建立在宣道和训言之上。

一百多年前，罗兰·艾伦（Roland Allen）在他所著的《教会的自发性扩展》一书中充分发展了这个概念，他的书名充分表明了他的观点。⁵让我们来看艾伦是怎么描述该概念的：

“我所说的扩展，是指教会个体成员在没有受到规劝和组织的情况下，自发地向别人解释他们所发现的福音；我所说的扩展，是指基督教会具有不可抵挡的吸引力，那些看见基督徒有序地生活的人会被吸引，渴望找出他们本能想要拥有的生命之奥秘；我所说的扩展，也指增加新的教会。”⁶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那些聚集在一起的小组。通过**小型和简单的集会**，我所说的是新信徒在各家中小型和简单的聚会。他们每天一起吃饭，庆祝他们的新生命，并邀请朋友、工友和亲戚等参加他们的聚会。在本质上，他们是宣道社群。教会开始于《使徒行传》第2章，从该段经文中，我们看到他们围绕着四个关键要素聚集在一起：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参看42节）。一旦教会分散以及教会在整个罗马帝国中倍增，那种做法就转变成了在称为教会的小社群中，在一周的第一天擘饼（徒20:7-11）。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和祈祷。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在随后的三百年里，这些小教会社群在家里聚会，践行这四个基本要素，在世界各地倍增。让我们来看下面的研究。

“基督徒在私人家里（或为基督徒集会而经过重新布置的家里）集会成为了常态，直到第四世纪的最初几十年，在君士坦丁的监护之下，基督徒才开始建造第一间教堂。差不多有三百年的时间，信徒

⁵ The Spontaneous Expansion of the Church，Roland Allen著，Eerdmans，1960年。

⁶ 同上，7页。

都是在家里聚会的……”⁷

“无疑，小型的家庭教会，是通过邀请朋友、来访亲属、会堂成员、邻居和同事参加他们的定期聚会或者聚餐而得以增长起来的。”⁸

“教会在最初几个世纪的快速和广泛扩展，首先主要是因为个体的自发性活动……教会只是把归信的人组织起来，形成小组，把她从她的最初创建者手中所领受的体制交给他们，就得到了扩展。”⁹

《使徒行传》清晰地这些小型而真实的信徒集会与他们的倍增和自发性扩展之间建立了连接，因为从耶路撒冷的第一间教会开始，主就将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使徒行传》中六个兴旺标志或总结中的每一个，都表明主通过这些教会的倍增，促进了福音的兴旺。

推论一：在这些孕育早期教会自发性扩展的小型而简单聚会中，爱宴是核心——一个始于《使徒行传》2:42的概念，门徒挨家彼此交接、擘饼。爱筵的概念在保罗给全体教会关于“主的晚餐”的教导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普世教会的一个独特标志。

这是这些教会的一个极重要标志，在罗马帝国中的三百年中，这一直是他们的身份的核心标志。似乎在一周的第一天聚集在一起擘饼（徒20:7），是最初三百年所有教会的实践。让我们首先来看爱宴在这些聚会中的角色。

我们必须首先确立爱宴对于这些聚会的核心和对于这些教会的身份之中心地位。很有可能，在最初的三百年间，他们除了在各家聚会外，每个周日的晚上，他们都聚集在一起吃晚餐。他们会在开始的时候擘饼，正式开始**爱筵**（通常用来指整个聚会的术语），¹⁰并在最后一起喝杯。我们来看艾伯赫（Eberhard）和邓雅各对这个事实的看法。

⁷ “Acts and the House Church” 作者Bradley Blue，在 *The Book of Acts in Its First Century Setting—Volume 2: Greco-Roman Setting* 中，124页。

⁸ Dunn, *Beginning From Jerusalem*, 641页。

⁹ Allen, 同上，143页。

¹⁰ “这个词语在新约中被用来指擘饼或被擘成碎片的饼。根据巴勒斯坦的古代习俗（耶16:7；哀4:4），擘饼是用手擘，而不是用刀切。在宴席上，无论是普通的家庭聚餐，还是招待客人的特别用餐，或是仪式性的筵席，例如逾越节或安息日的开始，家长会先谢饭，⁵ 然后擘饼，并把擘开的饼递给跟他一起坐席的人（→ I, 477）。⁶ 擘饼只是一个习俗，是为一起吃饭所做的必要准备。在每次吃饭的时候开始分享主菜的仪式。”（TDNT）。

“庆祝主的晚餐，这在早期世代每天都会举行，现在是在每个周日重复举行。”¹¹

“无疑，小型的家庭教会是通过邀请朋友、来访亲属、会堂成员、邻居和同事来参加他们的定期聚会或聚餐而得以增长起来的。”¹²

在《从保罗到瓦伦廷：最初两个世纪的罗马基督徒》(From Paul to Valentinus: Christians at Rome in the First Two Centuries)一书中，彼得·兰普(Peter Lampe)指出了早期教会在二世纪中叶一个称为“派送圣餐”(sending the Eucharist)的实践。”它有三层含义：

1. 送到本城的其他家庭教会。
2. 送到城中穷人的家里。
3. 送到其他教会网络，例如以弗所。

整个罗马帝国中的教会每周都会收集多余的饭食，让教会中的穷人带回家，或者送到城中的穷人家里，是常见的事情。这再次显明了在最初三百年期间，爱宴是所有这些小型教会举行集会的中心。

这些聚会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从《哥林多前书》11-14章中，我们可看到清楚的画面。它很可能是再现聚会：主的晚餐是在聚会开始前吃的饭；接着是更正式的内容，例如围绕神的道展开对话；穿插诗章、圣诗、灵歌；会众积极参与。下列是《哥林多前书》11-14章的主要观点总结。

1. 他们聚集在一起是为了守**主的晚餐**，这是一个用来象征整个聚会的术语。
2. 在爱宴开始之前，他们擘饼，象征基督擘被开的身體，也象征在基督的教会里运作的新约。
3. 爱宴虽然实质上是给穷人的善餐，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对彼此相交和聚会的家庭氛围而言，它非常重要。
4. 爱宴也用于在小组中建立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在体验上培养和睦的关系，使他们在参与讨论先知的话语时，彼此坦诚相待，并在神面前有诚实的心。
5. 每个人都要考虑为聚会作出贡献：根据神的道进行教导或劝诫，唱诗章、圣诗、灵歌，等等。

¹¹ The Early Christians: After the Death of the Apostles, Eberhard Arnold著，389页。

¹² Dunn, Beginning From Jerusalem, 641页。

6. 聚会要有次序，要受指定的领袖管理。
7. 领袖使用聚会的时间向教会、教会网络沟通关心的问题，或是让福音工人讲述福音工作的进展情况（徒20:1-7）。
8. 聚会向地方教会以外的人开放。

我们也从早期教会的文学作品中得知，《哥林多前书》11-14章所描述的情况，成了整个罗马帝国的教会的普遍做法。聚会的要素包括：

在家庭/家的环境中
爱宴的团契
庆祝
真实的，个人的，关系的
互动的
一定的构成/仪式（擘饼、接待）

班克斯在《在第一世纪去教会》一书中，对这些聚会作了出色和准确的描述。我们也从使徒遗训中获得了非常整全的画面，正如我们从尼达温玛（Niederwimmer）关于使徒遗训的研究中所看见的，使徒遗训是早期教会文献，它对早期教会的聚会作了广泛的描述，旨在为早期教会提供教理问答。¹³ 早期教会在每周的第一天晚上聚会，时间是几个小时，以主的晚餐为中心。似乎这个实践在早期教会中一直持续了三个世纪。

要素如下所示：
3-4小时的聚会/吃饭
教理教导-诗歌、祷告
擘饼
开始爱宴
非正式要素
正式要素
喝杯
教理教导结束——诗歌、祷告

这些聚会的规模有多大？最大的常规聚会（在早期教会的最初三百年）很可能是50-70人。有能力在自家大宅的餐厅或花园里举行几百人聚会的富有捐助者，他们的家可能专门用于偶尔举行的爱宴，但你不能排除在经过重新布置作常规使用的家中定期举行大型聚会。研究可帮助我们理解，正如在

¹³ Niederwimmer 's *The Didache in the Hermeneia Series* (Fortress)。

墨菲-奥康纳 (murphy-o 'connor)¹⁴、奥西克 (Osick) 及巴尔什 (balch) 所著的书中所看到的。¹⁵ 一个典型的房子：最多可容纳50人，或更有可能 是30-40人。这是一个中上层家庭的家。富有房主有带花园的餐厅可以给大 群体使用，众所周知，那是招待客人的地方。书中所列举的三个例子分别是 330人、360人和1135人的群体。我们不知道像哥尼流、西门、该犹、基利斯 布或司提反、百基拉和亚居安、腓利门、亚腓亚和亚基布等等这些人的家有 多大。在文章的后面部分，我们将会更全面地探讨教会规模的问题。

为什么爱宴如此重要？它建立了这些聚会的核心身份，是嵌入他们每次聚会 中的一种仪式。此外，它营造了一个氛围，提醒每个人记得，他们的社会架 构在本质上是一个家庭，创造了以社会架构为中心的教会自然秩序。这对慕 道友来说也是显而易见的，有家庭般的欢迎，有非常自然的家庭氛围，大 家一起吃饭。对于把在家中吃饭作为这些简单教会聚会的一个关键和核心要 素，至少有六个理由证明那是非常好的做法：

1. 爱宴直观上显明教会是神的家（家庭社会结构）。
2. 它把自然的团契要素带进了聚会的形式中。
3. 它把宣道作为聚会的核心（耶稣基督的好消息）。
4. 它立即把新社群形成捐助者的社群——有吸引力的善行。
5. 它是简单和普世的。
6. 它促进了独特的网络。

为什么一切都改变了？为什么完整的吃饭被只包含饼和杯的仪式代替了呢？ 首先，我们知道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改变主要始于在信徒的聚会中除去爱 宴。除去爱筵的紧张关系在第二世纪就已经开始，但教会最终禁止爱筵是在 第四世纪末。为什么？因为不断日益加剧的紧张情况。正如你从这个扩展引 用中所看到的，巴纳和维奥拉 (Viola) 充分地描绘了该幅画面：

“在第一世纪和第二世纪早叶，早期基督徒称主的晚餐为‘爱宴’。在那个时候，他们是在节日用餐的背景下擘饼和喝杯的。但大概 在特土良 (Tertullian) 时代，饼和杯开始与吃饭分开。在第二世 纪后叶，饼和杯与吃饭就完全分开了……到第四世纪，爱筵在基督

¹⁴ “House Churches and the Eucharist”, Jerome Murphy-O'Connor著, *Christianity at Corinth: The Quest for the Pauline Church*第9章, Edward Adams和David Horrell编辑 (WJK, 2004)。

¹⁵ “Family Life, Meals and Hospitality,” 在Carolyn Osick和David Balch所著的 *Families in the New Testament World: Households and House Churches*的第8章; Don Browning和Ian Evison所主编的*The Family, Religion and Culture* (WJK, 1997) 系列。

徒中间受到禁止！抛弃了吃饭之后，**擘饼**和**主的晚餐**这些术语也消失了。对于今天的缩减仪式（只有饼和杯）的常见术语，是**圣餐**……晚餐不再是一个社群事件。它更多是一个祭司性仪式，众人只能从远处观看。在整个第四和第五世纪，对于举行圣餐的桌子，人们越来越感到敬畏和恐惧……大概在十世纪的时候，**身体**这个词的意思在基督教作品中发生了改变……结果，主的晚餐远离了教会聚集在一起庆祝擘饼的观念……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化质说……（这个教义是从十一到十三世纪产生的）。

“虽然当代的新教基督徒已经废除了天主教认为主的晚餐是一种献祭的**观念**，但他们还是继续接受晚餐的**实践**。观察大多数新教教会的主餐礼拜（经常称为‘圣餐’），你会发现下列情况”：

- 主的晚餐是一块小饼（或一小块面包）和一小杯葡萄汁（或葡萄酒）。正如在天主教教会中一样，它没有了吃饭。
- 它跟在天主教教会中一样，气氛忧郁、阴沉。
- 会众被牧师告知，他们在吃饼和喝杯之前，必须省察自己的罪，这种做法来自于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
- 跟天主教的神父一样，许多牧师会夸耀地穿上为那种场合而做的牧师袍……

“除了一些细微的调整外，所有这些彻头彻尾都是中世纪天主教的做法。”¹⁶

推论二：教导和传道也是这些小型而简单的聚会之核心，但它采用一种非正式的方式举行，有很强的对话成分，他会激发人的探索之心，而且作为一种教理教导手段，它比正式演讲形式更为有效。

我还记得十多年前我们教会中很多人的评论，当时，他们刚完成《**初步道理**》第一系列的学习。他们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真正明白这些问题。有两件事对我来说很明显。第一，我几乎把所有这些经文段落都解释过了，然而，直到他们亲自研究这些议题，对这些议题开展严肃的对话，他们才将这些真理内化于心。第二，我需要把这类信息型转换成基于议题的方式来讲解，而

¹⁶ Pagan Christianity? Exploring the Roots of Our Church Practices, Frank Viola和George Barna 著（Barna, 2002, 2008），193-196页。

不是纯粹的阐述。重要的是要变得更加以议题为基础。

对我而言，这意味着更多的预示，要更集中于议题，更认真创编与进程相关的教理教导工具。计划变成在教会中创建一个讨论，这种讨论可以在较小的小组中展开，焦点是装备信徒，而不只是逐节解释经文。然而，正如你将要看到的，当我们仔细察看第一世纪这些小型教会中的传道和教导实践时，我发现自己走得还远远不够。我越来越确信，讲道不应当是我们聚集聚会的中心。它可能不应该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存在，但在有教会的城市里，老练教师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巴纳和维奥拉再次对这个问题有深刻的洞见。

“讲道是新教徒礼拜仪式的基石。五百年以来，它的功用就像钟表一样。每个周日，牧师都走上讲坛，给被动地坐在靠背长椅上的听众献上一篇鼓舞人心的讲道。”¹⁷

他们继续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说明讲道在历史上源于何处，它如何取代了每个信徒都参与的新约模式，以及为什么它在很多方面上与圣经的模式是相背的。然而，他们没有探讨保罗书信中所重点提到的老练教师的因素。

我们需要通过了解传道和教导的概况来开始我们的探索，好可以明白传道和教训在早期教会聚会中的情况。只需浏览几个基本的经文段落，即可清楚地看到几点。¹⁸下列是新约早期教会中传道和教导概念的发展过程。它主要是作为一种解决当前问题的扼要圣经神学。

传道和教导的主要例子

彼得在《使徒行传》中的讲道——宣道（传道）

保罗的神学——训言（教训）

根据使徒的例子和写给教会书信的基本新约章节，核心神学是：

1. **传道**通常是指宣扬福音（宣道），**教训**是指真道（训言）。
2. 传道在第一世纪的教会生活中非常重要。
3. 保罗避免使用他那个时代“优美华丽的修辞”风格。
4. 保罗将大量的时间投身于传道和教训。
5. 无论是在公开场合宣讲（推喇奴的学房），还是在教会集会中教导

¹⁷ Viola 和 Barna，同上，85-86页。

¹⁸ 上述观点源自于对下列经文段落的研究：徒2:14-42（彼得）；徒3:1-26；徒4:5-13；徒5:27-32；徒10:1-48；林前15:1-6；徒2:42；徒6:1-7；提前4:1-16；6:1-17；提后2:1-4；4:1-6；提前5:17及随后经文；林后2:1-5。

教理（训言），保罗的教训都有讨论或对话的特性。

在我们将注意力直接转移到在早期教会中传道和教训的形式之前，有两段经文段落特别值得注意：徒19:8-10和20:7-12。

⁸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⁹ 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喇奴的学房天天辩论。¹⁰ 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¹⁹

辩论源于希腊词 dialogomenos（对话），希腊人使用这个词指检验终极根基的问答式讨论（TDNT）。它含有探讨疑惑，好使人理解概念和基要原则的意思（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学房**源于希腊词 schole（学者或学生所来自的地方）——那里的方式比较休闲；尤其是学术性的讨论、辩论、演讲（LSJ）。保罗所使用的类型，显然是为了让听众围绕他的陈述展开讨论；对话是这里所描述的主要方式。第二个段落甚至更加深刻。

⁷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直讲到半夜。⁸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⁹ 有一个少年人，名叫犹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许多，少年人睡熟了，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¹⁰ 保罗下去，伏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¹¹ 保罗又上去，擘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

¹²有人把那童子活活地领来，得的安慰不小。²⁰

“讲论”（再次是对话这个词）这个词，与在推喇奴学房那个段落中所使用的是一样的。“谈论许久”这个短语的希腊语是homileo（我们获得讲道法的地方）。指亲密的谈话和交往（LSJ）。要点是，保罗的教训有讨论或对话的特性，无论是在公开场合宣讲（推喇奴的学房）还是在教会集会的教理教导（训言）环境中。

现在让我们去窥瞥一下教会聚会，看看他们是如何传道和教训的。在《哥林

¹⁹ 徒19:8-10。

²⁰ 徒20:7-12

多前书》14:26中我们看到其各人的一面，每个人都对聚会带来某样贡献：教训、见证、诗歌、洞见，等等。在《歌罗西书》3:15-16中，我们看到神的道理通过聚会社群的互动而丰富地住在他们中间的画面。

¹⁵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¹⁶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或作“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以各样的智慧”），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戒，心被感恩，歌颂神。²¹

在《歌罗西书》4:15-16中我们看到，这封书信要在歌罗西和老底嘉的家庭教会中诵读（在家里聚会的教会会有一个网络，它组成了歌罗西和老底嘉的教会）。然而，每个成员都参与，并不排除公开读经、劝戒和教导的重要性，保罗鼓励提摩太要献身和刻苦努力地在教导上建立教会（提前4:7-16）。提摩太受到鼓励要“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和教导（提后 4:1-4）。保罗不断地教导，他的教导甚至是学术性的。

现在，让我们试着把画面拼起来。有一个非正式的时间，大概是在擘饼的时候，所有人都进行有意或无意的谈话。似乎有一个更正式的时间——给机会让一些人分享，让领袖引导对话，也许是短小的教导，可能每周定期进行。然而，所有的教导都有一个对话的要素。我们至少可以总结出三个要素，对早期教会聚会的传道和教导形成一个核心理解：

1. 教会聚会时，各人在教导上应该都有他的一方面，都对聚会带来某样贡献：教训、见证、诗歌、洞见，等等。
2. 领袖需要努力守护教会聚会，明白真道，有些人要努力进行传道和教导。
3. 老练的教师，像提摩太，在教会聚会中以某种形式竭力发挥他们的技能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我们务要谨慎，不要破坏老练且有恩赐的使徒式领袖在教会中间活动及花很多时间在教会的聚会中开展教导的重要性，例如保罗和提摩太（参看徒20:1-13）。我们看到下列要素也出现在画面中：

1. 老练的教师可能在教会网络中活动，有时会主导聚会（在特罗亚的保罗）。
2. 他们也可能有一些教导的平台，教导城里所有的教会，教会可以从

²¹ 西 3:15-16

中获得教导（参看保罗的例子和保罗给提摩太的吩咐之性质：公开宣读，等等）。

3. 他们在教会的长老中间或之间行使了某种权柄（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和提摩太，提前5）。

推论三：颂歌、圣诗和灵歌是每周的音乐形式，是自发性地从那些教会的信徒中产生的。它们是把神的道丰富地存留在这些小型信仰社群之生命里的重要媒介，并增加对旁观者的吸引力。

最后，我们要聚焦于这些小型教会聚会的**音乐**方面。请注意：我不称它为敬拜。对于聚会中的音乐，今天我们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焦点，再一次，这在许多方面上与早期教会的简单聚会是不同的。我们创造了一个要求高度专业的完整行业，一个全新的神职类别：“音乐牧师——从事音乐的神职人员。”音乐源于简单家庭教会的信徒生活，在当代礼拜中，已经被音乐牧师、正式唱诗班及附带的礼拜仪式所取代。巴纳和维奥拉的见解再次对我们非常有帮助。他们的分析相当惊人，和我想的完全一样。虽然有时他们的评论没有经过充分的研究，解决的方案也过于简单。但评论非常合理，并且扎根于历史。

“走进任何一间基督教会的聚会，你会发现它通常都是以唱诗、合唱或唱赞美和敬拜的诗歌开始的。有一个人（或一组人）负责带领和指挥歌唱。在更加传统的教会中，会有诗班指挥或音乐牧师指挥（在有些教会中，这个角色甚至由主任牧师担任）。或者可能交给唱诗班自己来处理。在当代教会中，会有敬拜领袖或赞美敬拜团队。”

“在讲道之前，那些‘带领敬拜’的人会选一些要唱的诗歌。他们开始那些诗歌，决定如何唱那些诗歌和什么时候结束那些诗歌。那些坐在听众席上的人一点也不能调整或者带领唱诗。他们被其他某个人带领，那人通常是神职人员——或有类似地位的人。”

“这与第一世纪的方式截然不同。在早期教会中，敬拜和唱诗由神的全体百姓来掌握。教会自己带领它自己的诗歌。颂唱和带领诗歌是团体共同参与的事情，不是由专家带领的专业活动。”²²

²² Viola 和 Barna，同上，158页。

对于从早期教会中人们以“诗章、圣诗和灵歌”彼此对唱、共同参与的事工，改变成我们今天在正式教会礼拜中的专业敬拜，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扼要的历史。下列是他们的研究总结：

- 公元313年：诗班发展起来，并受训帮助庆祝圣餐礼。
- 公元367年：会众诗歌的唱与领被禁止——错误太多。
- 公元五世纪：教皇格里高利（Pope Gregory）创办了诗歌学校——专业培训九年。
- 早期改革：会众诗歌的唱与领回到了教会中。
- 公元十八世纪：会众的赞美诗变得标准化；唱诗班帮助带领会众的唱诗；没有乐器。
- 最后：管风琴、长袍，等等。
- 二十世纪后叶：敬拜团队取代了唱诗班，以感召力为基础，并且兴起了敬拜牧师。

早期教会对音乐的角色有非常不同的理解。它是共同是事奉的一部分，促进神的道丰富富地居在他们的聚会中。它给他们的聚会带来了高度的真实性，在任何聚会中都可复制，对慕道友非常有吸引力，因此，非常适合教会的自发性扩展。《哥林多前书》14:26、《歌罗西书》3:15-16以及平行经文《以弗所书》5:19-21等，再次给了我们一幅非常完整的画面。从这些经文段落中，我们可以得出下列几个结论：

1. 颂歌、圣诗和灵歌（音乐）应当由教会中的信徒来唱。
2. 音乐是神的道丰富富地居在教会中的关键，因此，它也是建立合一之灵的关键。
3. 颂歌、圣诗和灵歌实际上是一种神学形式，它是使圣经与文化关联起来的关键。
4. 在社群中以这种方式彼此对说，与福音的兴旺非常直接相关。

仔细研究用于《歌罗西书》和《以弗所书》中的“诗章、圣诗和灵歌”这个短语，会看到它是对音乐在早期教会聚会中的角色进行分类。**诗章**—将诗篇集用于教会。这些诗章包括所有形式的诗篇（哀歌、赞美诗歌、智慧书，等等）。²³ **圣诗**—是一种社群生活的表达，当信仰社群对所传讲和教导的道作出回应时，圣灵会通过社群作出表达。圣诗会成为教会逐渐增多的赞美诗歌的一部分，包括在每一代教会中成为“经典”的新诗歌。²⁴ **灵歌**—源于信仰

²³ **诗章**—赞美的歌，唱诗（BGAD），手指的急拉和拨弦，主要指使用乐器，使用竖琴唱的歌（LSJ），赞歌（EDNT）。

²⁴ **圣诗**—赞美诗或赞美歌曲（BGAD）。在新约中，它似乎聚焦于基督——某种程度上是聚焦于

社群生活中的当代诗歌表达，由那些信仰群体所唱，扎根于当代的风格和文化。我们可以预料到，那些诗歌大部分都是有意义的，但不是“经典”的。经典注定会成为那一代人的财富，成为那一代赞美诗的一部分。²⁵

从音乐在早期教会的角色中，我们可以得出几个结论。让我们把这些诗章、圣诗和灵歌的新要素添加到至今我们的讨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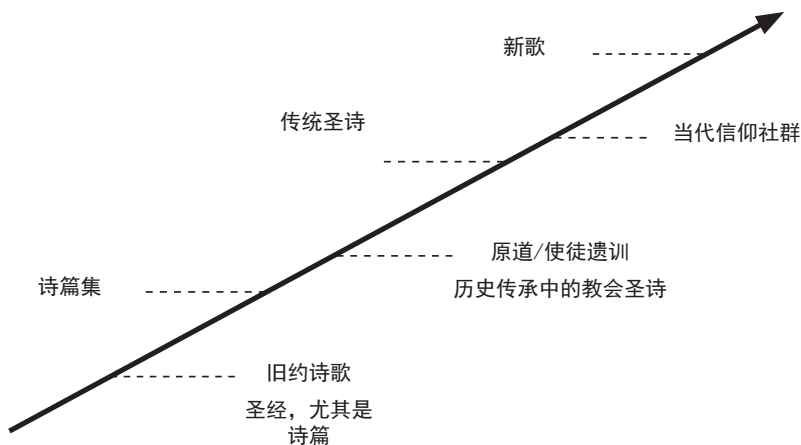
1. 任何世代的教会都需要在这个范式上接受教导。
2. 教会从来没有发展出一套像《诗篇》五卷结构那样的完整作品集，对诗歌进行仔细的分类，注明诗歌的类型，用来表达神百姓的整体信仰经验，以及信徒的规范信仰生活和发展。
3. 我们的聚会需要给信徒群体机会，让他们不断地以新歌来回应。在教会的聚会上，每个被这样带领的信徒都应该有机会表达。
4. 我们信仰社群的教理问答要包括出自各个世代教会的诗篇集和圣诗，其中包括出自每一种模式沉淀的相关礼拜仪式（Kung），使得新歌能建立在对过去信仰表达的认识之上。
5. 我们需要认同各代的年轻“艺术家”——理想上，在每一个“教区”——要鼓励、放手，甚至支持他们承担他们的工作。
6. 我们必须拆解我们“周日早上的礼拜仪式项目”以及“预先准备好，并在聚会时直接告诉会众”的讲道模式（Farley），要回到早期教会的“以爱宴为基础”的社群项目中，好能够释放成长和敬拜的诗章、圣诗和灵歌。
7. 我们不要忘记赞美诗的主体包括了东正教/天主教的礼拜仪式；启蒙教会的经典文学作品（亨德尔的“弥赛亚”）；宗教改革的赞美诗；我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会有更多！

那么，为什么所有这些如此重要？早期教会的信徒社群在每周的第一天在家中或寓所里简单聚会，一起吃晚饭，神的道丰富富地居在他们中间，当他们唱歌庆祝他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时，神的道从他们的生命中涌流出来，早期教会的自发性扩展与这些是相关联的。

宣道或使徒教训（参看腓 2:6-11）。另请参看关于“早期教会中的敬拜”的段落，在Arthur Patzia所著的**The Emergence of the Church**的第5章，199-202页。

²⁵ 灵歌—圣歌，赞美神的歌（BGAD），新歌；用新词来唱，出声唱新歌，旋律优美（LN）地庆祝；新也指还在葡萄树上。

诗章、颂词、灵歌



早期教会的复杂网络

现在让我们来关注早期教会的复杂网络和探讨我们在序言的结尾部分所问的问题：为什么教会在最初三百年的扩展会如此成功？当它采取主导西方教会一千五百多年的教阶制后，哪里出了问题？我们能破译早期教会的密码（或新约教会的DNA），基于“基督和他使徒的方式”建立类似的网络，并在后基督教时代的西方废墟中开始新的植堂运动吗？

今年季夏的时候，就在开始这个系列之前，我跟我们教会一个成员所进行的一次谈话，对这篇论文的最后部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那是一个扼要的介绍，在我听到的那一刻，它的潜在意义震撼了我。这个人在爱荷华州州立大学带领着一个研究团队，该团队在通过建立虚拟现实的高效煤电厂来促进清洁能源未来发展的计算机编程工作上获得了国家的认可。对他和他的团体产生影响的书籍之一，是一本叫作《链接：商业、科学与生活的新思维》

(Linked: How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to Everything Else and What

It Means for Business, Science, and Everyday Life) 的书。²⁶ 在我们刚一起吃完午饭的时候, 我向他解释了我们根据植堂目标和早期教会成功的网络议题来拆解ORC的暂定计划。虽然这有点像是在我们谈话结束时的“顺便说一句”, 但他提到了**链接**, 并说那是关于网络新科学的极重要书籍之一。他说作者提到, 在历史上, 网络的主要例子是使徒保罗。那是一本世俗书籍。我(和其他二十多人)立即买了这本关于复杂网络科学的书, 并迅速掌握这个快速发展学科中的关键会话。

我发现了几样事情。虽然网络和复杂系统的学科已经出现了几百年, 但大概是从1995年起, 它开始以指数的速度发展。并分别在1995年和2002年获得巨大的突破。《**链接**》这本书给了我巨大的帮助, 对于保罗网络技能的天赋, 它给我提供了新的见解。顺便提一下, 巴拉巴西 (Barabási) 是这样论述保罗的:

“保罗是第一世纪社会和宗教链接的大师, 在现代之初, 那是能传递和传播信仰的唯一网络。”²⁷

他接着说, 当你读完这本书之后, “你将会明白保罗是如何及为何取得成功的, 以及他的社会背景如何类似于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背景, 尽管有一些明显的差别。”²⁸

《**链接**》中有几个概念非常重要, 但下面是我在本文的余下部分中会要使用到的一些概念的简要总结。这些是网络成份或“链接”。

节点、小世界。这些是网络的最小点。它们代表了链接的末端, 当它们被相互连接时, 就形成了一个网络。它们本身就是一个小世界。

集群、模块。群集在一起的节点, 如果它们具有相似的特性, 也可以称为模块。就如同一些自然地挤在一起的节点。

枢纽和连接器。枢纽是指一些高度连接的节点。连接器是具有异常大量的链接节点, 并且存在于非常多样化和复杂的系统中。

²⁶ Linked: How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to Everything Else and What It Means for Business, Science and Everyday Life, Albert-László Barabási 著 (Plume, 2002)。

²⁷ 同上, 5页。

²⁸ 同上, 7页。

层次结构和群体。本质上是倍增的节点集群和模块集合，生成了一个自然的、像网络一样的层次结构。层次模块化允许其组成部分单独发展。“如果突变是一种改进，那么具有高级模块的有机体将会蓬勃发展。”²⁹

无标度网络、复杂网络。无标度网络是这样的网络：“许多复杂的网络围绕着我们，它们远非随机的，而是具有同样稳固和通用的架构。”³⁰结论是，复杂网络现在可以被策划，这是由于人对复杂网络组件的了解越来越多；然而，关于复杂系统的理论，目前还有很多不清楚。

从本质上讲，我们是从这个新兴网络科学中所说的节点开始。或者为了更容易理解，是从叫作“小世界”的链接开始。这让我们回到了我们的论点：在早期教会的自发性扩展和信徒社群在每周的第一天在家中或寓所里简单聚会，一起吃晚餐，庆祝他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之间是关连的（“链接”）。

城市教会、集群、枢纽

要明白早期教会难以置信的网络，我们必须明白家庭教会聚集在战略性城市及周边地区。还记得“保罗的循环”吗？它从“向战略性城市传福音”开始。《使徒行传》给了我们网络的架构，而使徒书信更多地给了我们“定性的细节”。在关于保罗宣讲旅程的叙事中，有三个城市成为了最重要的城市：安提阿、以弗所和罗马。罗马显然是保罗战略的最终焦点城市。让我们来看看每一个城市，看我们能从这些网络集群中学到什么。

安提阿。安提阿是早期教会网络的第一个主要枢纽；它是保罗第一次宣教之旅的中心。目前我们对安提阿众教会的情况，不如对罗马、以弗所、哥林多和帖撒罗尼迦等地的教会了解多，现在，我们有许多近期写成的重要著作，它们叙述了后面那些城市的早期教会的情况。然而，从安提阿在《使徒行传》的战略定位上，我们知道安提阿是一个中心，它显现了所有使命工作的核心，这可从《使徒行传》13:1-14:28保罗的循环中看到：保罗和巴拿巴开始他们的宣教程程，向战略城市传讲福音，建立教会，并将那些教会托付给他们继续培训和发展的领袖，未来的几次宣教程程只是继续了这个循环。安

²⁹ Barabási, 236页。

³⁰ 同上，227页。

提阿是保罗多次返回的枢纽。无论在名称上还是在位置上，它也变成了最初三百年安提阿传统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一个枢纽。安提阿传统传承了“基督和他使徒的方式”之传统，那是由使徒设立的，并记载在《使徒行传》、使徒书信及随后写成的福音书里。我们将在文章的最后谈到这个传统。

以弗所。在早期教会兴起的网络中，以弗所也成为重要的枢纽。保罗花了两年的时间在以弗所的推喇奴学房天天辩论，使用学房作为宣讲道的根据地。结果，在以弗所的周边城市出现了好几间教会。³¹关于在以弗所全市范围内有很多家庭教会的高度可能性，广泛的的研究已经开始。³²多年来，以弗所一直是一个战略城市。它是“基督教的第三都城”（保罗时期大约有二十五万人口），它也是公元一世纪末期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教会。³³是早期教会网络的一个战略枢纽和连接器。从圣经中我们得知它是个战略性城市，原因如下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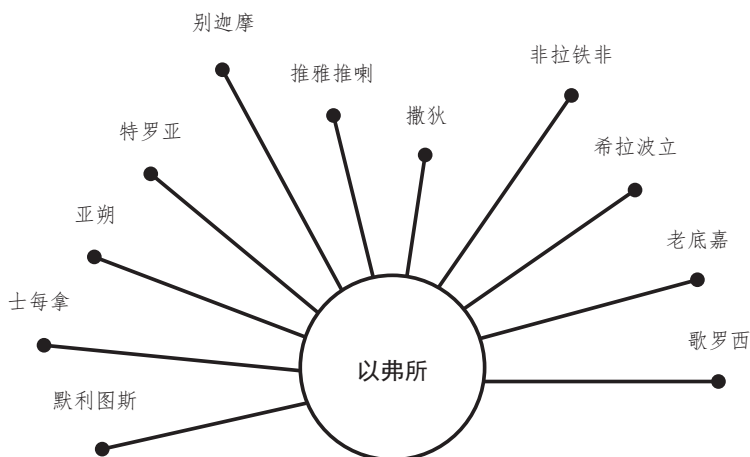
1. 保罗在那里停留了三年。
2. 一些关键领袖都聚集到了那里：亚波罗、亚居拉、百基拉。
3. 打根基的时候，保罗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建立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比其它任何教会都要多。
4. 在写给以弗所的信中，保罗充分透露了他的教会管家身份，而教会是基督对时代的计划。
5. 保罗安排提摩太驻扎在那里解决长老的问题；那些问题是在保罗培训他们十多年之后出现的。
6. 正如在约翰的书信和《启示录》2:1-7中所看到的，使徒约翰也对以弗所教会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³¹ The Emergence of the Church: Context, Growth, Leadership, and Worship, Arthur Patzia 著 (IVP, 2001), 122 - 131页。

³² Tribilco, 同上, 73页。

³³ 同上, 1, 2, 11 - 18页。

作为枢纽/中心的以弗所



罗马。从某种意义上说，罗马是罗马帝国中最大的“枢纽或连接器”，是保罗所有战略的最终焦点。按照现代的网络研究术语来说，它显然也是一个以城市为基础的网络集群。保罗把在罗马的众教会当作一个教会来说话。

他确立他的权威角色是一个特别管家身份的使徒。他认为他们还没有被“完全建立起来”，没有他亲自以他的福音和教导来建立他们，他们很容易偏离轨道，他认为这对罗马教会的长期稳定是至关重要的。他写信给罗马的信徒，视他们为一体，显然是在诉诸他的管家身份作为他们合一的基础。

从《罗马书》的最后一章中，我们了解到大量关于罗马教会的情况。我们看到保罗写信给他们的目的，是希望“照他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建立他们（罗16:25-27），这也是他写大部分书信的目的。在《罗马书》16章中（特别是与类似的《哥林多前书》16章相比），透过保罗所提到的许多领袖和在那些领袖家中的教会，我们了解到了罗马教会的许多情况。传统上的研究一直认为有三个家庭教会，³⁴ 兰普在他所著的《从保罗到瓦伦廷：最初

³⁴ Trebilco, 同上, 95页。

两个世纪的罗马基督徒》(From Paul to Valentinus: Christians at Rome in the First Two Centuries)一书中的惊人研究,提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在保罗于公元56年11月下旬给罗马教会写信的时候,罗马的基督教有七个岛屿,也许是八个。即使只是简单的一瞥也可以看到,保罗问在亚居拉和百基拉家里的教会安,但似乎在问候里所提到的其他集群中,每一个都是罗马的一个小型基督徒网络。仔细研究那些集群之后,兰普得出结论:

“因此,在罗马帝国的首都中,我们可数出五个不同的基督徒岛屿。如果我们假定《罗马书》16章中的其他十四个人不属于这五个汇集点中的任何一个,他们几乎不可能都只属于另一个其他的圈子,那么,至少有七个独立的基督教岛屿。”

“当保罗在罗马逗留期间,在他所租的房子里聚集了基督徒时,至少有第八个基督教岛屿被加进去(见上文,徒28:30及后面)。没有哪个地方指明分散在城市中的八个不同群体拥有一个中心地点。每个基督徒圈子可能都在自己的房子或公寓里敬拜神,所以,可以把它称为一个家庭社群。”³⁵

兰普继续描述第一世纪下叶和第二世纪的基督教。

“古代晚期的罗马**堂区**(tituli)是城市内相对独立的教区(‘准教区/quasi diocesis’),它有自己的聚会场所,有自己的神职人员、崇拜、洗礼池和墓地。我们从罗马宗教会议的签名表中可了解到那些堂区的数目和堂名。从名单上大概可以看出有二十五个堂区。”³⁶

“在三世纪中叶,科尼利厄斯(Cornelius)记录了罗马的四十六个长老。如果我们按照三世纪的时候每个堂区有2-3个长老服事来计算(这种关系至少从古代晚期的罗马宗教会议的签名表中得到证明),我们推断出,在三世纪中叶,罗马有15-23堂区。”³⁷

在我们试图对这个关键城市下结论时,让我来给你总结一下兰普的一些关键研究,因为在新约教会和早期教会的复杂网络中,罗马都是一个网络集群。

³⁵ From Paul to Valentinus: Christians at Rome in the First Two Centuries, Peter Lampe 著 (Fortress, 2003) 359-60页。

³⁶ 同上, 360页。

³⁷ 同上, 361页。

背景事实：³⁸

1. 公元250年，罗马有四十六个长老。
2. 当时有15-23个堂区，每个教会有2-3个长老，他们在房子、别墅里聚会，或是租用富裕或资助者的房子。
3. 在三世纪末以前，财产都必须由个人拥有，因为没有法律规定集体能对财产拥有所有权。
4. 这些教会感觉，虽然他们是罗马教会的一部分，但他们从来没有聚在一起，而且在神学上，也是非常多样化的。
5. 他们接受这种广泛的神学多样性，并且似乎很少关心这种多样性。
6. 他们集体身份的中心都围绕着“派送圣餐”而转，这是一个“通过使者彼此派送圣餐元素”的概念。
7. 教会（由15-23个以资助者的名字命名的堂区组成）由一群“长老和教师”松散地领导，他们会偶尔约定见面，主要是在其它城市的教会面前代表罗马教会，最后由于有诉求，教会才慢慢开始关注教义的问题。
8. 任何被认定是异端的团体，仍然能够与城市的其它家庭社群保持着圣餐团契。
9. 这种由长老治理的社团类型，直到二世纪中叶仍然盛行。
10. 最终在公元180年左右出现了一个更正式的“主教名单”。
11. 在使徒传统中，当专制主教（Monarchical bishop）出现时，他并不是居住在一个特定的地方，而是在不同的时间居住在不同的社区中。

根据兰普的研究，在罗马早期教会中，有四种家庭教会社群。

1. 家庭（Oikos）模型——主人私下邀请他所在城区的基督徒。
2. 哲学学校——以一个教师为中心的家庭圈子。
3. 神秘崇拜——通过秘密传统、神圣仪式、圣诗和宗教图画而聚集在一起。
4. 异教徒可以理解的社群——奴隶或主人所释放的人。

至于这些教会的规模，之前的结论是，成熟的家庭教会通常有两种规模：25-40人和50-70人，包括小孩。对于一个犹太敬拜群体而言，有十个成年男子就足够了。³⁹如果他们带着妻子，就会有二十个成年人。这意味

³⁸ 同上，393页及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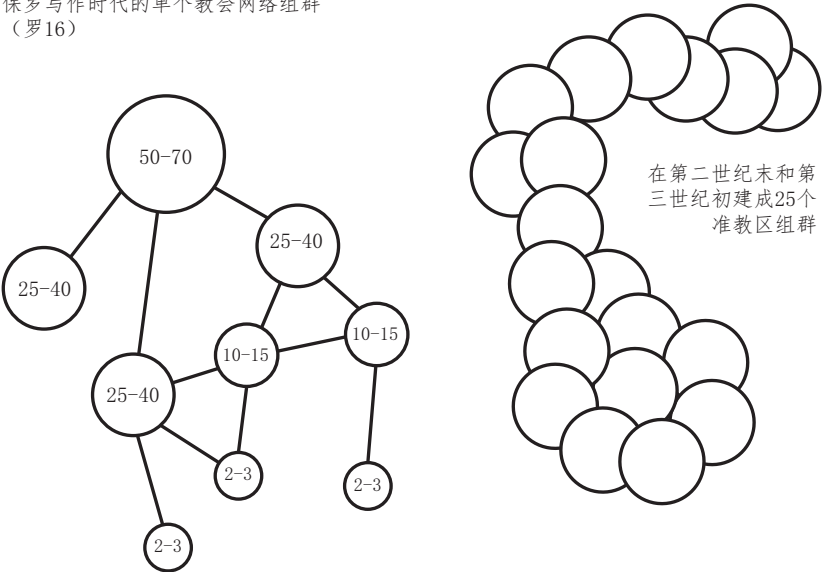
³⁹ Lampe，同上，372页。

着，包括小孩在内会有25 - 40人。请记得，《马太福音》第18章显明神是在为有两三个人聚集的教会打基础。这一点也很明显，成熟的家庭教会群体是在50-70人之间。而且很明显，以城市为基础的教会网络是在一个城市或周围的村庄里建立网络的。作出某种分类是可能的，或者用当代复杂网络研究的话来说，是基于城市的网络集群。

以城市为基础的罗马教会网络模型

准教区组群

保罗写作时代的单个教会网络组群
(罗16)



早期教会的复杂网络

现在，早期教会复杂网络的体系结构在我们的论证中变得越来越明显：从节点（教会）到集群（小型城市教会网络），再到枢纽/连接器（战略城市），然后再到复杂网络[使徒领袖——福音宣教机构（Sodality）/地方性堂会（Modality），⁴⁰耶路撒冷委员会，出版社，保罗的传播网络，等等]。让我

⁴⁰ 福音宣教机构/地方性堂会的概念是杰夫·里德在他所著的范文“以教会为本的领导：创建一个新的模式”中提出的，范文包含在题为“领袖与早期教会（eaders and the Early Church）”的领袖力系列 I 课程中，将会在“安提阿宣言”（The Antioch Manifesto）中对该概念作详细

们扼要看一下每一块。

教会小世界。早期教会最初三百年中小型、简单的教会是节点。这些小世界被精心培育和塑造。它们每个都有自己的一套传统，都继承了宣道和使徒遗训的DNA，建立有自己的社会架构。它们形成了信徒的核心身份。整个罗马帝国的聚会都有一个相似的形式——如果你愿意那样说的话，一个标牌——在家里聚会，一起吃饭。它们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直至在整个罗马帝国中，都形成了网络。他们处于自发性扩展的中心。

从教会到教会集群。小型城市教会网络集群出现了。即使那些不是那么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似乎都有了小型家庭社群集，正如在歌罗西（西4:15）和克里特岛（多1:5）所看到的。这些以城市为基础的网络集群，将城市和周围的乡村联网在了一起。随着教会的增多，他们也开始互相联络，并且与战略城市的网络集群联络。在这些城市教会的网络架构中，罗马成为一个最广泛的网络中心。这些城市教会似乎自发性地倍增，彼此独立发展。它们似乎是以一种自我组织的方式形成的。

从教会集到战略教会枢纽。战略城市成为了网络枢纽。战略城市里的教会显然挤满了联络密切的人（罗16章，林前16章）。罗马、以弗所和安提阿的教会，是第一世纪教会网络的枢纽：安提阿、亚历山大和迦太基是早期教会的战略枢纽，而以弗所和罗马则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连接器是聚集到这些枢纽中的使徒式领袖和其他战略性领袖。这些是罗马帝国三十一个主要城市中的关键城市，在一世纪末，人口数量在三万到四十五万之间。⁴¹

从战略教会枢纽到复杂的使徒网络。复杂的网络被塑造和建立了起来，如果你愿意那样说的话，它主要是由使徒保罗和他的团队塑造和建立的。他们采取这种无标度的网络，使用基于城市的网络集群的自然层次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讲，虽然每个模块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它们都有共同的身份、形式和传统：教导、真道、托付、纯正道理、核心社群社会结构和聚会模式）。

的阐述。

⁴¹ *Cities of God: The Real Story of How Christianity Became and Urban Movement and Conquered Rome*, Rodney Stark 著 (Harper, 2006)。参看第二章：“The Urban Empire”。

保罗是怎么做的？

- 他给他们灌输了要成为大网络的理念。从筹集资金用于一个重大的救助工作，到在整个网络中的个人问候，他们都知道他们正在成为一个运动。
- 他建立了一个传播网络：信使、访问、问候、推荐信和报告。
- 他在这些社群中建立了共同的实践。在《哥林多前书》中，他打算将这些实践应用于“所有教会”。

实际上，他所建立的系统，在随后的三百年里以正确的方式将网络连接在了一起。真是神奇！现在，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把这个在使徒时代末期所兴起的复杂网络描绘出来。请听巴拉巴西告诉我们该过程接下来的步骤是什么。

“尽管它很简洁，但将所有的网络简化成图表，那是巨大的挑战。”⁴²

“图形或网络的构造和结构，是理解我们周遭复杂世界的关键。”⁴³

让我们尝试描绘早期教会的复杂网络。

在我看来，使徒型的领袖真正担当起领导植堂运动的管家身份时，他们至少要完成三项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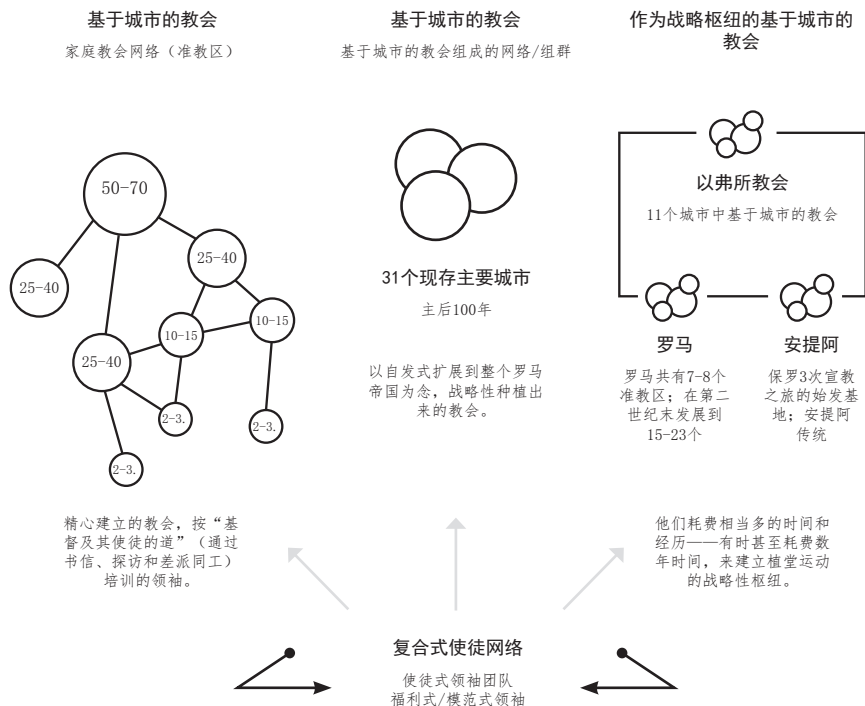
1. 正确地建立教会：“基督和他使徒的方式”的可靠DNA。
2. 在战略枢纽上投入时间和精力，塑造教会，将他们建成致力于服事整体的强大教会网络；建立一系列以战略枢纽为基地的保罗团队，在教会集群和整个教会网络中间活动，尊重福音宣教机构/地方性堂会的平衡领导。
3. 设计一个复杂的网络，包括当前和未来的使徒领导；以网络的广泛交流来带领运动；发现领袖；向网络撰写重要文章、书籍和信件；并根据需要召开“耶路撒冷会议”。

⁴² Barabási, 16页

⁴³ Barabási, 12页

早期教会复合式网络

主后100年的复合式教会网络关系图



我相信这非常清楚地向我们解释了BILD：它是建立旨在服务教会运动的复杂使徒网络的工具。

1. 建立你教会的第一个原则体系——节点。
2. BILD学习系统I-V，领袖系列I和II，以及认证系统，好可以建立你的使徒式团队。
3. 范文、通谕和安提阿宣言——用对话去构建你的使徒网络和战略。

我们是否要遵循这里的一般模式来建立我们的植堂运动？我在其它许多论文和培训材料中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但再次让我们根据本文来看看原因。如果我们不花时间稳固地建立我们的教会，看到每一个教会都有正确的DNA，

我们就无法指望网络会变得强大，更不用说可持续发展了。如果我们不培养领袖，就无法指望教会能够经受得住撒但抛给他们的挑战。如果我们不以有效和战略性的方式建立资源中心枢纽，我们就无法指望能够服事教会。然而，这篇论文所说的主要原因，与我们开始的问题有关，即加速和保持自发性扩展。很明显，这一模式本身是福音在最初三百年里能令人不可思议地扩展和早期教会能自发性倍增的关键。教会很简单，但目的在于使门徒变得成熟，吸引非信徒，创造一个倍增的简单模式。网络结构是柔韧的，可以让系统的各个部分自行发展，然而有足够的领导力和权威来塑造网络和扩展运动。网络是自我组织的，但是，要由有恩赐的领袖来塑造，领袖使用道来稳定各个部分，矫正突变，并且使整个网络成形。我们在《使徒行传》和使徒书信中看到的，是一个完美平衡且精细的复杂网络，令发现复杂网络并试图制定复杂性理论——也就是说，试图进入生命地图——的科学家们大为吃惊。为什么我们要转向其它的方式，而不求助于“基督和他使徒的方式”呢？我们需要再次关注罗兰·艾伦有先见之明的劝告。

“人们采纳了圣保罗的方法之碎片，并试图将它们纳入到陌生的系统中，但如此做所导致的失败结果，却被用来作为证据反对使徒的方法……当这些虚假和部分模仿使徒的方法的尝试失败之后，人们就宣称使徒的方法是错误的，完全不适合当前使命的条件和环境。事实是，他们压根上就没有理解也没有实践使徒的方法。”

“圣保罗的方法与现代西方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我们无法想象，没有我们精心设计的机制，基督教能够配得上现存的名称。”⁴⁴

所有这一切，对指导我们建立充满活力和倍增的植堂运动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让我举两个现代例子来帮助你看到模式所起的作用。对于我们所描述的复杂网络，基地组织是一个很好例子，它就像保罗所建立的网络那样。让我们再听听巴拉巴西的描述。

“当今世界上最危险的侵略者，从基地组织到哥伦比亚的贩毒集团，都不是部门分明的军事组织，而是自我组织的恐怖网络。由于没有熟悉的组织和秩序记号，我们经常称他们为“非常规军队”。然而我们这样做，再一次把复杂性等同于随机性。实际上，恐怖主义网络遵循严格的法则，那些法则决定了他们的拓扑、结构以及由此而来的运作能力。他们利用了自我组织网络的所有自然优势，包

⁴⁴ Roland Allen, *Missionary Methods: St. Paul's Or Ours?* (Grand Rapids: World Dominion Pres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1962), 5-6页)。

括灵活性和对内部失败的容忍。不熟悉这种新秩序和缺乏正式化我们经验的语言，也许是我们最致命的敌人。”

“的确，打击基地组织的战争可以通过削弱其网络的力量来获胜，或者通过足够多地除掉它的枢纽，使它达到碎片化的临界点，或者通过抽干其资源，促使其内部发生一连串的失败。然而，瓦解基地组织并不能结束战争。它具有类似范围和意识形态的网络毫无疑问会取而代之。本·拉登和他的助手们并没有发明恐怖网络。他们只是利用伊斯兰武装分子的暴怒，在他们的旅程中利用了自我组织的法则。如果我们想要赢得战争，唯一的希望就是铲除推动网络增长的潜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根源。我们必须通过给他们提供机会，让他们归属于更具建设性和有意义的网络，帮助消除节点与恐怖组织产生链接的需要和愿望。无论我们在赢得每一场网络战争时做得有多好，如果我们不能抑制对链接的渴望，这是形成这些致命自我组织网络的先决条件，网络战争永远都不会结束。”⁴⁵

第二个例子是全球城市项目。五年前我在《布朗世界事务学刊》（*Brown's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上第一次看到它。⁴⁶ 它列出了一个全球城市网络，在一个矩阵上创建了三层城市，这个矩阵明确地为全球植堂战略列出了一个战略网络的网格。这就是我们塑造许多BILD全球战略重点的方式，包括我们通过安提阿倡议和安提阿植堂和领导力发展学校（the Antioch School of Church Planting and Leadership Development）要在北美三十个城市植堂的城市战略。我很快就发现，过去十五年里所有的复杂网络研究突破，都孕育了全球城市项目。

最后的一个含义解释了为什么BILD几乎能进入任何一个全球植堂运动——宗派或其它。这是由于我们遵循这类自组织和促进自发性扩展的复杂网络。因为遵循这种模型，所以我们不需要用我们自己的层次结构来替换另一个层次结构。我们只是执行我们的使徒式团队诏命，我们相信，我们可以通过我

⁴⁵ 同上。Barabási, 225, 226页。

⁴⁶ *Brown's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卷11, 问题 2, Winter/Spring 2005, 有四篇论述全球城市主题的文章。另一个杰作是“U.S. Cities in the ‘World City Network,’ ‘The Brookings Institute’s Metro Policy Program’的2005年2月刊。 “最优秀的作者是Saskia Sasson, 他写了四本关于全球城市的重要著作: *The Global City; Global Networks, Linked Cities; Territory, Authority, Rights: From Medieval to Global Assemblages*; 和*Digital Formations: IT and New Architectures in the Global Realm*。你也可以在全球城市的维基百科网站上找到完整的全世界城市运动历史和全球所有城市一览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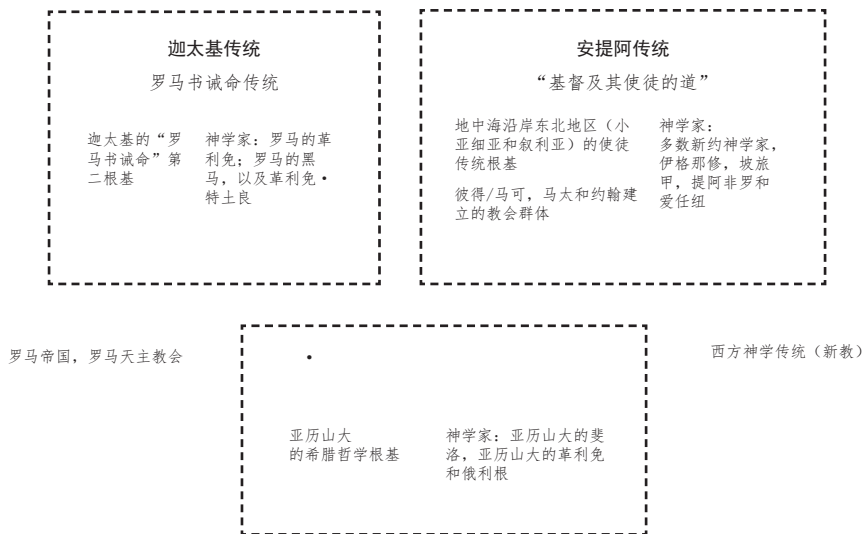
们的领导力、资源和传扬神的道来影响网络，我们确信“基督和他使徒的方式”远超过其它一切方式，会把建立在摇摇欲坠基础上的复杂网络塑造得更完善——无论它是高派教会还是分散、无定形的家庭教会运动。

如果这种复杂网络的模式如此令人惊讶，为什么君士坦丁之后的教会放弃了它呢？早期教会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胡斯托·冈萨雷斯（Justo Gonzalez）在他关于历史神学方面的不朽著作中，通过解释早期教会的三个传统探讨了这个议题。⁴⁷ 这三个传统包括迦太基传统、亚历山大传统和安提阿传统。

迦太基传统源于需要把基督教建立为罗马法律的基础，因为在当时，法律观念成为了罗马帝国统一的世界观，尤其是因为在君士坦丁统治下，基督教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亚历山大传统源于捍卫基督教的渴望，即通过探讨希腊哲学的世界观，回答希腊（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证明基督教的优越性，防止基督教沦为希腊的思想。安提阿传统源于那些被使徒培训的人渴望保持使徒的教训（宣道和训言），他们竭力牧养自己的教会，为未来世代的教会保护他们的教训，确保未来的领袖致力于“基督和他使徒的方式”。由于掉进了设法使教会更容易让罗马和希腊听众接受的陷阱，教会出卖了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如果你愿意那样说的话，他们是在把“基督和他使徒的方式”转变为“更好”的方式——这导致我们走上了一个从希腊东正教到罗马天主教，从基要新教到现代自由主义的旅程——一个最终导致西方基督教死亡的旅程。但今天又是新的一天，就像早期教会最初三百年一样，在今天，我们必须再次回到“基督和他使徒的方式”。

⁴⁷Gonzalez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包括一个两卷的教会史，*The Story of Christianity* 和一个三卷的历史神学，*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关于Early Church is from Christian Thought Revisited的三种传统的具体论述。

早期教会三大传统



这篇论文绝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训练。它是我们作为一个地方教会的未来之基础—ORC和我们在艾姆斯市和得梅因开始的植堂。⁴⁸这也是我们与西方植堂运动合作的基础，我们称之为安提阿倡议，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倡议，在未来的几十年里看到有两万多个教会建立起来。最后，它针对的是我们的南半球合作伙伴，他们确实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新使徒时代的中心，这个使徒时代自早期教会最初三百年之后就从未见过了。在过去的五年里，我有幸与印度主要的植堂运动同工，现在我们是合作伙伴。如果没有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经验和数百名印度领袖的开拓性工作，许多这些想法就无法真正得到检验。我记得很早的时候，大概是在2005年初，我和爱加倍（Operation Agape）的亚历克斯·亚伯拉罕（Alex Abraham）一起从印度飞往曼谷。整个晚上，我都试图向他解释安提阿中心在植堂运动中的重要性。亚历克斯，我希望这篇论文能让我们的讨论进一步深入，因为我们在西方和南半球，在教会历史上这段不可思议的时间里做神忠心和多结果子的管家的任务上，都是合作伙伴。

⁴⁸ 我们自己网络的临时计划和我们为安提阿倡议所绘制的地图，标题是“城市教会网络-艾姆斯、得梅因：一个服事艾姆斯、得梅因大都会的宣道社群网络（新兴家庭和教会）。”

问题讨论

下列问题是用于读完整个通谕后进行讨论的。它们可用于退修会或小组聚会，教会领袖也可以在领袖会议上使用它们。查经小组、小组团契、细胞小组教会或家庭教会，很容易就可花上四个星期的时间讨论一个通谕，每周一个议题。建议在讨论每一组问题之前，都通读一遍通谕。

议题一：大规模的植堂运动

问题：

1. 为什么第一世纪一小群教会能成功地在整个罗马帝国中倍增，甚至天翻地覆地改变了整个世界？
2. 小型、真实的社群（教会）和福音在全球扩展之间的关连是什么？
3. 由第一世纪的使徒领袖，尤其是保罗所建立的使徒网络的特性，如何能影响我们今天的教会运动和网络？它应该塑造我们今天的教会运动吗？
4. 我们今天的植堂运动——细胞小组、家庭教会和饱和植堂运动（现在称为CPMs / 教会植堂运动）——以及各宗派在“基督和他使徒的方式”上缺失了什么？为什么他们不能像第一世纪的教会那样，一代接一代地自发性扩展？

议题二：在第一世纪去教会

问题：

1. 在第一世纪去教会是什么样子的？
2. 为什么在所有教会中都有相似的DNA？那是使徒设计的方式吗？
3. 那些小型而真实的教会社群的基本要素是什么？
4. 你认为保罗希望每一代的教会践行这些要素中的哪些？哪些要素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中没有被践行？

议题三：自发性扩展的概念

问题：

1. 自发性扩展确切是什么？这与西方或宗派的植堂方式如何截然不同？

2. 维持教会自发性扩展的关键是什么？
3. 我们当前的宗派和教会协会是否可能恢复教会的自发性扩展？
4. 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和二十一世纪头的几十年里，在整个南半球兴起的大规模植堂运动抓住自发性扩展的概念至关重要？

议题四：复杂的使徒网络

问题：

1. 新兴起的“复杂网络”科学到底是什么？复杂网络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2. 使徒保罗所建立的复杂网络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3. 这些核心要素与维持自发性扩展有什么关系？
4. 为什么这些要素对维持健康、多代倍增、永远扩展的教会运动和网络是至关重要的？

2015年附言

这个通谕大约是在六年前发布的，我们已经了解了很多关于它的实施情况。首先，它适用于任何模式。细胞教会、家庭教会和饱和植堂运动都可以为其不完整的策略增加必要的补充要素。宗派可以自我更新为复杂的使徒网络，恢复他们教会的自发性扩展。巨型教会可以重新配置他们的战略，迅速转变为复杂的使徒网络，开始自发性地扩展。独立教会，无论大小，都可以遵循原则开始自发性地扩展。教会可以在保持自己的身份之同时，使用复杂的网络在一个城市里协同工作，设计一种复杂的网络策略，通过教会的自发性扩张，将福音遍传整个城市。教会网络、运动和宗派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复杂使徒网络，并共同努力把福音遍传一个国家。协同将新约翻译成未闻福音的未得之民的语言之策略，我们可以通过从零开始建立一个复杂的使徒网络，从把福音传给那个民族。通过使用BILD的培训资料和资源建立复杂的使徒网络，以上每个模式在世界各地都有兴起。

第二，改变是困难的。北美的大多数福音派信徒都想以传统的方式继续“去教会”，躲在教会里，却没有成为神恩赐他们、让他们要成为的样子。此外，如果他们真的想要改变，也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看起来大约三分之二的教会成员真正想要的，只是舒适地参加周日上午的礼拜，他们并不想接受装备去参与源于自发性扩展策略的植堂运动。就教会而言，改变也艰难。大多数的教会都只关注自己。大多数的宗派也都只关注自己。改变DNA，关注扩展，对大多数教会或宗派而言是一种威胁。北美福音派教会对个人成功和象征性参与任务更感兴趣。然而，在我们的三十个城市的都市战略中，我们看到，当很多教会明白了复杂的网络，并被展示如何在保持他们自己身份的同时共同努力把福音传给一个城市后，他们正发生非常显著的变化。

第三，对于那些认真对待建立复杂使徒网络的教会来说，与不同跨教会机构建立伙伴关系是很容易的事情。一旦这些教会再次成为中心，许多跨教会小组，大多数都源于教会没有做他们的工作，就可以重新配置自己，通过成熟、复杂的使徒网络来提供服事，并且会更加有效。我们几个联盟正在出现，在那些联盟中，复杂的使徒网络占据主导地位，而跨教会机构提供他们的服事，重新配置，来真正服事一个复杂的教会使徒网络。

2020年附言

将会出现在这个小册子的2020年版本中。

进一步发展BILD资源中的观点。

1. 《使徒行传》：第一世纪的教会的建立和扩展的中心，BILD领导力系列I的旗舰课程
2. 初步道理系列III
3. “以教会为本的领导力：创建新的模式”，杰夫·里德所著的范文。

延伸阅读的重要著作

1. The Spontaneous Expansion of the Church, 作者 Roland Allen (Eerdman 1960, 初版 1910)
2. Linked: How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to Everything Else and What It Means for Business, Science and Everyday Life , 作者 Albert-L á szl ó Barab á si (Plume, 2002)
3. Pagan Christianity? Exploring the Roots of Our Church Practices, 作者Frank Viola 和 George Barna (Barna, 2002, 2006)
4. From Paul to Valentinus: Christians at Rome in the First Two Centuries, 作者 Peter Lampe (Fortress, 2003)
5. The First Urban Christians: The Social World of the Apostle Paul, 作者 Wayne A. Meeks (2003)
6. Missionary Methods: St. Paul’ s or Ours?, 作者Roland Allen (Eerdman, 1962, 初版 1911)
7. Territory, Authority, Rights: From Medieval to Global Assemblages, 作者 Saskia Sassen

妇女和早期教会的自发性扩展

发表于2010年BILD峰会
爱荷华州艾姆斯市
2010年11月4日

BILD通谕，杰夫·里德

我是在印度班加罗尔 M. G大街的泰姬酒店¹楼写这篇文章的，因为在带领培训印度两个巨型植堂网络之间，我有三天的“窗口”时间，这两个网络都处在印度福音扩展的中心，那样的扩展在教会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¹

当我思考这种扩展和妇女在其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时，我相信，澄清妇女在当今印度很多伟大的福音扩展运动中的角色至关重要。我认为，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南半球，人们对于妇女在教会里的角色的认识都存在着巨大的混乱。在西方，经过近四十年的平等主义—男权主义辩论，我们已经不知所云了。在过去半个世纪，对于妇女在南半球大规模植堂运动中的角色，罕见有认真的圣经研究和神学思考。正如你将在这篇文章中看到的，妇女处于早期教会扩展的正中心，但妇女也是撒但进入教会和破坏教会的主要入口。因此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务要特别注意使徒教导早期教会时所传递的大量教训和例子。

在开始之初，我想声明，我很感激一个三十年的对话，这个对话在过去25—30年中，不断地对新约的家庭传统和社群“家庭文本”进行深入研究和澄清，²对话是由一群学者带领的，他们致力于认真研究在希罗环境下早期教会的社会性方面，以及教会在该环境下的存在和兴旺。³我也想表达对

¹这是按照现代通谕标牌而写的系列文章的第三篇，目的是为了在世界各地的教会网络中传阅。这些文章的大部分是使用百科辞典的含义来讨论至关重要的议题，旨在帮助领袖发展受到良好训练的使徒式团队的复杂网络。这些团队活跃地在联系密切、坚固、倍增的教会中间活动，那些教会都是谨慎地建立在“基督和他使徒的方式”之上的。第一篇文章：“从耶稣到福音书”，探讨的是当今关于门徒训练和福音书的普遍困惑，论文全面地论述到，我们今天建立教会时，要使用《使徒行传》和使徒书信中的使徒教训，回到“基督和他使徒的方式”上。第二篇文章：“早期教会：从简单的教会到复杂的网络”，让我们看到了早期教会的复杂网络，以及这个网络如何为我们今天的植堂运动提供了一个“路线图”。这个文集将会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完成，形成一个七年的文集，好在全球范围内的植堂运动中传阅。剩下的议题将探讨自发性扩展的结构，为运动提供资金，以及牧养教会。

²这些包含家庭经文的章节有：弗5:22—6:9；西3:18—4:1和彼前3:1—7；社群范围的家庭经文有：《提摩大前书》和《提多书》。

³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提到过这个学派，但这个领域最有影响的著作是David Verner所著的 *The Household of God: The Social World of the Pastoral Epistles* 和David Balch所著的 *Let the Wives Be Submissive: The Domestic Code in 1 Peter*——两部著作都是圣经学会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的专著。有几位作家一直在探索家庭经文以及它们在

欧丝柯 (Carolyn Osiek) 和玛格丽特·麦克唐纳 (Margaret Macdonald) 的感激, 她们的著作《妇女的位置: 最早基督教中的家庭教会》《**A Woman's Place: House Churches in Earliest Christianity**》真是太棒了。⁴她们是天主教神学教授, 持有天主教和后批判神学立场, 对于探讨当今妇女在植堂运动中的角色, 她们另辟蹊径。虽然我并不赞成她们书中的所有观点, 但我非常感激她们所做的大量研究以及致力于让圣经自己来说话, 在她们作品中, 圣经以一种非常新颖的方式说话。

神学旷野中的四十年

我在我们教会举行为期七周的系列讲座中,⁵对福音派中四十年的“平等主义-男权主义”辩论⁶做了相当广泛的回顾。回顾在很多方面反映了主流教会

当今事工上对妇女的应用, 当中最出色的两位是写过期刊文章的欧丝柯和麦克唐纳。她们是**A Woman's Place: House Churches in Earliest Christianity**这篇文章后面主要文献的作者。欧丝柯最重要的早期作品是 *The Family, Religion, and Culture* 系列, 共四卷, 尤其是**Families in the New Testament World: Households and House Churches**, 由Carolyn Osiek 和David Balch所著。

⁴**A Woman's Place: House Churches in Earliest Christianity**, 由Carolyn Osiek, Margaret Y. MacDonald 和 Janet H. Tulloch合著 (Fortress Press, 2006)。

⁵这个题目为“Women in the Early Churches”的七部分系列, 是2010年冬天在橡树路教会宣讲的, 这可在网站The CityChurch of Ames-Des Moines 上听到

⁶谈到“四十年辩论”, 我当然是概括而论, 但我在这里所给出的轮廓, 概括了这场辩论的进展情况。首先是世俗的学问/平民主义, 可在诸如**The Feminine Mystique** (Dell Publishing, 1963) 等著作中看到, 作者Betty Friedan (Dell Publishing, 1963)。世俗进程及其全球性影响, 在**No Turning Back: The History of Feminism and the Future of Women**这本重要书籍中有详细的综述, 作者 Estelle Freedman (Ballantine Books, 2002)。激进主流研究, 在Mary Daly 的著作 **Beyond God the Father: Toward a Philosophy of Women's Liberation** (Beacon Press, 1973) 中有很好的例证, 并且可在诸如 **Womanguides: Reading Towards a Feminist Theology** 这样的著作中作进一步追溯, 作者 Rosemary Radford Ruether (Beacon, 1985)。很快跟随福音派平等主义学者的, 是几个来自重要福音派神学院的作者: 首先提出争论的是**Man as Male and Female** (Eerdmans, 1975) 这本书, 作者为富勒神学院的教授Paul Jewett。十年后, 出现了Gilbert Belezikian的**Beyond Sex Roles: What the Bible Says about a Woman's Place in Church and Family** (Baker, 1985)。Belezikian是惠顿学院的一名教授, 也是柳溪教会的主要神学家。他的著作实质上是柳溪教会的宣言。在这期间, 平等平民主义的主要出版社是 InterVarsity Press, 出版的书籍有**In Search of God's Ideal Woman**, 作者Dorothy Pape (IVP, 1976), **Women at the Crossroads: A Path Beyond Feminism and Traditionalism**, 作者Kari Torjesen Malcolm (IVP, 1982), 以及**Woman in the Bible**, 作者Mary Evans (IVP, 1983)。所以, 在八十年代中期, 我们有诸如富勒和惠顿这样的重要神学院和研究生院, 以及诸如Eerdmans、Baker和IVP等主要福音派出版社, 持续地出版平等主义的作品。其他重要的平等主义作者包括Letha Scanzoni、Nancy Hardesty、Patricia Gundry、Catherine Clark Kroeger和Gretchen Gaebelein Hull等。接着是福音派男权主义的回应, 其巅峰是“圣经男女本位协会”的成立, 那是在1987年的“丹佛宣言”(The Danvers Statement)前后

最初走向平等主义和跟随全球妇女解放运动文化趋势的情况。正如我将在这篇文章中试图要表明的，整个辩论受到了误导，聚焦于错误的议题，结局导致方向极化，这种方向极化分裂了全球的宗派，直到今日，因为它聚焦于辩论更为正式的方面——妇女的按立。公平地说，今天大多数的美国福音派都是平等主义。即使北美年轻的后现代植堂运动——它们主要出自被剥夺了权利及幻想破灭的年轻福音派，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于平等派的阵营，或者更正确的说法是，已经在这个议题上弃权，采取两者都认可的立场。

虽然可以这么说，但那些在男权主义阵营中，现在称自己为互补派的人，他们通过诸如“圣经男女本位协会”（The Council for Biblical Manhood and Womanhood）⁷的努力，以某种形式捍卫了男性在教会中作领袖的圣经观点，但妇女在教会自发性扩展中的角色以及她们在建立和牧养那些教会中的角色这个真正议题，却几乎没有被触及到。事实上，关于这种作为一种体裁的“家庭经文”以及它们希-罗背景的研究，在整个辩论中几乎是完全缺失的，而希-罗背景为新约中使徒给予教会的整体教导提供了广泛的背景和决定性平衡。妇女在教会中的角色，如果不是中心的话，也是关键的。但妇女在教会中的角色，与平等主义者和男权主义者所持的立场非常不同，有人重新命名男权主义的立场为互补性立场。

成立的，其宣言类型的著作是**Recovering Biblical Manhood and Womanhood: A Response to Evangelical Feminism**，为约翰·派博（John Piper）和古德恩（Wayne Grudem）编辑（Crossway Books, 1991）。他们选了一个更为温和的术语——**互补派**，那实际上是历史上的男权主义立场。针对这个协会，代表平等派学者的“男人、女人和圣经平等论”（Men and Women for Biblical Equality）组织成立了。最后，我们有男权平民主义的回应，这种回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很浅薄，聚焦于浮现出来的表面议题以及诸如“整洁房子”之类的议题，这在 Marabel Morgan 所著的 **The Total Woman** 一书中详细说明（Revell, 1973）。即使是有圣经依据的书，例如 Linda Dillow 所著的 **Creative Counterpart**（Revell, 1977），也是高度个人主义的，聚焦于夫妻之间的个人关系因素，而不是聚焦于把教会看作家庭的更广泛背景以及经文段落的希罗社会背景。就福音派中的辩论而言，它最终感到厌倦并平静了下来，但实际上讲，部分是因为像柳溪这样的大型教会以及大多数福音派教会都放弃讨论，采取了平等主义的立场，这在今天的西方文化中更容易捍卫。我认为，男权主义模式没有有力地表明其立场，因为它“无休止地为词语发生争论”，从详细的释经学中陈明立场，而其立场不是基于广泛而清晰地论证家庭经文及神所设计的教会和家庭的社会结构性质——虽然派博很接近了，他至少认为作长老的资格是管理好自己的男人。

个福音派机构从辩论中脱颖而出：“圣经男女本位协会”和“男人、女人和圣经平等论”，分别代表了典型的男权主义和现代平等主义立场。

我自身的38年历程

父权——平权的辩论	建立家庭式的社会结构	捐助者，使徒式团队，妇女事工团队
70年代到80年代末	80年代末到90年代	90年代末至今
捍卫父权主义	克拉克的书	突破
与妇女职分角色的不断冲突	《领导力系列1》：尤其涉及使徒行传、保罗神学、要理、领袖、家庭和牧养	为城市谋福、第一世纪众教会，第一世纪教会与妇女

事实上，这篇文章是我自己对这个议题近四十年思索的结果。在平等主义-男权主义辩论最激烈的时候，虽然是在捍卫男性在家中和教会中作领袖这个并不流行的立场，但我们遭受了很多损失和攻击。当有人向我介绍司提反·克拉克（Stephen Clark）所著的《基督里的男人和女人：根据社会科学来检验角色》（Men and Women in Christ: An Examination of Roles in Light of the Social Sciences）后，⁸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阶段，开始揭开教会是作为家庭的社会结构，并且打开了教会的建立过程。然后，经过十多年参与全球性植堂运动，了解希罗环境下教会社会方面的整个对话，最后加上欧丝柯和麦克唐纳的著作，使我能够非常清楚地明白这个议题。

只想对正在阅读此文的“全球五旬节派信徒”⁹简要说一下，因为他们是今天席卷南半球的大规模植堂运动的主力军：你们已经发现了这篇文章所谈的内容——不论是在倍增方面，还是在喂养方面，妇女在教会中都扮演着非常中心且关键的角色。你很可能已经注意到，妇女对属灵的事情更容易接受，并

⁸Men and Women in Christ: An Examination of Roles in Light of the Social Sciences, 作者Stephen Clark (Servant, 1980)。

⁹ 全球五旬节派 (Global Pentecostalism) 这个词语，既指那些属于典型五旬节传统的人，也指那些参与南半球大型植堂运动的人，他们常常扎根于五旬节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是回归《使徒行传》中所记载的早期教会的经历，那些经历帮助了福音进入完全是外邦人的社会中。参看由 Murray Dempster、Byron Klaus和Douglas Petersen 所编辑的The Globalization of Pentecostalism: A Religion Made to Travel, (Regnum Books, 1999)。

且常常在家庭教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带领教会。但是我相信，如果不认真考虑使徒交付给早期教会的一切教导，如果不在教会中以新约的“家庭准则”打好基础，那将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使得教会在未来非常容易受到攻击，整个教会会受到破坏，并最终给教会带来混乱。

基本论点

整篇文章都围绕着一个基本论点展开。论点可总结如下：

在最初的三个世纪里，妇女对教会的自发性扩展作出了重要而战略性的贡献。事实上，如果完全理解的话，她们的贡献甚至可以看作是中心的，然而它与过去四十年的平等主义-男权主义辩论所想象的完全不同。

当我阅读《妇女的位置》（*A Woman's Place*）一书时，这个基本论点对我而言变得非常清晰。¹⁰对于希罗背景下妇女在早期教会中的角色之社会方面，她们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们查考了《使徒行传》和使徒写给教会的书信中所有关于妇女的经文，并且特别注意有关家庭的经文，经认真思索后，她们得出如下结论：

“这个研究的最后，我们非常确信妇女对创立早期基督教基础架构的影响，她们的角色是接待者、教导者和领导者，她们对早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中的扩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¹¹

在她们的书中，她们认为妇女是使她们自己的家庭能够稳定的关键，她们协调很多非常重要的复杂任务，是她们家中的教会的接待者，并且是教会的资助者，是教会扩展的代理。

这些妇女在福音的兴旺上有多关键呢？让我们快速查考几段新约经文：第一个例子见于吕底亚的故事中（徒16:11-15）。吕底亚是腓立比城中的一名妇女领袖，她和她的一家都信主了，后来她把保罗带到自己家中。在庇哩亚（徒17:10-12），我们再次看到妇女领袖归向基督。这些妇女领袖归信后，很多会在她们的家中接待教会，例如宁法和她家里的教会（西4:15），还有非比，非比也成為了保罗的资助者和保罗派往罗马教会的使者，在保罗到达罗马之前，在那里为保罗建立网络，很可能还为筹集资金打下基础（罗16:1-2）。百基拉和亚居拉在很多层面上都是保罗团队的关键同工，包

¹⁰Osiek 和 MacDonald, 同上

¹¹同上, 250页

括在他们的家中接待教会。百基拉很可能出自贵族家庭，因为很多次都是使用她更为正式的名字。她非常重要，我们看到她纠正亚波罗——在那段经文中，她的名字出现在她丈夫的名字之前（徒18:1-4，24-26；罗16:3）。友阿爹和循都基是保罗的两个重要女同工（腓4:2-3）。然后是妇女在整体教会中的重要性，这可见于教牧书信中的训诫，要特别尊重或在经济上支持年老寡妇：

⁹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六十岁，从来只作一个丈夫的妻子，¹⁰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提前）5:9-10

这段经文显明了妇女在当地信仰家庭中的中心角色性质，对于她们自己的家庭，她们也扮演了关键的稳定角色。她们养育儿女，在教会中服事信徒，并且接待非信徒。

妇女如何至关重要？她们作为妇女领袖回应福音，带领全家归向基督；她们在家中接待教会；她们作为已婚夫妇形成服事团队；她们在保罗的团队中作同工；她们发挥重要的执事/仆人角色；她们参与整套基础架构的服事：接待教会内外的人，服事丈夫，养育儿女，帮助有需要的人，等等，等等，等等。在最初的三百年里，对于福音的兴旺和教会的成功，她们如果不是起到核心的作用，至少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在与男人的关系中，她们被赋予了特别的角色。那些角色与我们现代西方的感觉格格不入，特别是如果你撇开上下文中的逻辑和目的来看待那些角色时。它们看起来限制了妇女以及福音的自发性扩展。让我们来回顾几段经文。论到在她们自己的家中，妇女要顺服丈夫，把自己置于丈夫的领导之下（弗5:22-33；西3:18），甚至要不用话语来赢得不顺从道的丈夫（彼前3:1-7）。妻子要致力于自己的家庭，爱丈夫和儿女（多2:3-5）。年轻的寡妇要再嫁并做同样的事情（提前5:11-15）。仆人要顺服主人（弗6:5-9；西3:22-25）。在神的家中，在一段普遍“纯正道理”的经文中，妇女不许教导或者管辖男人，而是要保持安静，不要有挑战的灵（提前2:11-15）。

这些教导在各个时代的文化中都很重要。然而她们的任务是多样而复杂的。再一次，欧丝柯和麦克唐纳大大地帮助我们看清这个画面。她们谈到这些多样而复杂的任务。想一想早期教会中妇女所处的景况。有很多妇女的丈夫视妻子为财产。很多丈夫离弃妻子，或者年纪轻轻就去世。在那个文化中，丈

夫可以随意与女仆发生性关系，女仆没有尊荣，不被当人看待。30%的孩子在第一年就夭折，只有50%的孩子能活过十岁。¹²女仆被要求生孩子，但孩子长到青春期或者刚刚成年时，常常会被卖掉。许多人很贫穷，只有很小的房子。所以，她们的任务充满了矛盾和复杂的关系，要求大量的多重任务，她们的任务是终身需要承担的，很多时候任务没完没了，令人精疲力尽。

“然而画面有一个统一的元素：家庭生活。试图确定妇女在对福音扩展作出贡献上的具体活动，一次又一次地把人带到家庭上来：妇女在家里聚会，寻求建立相信主的家，或者努力在异教徒为家长的家里保持忠诚于基督教信仰。”¹³

最重要的是，保罗说得很清楚，如果妇女不听从这个教导，就会让撒但直接败坏教会。在下面的论证中，我们将探讨这个议题。

那么，这一切如何与这个基本论点相一致呢？即对于福音的自发性扩展，妇女不是核心的话，她们也是关键。我记得你说过，她们在家里接待教会；是坚固的夫妻事工团队；是保罗的同工；是资助者；并且有时候是高层领袖的使者，执行高层领袖的权柄。让我们更加详细地看看这个基本论点，努力查明这一切如何让妇女的事工如此重要。

推论：建立案例

推论一：根据基督对他教会的设计，如果我们的家没有井然有序，我们就无法期望我们的扩展会启动，或者教会会获得成功。基督通过他的使徒阐明了教会必须听从的“家庭准则”，妇女是关键。如果我们不理解并且持守这一点，我们将永远不会成为大能和同一心意的运动。

现在让我们来看家庭准则。我们将查考准则中赐给妇女尤其是赐给妻子的命令。我说的**家庭准则**是什么意思？弗纳（Verner）为理解这些准则打下了最好的基础。

“教牧书信的作者在其作品中设立了一个一致的概念：教会是神的家。这个概念是双管齐下的，告诉了我们作者对两个方面的理解，一个方面是，家庭是教会的基本社会单元，另一个方面是，教会是以家庭为模型的社会结构。”¹⁴

¹² 同上 65、78页

¹³ 同上，243页

¹⁴ *The Household of God: The Social World of the Pastoral Epistles*, 作者 David

弗纳说教牧书信包含有“关于家庭管理”的主要部分，即……

……Haustafeln——家庭准则的德语

……家庭准则

……家庭经文

……场所准则

教牧书信是真正的“家庭经文”：反映了这样的理解，教会作为一个大家庭，是一种社会架构，有老年男女、年轻男女、奴隶；还有长老、执事、寡妇——所有都是基于家庭社会架构，与-罗文化的家庭文本类似（比较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共和政体概念）。¹⁵ 弗纳明确认为，教牧书信是“家庭准则”类型的材料，而且教牧书信的组织理念是在《提摩太前书》3:15中。

¹⁴ “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¹⁵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整个关于神的家的讨论，都是以探讨个体家庭秩序的个别“家庭准则”经文本身为基础的。提到教会家庭是由家庭组成的个别“家庭准则”经文如下所示：

《以弗所书》5:22-6:10

《歌罗西书》3:18-4:1

《彼得前书》3:1-7

它们都遵循当时家庭文本类型：丈夫、妻子、父母、孩子、主人、仆人。

弗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大卫·巴尔什（David Balch）的著作。巴尔什的主要著作之一是一个圣经文学协会（SBL）的专著（1981年），该专著改编自他早期的论文“妻子的顺服……《彼得前书》中的家庭责任准则之起源、形

Verner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Dissertation Series, No. 71), 第1页。

¹⁵ 希腊人知道，没有稳固的家庭，就没有稳固和充满活力的社会。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那么努力建立“家庭准则”——一个社会必须有和谐与权柄，否则就会从内部瓦解。他们相信，他们在家庭和城市——共和政体——中看到了自然和可见的秩序，他们视城市为家庭社区。过去几十年里，在美国，我们看到这些指导家庭生活的“家庭准则”被削弱。后果开始显露出来。有三个研究举例阐述了解除内部“家庭准则”的社会的崩溃情况The Broken Hearth: Reversing the Moral Collapse of the American Family, 作者William Bennett (Doubleday, 2001), Fatherless America: Confronting Our Most Urgent Social Problem, 作者 David Blankenhorn (Basic Books, 1995), 以及The Abolition of Marriage: How We Destroy Lasting Love, 作者 Maggie Gallagher (Regnery, 1996)。无论是在古代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中，这些准则都自然而然的是可见的和可证实的。如果教会合宜地建立好家庭，这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宣道”机会。

式和辩护功用”[*Let the Wives Be Submissive: The Origin, Form and Apologetic Function of the Household Duty Code (Haustafeln) in 1 Peter*] (1974)。他的项目源于亚伯拉罕·马勒布 (Abraham Malherbe) 的建议, 后者是希罗“社会方面”学派的奠基学者之一。¹⁶巴尔什通过希腊哲学家来追溯家庭准则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共和政体一城市) 的类型。

- Callicratidas—论家庭幸福
- Perictione—论妇女和睦
- Plutarch—给新娘新郎的建议

这些只是几个例子。在家庭经文以及在这些书卷中都假定, 为了和睦的缘故, 妻子要顺服丈夫。

“文化要求有这样的夫妻关系; 这种等级关系并非基督徒创造的。”¹⁷

弗纳注重保罗的家庭经文, 而巴尔什注重彼得的¹⁸家庭经文。彼得遵循和保罗一样的教导路线, 而且自由地使用家庭经文。这是彼得的论证。彼得命令妻子要接受丈夫的权柄 (彼前3:1-7)。即使对不顺服基督教导的丈夫也要如此。妻子保持安静和尊敬丈夫的态度非常有力量, 甚至会赢得不信的丈夫。彼得的命令的上下文使得教导更加有力量。首先针对仆人 (2:18), 然后针对妻子 (3:1) 的命令, 其上下文是, 他们要活出这样的生活: 外邦人看到会感到惊讶, 并且会回应福音 (2:12)。这个部分开始于2:12, 专注于兴旺福音, 并以同样的推理思路结束。

观点是: 妇女, 通过她们在家中的生活, 是兴旺福音的关键。这尤其有能力, 你知道, 在早期教会的最初三百年里, 神小型和简单的家庭——家里的教会——是福音自发扩展的渠道。¹⁸这意味着, 妇女是福音兴旺的中心。

我记得在我基于这个教导来讲课的那个星期, 有一位来自印度的重要领袖正在拜访我们教会, 她对这一点给出了令人惊讶的例证。教会中的妇女开始向妇女传福音, 在各个村庄里形成妇女小组, 教导她们社区健康知识和做小生意的技能等等, 最后有两千名妇女参与了项目。通过她们的事工, 一千多

¹⁶ 马勒布的作品主要聚焦于写给帖撒罗尼迦的书信。

¹⁷ *Let the Wives Be Submissive: The Domestic Code in 1 Peter*, 作者David Balch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专著), 99页。

¹⁸ 敬请再次关注我的文章*The Early Churches: From Simple Churches to Complex Networks*, 它是这里整个论证的基础。

人成为了信徒！在开始的几个月里，她们的丈夫对她们冷眼旁观，并嘲笑她们，但这些妻子们保持对丈夫的尊敬，后来很多男人也成为了信徒。

我们继续听巴尔什怎么说。

正如3:1所言，妻子的行为之目的是要传福音：《彼得前书》的作者希望，妻子的行为会使得丈夫归信。¹⁹

“妻子要安静，‘不说话’，那样，‘不顺服道’的丈夫就可能会归信。借着安静，也许是不拿圣经（福音）来抵挡丈夫，妻子在丈夫看来是贤德的，这种美德可能会吸引丈夫归向基督。”²⁰

现在，我们来看保罗是怎样对家庭里的妇女使用家庭准则的。家庭准则只是因为它们实用，还是因为它们是神的设计？我们已经知道，社群家庭准则——教牧书信和《提摩太前书》3:15——是在神的家中，也就是作为真理的理柱石和根基的教会中规范行为。我们再次把它们放在教会使命的背景下。

教会有**管理安排**（“家”和“规条”——家庭秩序），参考作为教牧书信核心的《提摩太前书》3:14及后面的经文。《以弗所书》说基督对他的教会有管理安排（弗3:11）。《以弗所书》4:11的使徒领袖要为了事工而装备圣徒，这工作是建立和扩展教会。因此，家庭准则是建立和扩展教会的一部分，这是准则的主要原因。这些准则表明了理想的家庭，因此显明了理想的妻子，以及家庭作为教会基本构块的重要性。“家庭准则”（弗5:22-6:9）是根据基督的管理安排（弗3:11）来建造教会（4:11-16）的事工之核心。妻子在家庭中的成熟等同于教会的成熟——表明在信仰的家里她是多么重要。在“家庭准则”之后的段落，讲述了众所周知的神的军装——《以弗所书》6:10-18。教会的挑战是把守他们已经赢得的领地，抵挡撒但的攻击。只有通过先前的事工，和平的福音才可能获得兴旺。欧丝柯和麦克唐纳再一次给了我们帮助。

然而，最近关于罗马家庭的研究，强调了婚姻对社会身份认定的普遍重要性，并且表明，早期基督徒践行的婚姻，对传达教会的本质和与邻居分享生命而言，可能是最重要的渠道之一。²¹（罗马和平或希腊共和政体）。

¹⁹ Balch, 同上, 105页

²⁰ 同上, 99页

²¹ Osiek 和 MacDonald, 同上, 126页。

“历史学家彼得·布朗（Peter Brow）倾向于认为社会的和谐与婚姻和谐相关，所以他反过来描述《以弗所书》是为了呈现‘一幅牢不可破的秩序画面’，那是异教世界可以理解的。”²²

应用于家庭教会妻子们的基本准则：

²²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²³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²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弗 5:22-24）

¹⁸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西 3:18）

她们的角色本质：“顺服自己的丈夫”——把自己置于丈夫的权柄之下，排在他的后面，这个概念与次序有关，与社区中的家庭社会结构有关，目的是和睦。今天，有的人混淆了这些段落。他们声称，“头”的意思是来源，而不是次序和权柄，所以，顺服是相互的，在当时的听众看来，这种理解可能是可笑的。意思非常清楚：男人要领导，这是神对事物的计划和次序。²³

社群范围的家庭经文是怎样的呢？（教牧书信）？关于妇女在教会中的角色是怎么说的？一个基本的“教导经文”是《提摩太前书》2:11-15。那段经文的核心是2:11-12。同样地，上下文非常重要。在《提摩太前书》2:1-8中，各处教会中的男人都要顺服政府的权柄，不要举起忿怒的手，而是要祷告，在他们带领和保护他们的教会社群时求神保护他们。同样地，妇女也要有安静的灵。她们要回应带领教会社群的男人，不是挑战他们，而是要顺服他们。尤其是，妇女要让男人在教会里执行权柄的教导，避免在公共聚会时挑战他们，以及卷入对教导的公共辩论或争辩中。

保罗在教牧书信的家庭经文中，给了我们很多其他段落来表明他的逻辑。你看，神的家，教会，是以家庭经文的社会架构为基础的。这个次序对于教会

²²同上，120页

²³ Clark，同上。这是最终的详细论述（753页）-绝对的！作为领袖，你们应该掌控辩论。经文再清楚不过了，Clark允许我们使用他的作品，这本书也可以在the Council on Biblical Manhood & Womanhood的网站上找到：www.cbmw.org，在under resources: online books下面。其中有两章很关键：

第一部分：第3章——家庭：丈夫和妻子

第一部分：第4章——家庭：关键经文

的强大和稳固，抵挡撒但的攻击，自由地专注于福音，通过倍增这些小型和简单教会而自发性扩展，都是关键的。让我们来看他在好几个地方的论证。在《提多书》第1章中，保罗说他从前把提多留在克里特，是要他“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把岛上的教会完全建立好（多1:5）。他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在各城设立长老。这些男人是属于一定类型的：有好的品格，管理好自己的家，善于教导，能够把争辩的人驳倒（提前3:1-8）。为什么需要这些长老？一旦保罗和他的团队离开，撒但就会差派持不同教导的人进去，“败坏人的全家”。如果家庭被败坏了，教会社群就会受到影响，整个运动就会慢下来或者停下来。这就是为什么长老必须管理好自己的家。他们如果不能管理好自己的家，怎么能够管理好神的家呢（提前3:4-5）？只有那类的长老才有能力帮助其他男人让家庭顺服教导。

是在这样的上下文中，保罗吩咐提多和提摩太如何对待老年妇人和少年妇人。老年妇人要指教少年妇人根据家庭准则的指导方针认真建立好自己的家——爱丈夫，爱儿女，管理好家——叫福音得到尊荣（多2:3-5）。基于同样的观点，当《提摩太前书》吩咐年轻的寡妇再婚时，是鼓励她们找到新的丈夫，建立稳固的家庭，避免挨家闲游，那会给撒但机会通过不遵守“家庭准则”优先顺序的妇女进入家庭中（提前5:11-16）。在另外一个段落中，保罗向提摩太例证了撒但是如何作工的（提后3:6-7）。假教师进入软弱妇女的家里，那些妇女都被情绪的问题所累——她们没有专注于建立稳固的家庭，并使用稳固的家庭来服事圣徒和帮助社群中需要的人（提前5:9-10）。一旦她们的家被败坏了，将会影响到教会这个家和在社区中的见证，并给撒但更大的机会去破坏福音在当地和其它地方的兴旺。此外，在《提摩太前书》2:11-16中，基于被造和堕落的先后顺序，保罗给出了男人应当通过权柄的教导带领教会的原因之一：女人更容易受骗。乍一听起来，像是带有偏见的声明，但花时间仔细想一想这个说法。大多数熟悉大型植堂运动的人领袖都会告诉你，妇女对属灵的事情更感兴趣，她们常常首先相信，开放自己的家，教会得以形成。然而，正如所有这些关于家庭的章节所暗示的，如果男人不站出来带领教会并且帮助其他男人带领好自己的家庭，教会就得不到保护，福音就不会在稳固的基础上继续兴旺发展。

家庭准则中关于妇女的整体教导的逻辑，现在应该变得清晰了。本质上，教会是由家庭组成的家。教会必须由管理好自己的家并且能够保护教会和自己家的男人带领。建立稳固的家庭，是使教会变得强壮，能有效地在本地倍增的关键。那些家庭的绝大部分属灵状况和属灵工作取决于女人，因为是她们

建立自己的家庭，服事教会和社区中有需要的人。因为小型教会家庭的倍增是福音兴旺的关键，而且因为妇女是组成教会的中坚家庭之中坚，所以，如果妇女不是福音自发性扩展之中心的话，至少她们也是关键。

有人可能会问，“家庭准则”贬低妇女或者认为她们不重要吗？绝对没有。如果理解恰当的话，整个“家庭准则”的每一处都在尊荣她们。彼得命令丈夫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有要敬重她”（彼前3:7）。保罗声明，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尽一切可能帮助妻子在基督里成熟（弗5:25-29）。这意味着妻子不那么重要吗？非也，一旦整个画面完成了，我们就会看见，妇女是……

- 福音扩展的关键。
- 赢得丈夫和把信仰传承给孩子的关键。
- 通过自己的家向旁观者进行有力的辩护。
- 建立教会基本单元——家庭——的关键部分，那是“事工”及建立和扩展教会的核心。
- 在家庭和神的家中保持次序与和睦的关键，这对于家庭和教会的健康是必不可少的。

随着我们继续往下探讨，你会在接下来的推论中看到，这仅仅是她们的事工之开始。

我们在前面初步讨论了家庭经文以及它们在妇女事工上的应用，在此，请允许我特别提醒。在我的序言中，在回顾福音派的文献对男人在家里和教会里做领袖的圣经立场的回应时，我说几乎所有的回应都是没有价值的。福音派神学家完全回避，从不认真对待“家庭经文”。甚至没有一个受欢迎的回应反映出对家庭经文的理解。就我反对今天大多数福音派的材料而言，这包括大型妇女事工运动和大型妇女教导事工：

1. 它们反映出对这些家庭教导没有任何理解。
2. 它们实际上削弱了家庭，在丈夫和妻子之间产生隔阂，并常常导致丈夫怨恨。

此外，如果教会中没有这种教导以及由此产生的家庭秩序，就不可能建立稳固和倍增的教会，因为撒但会启动破坏家庭的程序。在我们当代教会运动中，这个程序看起来可能会是这样的：

1. 根据“家庭准则”，有些家庭是“没有秩序的”。
2. 有些妻子感到难过，感到教会领袖或者教会过于控制自己，因此变

得不满。

3. 她们与同样有不满情绪的人交流，或者与已经离开教会并批评教会领袖的人交流。
4. 她们散布对领袖的批评，并开始介绍其它的书籍、材料和观点来挑战教会的教导。
5. 一个或几个教会被败坏。
6. 教会在社区中的名声受损。
7. 领袖被分心，不得不去处理问题，自发性扩展慢下来或者停止。

正如我在前面讲过的，这篇文章后面的系列源于我们教会的实际情况，我们通过从教会内部创建一个由十二个“宣道”²⁴社群组成的网络，扩展我们自己的教会——那些社群，即教会，致力于促进福音激进地“自发性扩展”，就像早期教会所经历的那样。当领袖团队对于妇女在我们教会中的重要性上达成一致时，我们很快就能看到，如果我们不再次花时间察看妇女在我们教会中的角色，并设法清楚阐明关键的圣经观点，我们的四个新教会从一开始就会有风险。如果我们想在当今时代成功地成为福音自发性扩展的一部分，关键是要根据使徒关于家庭准则的教导来建立教会。

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不支持“福音派女典范”的原因。那常常会导致“败坏整个家庭”。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让这些大型妇女教导事工进入我们的大门之原因。这些年来，我在这个议题上受到的个人攻击，比任何人都多。

那妇女的按立又怎么样呢？这种趋势在主流宗派中已经根深蒂固，并且在福音派中越来越被人接受。整体而言，我实际上并不反对妇女按立。但我反对按立不尊重“家庭经文”，不遵守家庭经文关于教会家庭和教会社会架构秩序的妇女。²⁵然而，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几乎在我们所做工的世界之任何地方，在有妇女被按立的任何类型社会和文化中，男女角色都没有区别，使徒遭训在那些宗派中充满了重大和根深蒂固的错误，而且是在拆散教会。

推论二：善行是早期教会中的妇女的中心活动，善行的基础是乐意接待远

²⁴这个词语指早期教会前三个世纪的小型家庭教会，他们在本质上主要是进行福音传道的；也就是说，当福音故事在整个罗马帝国中被广传时，他们是福音的携带者。

²⁵Donald G. Bloesch的著作*Is the Bible Sexist? Beyond Feminism and Patriarchalism* (Crossway Books 1982)，基于Karl Barth的著作提出了一个论点，即在高等教会宗派架构内，可以按立妇女，但同时仍然尊重男人带领和治理教会这样的权柄架构。妇女如何能够拥有正式被认可的教会职位而不违背家庭经文的教导，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研究和思考的重要领域。

人——在自己的家中和教会家中确定终生服事的轨迹。今天，如果我们不真正对有需要的人敞开家门，我们就不可能成为有效传福音的社群。

我称这个应用在早期教会之妇女身上的概念为**接待远人的善行**。我将设法向大家说明，善行的概念是教会在世上诏命很重要的一部分，这首先产生于她们的家庭中。

⁹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六十岁，从来只作一个丈夫的妻子，¹⁰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提前）5:9-10

这是一个范例段落。实际上，它让我们得以窥瞥早期教会中妇女的整体事工——不是全部但大部分。让我们仔细看看这段经文。三个中心特征的前面和后面都提到“善行”这个词语：“她必须……有行善的名声”，以及“竭力行各样善事”。重要的观点是善行——一生行善。这些善行有四个关键部分：

1. “就如养育儿女”

这里包含有几个观点。认为这是所有接待远人之善行的基础。如果家里没有秩序，一片混乱，就没有基础了。“养育儿女”刻画了在某人家里一生行善的整体过程（参看提前5:14；多2:3-5）

。

2. “接待远人”

字面意思是接待陌生人。**陌生人**是来自“外国”、“异族”的人，也可以指“看起来很奇怪”或“产生距离感”的人，从逻辑上讲，那人不是“客人”。这里使用这个短语，是用来指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来自迥然不同文化中的人，本质上那人是在敌人的范畴内——与你的社会地位、阶级或者社会类型不同的人。我们有专门讲述这种现象的电影——《铁轨的另一边》（the other side of the tracks），《小镇反面》（wrong part of town）。《新约神学辞典》对**陌生人**这个词语的性质作了解释。

“在陌生人和他周围的人之间，有一种互反的张力。他是来自外面的人，陌生，难以测透，奇怪，令人不安，阴险。但对陌生人来说，他所处的奇怪和不同环境，也让他感到不安和威胁。所以双方都会感到恐惧，尤其是对陌生的神奇力量。这是与ξένος相关的首要基本情绪，在古代早期和在其它文化中都是如此。另一方面，ξένος是“朋友”，他与别人的关系是美好的互相接待关

系。”²⁶

3. “洗圣徒的脚”

这是以真心服事的态度邀请人到我们家里。

4. “救济遭难的人”

这是指陷入困境的人：家庭、经济、灾难、健康、巨大需要，等等。

基本的观念是：把家整理好。然后，向信主家庭（即教会）开放；向家庭以外的人开放，甚至向非常不同的人开放（包括可能反对信仰的人）；最后，向急需的人开放。这种以乐意接待远人为基础的概念，以我们的家为根基，会进入到我们教会社群的DNA中。在我们教会里打下基础，要成为我们教会的核心身份。

善行也要成为我们教会的标志，以这种接待远人的善行为基础。保罗在《提多书》第3章中谈到了这一点，那是在第2章关于教会家庭成员的命令之后。我们要避免行为主义，但要以行善为标志（多3:1-2）。我们要避免教义争吵及对神学议题和差异作无休止的推测，而是要因善行而被人认识（多3:8-10）。我们要作正经事业，以能够帮助社群中需要的人（多3:14）。我们的教会要有接待远人的灵，正如在我们的家中所看到的那样。

在接待教会的领袖家中，这种接待远人的灵在整个《罗马书》16章、《哥林多前书》16章和《使徒行传》的叙述中随处可见。吕底亚是第一个例子，她成为信徒后，邀请保罗到她的家里。保罗住在亚居拉和百基拉的家中，他们一起做相同的生意。他们还在家中接待教会。这样的例子充满了早期教会信徒事奉的所有方面。

论到妇女，接待远人的善行的核心观念是：

1. 妇女需要付出很多，使得家里井然有序——她们与丈夫的关系、养育孩子、管理好家等——成为接待远人的地方。
2. 然后，她们要践行接待远人——不论是信徒还是各种陌生人，甚至是非常缺乏吸引力和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人。
3. 她们需要形成教会集体参与善行的根基，教会要以接待远人的灵来行善，就像在我们的家里一样。

²⁶ 《新约神学词典》（TDNT），Gerhard Kittel和Gerhard Friedrich编

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思考这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中看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克莉丝汀·波尔 (Christine Pohl) 在她所著的《腾出空间：恢复基督徒乐意接待远人的传统》(Making Room: Recovering Hospitality as a Christian Tradition)²⁷ 一书中，描述了在我们当中的四类陌生人。

1. 不认识的陌生人——短期，一个或几个晚上
2. “危险的”陌生人——从福利机构释放出来的人，有精神疾病的人
3. 绝望的陌生人——穷人，难民，无家可归者
4. 与我们最近的陌生人——被忽略的孩子，被虐待的妇女，怀孕的青少年，被家人和朋友隔离的人，大学生，国际学生，等等。

关于陌生人，她这样说：

“陌生人，从严格意义上讲，是指那些与世上为他们提供安全场所的基本关系断开的人。最脆弱的陌生人与家庭、社区、教会、工作和政体是隔绝的。这种情况在无家可归者和难民……的身上最清晰可见。”

“当我们接待陌生人时，我们是欢迎他们进入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有连接的地方——对我们有意义和价值的空间，这通常是我们的家……在接待中，陌生人被欢迎进入一个安全、个人和舒适的地方，在那里，他被尊重、被接纳，被友好地对待，陌生人被纳入给予和维持生命的关系网络中，即使只是短暂的时间。这种欢迎包括认真聆听，共同分享生命和生命故事。这需要有开放的心，愿意对他们付出精力，愿意花费时间和资源。”²⁸

波尔呼吁我们要在家中，在教会中，在国际社区中，以及在她所说的社会服务中留出空间——为他人留出一个地方。

妇女必须首先把家整理好，那样她们才能够使用家来接待远人。这包括设置接待远人的地方。有一个开放的家，必须成为一生之久的习惯。接待远人的善行要成为我们的家和教会的标志。没有这类善行，我们就不会经历教会的自发性扩展以及福音的兴旺。而且，妇女是关键。她们服事的主要标记集中在接待远人的善行上。请注意：正如将在下面的推论三中所看到的，这并不

²⁷ Making Room: Recovering Hospitality as a Christian Tradition, 作者Christine Pohl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99), 85-103页。

²⁸Pohl, 同上, 13页。

否定城市中经商和卓越的妇女。

推论三：对年轻妇女的主要挑战是建立稳固的家庭——充满爱、管理得井然有序的家——这会给家庭教会带来稳定，并且为善行和生意活动打下基础。

用专门的推论来探讨有孩子的年轻妇女有点不寻常。但我认为这样做是合乎情理的，这基于几个原因。第一，在教牧书信中，有几段经文专门讲到年轻妇女。第二，教会中年轻妇女的任务不轻省。第三，教会需要集体认识到年轻妇女的挑战。

我们先来看看对年轻妇女提出挑战的两段主要经文。

³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作奴仆，用善道教训人，⁴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⁵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多 2:3-5）

¹¹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因为她们的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¹²她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¹³并且她们又习惯懒惰，挨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¹⁴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¹⁵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但的。（提前）5:11-15

让我们基于这些经文段落中提出几点看见。它们基本上涵盖了年轻妇女的相同核心任务。她们必须把家整理好。这涉及到下列的核心任务。《提多书》说，她们要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提摩太前书》中的段落描述得更为基础，但基本上是同样的：结婚，生养儿女，治理家务 **生养儿女** 与有资格被记在寡妇册子上的**养育儿女**是同样的概念。“**养育儿女**”描绘了在某人家里一生行善的整体过程。《提摩太前书》特别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不可忽视。年轻寡妇要嫁人，好叫她们不会“闲游”，变得“说长道短，好管闲事。”**闲游**的意思是“串门拜访”，“**说长道短，好管闲事**”指“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给撒但机会“一家一家”地“败坏全家”。

现在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些核心任务如此重要？保罗为什么说这些：结婚、爱丈夫爱孩子、管理好家呢？这听起来有点狭隘——守旧派！他难道不

知道现代妇女的样子吗？别忘了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撒但想败坏全家（多1:9-11），这是他阻碍福音自发性兴旺的策略之一。看起来年轻妇女是他的主要目标。她们有非常艰难的任务，对于年轻的妻子和母亲来说，那是很大的工作。保罗在这里是在提出一些非常艰难的挑战。在这一点上，欧丝柯和麦克唐纳再次给我们提供了见解。

“充分认识到孩子的活动以及为他们的益处而做出的典型努力，我们开始看到，生孩子以及养育婴儿和孩子的经历，在早期教会的基督徒家庭和教会里，一定是一个常见的关注焦点和谈话主题，这种情况要比我们根据经文所能想到的更甚。每一个新生儿都会给家庭和教会带来新的挑战和责任。女人——不论是自由人还是奴仆——处在这一切的中心，从助产到喂养和照顾婴儿（很有可能还要挽救被遗弃的婴儿），以及监管孩子的养育和教育。她们是母亲、奶妈、保姆，老年妇女指教年轻妇女如何照顾孩子，寡妇照顾孤儿。按照传统的期望，妇女在家教育孩子。这种教育可能包括教导孩子福音，在这种气氛下，私人家庭转变成了教会，这种教导作法无疑包括几群孩子。虽然只是经文的暗示，但早期教会聚会的家庭氛围性质会让人认为，教导孩子被认为是妇女在这段时期的事工的一个关键方面。”²⁹

考虑到我们在前面所学习到的——儿童的高死亡率，奴隶制度的复杂性，丈夫的不信和虐待——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对于很多妇女来说，这个任务异常艰难。年轻妇女背负很多的压力，但她们的角色对教会是关键的。这是否暗示这些年轻妇女只是专注于家庭呢？不是的，这只是说家庭要成为她们的优先顺序，是她们的中心任务。事实上，这里的假定是在家中有善行和创业活动，创业活动可以带来经济效益。那时的家经常是一个企业——管理奴仆，在楼下经营生意，等等（请记得《箴言》31篇的思想。）

作为一个年轻妇女，这时你可能会问：如果我做不了所有这些，那该怎么办？你可能会发现，即使在理想情况下，这也是令人应接不暇的。而且没有几个人有理想的情况。但是请记住，生命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需要把达到这些理想看作一个过程。最优先顺序是根据“家庭准则”来稳固你的家庭，使它井然有序。然后把它作为一个基地——行善和创业活动的基地。在前几年的时候专注于家。你的能力应该逐年增加，打下良好的基础。有一个开放的家。增加接待的技能和对行善的委身。增加创业活动。

²⁹ Osiek 和 MacDonald, 同上, 94页

在这个论证阶段，我想就老年妇女作一个特别的评论。在《提多书》2:3-5中，老年妇女要鼓励年轻妇女。年轻妇女要在这种生命道路上变得坚固的任务往往非常困难。有人利用这段经文辩解说，妇女可以和男人一样在教会中作老师。有人把“鼓励”翻译为“教导”，然而那根本不是这里的意思。这个词语实际上带有建议、训练，好可以带来纪律和秩序的意思。老年妇女要帮助年轻妇女小心翼翼地在家中打下这些非常艰难的基础。

所以年轻妇女的主要挑战是这个：

1. 好好地建立稳固、管理有条和充满爱的家，使撒但不能利用这个家来败坏其他家庭，并最终破坏教会。
2. 这意味着，要明白你是一个目标，在某种意义上，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点”。
3. 你的角色对于在我们教会中建立稳固核心是一个关键。那是一个巨大挑战。

推论四：在早期教会中，妇女有很多的领袖角色——有广泛影响的角色——然而，她们执行这些角色的时候，与“家庭准则”保持一致，尊重男人在家中和教会中的领导地位。

显然，在新约中，妇女在教会中有领导的角色。但那些角色到底是什么和不是什么呢？我为什么选用“妇女领袖”这个词语？这个词语来自哪里？看起来它并不是一个圣经中的词语。让我们先从《使徒行传》中查考妇女领袖这个概念。

⁴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附从保罗和西拉，并有许多虔敬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徒）17:4

这些妇女是谁？在该文化中，这指的是什么？是什么使得她们成为“妇女领袖”的？这个词语的字面意思是一个部落或一群人的领袖；有显著的地位，居于首位，有尊荣的地位（TDNT）；³⁰一等公民；“首席市民”，杰出公民（LSJ）。³¹是什么使得她们突出的？为了完全明白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知道当时的资助人/帮助人体系。《使徒行传》13:50也说到她们。她们被称为“

³⁰ Kittel 和 Gerhard，同上。

³¹ Liddell 和Scott。

尊贵的妇女”。**尊贵**的字面意思是贵族，高贵的，地位高的（LSJ），³²有较高社会地位的（TDNT）。³³《使徒行传》中吕底亚的故事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徒16:11-15, 40）。我们从这里看到了什么？腓立比是一个火车头城市（12节）。保罗又去了河边。吕底亚是那里的重要人物（妇女领袖）。她是卖紫色布的。她有自己家。她是火车头城市中的一个成功女商人。这些妇女是谁？在她们文化中这指的是什么？是什么使得她们成为“妇女领袖”的？非比的故事可帮助我们完全理解她们在社会和文化中的角色。

¹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非比，她是坚革哩教会中的女执事。²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罗）16:1-2

请注意保罗说非比是一个帮助者。《罗马书》16:2中的**帮助者**，实际上是指女保护人，女资助人（EDNT）。³⁴是雅典人用来指资助公民的经典词语。在希罗世界，资助人（帮助人）-顾客关系是很多生意和社会关系的中心。描写资助人-顾客的关系时，欧丝柯和 麦克·唐纳这样写道：

“他们的特征是不同类型资源之间的同时交换，一方是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另一方是‘互惠、团结和忠诚的应许’”³⁵

这些关系含有诸如这样的基础概念：长期的信用和相互的义务；它们并不完全符合法律，而是更不正式的；它们涉及到荣辱的问题，涉及到精英家庭的主要网络。涉及到个人时是私下的，涉及到群体时是公开的。

有三种类型的顾客：在私下被接受的，与他人一同被接受的，与一个群体一起被接受的（从未有值得信任）。欧丝柯和麦克唐纳继续说：

“不论是私下还是公开的资助活动，妇女都积极参与……有充分证据表明妇女参与商业活动。有**自权人**（*sui iuris*）法律地位的妇女，也就是说，不在男人**权力**（*potestas*）之下的妇女，她们可以进行自己的交易……精英妇女的社会和政治赞助是有据可查的。当然，妇女首先常常作为其他妇女的资助人。”³⁶

³² 同上。

³³ Kittel, 同上。

³⁴ *Exeget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EDNT)

³⁵ Osiek 和 MacDonald, 同上, 195页

³⁶ Osiek and MacDonald, 同上, 199页。

“然而，妇女资助的做法不只限于精英妇女。庞培城的证据揭示，妇女活跃于多种商业和贸易活动中。她们出租或租用房屋，出售各种商品……这种证据对于看到妇女个人资助的各种可能性非常重要。所有那些积累了中等财富和关系的非精英阶层妇女，都可能活跃于资助的关系中……按照我们的理解，早期基督教中，妇女的资助属于对非正式群体的资助……这个证据选择清楚表明，无论是个人资助还是公共资助，妇女都广泛地践行，与男人践行的方式非常相似。”³⁷

她们资助的例子包括：客房和寺庙的围墙；行会、协会和私人社团；帮助贫穷孩子的项目；支持公职人员；整套公共浴池、戏院和寺庙；以及资助城市。保罗把他网络中的资助妇女分为三类：百基拉显然是贵族出身或者很富有；非比直接被称为是帮助他的人；宁法在她的家中接待教会。还有，别忘了吕底亚——在妇女领袖之列，有自己的生意和家庭。保罗显然建立了“资助网络”，这在推论五中将会详细论述。在推论五中，我们将进一步谈到非比，但现在在《罗马书》16:1-2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件关键事情：她是坚革哩教会的仆人；她“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保罗说她是一名领袖。在《使徒行传》第18章中，亚居拉显然带头纠正亚波罗。宁法有她自己的家庭，她作为帮助者在家中接待教会，推动福音运动。

那么，妇女在教会中是领袖吗？换种说法，在教会中有“妇女领袖”吗？她们接待教会，通过使用她们的家和资助角色在很多方面上带头。她们教导年轻妇女。她们有某种“执事”的领袖角色。她们与丈夫一起服事、辅导、植堂和带领。保罗尊荣她们，并且鼓励教会回应她们提出的要求。再一次，我们在推论五将会更详细地谈论妇女同工。但是，男人要带领教会。妇女如何能够以这种方式带领却仍然“在教会中保持安静”呢？保罗怎么能告诉她们要像这样，却又告诉她们在教会中要保持安静呢？让我们再一次回到教牧书信中的那段关键家庭经文。

¹¹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地顺服。¹²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¹³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¹⁴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提前）2:11-12

这段经文把我们带回到神的创造次序这个根基上来，并探讨家庭次序混乱这个议题。对于我们当前的议题，至少有几件事情是清楚的：妇女要专注于善

³⁷同上，201-203、209页。

行，男人要专注于教导。这与神的创造次序是一致的。在神创造的次序上，女人常常是撒但歪曲教导的入口处。画面常常是像这样的。杰出的（资助者、帮助者类型）妇女在她们家中接待教会。她们在很多方面上领导那个社群的服事，供应社群的需要。她们很可能在整个晚上都在接待人，甚至可能包括每周一次的爱筵。但非常清楚，当人们吃完饭，到了正式聚会的时间时，就由男人带领。再一次，欧丝柯和麦克唐纳从她们的研究中得出了深刻的见解。

“吃饭的顺序一定是跟随熟悉的宴会顺序，先吃饭，然后是娱乐或者哲学讨论。诵读圣经和使徒书信，接着是讲道或讨论，或者两者都有，必定代替了平常宴会中的这个部分……让其他人（例如，哲学家）来讲话的宴会传统，使得由其他人而不是主人来带领宴会的第二部分，诵读和反思成文的圣经……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主持和教导被视为不同的功能，可能一直延续到第二世纪，那时发展出了教导长老主教的模式。”³⁸

伊丽莎白·克拉克(Elizabeth Clark)在她所著的《期教会中的女性：早期教会之父的信息》(Women in the Early Church: Message of the Fathers of the Early Church)一书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总之，当保罗说‘我不许女人教导’时，他指的是涉及到在众人面前辩论的公共教导，以及适合于神职人员的教导。但他没有不让妇女在私下里劝勉人和给人提出建议。因为，如果他反对这个的话，他就不会称赞亚居拉的做法了。”³⁹ 159 - 160页。

为什么应该是由男人带领呢？这样做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再一次，答案在基督为他的教会——他信仰的家所设计的家庭经文的逻辑之中。需要有稳固的家庭——由家庭组成的家。男人需要站起来。他们需要在信仰社群中代表自己的家。他们必须带领出稳固的家庭。

就领导力而言，其他两类的妇女角色适合“妇女领袖”的概念：帮助的妇女和记在册子上的寡妇。帮助的妇女（提前3:11）可以被理解为执事的“女性帮助者”，或者执事的妻子，或者女执事。这三种理解都无法被证明，但显然都是教会中的领导职位。记在册子上的寡妇很可能被认为是某种类型的领

³⁸ Osiek and MacDonald, 同上, 161-162页

³⁹ Women in the Early Church: Message of the Fathers of the Early Church, 作者 Elizabeth Clark。

袖——接待教会，监管资助事工等。

在我们自己的教会中，我们启动了一个妇女领袖小组。她们是谁呢？她们的目的是什么？她们是领袖的妻子；城中的杰出妇女——赞助者——我们教会中的成员；帮助的妇女；以及其他任何正以某种我们公认是我们所认可的重要方式带领的妇女。她们作为一个团队与我们的高层领导定期开会。在重要会议上，她们与我们所有的领袖坐在一起倾听。她们是关键的接待者。她们塑造教会中的妇女。她们是非比、百基拉和吕底亚——帮助的妇女。

推论五：妇女是关键的扩展代理；事实上，她们加入了植堂的每个方面，从参与教会本身的形成，到保罗带领的复杂使徒式网络中的战略性运动：帮助者，教会接待者，同工，“使徒型的夫妻”，保罗的使者，等等。

我们是从妇女非常重要这个推论开始的，对于教会的自发性扩展，如果说妇女不是中心的话，她们也是关键。在这个最后的推论中，我们回到了原点。我们要看看她们实际上如何参与了福音的兴旺——在那个扩展中她们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一切是如何共同进行的？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对于保罗的整体战略来说，家庭是多么的关键。让我们从几段为这个答案打下基础的经文开始。

¹⁴感谢神，除了基利司布和该犹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¹⁵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¹⁶我也给司提反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林前1:14 - 16）

¹⁵弟兄们，你们晓得，提反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事圣徒为念。¹⁶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

¹⁷司提反和福徒拿都并亚该古到这里来，我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¹⁸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林前16:15 - 18）

⁸管会堂的基利司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徒 18:8）

这里是在说什么呢？这些名字为什么重要？保罗亲自给他们三个施洗。为什么呢？对于他在哥林多建立教会的战略而言，他们是关键。基利司布是哥林多会堂的领袖和房主（徒18:8）。该犹是房主，接待保罗和整个教会（罗16:23）。司提反和他的整个家庭都为事工提供服务。非比是另一个重要的

例子（罗16:1-2）。她是哥林多附近坚革哩教会的执事，她是一个富有的帮助者。她把保罗的信带给罗马教会。她能够为保罗的到来打下基础。保罗为什么差派她？他在做什么？《罗马书》15:18-19、22-24提供了答案。保罗差派非比去为他的拜访打好基础。书信是为了更完全地建立教会（罗16:25-27）。她去罗马，是为了把信带给教会，并且解释保罗的计划。保罗给她牵线搭桥，让她能够联系到罗马的所有关键人物——他们当中很多人自己就是帮助者/房主。他们要尊敬她，这意味着她在那个环境能够中能够做成需要做的事情。你越是了解这些情况，就越能够明白，对于保罗的战略来说，家庭和帮助者类型的家长是多么的重要。对于这一点，罗杰·格林（Roger Gehring）所著的书《家庭教会和使命：早期基督教家庭结构的重要性》（*House Church and Mission: The Importance of Household Structures in Early Christianity*）非常有帮助。

“虽然保罗只在哥林多透露了他的“家庭-到-家庭”的宣教方式，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在其它城市建立教会时也是采用这种方式。关于哥林多的情况，保罗在这里给出的观点，在《使徒行传》18:1-8中多多少少得到了证实……支持这个结论的是《使徒行传》中（10:1-2，22；11:12b-14；16:14-16；16:30-34；18:8）称为**家庭（oikos）**的公式……**家庭**公式确认，在某个城市中，保罗传福音的典型做法是从较高社会阶层中的个人开始。这样，保罗就能够赢得房主以及他们的整个家庭，并可以在他们的家中为当地和周边地区的宣教建立运作基地。”⁴⁰

“这意味着，不仅保罗使用家庭作为进行外宣的基地，而且基督徒的家本身作为社会实体，也在传福音上变得活跃。保罗和他同工的主要事工是宣讲福音，家庭则对他们周围的其他人产生福音性的影响，这是通过他们的个人信仰声明和他们在一起的社群生活对他人产生吸引（参看罗12:1-2；帖前4:10-11；林前6:1-11；林后6:14-7:1；腓2:12-16；西4:2-6）”。⁴¹

“事实上，贾奇（Judge）在《最初基督徒的社会身份》（*The Social Identity of the First Christians*）一书中确认，在《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中发现了四十名富裕的上层社会人士，他们用自

⁴⁰House Church and Mission: The Importance of Household Structures in Early Christianity 作者 Roger W. Gehring, (Hendrickson Publishers, 2004), 186-187页。

⁴¹同上，188页。

己的房屋，以不同的方式支持保罗的宣教活动。”⁴²

现在，这个基础已经打下了，让我们来看妇女在早期教会的宣教活动中所参与的各个方面。我们有很多妇女作为“扩展代理”的例子。首先，有友阿爹和循都基（腓 4:2-3）。这两个妇女是保罗的重要同工。在给腓立比的书信中，保罗提到她们的冲突，以及她们对教会的合一上可能会造成的损害。在他对她们的描述中，我们对于她们作为“扩展代理”的角色了解了很多。他称赞她们在福音的兴旺上与他“一同劳苦”。对保罗而言，她们必定是关键人物，并且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亚居拉的妻子百基拉，是一个重要的“扩展代理”。他们属于帮助者的范畴——他是商人，她有某些王室血统。由于她是一个杰出的妇女，所以有时候她的名字会列在前面。在与亚波罗的谈话中，她的名字首先出现，表明女人可以在合适的情况下辅导和教导男人。当把他们当作教会谈及时，亚居拉的名字则首先出现，因为他是主要的房主。总体来说，在教会的自发性扩展中和保罗的战略中，她一定被认为是一个扮演关键角色的妇女。在彼得·兰普关于二世纪末罗马教会的出色研究《从保罗到瓦伦廷：最初两个世纪的罗马基督徒》中，可帮助我们理解他们作为夫妻是多么的关键。

“他们夫妻作为保罗的宣教先锋在以弗所服事”（徒18:18-21，24-26；19:1）。保罗希望他们在罗马也继续这样做，希望他们在那里能够为福音取得立足之地。保罗首先问候他们，称赞他们为“同工”（罗16:3及以后）。又一次，他们在自己的家中聚集，形成社群（5节）。该对夫妇回到罗马，可看作是与保罗协商好的“战略性”迁移，亚居拉，一个商人，在他的生命中至少迁移过三次，本都——罗马——哥林多——以弗所。为什么没有第四次迁移？他是使徒的同工（3节）。 ”⁴³

有很多其他妇女作为“扩展代理”来服事。下列的章节让我们认识到，在保罗宣教事业的网络中，担当重大角色的妇女有多少，以及她们的影响有多大。

¹⁰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¹¹因为革来氏家里的人曾对

⁴²同上，190页。

⁴³ Christians at Rome in the First Two Centuries: From Paul to Valentinus 作者 Peter Lampe (Continuum, 2006), 158页。

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分争。（林前 1:10-11）

我们可以再次看到，妇女房主对她影响范围内的人拥有领袖身份——覆盖保罗所有类似论述的**家庭公式**（*oikos formula*）暗示了这一点。

⁶又问**马利亚**安，她为你们多受劳苦。⁷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犹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⁸又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暗伯利**安。⁹又问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工的**耳巴奴**并我所亲爱的**士大古**安。¹⁰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问**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安。¹¹又问我亲属**希罗**天安。问拿其数家在主里的人安。¹²又问为主劳苦的**土非拿氏**和**土富撒氏**安。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彼息氏**安。¹³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孚**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¹⁴又问**亚逊其士**，**弗勒干**，**黑米**，**八罗巴**，**黑马**，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安。¹⁵又问**非罗**罗古和**犹利亚**、**尼利亚**和他**姐妹**，同**阿林巴**，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¹⁶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罗16:6-16）

在这个问候中提到了二十四个人名。其中有十六个男人，八个女人——再说一次，在保罗当时或将来的团队中，有三分之一是妇女。

1. 马利亚——劳苦的同工
2. 犹尼亚——像亚居拉和百基拉一样，是“使徒夫妻”的一部分
3. 土非拿氏和土富撒氏——双胞胎姐妹同工
4. 彼息氏——劳苦的同工
5. 一名关键的母亲
6. 一个由两个男人和他们的姐妹及另一个妇女同工组成的团队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扩展代理包括……劳苦的妇女同工，使徒般的夫妻，关键母亲，兄弟姐妹，男女组合的团队，甚至双胞胎姐妹。让我们再来听听欧丝柯和麦克唐纳是怎么说的。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保罗书信中被称领袖的妇女，参与了对扩展运动有直接贡献的多样活动。像“姐妹”、“执事”、“同工”、或“使徒”等用来描述这些妇女的词语，并非没有歧义。但当把它们与用来描述包括保罗自己在内的男人的词语（或者男性相应词语的使用）相比较时，我们发现，这些词语给我们留下了强烈的宣教活动印象。”⁴⁴

⁴⁴ Osiek, MacDonald, 同上, 228页

妇女对保罗的战略是关键性的。她们是教会在当地得到建立和倍增的关键——家庭基地，行善，教会倍增时接待教会。她们是教会在全球建立和倍增的关键——同工，使徒的使者等。她们的“扩展代理”活动包括：

- 接待教会——非比、宁法
- 福音扩展和新教会中的同工——友阿爹和循都基
- “使徒型”夫妻——亚居拉和百基拉，安多尼古和犹尼亚安
- 使徒的使者——非比

保罗的团队中有谁？——在他所接触的九十九个人中，实际上可能有三十八在他的团队中：三分之一是提摩太和提多类型的人（福音工人），三分之一是妇女，三分之一是帮助者（也许接近一半）。妇女扮演的是哪部分角色？

- 提摩太/提多类型，长老——**男人**
- 同工——植堂、教导、劝诫、辅导、夫妻一起植堂，**男人和女人**
- 帮助者——接待教会，带有权柄的使者，植堂，**男人和女人**

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我们已经确立了我们的基本理论：在最初的三个世纪里，妇女对教会的自发性扩展作出了重要而战略性的贡献。事实上，如果完全理解的话，她们的贡献甚至可以看作是中心的，然而它与过去四十年的平等主义-男权主义辩论所想象的完全不同。

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妇女的完全参与——处处参与，我们不可能成功。如果我们的妇女没有正确地理解她们的角色和责任，我们就无法保持稳固，也无法自发性地扩展。

我想对单身妇女做一个简短的评论。妇女发现她们在生命的多个不同阶段都可能会处于单身的状况。有些人是年轻单身。有些人是因为做资助人和女商人而单身——出于不同的原因。有些人是因为失去丈夫而年老单身。这里只提到三个原因。她们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来服事：没有羁绊的单身妇女同工，女商人和富有的帮助者，名字记在教会册子上的寡妇，这些寡妇在教会中全职服事，不被分心。所以，虽然在福音的自发性扩展中，从在某种意义上说，各自的家——一个家庭——是妇女扮演角色的核心。福音的自发性扩展是通过这些小型和简单的教会的倍增而实现的，但单身妇女扮演了各种不同的角色。

在这结束之际，务要向教会网络的领袖发出呼吁。如果我们想在我们所牧养

的教会中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必须完全理解基督借着使徒而赐下的这个教导。正如我在这篇文章的前面所说过的，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当福音在南半球爆发扩展的时候，对于妇女在教会的自发性扩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还没有全面的研究。我们需要委身于在我们的运动中认真打好根基，这些根基要与基督通过使徒对教会传达的教导保持一致，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至关重要的教导，那么，我们就不会像最初三百年的早期教会那样，有坚固、倍增和跨世代的教会，就不会让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最后，我想呼吁这个时代的妇女。重要的一点是，你们要知道，我很赞同过去一百年来遍及全球的国际妇女运动。⁴⁵为妇女教育、妇女权利和社会正义的进步作斗争，不论在妇女受压迫的社会中还是受虐待的家庭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但你们必须记住自己在基督里是谁，而且认识到，对于周遭丧失的世界，唯一真实的答案是兴旺福音，福音的兴旺是通过稳固而简单的教会——宣道社群——的倍增而实现的，教会的稳定依赖你在自己家中的工作。

⁴⁵ 在过去十年里，关于妇女运动的两个非常重要论述包括（1）Estelle Freedman的 *No Turning Back: The History of Feminism and the Future of Women*（Ballantine, 2002），聚焦于这些运动的全球性和进展，以及（2）*Equal: Women Reshape American Law*，作者 Fred Strebeigh（Norton, 2009）。

问题讨论

下列问题是用于读完整个通谕后进行讨论的。它们可用于退修会、小组聚会，或者教会领袖会议。查经小组、团契小组、细胞小组教会或家庭教会，很容易就可花上四个星期的时间讨论一个通谕，每周一组议题。建议在讨论每一个议题之前，都通读一遍通谕。

议题一：辩论和基本论点

问题：

1. 西方福音派针对“妇女的角色”进行了四十年的争论，现在为什么双方都冷静下来并停止了争论？双方的焦点如何都放错了地方？这个通谕的基本论点如何改变了关于妇女角色的争论焦点？
2. 在你的教会或你参加过的教会中，在践行妇女的角色上，你自己有什么经验？
3. 在你所读过的书或所听过的教导中，关于妇女在教会中以及在教会扩展或倍增中的角色，它们强调的是什麼？
4. 为什么对于南半球大规模植堂运动或西方年轻的后现代植堂运动而言，在为将来打基础时，正确理解这个观念非常重要？

议题二：家庭和神的家带来接待远人的善行

问题：

1. 教会作为由家庭组成的家，只是作为例子说明早期教会的架构吗？还是它是基督和他的使徒为今天的教会设定的标准社会架构？
2. 为什么对于教会的稳定和倍增而言，这是合乎逻辑的战略？这如何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早期教会在最初的三个世纪中一代又一代地成功倍增？
3. 为什么接待远人的善行，是建立稳固教会及教会倍增网络或教会运动的基础？
4. 你如何评价你自己的家？为了真正地参与接待远人的善行，你需要改变什么？

议题三：老年妇女、年轻妇女和妇女领袖

问题：

1. 老年妇女在我们教会中的主要角色是什么？
2. 年轻妇女在我们教会中的主要角色是什么？
3. 在教会及教会网络或教会运动中，妇女领袖（“第一公民”）的重要性是什么？你们教会的情况是怎样的？
4. 对于基督通过使徒传达的这个教导，你们教会的妇女遵行得如何？

议题四：妇女是使徒式网络的关键代理

问题：

1. 在教会网络中，妇女在教会倍增上扮演了哪些关键角色？在复杂的教会使徒式网络中扮演了哪些关键角色？
2. 在通过倍增教会来兴旺福音上，妇女担当的角色有什么意义？
3. 除了接待远人的善行外，你还可以想到做些什么，使你能够通过参与教会倍增运动，在你的社区中兴旺福音？在你的教会网络中呢？
4. 你如何总结妇女在教会中和兴旺福音中的重要性？

2015年附言

对于过去五年来人们对这个通谕的回应，我一直感到很高兴。从整体上讲，不论是西方还是南半球的男男女女，或是平等主义-男权主义辩论的双方，都非常积极地回应。很多人的回应已经完全重新聚焦于妇女在教会和事工中之角色的辩论上。

在过去的五年里，通过我们三十个城市的都市战略，我被介绍到了美国的黑人教会中。在北美地区，黑人教会是向城市传福音的关键。他们有其它城市教会所没有的坚固且成熟的内部架构。然而，随着非裔美国家庭的破碎，黑人教会要认真考虑这个议题至关重要，发挥最大潜力影响城市中心区，尤其是贫民区。

最后，根据我们的经验，为了福音自发性扩展的目的，当我们从单个安全的教会转变成教会网络时，会与不明白这个通谕的议题、偏离基督通过使徒传达的教导的家庭发生重大冲突。

2020年附言

将会出现在这个小册子的2020年版本中。

进一步发展BILD资源中的观念

1. 《家庭和早期教会》(The Family and the Early Church), BILD领袖力系列课程I
2. 《初步道理系列 II》(The First Principles Series II)

延伸阅读的重要著作

1. **A Woman' s Place: House Churches in Earliest Christianity**, 作者Carolyn Osiek 和 Margaret MacDonald (Fortress Press, 2002)
2. **The Household of God: The Social World of the Pastoral Epistles** David Verner的论文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Dissertation Series, No. 71) 。
3. **Men and Women in Christ: An Examination of Roles in Light of the Social Sciences**, 作者Stephen Clark (Servant, 1980) 。
4. **Making Room:Recovering Hospitality as a Christian Tradition**作者Christine Pohl (Eerdman, 1999)

第4卷

宣道社群

传福音和早期教会

在 2009 年 BILD 峰会上提呈的论文
埃姆斯市，爱荷华州
2011 年 11 月 3 日

BILD通谕 作者：杰夫·里德(Jeff Reed)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从印度喀拉拉邦南端的科瓦兰海滩一个小型度假村的阳台上俯瞰印度洋。¹

今天这篇文章的起源却不在此。更确切地说，这篇文章起源于一年前，我在艾姆斯德梅因城市教会（由12间教会组成的一个教会网络）所作的为期七周的系列讲座。该系列讲座旨在探究我们在当地的12间教会的本质——她们是众教会中的教会——是宣道的社群。我一直认为，我们急需反思现代西方体系中传福音和宣教使命的碎片化问题，并将它们与更为先进的教会建造理念一起，重新同地方教会本身整合起来，并且不再把这些事工仅仅看作事工的“不同部门”。这篇文章于之后的8月继续在秘鲁演变，当时是哈维尔·贝拉斯克斯²坚持要我在2011年ETBIL峰会上发表整个系列讲座。他借用了我全部7周系列讲座的PowerPoint幻灯片，并小心翼翼地将它们缩减为168页幻灯片。后来在他的不断劝说之下，而我在印度、纽约、秘鲁之间连续辗转，最后又回到纽约而精疲力尽的时候，我同意按归纳版的信息来讲课。在继续把它缩减为最关键的148页幻灯片之后，我用了很长的一节课宣讲了这个信息，并且再次确信，这个信息急需成为下一篇通谕。

在一片早期通谕“第一世纪众教会：从简朴教会到复合式教会网络”³的基础上扩展，我们会在这篇文章中以全新的视角审视早期教会真实发生的事情。我们今天开头要处理 **传福音 (evangelism)** 这个议题，我之后会提出

¹这是在“当代通谕”的标题下编写的一系列文章中的第四篇（这是一个双关语：**通谕**

(encyclical) 指在教会之间流传的教导，**百科 (encyclopedia)** 则是教会尤其领袖需要通晓的知识体系），旨在在世界各地的教会网络之间流通。这些文章大多处理早期教会的关键议题，旨在帮助当今教会领袖建立由训练有素的使徒式团队组成的复合式网络，并使这些团队在紧密联系、健壮和倍增之中的、在根据“基督和他使徒的方式”建立的教会之间来往。第一篇文章“从耶稣到福音书”，处理了当代人在作基督门徒以及福音书等问题上的巨大困惑，并且重新确立使徒行传中的使徒教训和使徒书信的正确应用为基础，从而使我们今天建立教会的方式回归到“基督及其使徒的道”上。第二篇文章，“第一世纪众教会：从简朴教会到复合式教会网络”，使我们重新审视早期教会的复合式网络以及这种教会网络如何构成我们当今植堂运动的蓝图。第三篇通谕“妇女与早期教会的自发式扩展”，着重论述妇女在教会自发式扩展中关键却普遍被误解的作用。第五篇通谕集中处理早期教会中的牧养和辅导问题，而第六篇则讨论资金在教会之间的流动。

²哈维尔是安提阿植堂与领袖栽培学院的副院长，负责西班牙裔项目。

³在“第一世纪众教会：从简朴教会到复合式教会网络”的脚注2之中，我介绍过一个致力于在希腊-罗马社会历史背景下研究早期教会的“学者学派”。我在“妇女与早期教会的自发式扩展”的脚注3中就这群作者及其关键作品详细展开讲解过。

一个观点，就是传福音已经被阉割为一个十分草率和碎片化的神学概念。然后，我们将着重于仔细研究早期教会的福音传播，从马可福音中记述的耶稣最初建立的宣道社群，到使徒行传开头所讲的耶路撒冷宣道社群，再到保罗之下的这类社群，再到遍布整个罗马帝国的这类社群。之后我们要重点关注这类社群的宣道本质——即要正确地理解并整合宣道社群的概念——福音传播是她们的本质。最后，我们将关注传道人通过这些社群的倍增继续传播福音的作用。

碎片化的西式福音传播观念

我想在开头先向主要居住在美国的读者们提出一些列问题——尽管因为我们的福音传播体系已经销往全球各个角落，所以这些问题也与所有人息息相关。

- 你对传福音是怎么理解的？
- 你学的是什么神学系统？
- 如果说我国有33%的人口是福音派，并且有好几十种良好的“福音传播”系统，为何我们却飞速成为了后基督教文化呢？
- 早期教会的成就（持续300年健壮成长，颠覆了整个世界）今天要如何实现？

如今，我们已经把**福音事业**的观念分割成了区间化的各种理念，从而使其十分碎片化，并且混淆了福音的传扬和事业进展两个观念。我们把福音传道当做一个事工领域，宣教则是另一个领域，如今植堂也成了一种新的专有领域，却没人清楚地定义它与宣教和福音传道之间的联系。我们今天想到福音传播，会想到两个主要领域：个人以及家庭福音传道事工。然而这两种形式的传道事工都与教会脱节，因为我们把这些事工理解为个人或个体家庭做的事工。就连全教会参与的培训或活动，都鼓励个人或个体家庭来履行传福音的使命，而不会说福音传播是信徒群体生命DNA的固有部分。个人福音传道若是放在宣道社群的语境之外，就并不是很有效。家庭福音传道事工若是放在宣道社群的语境之外，其效果也十分有限。事实上，**传福音（evangelism）**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草率和碎片化的神学观念。如同我们会在这篇论文之中越发看到的那样，只有在以宣道作为身份本质的教会之中，传福音才会有果效。

为了理解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自问下列新问题。早期教会社群是如何“传福音”的？福音是怎样得到宣扬的？那时的福音传扬为何如此有效？你们不少人成长于不同的传统之中。你们当中有些人来自高教会派——天主教

会、圣公会和路德宗——有些是浸信会友，有些是五旬节派。请思想你的教会传统。在你的教会传统之中，你认为教会的主要目标是什么？现在请把答案与你从新约之中学到的，第一世纪教会的主要目标作对比。早期教会的目标是什么？他们的身份实质何在？这篇专文中，我将尝试证明，他们的身份本质的最佳定义是**宣道（kerygmatic）**。我选择称这些教会为**宣道社群**。

我相信这个选择是极其重要的。据我所知，今天在各种令人困惑而面临凋零的西方传统之中，唯一能够“重塑”教会的方式，就是使用一个早期教会实际上使用过的圣经词汇。使用**原道（kerygma，宣道）**这个词，我将尝试重整**传福音（evangelism）**的整个观念。**原道（kerygma，宣道）**和**宣道社群（kerygmatic communities）**这两个观念如今被误解为**使徒遗训（the didache）**⁴。可是早期教会为何要用**宣道（kerygmatic）**这个词呢？早期教会为何把福音的核心实质及其传扬称作“宣讲原道”（the kerygma）呢？因此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将教会重新命名为“宣道社群”。首先，让我们审视一下史上第一个宣道社群——耶稣建立的宣道社群！⁵

耶稣建立的宣道社群

耶稣离开这个杂牌军一样的教会领袖团队的时候，他们都呆站着直盯天空。他们还远未能把整幅图画拼出来。耶稣为期三年半的事工中，在最火热的时期跟从他的大批人群早已弃他而去。向上直盯着耶稣的这12人，也并未彰显出坚定的追随。主要领袖彼得就否认过基督。基督复活以后，好几个使徒都认不出他来，显出他们信心的不足。现在可好，他复活才没几天，又不见了。这时有两个穿白衣的人出现在他们面前，问他们为何直盯天空。耶稣如何离去，也要如何回来。他们似乎是在说：“你们还傻愣着干什么？快去干活。”于是十二使徒就走了一天的路程回耶路撒冷去了（徒1：9-11）。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就回到大家先前所住的上层楼房，在那里与其他人相聚：几个信主的妇女和耶稣的兄弟们。而这些人都在恒切祷告，等待圣灵降下来赐给他们下一步的指引。这些人就是仅存的基督徒了——大约70人的一

⁴在第一篇通谕“从耶稣到福音书”中，**原道（kerygma）**和**使徒遗训（didache）**两个观念都已经得到透彻的讲解了。

⁵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本世纪后半叶已经出现了好几个与我在本文中鼓励的方向一致的运动：细胞式植堂运动，家庭教会运动以及饱和植堂运动。这三个运动的前进方向都是正确的，它们都把教会的倍增与教会的核心使命紧密联系起来。我在“第一世纪众教会：从简朴教会到复合式教会网络”一文中已经论证了这三个运动的根本弱点。这三个运动尽管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它们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们在至少在两个方面不可持续：一是缺乏早期教会精心构建的使徒网络架构，二是缺乏建立教会所需的精心设计的家庭式结构。此外，原道和使徒教训的核心要素并没有被小心地铺垫在这些教会的根基之中。

个小群体。这些人都是谁呢？你会如何描述他们？他们将要从事的事情，其核心实质是什么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选择翻到马可福音来寻找最基本的答案。马可福音正是作者写给教会⁶来帮助他们以及我们理解这些问题的。所以我们要从马可福音的开头说起。马可在自己所写福音的第一章以十分简单的几句话开头。

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⁴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¹⁴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¹⁵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⁷

此处出现了两个关键词——这些词后来构成了由彼得和其他门徒构建的福音陈述，这两个词将会具备深刻的神学意义，并将出现在早期教会的日常对话中。这两个词都出现在“宣传神的福音”（可1: 14）中。**福音**（Good news）出现在第1节和第14节中。宣传（proclaiming，传扬）出现在第4节和第14节中。两个词同时出现在了第14节中。**福音**（Good news）字面意思就是“好的话语——好消息，福音”，也是**（福音）传道人**（evangelist）（从希腊文euangelion直译过来）的词根。第二个词**传扬**（proclaiming，或作**宣传**）意思是“宣告、宣扬”。从字面上讲，它正是**原道**（kerygma）这个在早期教会中变得十分重要的词语（从希腊文kerysson直译而来）的词根。两个词在一起，就指向了福音的传扬，即耶稣传道事工的本质。因此两个关键词是**宣扬**（kerygma）以及**福音**（gospel）。早期教会把这福音的传扬称为**宣道**（the kerygma）。

我们现在把注意力转向马可福音的末尾——第16章，相同的术语在这里再现。

¹⁵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²⁰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⁸

从施洗约翰和耶稣开始的事工，在他的跟从者身上继续。一模一样的短语“

⁶需要注意的是，四部福音书是在大多数使徒书信写成以后才成书的。要恰当地解读它们，就需要使徒书信的知识。

⁷中文和合本（英文为新修订标准本）。除非另作说明，否则所有经文引用自中文和合本（英文新修订标准本NRSV）。

⁸和合本（英文为NRSV）

“宣传福音”在这段经文中出现了两次。这就是耶稣升天，圣灵降下之后他们所投入的事业。倘若我们重回使徒行传第1章，就会更清晰地看见这一点。

使徒行传1: 6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7 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8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⁹

这一段故事正好发生在我们刚刚描述过的情节之前，就是耶稣升天而门徒举目望天之前。耶稣把最核心的指令赐给他们。这些指令将在接下来30年中被更具体的内容填满，即耶稣透过圣灵赐给使徒的教导中启示的全新社群的全貌，要展现出来。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描述跟从耶稣的人组成的社群的本质呢？他们的主要目标何在？该社群存在的理由是什么？他们要为主作见证：从耶路撒冷开始，逐渐扩展到犹太和撒玛利亚，最后到达地球最远的角落。这就是他们的本质。他们是一个**宣（扬基督的）道社群**——“传扬福音”的社群——没错，但还背负着全球性的使命：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和撒玛利亚，最后到达地球最远的角落。这个仅有70人的小型社群很快就要成为全球事业的一部分。

我们更深入马可福音一些，来更仔细地检验一下这个“宣道”（kerygma）的概念。耶稣在三段经文中预言过自己的死亡和复活：马可福音8章31节；9章30-31节；以及10章32-34节。他在以上每节经文中都预言了自己要在犹太人和外邦人领袖的手中受难且受死。在马可福音的叙事语境之中，我们借着这些经文看到耶稣传讲了神的“得胜好消息”：

- 神（复兴以色列）的时候到了，神的国近了。
- 悔改并且相信此事，跟从耶稣吧。
- 耶稣就是神在旧约中应许的弥赛亚，要来复兴以色列并且建立神的国度。
- 所有跟从他的人就免于以色列所要受的末日审判，并且成为他与门徒所立的新约的一部分。

所以叙事线索可以总结如下。耶稣成为了福音原道的宣扬（kerygma）。他宣讲这道，并成为了这道。福音的社群就是围绕他建立的。他们要等候圣灵。正如施洗约翰和耶稣一样，这个社群要“传扬好消息”，这也是彼得很

⁹ 和合本（英文NRSV）

快要开始做的！因此这个社群的存在本质就被定义为为主作见证。

在我们进入下一段之前，我要从马可福音中再提炼一个有关这个社群的观点。马可福音中藏着两个颇具深意的情节，有助于我们理解，耶稣以这一小群在主升天后在楼上的屋子里祷告静候的人所要塑造的全新宣道社群的中心地位。这两个情节在马可福音3章31-35节和10章28-31节中。和之前一样，要把这个全新社群的本质清晰地印在我们的思想中，我们要先看看马可福音第3章，再看马可福音第10章。

3章31节 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³²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³³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³⁴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³⁵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了。¹⁰

10章28节 彼得就对他来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²⁹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³⁰没有不在此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¹¹

主耶稣真正的家庭成员，就是随着他加入他的天国社群的人们。选择如此做的人可能不得不离弃自己的家人和遗产。然而他们的家人却要在天国里成百倍地增加。他们在以后还要得到永生。这个社群要成为他们生命的中心，甚于他们的家人、他们的民族遗产以及他们的家产。这个社群要成为他们生命的核心——从今时直到将要降临的天国。谈到耶稣这些话语的重要性，柯林斯写道：

“马可对此要点的叙述暗示了耶稣以呼召门徒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世界……从整体上，这一段经文（第20-35节）可以被解读为，当社会成员从基于亲属关系和传统民族身份认同的社区成为耶稣跟从者的自愿联合体时，就反映出或者说合法化了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经历的社会迁移以及社会规范的相对化。与此同时，这些全新的自愿联合关系，其根基是古代地中海家庭的社会模型。¹²

¹⁰ 中文和合本（英文NRSV）

¹¹ 中文和合本（英文NRSV）

¹² 《马可福音概论》，阿德拉·亚布罗·柯林斯（Adela Yarbro Collins）著，释经丛书系列。

耶稣的死把这个社群削减到仅剩70人。他们原地举目望着基督离开，却在圣灵降临后经历了爆炸性的增长。彼得“宣（基督原）道”的布道使超过3000人信主。我们现在要把注意力转向这一进展。

耶路撒冷基督徒社群的本质是“宣道（Kerygmatic）”

目前为止，我们质疑了整个传福音（evangelism）的现代观念。我们定义了何谓“宣道（kerygma）”。我们也审视了耶稣的宣道社群。耶稣在塑造一个全新的社群。这个社群是前所未有的。这个社群要成为他继续传扬他从前开始传的道，并且把这道带到世界最远处的关键。这个全新的社群为何如此特别？它在哪些方面是完全独一无二的？记得我们刚刚讲到哪里了吗——他们举目望天（徒1：9-11）。紧接着圣灵就降临了！我们来重现使徒行传2章1-4节的故事。

¹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²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³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¹³

圣灵被浇灌下来，充满在场的每个人。彼得很快就认出，这就是耶稣先前所应许赐下的圣灵。于是他开始宣讲福音好消息（基督原道（kerygmatic）信息）

¹⁴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哪，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¹⁴

彼得宣讲的福音内容（彼得的宣道）精髓如下所示：

- 耶稣借着祂满有权能的行动、神迹和奇事而被上帝证实。
- 祂根据上帝坚定的计划和预知（“**按着圣经**”），被你们杀害，却被上帝复活。
- 被上帝复活、被我们所见证的这位耶稣，如今坐在天父的右手边，而圣灵也浇灌了下来。你们一定要明白这些事！
- 要悔改并且受洗，从而领受罪的赦免。

这与耶稣亲自所传的福音对比起来有何异同？其实，这就是马可福音中记载的耶稣亲自所传的福音的延续。

第237页。

¹³ 中文和合本（英文NRSV）

¹⁴ 中文和合本（英文NRSV）

- 约翰宣布耶稣为应许中的弥赛亚。所有相信此事而又悔改的人，就可以得到赦罪之恩。
- 耶稣在这里传讲了上帝的“得胜好消息”：上帝（复兴以色列）的时候到了，上帝的国近了。
- 耶稣借着祂满有权能的行动、神迹和奇事而被上帝证实。
- 所有跟从祂的人就免于以色列所要受的末日审判，并且成为祂与门徒所立的新约的一部分。

两人所传的福音信息本质上是一样的，正如我们所料。其实，使徒行传就是耶稣继续所做的工作和教导（徒1:1）。耶稣说过，圣灵降临之后，祂就要把一切恩赐教给他们。教导如今已经开始。你也可以说，耶稣是借着彼得来更加完整地建立自己的福音传道的。使徒行传在接下来的情节中总共记载了彼得的5次布道：

使徒行传2章14-42节，彼得的布道

使徒行传3章11-26节，彼得的布道

使徒行传4章5-13节，彼得的布道

使徒行传5章27-32节，彼得与使徒的布道。

这些布道实质上就是“宣道陈述”的逐渐成形。这种宣道陈述最完善的版本，大概就是使徒行传13章44-48节之中彼得最后的布道。这就是教会所认识到的**宣道**（the kerygma）——福音的传扬。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里所指的“所传…所领受的”。这宣道信息是凭着权柄，从使徒传下来的。

¹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²并且你们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¹⁵。

注意这些用语中公式一般的精髓：“我所传给你们的福音”。福音的传扬要借着耶稣新造的社群，逐渐成形从而持续下去。这个社群要向全球成长，并且成为这持续宣道之工的使者。我们现在必须回归的基本问题，与本文的整个观点密切相关，就是他们**如何**传扬好消息——福音的故事、耶稣的故事？我们还是在使徒行传的开头（2章41-47节）清楚地看到答案的呈现——这在圣灵惊天动地的显现之后立即呈现出来。

¹⁵ 中文和合本（英文NRSV）

⁴¹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⁴²“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⁴³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⁴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⁴⁵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⁴⁶“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⁴⁷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我们在此看到这个全新社群在本质上拥有4个关键特征。他们虔诚委身于：

1. 使徒的教导(kerygma，原道的宣扬)
2. 团契(彼此平等地分享各样的好处)
3. 掰饼(挨家挨户分享粮食)
4. 祷告(天天上圣殿去祷告)

所以宣道社群的图景呈现出来：他们天天生活在一起——分享一切需用，挨家挨户共享食物，还一起去圣殿敬拜，等等。并且这些全新的社群活动带着前所未见的标记——这也是他们传道使命的关键——是上帝天天把得救的人加给他们的奥秘之所在。参加这些活动的人们带着“欢喜诚实的心（英文NSRV版直译为欢喜而宽厚的心）”。**欢喜**这个词所说的就是这群人十分感恩以至于欢庆起来。**诚实(Generous, 宽厚)**则指这些全新的社群活动之中，人们谦卑、简朴的方式。这个特征为何那么具有吸引力呢？我们或许想问的是，这其中有什么那么吸引人？精髓不易把握。这里的关键词“存着欢喜而诚实的心”显然产生了某些十分吸引人的效果。这些人开放自己的家。他们无私地分享自己的时间和财产。他们的信心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观以及心灵和生命中的优先事项。

所以我们要重问这个问题。最初的宣道是以怎样的形式使3000人信主的？之后持续的宣道又是以怎样的形式使这个社群的人数天天增加的？他们在何种意义上成为了一个宣道的社群？本质上讲，耶路撒冷教会在诞生时就是一个宣道的社群。

- 耶稣所委任的核心领袖群体要继续向全世界“宣道”。
- 借着彼得的布道，有3000人加入了这个“宣道”的使命社群。
- 这3000人成为了一个更大的宣道社群，使其人数天天增加。
- 他们委身于“使徒的教导”，而这实质上就是当时的宣道信息了。

那么这对我们今天教会的本质有何影响？对我们的态度有何影响？我们的教会今天有何吸引力？“欢喜而诚实”在今天应该如何彰显？世上许多地方的

教会都主张，“欢喜诚实”就是要用音乐和敬拜来表现。我对此不敢肯定。事实上，我们的以分享自己的家、食物、财产和时间来体现的宽厚仁爱之心——以及坚固、真实、诚挚并且产生在基督里欢庆永生的能力的信心，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必须留心，不要过度注重形式，却错过了使徒行传第2章这个飞速成长社群所体现出来的“宣道之灵”。现在我们来审视一下这个全新宣道社群的使命“宣扬主的福音”是如何扩展直到世界的尽头的。

保罗领导下，宣道社群的倍增

我们今天想到大使命和领人做门徒，都会想到当代的西方福音运动及其方法，即所谓门徒培训。这个运动最好的例证就是《福音传播总纲》（The Master Plan of Evangelism），¹⁶ 这是1963年——将近50年前——在以美国为中心的門訓組織開始占據主流之時寫成的。這本書以及在它之後形成的模式，基本上表明了一種預設——即耶穌通過他在世上的3年半里的傳道方略，為我們所有人設定了所當效法的模式。我們全都要往普天下去，一個一個地帶人做主的門徒，並且訓練他們也一個一個地帶出更多門徒，然後藉着這種個人式門徒的倍增，我們就使福音傳達到全世界了。我們不妨听听《福音传播总纲》（The Master Plan of Evangelism）的导论和结论摘要。

“福音传播总纲展现了对福音叙述的透彻审视，揭示了基督事工的目标以及他实现此目标的策略。罗伯特·E·科尔曼重点关注了耶稣在任何处境下决定耶稣行事为人的一贯基本原则。”¹⁷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想方设法将耶稣福音策略的智慧融入我们自己偏好的福音传播方法中。”¹⁸

但那真的是耶稣的做法吗？那真的是他的策略吗？他传福音的“总方略”究竟是什么，或者更恰当地说，他用来实现“宣扬福音”到全世界的总方略是什么？我要说的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耶稣摇撼了犹太体制，宣告了全新的计划，在一小群人身上塑造了他全新社群——教会——的实质，并且牺牲自己作为这个全新社群诞生所需的献祭。他命令门徒在他离世后等待他要借

¹⁶ 《福音传播总纲》，罗伯特·科尔曼著（Revell威望出版，1964年）这一作品成为了美国60年代中期许多机构的指导式作品。最终其他机构的内部资料盖过了它的光芒，诸如领航（Navigators），校园十字军（Campus Crusade）和校园团契（InterVarsity Fellowship）之类的机构编写了自己的核心指导书籍以及精心设计的门训系统。但他们基本都遵循了这本书定下的模式。

¹⁷ 同上，精读电子书，第13-17位置

¹⁸ 同上，精读电子书，第869-73位置

圣灵赐下的指示。根据这些指示，他们这个社群要成为他福音的见证人，直到地极。耶稣的确有一个“总方略”，但却没写在福音书里。这个方略记载在使徒行传和使徒书信中，就是他的使徒和教会主要领袖写给教会的。我们留心观察一下这个“总方略”是如何展开的。¹⁹

我们再次回到使徒行传第1章，门徒站着望天的情节。他们刚刚得到自己应当奋力向前的命令——“宣扬主的福音直到地极”的策略总纲。整个使命要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他们要在犹太和撒玛利亚作见证。最后他们还要向全世界作见证。使徒行传就是围绕这种扩展方略构建的。路加自己把使徒行传元叙事结构的关键呈现给我们。

1. 引言
2. 主体（由三部组成）
 - a. 教会在**耶路撒冷**的建立（徒1: 1-6: 7）。
 - b. 教会在**犹太和撒玛利亚**的建立（徒6: 8-9: 31）。
 - c. 教会在**地极**的建立（徒9: 32-28: 31）。
 - 教会在**安提阿**的建立（徒9: 32-12: 24）。
 - 教会在**小亚细亚**的建立（徒12: 25-16: 5）。
 - 教会在**爱琴海**地区的建立（徒16: 6-19: 20）。
 - 教会在**罗马**的建立（罗马的疆域等同于地极。掌握了罗马的核心，也就掌握了最远的疆土。）（徒19: 21-28: 31）

理解福音事业的关键，就在福音扩展的方略之中——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和撒玛利亚，然后再到最远的疆土——由路加精心构建的6个文学性标记凸显出来。这些标记在教会——即通过其社群生活的本质彰显“福音的传扬”的宣道群体的扩展和倍增的语境之中，展现了福音事业的推进。这些标记其实是6个进展报告。

- 进展报告：6章7节
- 进展报告：9章31节。
- 进展报告：12章24节

¹⁹我在第一部通谕《从耶稣到福音书》（From Jesus to the Gospels）中处理了有关门徒培训方面的困惑。此外，由5本小册子组成的系列书《从耶稣到福音书》（From Jesus to the Gospels）即将于2016年面市。

- 进展报告：16章5节。
- 进展报告：19章20节。
- 进展报告：28章30 - 31节。

以下是每个进展报告的精髓。

6章7节

“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使徒行传2章42-47节向我们展现了这种成就的根基之所在：新生信徒们实践激进的社群生活。因此福音事业进展的根基在于社群生活！

9章31节

“教会…被建立，人数就增多了。”增多在两个进展报告中都出现了；这里指的是教会的增多。

12章24节

“神的道日见兴旺，越发广传。”

16章5节

“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福音既已扩展到外邦人中间，这里的增加就不再发生于犹太基督徒群体之中，而是指出了外邦人教会的人数增多。

19章20节

“主的道大大兴旺。”

28章30 - 31节

“保罗…传讲神国的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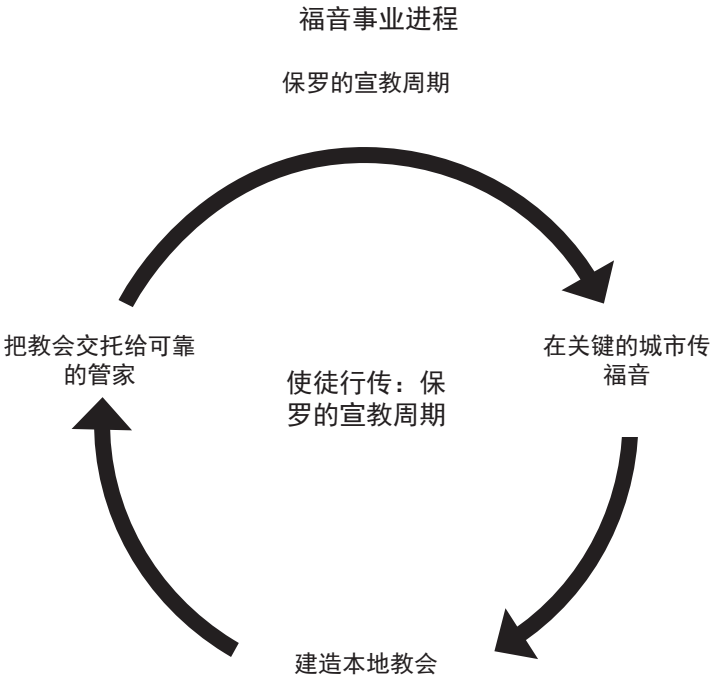
我们把到此为止的各部分整合起来看。

1. “主的道继续兴旺”就是指宣道（kerygma）——耶稣故事的传扬——继续在增长。
2. 起初，这等同于耶路撒冷教会以及犹太和撒玛利亚等犹太地区的信徒人数增长。
3. 耶稣的道在外邦人中扎根结果，这也被称为是教会中信徒大大加增。

现在这幅图景就开始成形了。这些人数是如何增加的？

- 1. 在耶路撒冷教会中他们以两种途径增加：彼得的五次布道以及基督徒们激进而真诚的社群生活。
- 2. 在犹太和撒玛利亚等地，腓利和彼得在信徒因受逼迫而分散的地区布道，于是这些基督徒就作为信徒的余民加添到耶路撒冷教会中。
- 3. 保罗及其团队探访了重要城市，在那里宣扬福音并以这些新生基督徒为核心建造新的社群——就是教会。

以下图表说明了福音事业进展之中实际发生的事情。从一种教义问答的角度来讲，可以说路加如此记录这些进展，来展现这些宣道社群未来扩展的范式。



我们到目前为止能够做出什么结论？**福音传播**——宣扬好消息即福音，以及福音差传稳定的倍增——涉及到两件事：第一，使徒位分上的领袖宣扬真道，并且把基督徒塑造为全新的社群。第二，这些新生基督徒在这个社群中以激进和完全委身的方式共同生活，而主就大大加添他们的人数。“总方略”就是教会的倍增，也就是宣道社群的倍增。事情越发清楚地显示，教会的倍增就是早期教会传播福音的基础普适方法。所有的福音传播——福音的传扬和事业进展——都根植于这个策略，而所宣的基督原道也是由这些教会守护的。那么目前为止的结论有哪些呢？传福音——讲述和传扬基督的好消息的方法究竟是什么？看上去，你我作为基督徒的责任何在呢？

遍布整个罗马帝国的宣道社群网络

现在我们要谈谈这篇文章最根本的问题：**传福音**和**宣教使命**之间有何不同，至少在大多数福音派的看法中，在大多数教会的做法之中有何不同？罗兰·艾伦在100多年前就处理过这个问题。他是那代人之中为数不多清楚地发现西方宣教模式与新约所记载的简朴的“基督和他使徒的方式”的不同的人。

“对于宣教工作，我们有两种组织；一种是古代的，一种是现代的；一种简朴，一种却很笨重；简朴而必需的组织就是教会，而笨重的现代组织就是各种宣教机构……新近的现代宣教机构是一种附加品。我们的教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停止了自我扩展，教会的成员也大部分遗忘了教会的宣教属性，教会组织已经退化，变得刻板僵硬……它摇身变为一个复杂的组织，在教会内部创造了一个新的组织。”²⁰

你看，我们已经把**宣教**这个概念给职业化和专门化了。这个概念已经与教会脱节，使后者的DNA改变了。我们已经把这个圣经概念弄得如此碎片化，以至于本该按新约记载中那样充满活力地参与福音事业进展的教会实际上被边缘化了。**宣教**如今成了教会之外的事，只要求他们象征性地参与、牺牲和奉献金钱。而宣教与传福音被分割开来，后者被当做另外一回事。在下面的图表中，我尝试说明，如果从早期教会中福音事业进展的至高点来看，这两个术语虽然使用方法与我们今天不同，但的确是可以互换的。

²⁰ 《教会的自发式扩展》（The Spontaneous Expansion of the Church），罗兰·艾伦著。

福音事业进程

作为福音传播 (Evangelism) 宣教使命进展的教会倍增

事情越发清楚地显现，教会的倍增就是早期教会传福音事业的基础普适方法。

作为传福音 (Evangelism) 进展的教会倍增

事情越发清楚地显现，教会的倍增就是早期教会福音 (evangelism) 宣教事业的基础普适方法。

我们来看看早期教会中的福音事业进程。他们不认为传福音和宣教有什么不同。他们头脑中甚至没有这些概念。他们把所有这些事看为一个整体。他们是一个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众教会则是那整个运动的关键部分。他们参与了发生的所有事。我们从腓立比教会开始看这件事。保罗写了一封信给他们。在腓立比书第1章，他就称赞他们，因为腓利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是从一开始就与他一同“兴旺福音的”（腓1：3-5）。他随后挑战他们，不要让任何事情破坏他们与他在福音事业中同心合意的委身（腓1：27等）。他称赞他们差派以巴弗提去服事他（腓2：25等），又称赞他们在他处于福音事业最前线的需要之中捐献资金给他（腓4：15-18）。他特别关注在福音事业中与他同工的两位妇女友阿蝶和循都基的矛盾，暗示她们的纷争可能损害腓立比教会合一而专注的心志（腓4：2-3）。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福音事业中的伙伴。他们看自己为福音事业的伙伴，并不认为福音在本地的事业与在全球的事业有什么不同——这都是同一个事业！许多腓立比人都直接作为同工参与了保罗的事工，而许多人显然被来回差遣。此外，他们在许多情形下都通过奉献资金来参与这个事业。

让我们看看另一段文字，其中包括两个不同的同工案例——他们都在家中建立了教会（宣道社群），两人都在教会网络和运动中参与了福音事业。有关他们的记载在罗马书16章1-5节中。

¹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非比，她是坚革哩教会中的女执事。²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³“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⁴ 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

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⁵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²¹

我们在此看到两个例子——一是非比，二是百基拉和亚居拉。两个例子都彰显了传福音与宣教的完全融合。两组领袖都在教会中服侍，而且很可能双方都在家中建立了教会。此外双方都在家里参与了福音事业中的服事，超过了教会的范围。这里暗示的是所有教会对这些领袖的感激之情，这也表明所有的教会都参与了网络，专注于福音事业。此外，他们全都参与了保罗的事工网络——他的事工就是在整个罗马帝国推动福音事业。这一切都在福音传播——即传福音这一主要概念（“（宣扬）好消息”）的旗帜之下。然而这事工也拥有全球宣教使命的大背景。

保罗期待他们在每个层面上与他共同参与这项事业。你可以在保罗与罗马人教会的通信中——罗马书15章17-19节，22-24节清晰地看到这一点。保罗渴望到他们中间去，却受了阻碍。他从耶路撒冷到罗马帝国，再到以利哩古“传了基督的福音”（注意这同样的短语再现）。保罗与哥林多信徒的通信在这一点上也十分富有教育意义（林后10：8-18）。他提到一种在他的“（行动）界限”之内赐给他用来管理众教会的权柄（15节）。他还谈到上帝量给他的“界限”（13节）。他也渴望自己事工的界限可以通过哥林多信徒对他的委身参与而“扩展”。保罗的主张有3个关键概念：

- “（行动）界限”——这与13节中的**界限（field）**是同一个词。这个概念指某人统治管辖下的疆域；即是指统治。
- “更加开展（英文直译为大大扩张）”——扩大
- “你们以外的地方”——这里着眼于福音事业的推进；我们在16节中再次看到“传扬福音”这个短语。

保罗的主张如下：哥林多教会的人们是上帝委派给保罗团队的“界限”处境中的福音事业的一部分。正如他会得以“借着他们放大”一样，他的界限也会得到扩展。他们的成功是相互交错的，因此他们在当地的成长与全球福音事业是相连的。保罗有权柄管束他们，保证他们谨守使命。²²

我们很有必要看清：这些当地社群组成了遍布全罗马的教会网络，而这个网

²¹ 中文和合本（英文NRSV）

²² “早期教会的复合式网络”这个概念，我在“第一世纪众教会：从简朴教会到复合式教会网络”一文中已经构建起来。这个概念显然是耶稣借助他的“宣道社群”继续传扬福音的计划的中心。

络拥有精心的设计、结构和计划。这全是在使徒行传中展开的方略的一部分。还记得吗？使徒行传其实就是耶稣的计划——这是耶稣借着他的使徒及其团队持续所做的事工和教导。此处意义重大。传福音只有在全球宣教使命和教会网络建设的背景之下，才能带出真正的福音传播。而且只有拥有这个背景的福音传播才是可持续的。我们既需要彼此相连，也需要使命异象！

在此，稍微讲讲我们自己的故事可能会有益处。30年来这些真理不断地向我们显明。19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当BILD培训课程开始更大规模地展开之时，我们的教会感到了压力。这种压力导致了教会内部的争辩，最终使25个以上的家庭从我们中间流失了。“就让教会好好当教会。”“差派杰夫去当宣教士吧——那毕竟是他的志向。”“把两者分清楚。”一场巨大的纷争展开了。许多火药味浓重的信件在私下里流传。其中还夹杂着不少人身攻击。但教会长老稳固掌握了这些概念，于是获胜了，从而打开了巨大机遇和事工关键模式的大门。在这个范式上坚持了15年之后，上帝实实在在地祝福了我们。作为一所大学城中一个相当小却占据了战略地理位置的教会里的使徒式团队，我们正在塑造即将扩展到全球的战略性地植堂运动；我们在埃姆斯德梅因（拥有十二个堂会的教会）有我们自己的城市教会网络；此外我们还为北美提供了“安提阿计划”这个横跨30城市的都市植堂策略。²³这些概念对于任何一个世代都是很有力的。此处意义重大。只有在全球宣教使命和教会网络建设背景之下的福音事工才能带出真正的福音传播。教会失去了异象，彼此之间失去了连结，正是我们如今处在后基督教的文化之中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时，作为教会领袖的你可能会问，“那么本地扩展、本地传道事工呢？”你也可能会想，“你是不是过于倚重全球宣道了。”我们不妨把注意力转向我们在早期教会中所见的当地“宣道社群”。在最后两节中，我们将重点讨论当地**福音传播**（evangelism）或者我该说当地**宣教事工**（missions）的意义。你来决定使用哪个概念。首先，我们将聚焦在教会本身作为宣道推动者的角色上，而不是把传福音当做单独的一个事工部门。最后，我们要处理传道人在当地——包括在当地教会群之中持续发挥的作用。

社群即福音的传播

保罗建立的众教会应当持续成为宣道社群吗？“宣道的社群”理应成为这些

²³ 请向BILD国际中心索取我们的北美计划——包括我们的30城都市植堂策略以及我们的城市教会网络。

教会的存在本质吗？当我们在艾姆斯德梅因城市教会发表的一系列作品中触及这个问题时，其中一间教会新按立的长老在第五个讲座之后对我说：

“杰夫，这就是我今天早上对你教学内容的评论，我之前与你讨论过的：‘教会社群借着自己的存在本质，讲述着耶稣的故事。’

“除此之外，我思考这个论断时的想法如下：除非我们分成许多小堂会，否则我们基本不可能以一个社群的身份‘讲述耶稣的故事’。小型堂会中的关系更加亲密这个特点，以及宣道社群所需的更加深入的彼此连结，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社群讲述耶稣的故事的方式。²⁴

多么精彩的论述！“教会社群借着自己的存在本质，讲述着耶稣的故事。”我相信他说的十分准确。从各个角度来看，当你从早期教会的小社群本质来检验她们，那么从她们的核心形态就可以看出，她们本来的目的就是要成为基督原道的宣扬，并且要成为福音持续在历世历代中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关键。让我们看看其中一些宣道要素。

首先，他们聚会的形态或形式体现出他们的宣道本质。他们聚会的实质就指出了这一点。使徒行传20章7节描述了他们的聚会。

⁷ “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直讲到半夜。”²⁵

这种类型的聚会在早期教会的头300年历史上很常见。我们来听听关于这节经文的一些研究论文。首先是布拉德利·布鲁（Bradley Blue）在他宝贵的5卷集《第一世纪背景下的使徒行传》（The Book of Acts in Its First Century Setting）第2卷之中的论述。

“基督徒在私人住宅（或为基督徒聚会而改造过的民居）中的聚会一直都是常例，直到第四世纪初，在君士坦丁的指令下，基督徒开始建起最早一批大教堂。近300年来，基督徒都在家中聚会…”²⁶

第二个论述来自詹姆斯·邓恩突破性的三部曲《基督教的成分》（The

²⁴ 鲍勃·舒卡是我们当地教会的长老之一，他正逐渐成为我们城市教会未来的长老之一。

²⁵ 中文和合本（英文NRSV）

²⁶ 布拉德利·布鲁（Bradley Blue）著《使徒行传与家庭教会》（“Acts and the House Church”）收录于《第一世纪背景下的使徒行传》（The Book of Acts in Its First Century Setting）第2卷：希腊——罗马背景，第124页。

Making of Christianity) 之第二部。

“毫无疑问，小型家庭教会邀请朋友、来访亲属、会堂成员、邻居和同事来参加他们的定期聚会或爱宴，从而发展壮大。”²⁷

当我说他们在聚会的形态上体现出宣道社群的本质，我指的是什么呢？他们聚会的特点，就是在晚间围在家里、店面式家居或工作场所的餐桌前共进晚餐。正如使徒行传20章7节显明的那样，这些会议被描绘为彼此聚集擘饼，守主的圣餐从而用聚餐来纪念主。请留意在保罗与哥林多教会的通信中针对圣餐聚会所说的话（林前11：17-20）。

¹⁷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¹⁸ 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²⁰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Lord's supper）。²⁸

又如11章26节：

²⁶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²⁹

注意这里的用语“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他们作为一个社群的存在本质，就是每周在整个罗马帝国四处的民居中的小组聚集。这聚会的核心意义就是主的晚餐（圣餐）。300年来圣餐（the Lord's Supper）的意义等同于每周第一天在家里的晚餐聚会。他们用这聚餐来活化出主的饼和杯。目的就是要宣扬主的死——在实质上是原道的宣扬。我们每次聚集的时候，实际上都在发出“活化的宣道陈述”！

他们透过生命的改变体现出他们宣道社群的本质。从保罗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通信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2-10节首先点评了他们拥抱“福音信息”——基督的原道（第5节）从而显现的纯全信心。他说“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帖前1:8）。从他们拥抱福音信息的样式，就可以看出他们生命的改变，福音于是就继续向更远处传开了。保罗在这些经文中想到的是，在宣道信息的影响下，他们的生活方式影响了特定的地区。

²⁷ 邓恩著，《发自耶路撒冷》，第641页。

²⁸ 中文和合本（英文NRSV）

²⁹ 中文和合本（英文NRSV）

他们的社群生活的品性（以及形态）体现出他们宣道社群的本质。这在提多书之中清楚地体现出来，保罗在其中给出了教会的“家庭形态”。这种形态来自基督的设计。³⁰教会的功能就是成为一个个家庭组成的大家庭，带出大家族式社群的关系——旨在将福音与他们社群中的生活融合。

³ “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

⁶ 又劝少年人要谨守……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

⁹ 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³¹

他们的社群生活显然从形态上清晰地体现出他们的宣道本质，因为保罗给了提多许多具体指示，告诫他们要如何监督他们的社群生活，从而活化出福音，使主的道得以继续传扬。

他们所讲的见证故事，显出他们作为宣道社群的本质。这一次，保罗与歌罗西教会的通信给了我们一幅画面。保罗称赞了他们信心所结出的累累硕果之后，就讨论了他们社群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宣道要素。他们必须按某种特定方式向外人作出生活见证，并且时刻预备好讲述自己信仰的见证故事。保罗在歌罗西书4章5-6节中说：

⁵ “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⁶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³²

这里的语境所讲的是，如何向询问他们新生命中的改变的人，讲述自己信仰的见证故事。因此，这些新社群应当向自身之外的人行事为人的方式，在本质上是宣道性的——他们的确也要真诚，但更核心的内容是宣道。

他们参与在教会的区域性扩展和倍增之中，从而体现出其宣道社群的本质。歌罗西书再次对我们有所帮助。他们作为一个教会集群参与在区域性教会网络之中来服务于福音事业，从而体现出他们的宣道本质。歌罗西书4章12-16

³⁰提摩太前书3章14-15节提出了牧者的组织中心——这也体现出基督为教会设计的家庭聚会形态。这段经文可以与以弗所书3章8-10节交叉对比，后者描述教会为基督向普天上传扬上帝的智慧的总方略。

³¹以上均出自中文和合本（英文NRSV）

³²中文和合本（英文NRSV）

节中，我们看到保罗与歌罗西人十分有趣的通信。他将歌罗西众教会清楚地视为区域性教会网络的一部分。他希望确保老底嘉的教会阅读歌罗西书，而歌罗西教会也要阅读保罗写给老底嘉教会的书信。照例，他也希望这个教会集群中的第三个城市——希拉波立的弟兄姐妹们，也要读以上两封书信。他们显然在同保罗一起在那个地区参与福音事业的时候，感到自己成为了一个教会集群。

最后，他们参与在福音的全球事业之中，从而体现出他们作为宣道社群的本质。保罗在歌罗西书4章3-4节以及18节中，向我们全面展现了他与歌罗西人的关系。他勉励他们为他祷告，并纪念他所受的捆绑——就是他的被囚，这带出了歌罗西人可以帮补他的特殊需要。歌罗西教会以及保罗网络中的所有教会，都在最终极和最广泛的意义上视自己的本质为宣道——就是要与保罗一起参与全球的福音事业。

所有这一切都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产生了重大意义，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传福音（evangelism）**以及**宣教（missions）**。我们在家里的聚会需要宣扬基督原道的故事。我们生命中的改变需要反映出福音故事的大能。我们社群生活的品性需要荣耀福音。我们都必须预备好，以最令人信服的方式，透过我们自己的见证故事来讲述福音的故事。我们的本地教会必须完全参与在教会的区域性扩展和倍增之中。我们的教会也必须通过复合式使徒网络，参与在全球福音事业之中。缺失以上任意一样，都会造成基督“总方略”的碎片化。鲍勃很正确地把这些理念归纳为一句话：“教会社群借着自己的存在本质，讲述着耶稣的故事。”

这一切都使我们回到我的先前的文章“第一世纪众教会：从简朴教会到复合式教会网络”中的基本论点。我的主要论点如下：“在早期教会的自发式扩展，以及信徒社群每周第一天简朴地在家以及公共住所围绕晚餐聚集来庆贺他们在主基督里的新生命，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纽带”）。这一切为何那么具有吸引力呢？我们或许想问的是，这其中有什么那么吸引人？这些人开放自己的家。他们无私地分享自己的时间和财产。他们的信心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观以及心灵和生命中的优先事项。我们应当记住邓恩的话：

“毫无疑问，小型家庭教会邀请朋友、来访亲属、会堂成员、邻居

和同事来参加他们的定期聚会或爱宴，从而发展壮大的。”³³

如果我们活出了真正的基督信仰，人们从我们的家里能观察到什么呢？这些小型宣道社群需要什么来活出吸引力并且得主天天加添人数给他们呢？我们能在传统的教堂和西式教会礼拜中感受到这一切吗？在我们的家中，人们可以……在我们聚集掰饼时观察我们的“活生生的原道见证”；观察我们生活中不断带来更新的福音大能；体验我们家庭和社群生活中的福音之美；听到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见证故事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讲述**福音的故事（the story）**；使自己的问题得到解答；并且被引入我们众教会之教会——本地、本区域乃至全球的教会大家庭里。

传道人

最后，为了完成整幅画面，我们要看看传道人的工作。传道人是一种十分困惑的当代物种。某些圈子会认为，他并不属于宣教士。他也不是牧师。这意味着他不是专业神职人员。我们大多数人所接触到的“传道人”的形象，就是对一大群会众训话并且分享福音的布道者。当代的传道人新鲜形象之一是电视布道家——就是上电视来向大批受众分享福音的布道者。无论如何，我们西方的观念和模式之中，传道人就是一个与教会脱节的人，他经常独自来往，有时或许会把在他带领下归主的人送到在自己进行福音事工地区的教会里。容我论断：这幅画面与早期教会所描述和塑造的传道人相去甚远。

我们要快速地从使徒行传和使徒书信中找到相关圣经根基，来试着看看传道人是如何融进耶稣的方略之中的。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传道人是存在的。拥有传道人恩赐的领袖是存在的。我们在以弗所书第4章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此事。这是圣灵所赐的5种恩赐之一。

¹¹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这段经文的语境，就是把教会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作为其房角石（弗2：19-22），从而使教会成为一个成熟的身体（弗4：11-16）。这教会，就是基督在这个全新时代的计划（弗3：8-10）。这些满有恩赐的领袖正在构建这个教会的框架，而前提是他们将会装备教会里的基督徒来在这个框架内开展相关事工，使得整个教会最终拥有这世界所能见证的、成熟的基督身体的样式。我相信这一切的大前提，并不是帮助个别信徒学习如何分享信仰，而是帮助众教会成为宣道的社群而发挥其功用。**传道人**

³³ 邓恩，同上。

(evangelist) 这个词的希腊文是“euangelistas”，属于“福音(the good news, 好消息) 这个词族；因此传道人就宣扬福音的人。传道人的事工主要以信徒群体和宣扬原道为重心，而不是以信徒和使徒遗训为中心。后者是教师的工作领域。

这么说来，保罗算个传道人的吗？是的，看来他至少拥有以弗所书4章11节所说的五重恩赐之中的三样。看看他在提摩太后书第1章是怎么描述自己的。

¹¹我为这福音奉派作传道的，作使徒，作师傅。¹² 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³⁴

这里的关键恩赐是“作传道的(a herald)”。这其实是“传道人的”这个词的另一说法。这个词来自希腊文keryx，属于宣道(kerygma)这个词族。换言之，保罗是福音原道(kerygma, 宣道)的宣讲者(传扬者)。我们看到保罗在使徒行传19章中，在推喇奴的学房里作为宣道者或传道人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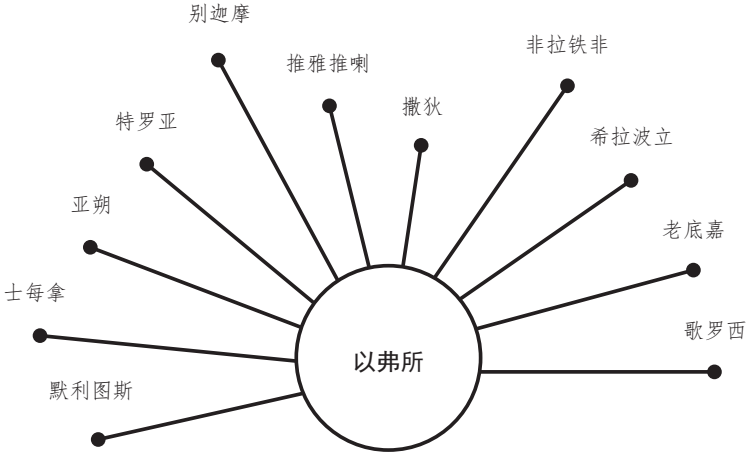
⁸ 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⁹ 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喇奴的学房天天辩论。¹⁰ 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³⁵

保罗使用推喇奴的学房，天天用关于真道的对话来布道，大约从每天早上11点布道到下午2-3点。这些对话(或辩论)本质上应该是“宣道”性质的，因为圣经谈到周边所有地区都借此听到了主的道。许多教会都诞生在以弗所周围，这显然是保罗事工的枢纽。下面是亚瑟·帕奇亚(Arthur Patzia)绘制的植堂状况示意图，最有可能是保罗在以弗所的事工成果。³⁶

³⁴ 中文和合本(英文NRSV)

³⁵ 中文和合本(英文NRSV)

³⁶ 这个图表摘自亚瑟·帕奇亚(Arthur Patzia)著《教会的崛起：背景、成长、领袖和敬拜》(The Emergence of the Church: Context, Growth, Leadership and Worship)



保罗还挑战提摩太来担当传道人的职责。我们来听听保罗对提摩太的最后挑战（提后4章）：

¹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²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³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⁴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语。⁵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作传道的工夫，尽你的职分。³⁷

这段经文中有好几个地方值得注意。首先，他挑战提摩太去宣扬福音信息。保罗此处的用词似乎包含了整个福音信息——宣道（kerygma）和使徒遗训（didache）。清晰可靠的教义（和合本中译为“正道”）——即使徒遗训——是保罗所指向的。会有很多人以虚假错谬的教训来扰乱整个教会，并且损害福音事业（多1: 9-11）。但保罗还是把话题转回来，挑战提摩太来担当传道人的职责。需要再次强调，这里的大前提是扩展和引导教会。提摩太应当致力于在某种公共论坛上宣扬福音，这举动最有可能的意义，就是使众教会得到引导和装备，从而成为宣道的社群。

那么个体信徒和个体教会又有什么样的角色呢？从第二个角度讲，每个基督

³⁷ 中文和合本（英文NRSV）

徒都是传道人。歌罗西书4章3-6节中的保罗和彼得后书3章15节中的彼得都说，教会中的基督徒都需要能够为自己的信仰辩护，并能够在被问及他们的信仰时作出有吸引力的护教回应。但这一切的大前提显然是他们在宣道社群网络之中的日常生活——而这个社群网络显然是致力于福音事业的。

那么谁是传道人呢？传道人领受了以弗所书4章11节所列的众恩赐之一，其目的就是要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建造并装备圣徒来作事工。那些领受了以弗所书所列众恩赐的领袖——比如提摩太，就应当行使传道人的职责。这很可能就是保罗在以弗所的推喇奴学房里耗费两年来树立的事工模型。传道人福音的地方和区域性事业进展至关重要，因为他们通过公开的福音宣讲，通过对教会的引导和装备来实现教会的倍增，使众教会成为成熟的宣道社群。

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我并不打算在此处列出所有细节。以上各小节的信息已经足够你自己下结论了。我也不知道这个旅程会带你走向何方。你们当中有些人在全球南方引领着浩浩荡荡的植堂运动。你或许应当学习早期教会的模式，把它当作路线图。**第一世纪众教会：从简朴教会到复合式教会网络**之中的复合式关系图表应该足够作你的导航图了。对于带领巨型教会的各位，请你们认真考虑把自己的小组建立为真正拥有早期教会一切核心要素的宣道社群。对于在特大都市的各个自治区中服侍的，就请望一望四周。或许建立一个由在挣扎中成长的小型教会以及“商铺教会”组成的网络是明智之选。也许你也可以把每个街区中产阶级组成的家庭教会组成一个网络，使你的教会成为其资源枢纽。对于带领富有的郊区教会的各位，请认真考虑：每个社区都是需要宣道社群的。应当寻找可行的都市土壤来在你的影响力范围内建立真正的宣道社群。这种土壤真的无处不在。

正如我之前所说，在我们之前，全世界就已经有多个拥有类似主张的教会运动了——细胞式植堂运动、家庭教会运动以及饱和式植堂运动。倘若你正身处这某一个运动之中，我就可以在此同时向所有三个运动致辞。你们在正确的方向上已经走出了不起的一条路，但你们的模式拥有致命缺陷，最终还是会倒塌。“细胞”并非教会的社会架构——那并不是基督的旨意和计划。家庭教会本身若缺乏有力的带领和拥有权柄的真教会网络，也最终会消散。而单单聚焦传福音的饱和式植堂运动，因为疏忽了认真建造教会并栽培领袖，也是不可持续的。我要对所有三个运动说：请关注大局；在“基督和他使

徒的方式”上建立一个整全的系统——要建立整个系统，而不只是部分。³⁸ 罗兰·艾伦警告那些仅仅从保罗的方略（即耶稣的方略）中学来一些碎片的人，说他们其实根本没有真正施行主的道。

“…人们片面采用了圣保罗的事工方略，并且试图把这些碎片整合到外来的系统当中，于是把招致的失败变为对使徒方略的诋毁……当这些对使徒方略的错谬及片面的模仿尝试失败后，人们宣称使徒的方略是错误的，且不适用于现今的宣教条件与环境。而事实是，他们根本没有明白，也没有实践过使徒的方略。

我想对年轻的西方后现代教会简单说两句：你们掌握了这其中的许多东西，却发现自己在福音书的旷野中游荡，你们对待基督的团契很认真，但是你们经常因为自己对西方福音派教会的敌意而忽略了主在使徒行传和以弗所书中建立的整个计划。倘若你不愿更正自己的方向，注意基督启示给使徒的、对众教会的计划，那么你们也会成为转瞬即逝的潮流。

对于我们而言，这些发现使我们走上了不可思议的旅程。我们决定实施一些激进的改革。3年前，我们开始了一个过程，在其中做出了重大决定——把我们在大学城（实际上艾姆斯 - 德梅因大都会地区连上其间的走廊地区有刚好不到100万人）里的400人教会拆分为由12个小教会组成的教会集群。这并不容易。我们花了一整年来从范式高度研究其框架，又花了一年时间来预备，然后又用了一年来执行计划。我们如今已经看到了显著成效。自发式的教会扩展已经开始发生。我们为整个过程建立了档案记录³⁹——这是我们建立范式的流程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走过的奇妙旅程。我们绝不是要建议与我们处境相似的其他人都学我们。但这是我们的整体计划。你的计划是什么呢？

我只知道，复述罗兰·艾伦的话说，“到目前为止，我在这四篇通谕之中呈

³⁸ 罗兰·艾伦著《宣教士方法论：用圣保罗还是我们的方法？》（Missionary Methods: Saint Paul's Or Ours?）

³⁹ 我们的档案记录涉及一系列通谕、一整年有关重要议题的教学预备、12间教会共享的圣约、全新的领袖组织架构、为期1年半的每周一晚间会议——有54名弟兄和18名姐妹领袖组成教会领袖团队在实地工场具体实施事工方案，并且建成了12人的使徒团队。就现有成果看来，我们期待自己的教会集群在第一个周期——2-2年半之内数量翻倍为24个教会。你应当明白，我们原本就不是典型的福音派教会，我们在做出这激进的改革之前，就已经脱去了福音派的大部分宣教范式、神学教育、门徒训练和辅导体系。即便这样，过程还是不容易。我们所有的领袖会议都录了音，好在未来使用。

现给你们⁴⁰是基督及其使徒的道。”倘若你留心抓住这道，我相信你就能看到奇妙的成果——可持续的成果、拥有更新力量的成果以及自发式扩展的成果。

⁴⁰我在BILD国际大会上讲解了4篇通谕：（1）“从耶稣到四福音书”，2007年11月8日；（2）“第一世纪众教会：从简朴教会到复合式教会网络”，2009年11月5日；（3）“妇女与早期教会的自发式扩展”，2010年11月4日；以及这一篇（4）“宣道社群：福音传播与早期教会”，2011年11月2日。（你可以向BILD国际：www.bild.org申请获取这一系列通谕。）

讨论问题

下列问题用于在读完整篇通谕之后进行讨论。它们可以用于退修会和小组聚会，也可以供教会领袖们用于领袖团队会议。查经小组、小组团契、细胞小组教会、或者家庭教会很容易就可花上四周（每周一个议题）来完成整篇通谕的问题讨论。我们建议在讨论每一组问题之前，再次完整地阅读一遍整篇通谕。

议题1：碎片化的西式福音传播观念

问题：

1. 为何有超过33%的美国人自称重生的基督徒（福音派），然而他们却感到自己的国家正飞速成为后基督教国家呢？
2. 为何全球的整个西方基督教社区如今已经大都世俗化了呢？
3. 既然我们的教会里充满了“门徒培训课程”，为何教会中却充满了信仰发育不良、委身也远远比不上早期教会门徒的基督徒呢？
4. 传福音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为何传福音在我们文化的非基督徒当中这么受嘲笑和抵制？

议题2：耶稣的福音总方略——策略的显明

问题：

1. 根据当代的西方门徒培训运动，耶稣的“总方略”是什么？
2. 从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中显明的耶稣真正的“总方略”是什么？这个总方略是如何从耶稣亲自创立的社群发展到使徒行传开篇的犹太基督徒社群，再发展到保罗的全球教会倍增浪潮的？
3. 人们对于耶稣福音方略的巨大困惑是从哪里来的？这种困惑是怎么形成的？
4. 我们如今能够怎样重整自己的方略，来效法耶稣透过他的灵启示给使徒们的方略呢？

议题3：从传福音到宣教，信徒群体的本质都是宣道的社群

问题：

1. 为何称他们为“宣道的社群”？这个称呼有何深意？
2. 这个概念将如何重整西式和个人主义式的传福音和宣教理念呢？
3. 早期教会的核心宣道要素是哪些？这些要素在早期教会300年历史上造就了教会不停倍增、乃至颠覆了全世界的奇迹，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4. 你认为这样的宣道社群在今天行得通吗？在世俗化的西方行得通吗？在全球南方的大规模植堂运动中呢？

议题4：这一切如何在今天活化出来？

问题：

1. 倘若我们要在今天施行基督及其使徒的这种方略，那么它会呈现出什么样式？
2. 该方略若是在西方宗派、教会联合会以及团契之中实施，会呈现何种样式？在年轻的西方后现代植堂运动之中呢？
3. 该方略在西式巨型教会中会如何呈现？
4. 这种方略在全球南方的大型植堂运动中会如何呈现：在细胞教会运动、家庭教会运动和饱和式植堂运动（CPMs）中会如何呈现？

通谕后记2015

过去4年在全球各地以这个理念推广事工之后，我很清楚地明白一件事：形态会改变，但福音的DNA不会改变。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策略以符合基督及其使徒的方略是一回事，改变个体基督徒及其家人的生命样式以符合早期基督徒（早期基督徒有许多人付出了一切甚至生命）的生命样式，好让他们成为这些宣道社群的一部分是另一回事。我的经验是，在有效的带领和5年的周期之中，会众仍有三分之一没有挺过这个改革过程。他们退回舒适而逐渐消亡的福音派体系之中。全球南方的教会——倘若尚未被西式基督教宗派化——不必重蹈这种覆辙。

其次，尽管在这么早的阶段就举出突出成功案例有点危险，但我在此却要举几个成功案例。尽管全球范围内有许多团体正在践行这篇通谕（以前三个通谕为根基）——全球南方的大型植堂运动、许多大型宗派、年轻的后现代植堂运动甚至我们自己的小型原型——但过去5年内出现了两个成功的巨型教会模型。一个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另一个在印度的金奈。在诺诗兰的奥兰多，名为“传扬教会”（Church Distributed）的巨型教会成功实施了我们的方略——这间2万多人的教会设计了一个方案，要成为1000个20人规模的教会，目标是深入触及奥兰多的25万人，并且与全球范围内的巨型教会伙伴一起建成12个全球“传扬中心”。第二个案例是印度金奈的新生命神召会（New Life Assemblies of God），她是印度最大的教会。她以宣道社群和复合式使徒网络为基础，在全印度建成了3个枢纽，志在得着金奈的30万人。两者都使用BILD研究所和安提阿学院为他们的“英特尔”操作系统，使这套方略适用于其自身处境。我们接下来5年内将能通过观察他们的发展学到不少。

通諭后记2020

将会出现在这本小册子的2020版上。

BILD资源库中概念的后续发展

1. “第一世纪众教会：从简朴教会到复合式教会网络”（本通谕的基础）
2. 使徒行传：第一世纪教会的扩展与建造BILD领导力系列I旗舰课程

延伸阅读核心书目

1. 《教会的自发式扩展》（The Spontaneous Expansion of the Church），罗兰·艾伦著。（Eerdman出版社 1960年再版，1910年初版）
2. 《走进第一世纪教会》（Going to Church in the First Century），罗伯特·班克斯（Robert Banks）著，（基督教图书出版社）

第5卷

资助 自发式扩展

早期教会复合式网络的4个关键成功因素

在 2012 年 BILD 峰会上提呈的论文
爱荷华州，埃姆斯市
2012年 11 月 7 日

BILD通谕 作者：杰夫·里德(Jeff Reed)

“救济，一直都是并且仍将成为大部分发展中地区无可回避的政治、经济以及人道灾难。”⁴¹ 丹比萨·莫约（Dambisa Moyo）

我在1988年第一次触及到了西方救济与发展项目的破产本质，那时，我与泰德·沃德博士一起参加了在伊利诺伊州惠顿召开的威尔士湖咨询会。在我开始在当代福音派的主流机构——诸如基督徒和神学教育协会、宣教智囊团和救援与发展咨询会测试“以教会为本的神学教育（C-BTE）模式”时，泰德尽力让我暴露在最多样的环境下，以得到最广泛的体验。这些是他的领域。而他“给我上的课”之一就是让我接触那些既能激励我，又能试验我的理念的环境。那次咨询会之后，我就一直挣扎于发展中国家救援事业的复杂性。我离开那次咨询会的时候，感到世上没有一个机构真的相信教会网络就是上帝用来满足全世界重大救援和发展需要的分配系统。相反，咨询会上的时间全都耗费在讨论救援和发展机构如何能够把门徒培训附加在他们的目标之上——毕竟，他们时常付出巨大的努力来从事全球救援工作。但他们对“门徒培训”抱持着狭隘的理解——认为它只是一种个人式的西方事业，他们对教会网络在上帝计划中的中心地位几乎一无所知。我谈到“教会网络其实是上帝旨意中的救援分配系统”时，是什么意思呢？这篇通谕就要展开探讨这个议题。

最近的一次经历印证了我24年前对此事的首次感想。我参与了纽约市的“海地计划”——我们在此计划中与纽约市各自治区成长中的海地人教会结为伙伴。我很不情愿地同意参与海地计划，这个项目由8个事工领域的联盟及其许多事工伙伴组成——这些伙伴机构大多是中心设在美国的救援和发展NGO。由于我们与纽约市的各个海地人教会的伙伴关系先于这个联盟，我们的安提阿学院就有望成为海地计划的教牧培训课程。我还在今年夏天同意参加与联盟主要参与者举行的为期两天的战略会议，结果发现房间里几乎每个人都代表一个西方救济组织——也就代表着真正在没落的西方体制和教会，

⁴¹ 《僵死的救济：为何救济无效，而非洲有更好的出路》（Dead Aid: Why Aid Is Not Working and How There is a Better Way for Africa），丹比萨·莫约著（Dambisa Moyo）（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9年出版）。哈佛极富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丹比萨·莫约这本书的前言里写道：“丹比萨·莫约在赞比亚出生并接受教育，并为她的读者带来了学术专长和‘真实非洲’体验的罕见结合。她在经济学方面所受的培训使她从世界银行走到哈佛，又一路走到牛津，并在那里拿到了博士学位。离开学院后，她在高盛度过了8年非常成功的职业生涯，最近还担任了全球经济学家和策略师。这简历真不得了。”

而与此同时全球南方教会却在崛起。可以说西方的NGO毁了曾是加勒比海明珠的海地。据估计，如今有75%的海地人口依靠西方救济而活。⁴²在为期两天的讨论中，很明显，无论是美国国际开发署，各个西方NGO还是一些新的创新救济组织，谁都不明白复合式教会网络的力量，甚至没有人赞同教会网络在上帝计划开展中的核心地位。我在这为期两天的会议结束后，再次忍不住打破了沉默！

这种由救灾援助引发的灾难由来已久。在21世纪的头10年历，全球对话的激烈程度明显提高了。这些对话受到联合国及其千年发展目标（MDG）的影响塑造。⁴³5种主导主张开始崛起，⁴⁴它们充满了高质量的研究与理念。然而这

⁴² 参看《海地：动荡的历史——从加勒比明珠到破碎山河》（Haiti: The Tumultuous History—From Pearl of the Caribbean to Broken Nation），菲利普·吉拉德著（Philippe Girard）（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Palgrave Macmillan）出版，2005，2010，2011）。

⁴³ 参考 un.org/millenniumgoals.

⁴⁴ 至少5种主导主张开始崛起：

1. 人民主义方案——“让我们消灭贫困”（博诺，One.org）参考《消灭贫困：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性》（The End of Poverty: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企鵝出版社，2005年出版）以及《共同财富：地球村经济学》（Common Wealth: Economics for a Crowded Planet）（企鵝出版社 2008年出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著。萨克斯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曾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的特别顾问。
2. 全球政府协作方案——结束西方尤其美国对贫困国家的压榨；改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贯彻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参考《最贫困的10亿人：为何最贫困国家面临崩溃，出路在哪儿？》（The Bottom Billion: Why the Poorest Countries Are Failing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著（牛津出版社，2007年出版）。科利尔是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前主任。
3. 商业方案——微型企业、微型融资、创业以及经济发展项目。见《金字塔底层的财富：用利润根除贫困》（The 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Eradicating Poverty Through Profits）C. K. 普拉哈拉德（C. K. Prahalad）著（普伦蒂斯·霍尔出版社，2010，2012年出版）。普拉哈拉德曾任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策略学教授。
4. 全球关系网方案——由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通力合作搭建巨型社区。见《巨型社区：政府领袖、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可以如何共同应对今天的挑战》（Megacommunities: How Leaders of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Nonprofits Can Tackle Today's Global Challenges Together），马克·格伦瑟（Mark Gerencser），雷金纳德·范·李（Reginald Van Lee），费尔南多·纳波利塔诺（Fernando Napolitano）以及克里斯托弗·凯利（and Christopher Kelly）合著（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08年出版）。这是一种通过大型社区网络创造社会资本的一种大规模方案。
5. 深层文化方案——此方案主张文化的深层要素必须得到改变，否则就无法引起真正的改变。见《告别施舍：西方世界经济史略》（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一切情况中，一种逐渐抬头的批评声出现了，这种声音论断说，整个二战后的国际格局必须从根本上重构。

“的确，二战后建立起来的整个国际经济体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现在所谓的世界贸易组织——正在全球化、贸易争端和因崛起而雄心勃勃的亚洲及其他地方经济体的重压之下逐渐屈服——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如是说。”⁴⁵

科利尔在他的杰作《最贫困的10亿人：为何最贫困国家面临崩溃，出路在哪儿？》（*The Bottom Billion: Why the Poorest Countries Are Failing and What To Do About It*）之中提出了以下意见。

“四十年来，全球发展的挑战一直是10亿人口的富裕世界，面对50亿人口的贫穷世界……然而，到2015年为止，这种看待发展的观念显然已经过时……全球发展的真正挑战是一批最贫困的国家正远远落后，而且大都正在分崩离析。”⁴⁶

全球的整个救援和发展体系——也是许多基督徒NGO在现有范式之下深层参与的体系，正在分崩离析，需要彻底重构。有两本书点出了这种批评声的关键：伊斯特利的《白人的重担：为何西方努力救济全世界，却鲜有好果且频出恶果》（*The White Man's Burden: Why the West's Efforts to Aid the Rest Have Done So Much Ill and So Little Good*）⁴⁷（标题不言自明）以及莫约的《僵死的救济：为何救济无效，而非洲有更好的出路》（*Dead Aid: Why Aid Is Not Working and How There is a Better Way for Africa*）。请听一听莫约的批评声。

“然而过去几十年来超过1万亿美元的发展援助投入真正让非洲人民过得更好了吗？并没有。事实上，全球范围内接受救济者的景况比之前更糟了；甚至要糟得多。救济让穷人更穷，发展更慢了。然而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格里高利·克拉克著（普林斯顿和牛津出版社，2007年出版）。

⁴⁵摘自史蒂芬·R·韦斯曼（Steven R. Weisman）著《质疑三大国际金融机构的角色》（“3 Glob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Roles Questioned”）最初发表于《纽约时报》2007年5月23日号。

⁴⁶《金字塔底》（*Bottom of the Pyramid*）同前。

⁴⁷《白人的重担：为何西方努力救济全世界，却鲜有好果且频出恶果》（*The White Man's Burden: Why the West's Efforts to Aid the Rest Have Done So Much Ill and So Little Good*）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著（企鹅出版社，2006年出版）。伊斯特利是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

救济资金仍然是当今发展援助政策的核心，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理念之一。”⁴⁸

正如哈佛大学的尼尔·弗格森在她这本书前言部分指出的那样：

“在1970到1988年这段时间里，流向非洲的救济资金达到了顶峰，非洲贫困率却从11%猛涨到66%。”⁴⁹

而扬·艾格兰（Jan Egeland）也在他极富洞见的作品《十亿条生命：来自人性前沿的目击报告》（A Billion Lives: An Eyewitness Report from the Frontiers of Humanity）.⁵⁰中对他们作了补充。

“如今在人性的最前沿，仍有10亿条生命岌岌可危。这是与我们同在一片蓝天下，却连饮用水、每天粮食甚至每天1美元生活费都没有的人类数量。”

艾格兰还从他在全球救济和发展方面的丰富经验中，提出了以下观点。它为本文提供了一种对以教会为根基的复合式网络的最起码的认识，该网络在每个城市，乡镇和村庄内建立了一个以教会为基础的复合式捐助者社区网络。

“在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我可以看到宗教团体，妇女团体，农民团体，学生团体和工会如何挺身争取人权和地方发展权。”⁵¹

过去3年来还有两本由基督徒作者编写的相关书籍问世：《当救济成为伤害：如何不伤及自身和穷苦人而解决贫困》（When Helping Hurts: How to Alleviate Poverty Without Hurting the Poor and Yourself）以及《有毒的慈善：教会和慈善机构为何害了受捐者》（Toxic Charity: How Churches and Charities Hurt Those They Help）⁵²这两本书的主旨在于让

⁴⁸ 《僵死的救济》，内容简介引言xix。

⁴⁹ 同上。

⁵⁰ 扬·艾格兰（Jan Egeland）著，《十亿条生命：来自人性前沿的目击报告》（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XII页。艾格兰是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总干事，并担任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及其紧急救济和发展协调员。

⁵¹ 同上，第233页。

⁵² 《当救济成为伤害：如何不伤及自身和穷苦人而解决贫困》（When Helping Hurts: How to Alleviate Poverty Without Hurting the Poor and Yourself）史蒂夫·科比特（Steve Corbett）与布莱恩·菲克特（Brian Fikkert）合著（穆迪出版社，2009年出版）以及《您与有毒的慈善：教会和慈善机构为何害了受捐者》（Yourself, and Toxic Charity: How Churches and Charities Hurt Those They Help），罗伯特·卢普顿著（基督教遗产出版社，2011年出版）。

教会开始摆脱这种无所不在的西方救济系统。尽管它们在与本文相合的方向上充满了洞见，但他们却未能抓住西方救济体系的“范式的力量”，因此有着换汤不换药的危险。

在这篇通谕之中，我们要建立一种可以在所有级别的发展对话中都可以受益的模式。然而我们是从根本不同的范式上来处理这个议题的——我们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方案。我们将借鉴从长达十年的激烈对话中获得的许多见解，以及许多大规模实验性方案——例如微型企业/微型贷款企业。在将这些经验构建为我们的模式的同时，我们会向你们介绍第二代的全球发展方案：**BoP 投资方案**——金字塔底层投资（Bottom of the Pyramid investing）。我们将展示艾格兰对当地发展的呼吁，如何将规模巨大但仍在兴起的世界级城市矩阵和复合式社区网络研究，与影子城市现象相结合，从而活化出来，形成一种面向21世纪的新式“罗马之路”战略。我们认为，基督教救济和发展NGO要么应当取消，要么应当接受彻底改造⁵³，从而为基于教会的复合式社区网络方案铺平道路，在后现代式的技术社会中勾画出符合全球化的蓝图。

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在想什么，当你们第一次听到这个演讲或者读到这篇文章时你会不禁问：“杰夫，我通常同意你的批判而且欣赏你的服事，但你为什么非要如此好斗呢？你为什么非要批判得那么绝呢？这是因为西方救济组织、机构、NGO和教会辅助机构仿佛某种兄弟会——他们会作出有创意的调整，但未能彻底地反思和重构他们的整个范式。而且有时候，一旦未能吸收一种彻底革新的新事业，他们就会作出攻击行为。事实就是这样。罗兰·艾伦正确地指出：当今基督教世界内存在着两个体系：一是不符合新约而又笨重的西方体系，二是简朴的“基督及其使徒的道”。⁵⁴我在此绝不是要怀疑参与西方事业的人们的诚意和创造力。

这是我在“当代通谕”标题下所写的旨在参与BILD计划的全球教会网络中传阅的6篇通谕中的第5篇。⁵⁵这些通谕是《范式全论》（The Paradigm

⁵³ 史蒂夫·肯普最近与某个基督教救济和发展NGO的主席进行了对话，虽然他同意我们的许多“以教会为根基”的理念，但他的基本观念仍然是：大型的主流基督教NGO“太重要，不能失败”。

⁵⁴ 罗兰·艾伦 著

⁵⁵ 所有这些通谕都直指早期教会，并指出今日西方教会的许多困惑，这些教会已经远远偏离“基督及其使徒的道”。6篇范式类论文所要处理的，是为神学教育、使命、释经学、神学百科全书以及基督教教育创造全新的范式。这些通谕把早期教会——即复合式教会网络之中的小型朴素教会，视为宣道的社群。然后就谈到四个必然推论议题：从耶稣到福音书，以及我们对门徒培训的困惑；妇女在教会中的角色；金钱与教会；最后一篇论文则讨论咨询、牧养与早期教会的关系。

Papers) 的补充。两套文集各自包含六篇论文,旨在仔细检视和对比现代西方范式和早期教会的范式,以及他们推进福音事业的方式。《通谕》(The Encyclicals) 比起《范式全论》(The Paradigm Papers) 来,焦点更窄一些,因为它聚焦于研究早期教会的希腊——罗马社会各个方面的许多新兴文献。大量的文献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将早期教会呈现给当代世界,在基督教世界的中心从北方向南方转移的这个大变革之中,这种洞见成为了耀眼的明灯。这种转变如此之大,以至于它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早期教会的使徒时代,促使我们去寻求重新发现其建立自发式扩展的复合式社群网络、以至于颠覆了整个世界的奥秘。

我选择在前面的引子之中聚焦救济和发展事业,但本文的主题其实震撼着我们西方所有类型的机构及其昂贵的习惯。比起其他任何文章来,本文在我们如何花费西方财富的问题上拥有更大更震撼的冲击力。本文要对所有西方教会作出一系列挑战。

- 北美教会急需听从这篇论文的呼吁,从而彻底重整他们的预算。他们应当停止把主要资金耗费在自身以及他们昂贵的“事工范式”上。相反,他们应当专注委身于福音事业——从本地到全国再到全球。
- 北美的教会事工和事业——教育机构、教会辅助机构、救济和发展组织、宣教差会——都需要听从这篇文章的呼吁,从而彻底反思和重整他们昂贵的西式作风、方法和体系,以支持初代教会简朴而节约的复合式教会网络的方式。早期教会的方法非常适合在21世纪初这个神奇的时代帮助教会的全球性自发式扩展。
- 北美捐助者必须了解复合式教会网络的力量,并寻求使自己的捐助与全球南方教会网络相合,这些教会网络正试图摆脱对西方的依赖,转而建立以“基督及其使徒的道”为中心的自给自足运动。让一个教会网络强壮起来,就可以增加救济援助带来的影响力和持久效果。
- 而全球南方教会则需要以非常严谨的方式重新审视早期教会的网络,摆脱建立昂贵西方体系的诱惑,并且不再依赖西方资助。相反,他们应当寻求建立一个全新的体系——一种基于早期教会复合式网络的4个关键成功因素的体系。

两个系列的文章列表都在本文附录部分。最后说一点:《BILD领导力系列I和II》旨在引导在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习中研究《范式全论》以及《通谕》中提出的议题。

- 全球的五旬节宗教会——我最后一个挑战是给你的：你们在全球南方引领了福音事业的大潮。⁵⁶然而直到今天，我知道你们只做了几次认真的尝试来找到早期教会资助福音事业自发式扩展的方式——这是我们将要探索的4个关键成功因素。由于未能在这些方面仔细审视新约，你们就给一种最坏的异端“成功福音”开了大门。这种假福音用浅薄虚假的繁荣取代了早期教会经历的真繁荣，来传给全世界“活在金字塔底”的绝望人群。我们将在本文后半部分充分展开后面这个概念。

整个格局都要改变。西方在没落，西方教会也一样。亚洲——尤其中国和印度在崛起。这是个新时代。我们昂贵的机构已经奄奄一息。我们尚且已经负担不起这些机构，新兴的全球南方教会就更不用提了。而且这些体系已经失效。我的祷告，就是使我们能够做出必要的调整，以便用有效的方式，在事情太迟之前、在我们浪费掉机会之前与这个崛起的教会群体合作。这一天比我们想象中更近！

在我们深入这篇通谕的议题之前，最后提一句。这篇文章并不只是理论。这是从精心的神学研究和为期13年的持续实时对话之中发展而来的。这本书的最后，记录了我们与麦克莱伦基金会的汤姆·麦科利的对话，以及汤姆帮助我思考大规模资助问题时的众多对话。我从这些对话中制作了一个全面的教学系列，使我们全面反思和重构整个金钱范式和早期教会的关系，并促使我开发了在我们的教会中建立捐助人的一套工具：《为城市谋福：公民身份、捐助者和金钱》（Seek the Welfare of the City: Citizenship, Benefactors, and Money）。⁵⁷此外，这篇通谕来自我们自己教会的经验（

⁵⁶就我所知，过去两年来至少有四本书聚焦于全球五旬节宗运动。光看这些书名，你就知道这个运动已经走向成熟。对于所有渴望了解并在这个运动中成长的人，这些书都很值得去读。全球五旬节宗运动其实比起福音派教会来，更接近“基督及其使徒的道”，因此也值得福音派一读。这四本书是：《五旬节宗之上：全球基督教面临的危机以及神学目标的更新》（Beyond Pentecostalism: The Crises of Global Christianity and the Renewal of the Theological Agenda）沃尔夫冈·冯戴（Wolfgang Vondey）著（伊尔德曼斯出版社，2010年出版）；《全球五旬节宗以及圣灵医治》（Global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Healing）坎迪·冈瑟·布朗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用方言思考：五旬节宗对基督教哲学的贡献》（Thinking in Tongues: Pentecostal Contributions to Christian Philosophy）詹姆斯·K·A·史密斯（James K. A. Smith）著（伊尔德曼斯出版社，2010年出版）；《研讨全球五旬节宗：理论与方法》（Studying Global Pentecostalism: Theories and Methods）艾伦·安德森（Allan Anderson），迈克尔·柏根德（Michael Bergunder），安德雷·德鲁格斯（Andre Droogles）以及科内利斯·范·德·拉恩合编（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⁵⁷该工具可通过BILD国际获取，其套件为包含工作簿和DVD上的11个信息的笔记本。它将很快成为一个互动网站，旨在协助牧师，植堂工作者和使徒团队领袖栽培捐助者团队，通过他们的教会网

我们所有的文献资源都是如此），如今我们教会已经成为了一个教会网络。作为我们在将我们的教会重组为教会网络之前处理的最后一个议题，我发表了另一个关于金钱和早期教会的三部曲系列文章。此外，我们教会6年前组建了捐助者团队，这也为我这篇文章所讨论的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⁵⁸

四个关键成功因素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提出四个关键成功因素，这些因素成功地资助早期教会复合式网络的自发式扩展⁵⁹，而这种扩展真的持续了300年之久，直到在罗马帝国时期达到最高峰——多么了不起的壮举！首先我要提出基本论点，然后列出这4个因素。

基本论点

资助早期教会的自发式扩展有四个关键成功因素。它们是之后的每一代教会获得相似成功的关键因素，对于21世纪初的全球南方新兴教会要在福音事业中取得成功也是至关重要的。

四个关键成功因素

1. 众教会。众教会投入而支持他们中间那些有使徒式事工的人。他们是募集来的资金的忠实管家，确保资金流向需要的地方。而战略性的枢纽教会将关键资源投入到使徒团队战略计划的下一阶段中。教会集群募集了旨在满足教会网络的大规模需求的特殊筹款；这些筹资是由使徒团队领袖发起的。
2. 捐助者。捐助者自由地使用自己的住所、敬虔和影响力，从而担任了协助使徒式领袖的战略角色。他们成为了团队的一部分，小心翼翼地避免用自己的捐助来掌控事工。他们如同福音事业的“股东会”，但这并不使他们凌驾于使徒式领袖之上，相反核心领袖主要是由使徒式领袖以及战略性的城市教会长老组成的。
3. 筹款。我们为了满足全球教会复合网络中的战略性需要，而特别展开了筹款。这些筹款是由使徒式领袖在其战略性拓展计划中发起并

络、植堂事工和宣教事工伙伴，为加速福音事业的进展作出贡献。

⁵⁸ 我们的捐助者团队将我们教会的回应与我们全球事工伙伴提出的需求挂钩，在过去的6年中捐出了300多万美元，从而控制了我们的总预算。这是不足400人的一间教会中，一群规模较小的捐助者给出的，他们都为此做出了牺牲。看来这些理念真的行得通！

⁵⁹ “早期教会的复合式网络”这个概念，是我在《第一世纪众教会：从简朴教会到复合式教会网络》构建起来的。这个概念也是这篇通谕的基础，而这篇通谕就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延伸，所以请你在理解了这些概念的前提下充分把握这篇通谕的理念。

与该计划融合的。这些领袖挑战众教会起来满足这些需求，并直接与他们合作，从而使他们慷慨的奉献得以物尽其用。

4. 带职的使徒团队。使徒式领袖的地位决定了他们既不受教会控制，也不会成为后者的负担。他们开发了职场式的事工，使他们可以根据需要来养活自己。然而，他们是有权靠福音养生的。此外，他们培养出了建立和战略性地使用捐助者的专业技能，以及挑战众教会来完成大规模筹款方面的专业技能，从而帮助全球教会的扩展。

那么我是如何提出这个论点以及四个关键成功因素的呢？我仅仅回到了复合式教会网络中去，寻觅金钱的走向。为帮助我们以可视化的方式理解金钱在教会网络中的走向，我画了一幅图表。在之前的通谕《**第一世纪众教会：从简朴教会到复合教会网络**》之中，我们已经确立了教会的结构包含两个主要元素：众教会以及使徒式教会网络。记得我们之前有关模范式和福利式的讨论吗？一般来说，教会领袖有两种类型：（1）模范式领袖——他们聚焦本地事工，带领和牧养地方教会；以及（2）福利式领袖——他们主要着眼全球福音事业，建造教会并且把他们编织为复合网络，从而推进福音事业。下一页的图表就建立在那篇通谕的复合教会网络基础上，也涉及到金钱。

在我们开始理清图表的思路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关键成功因素如何从早期教会的复合网络中发展出来。

金钱与耶路撒冷教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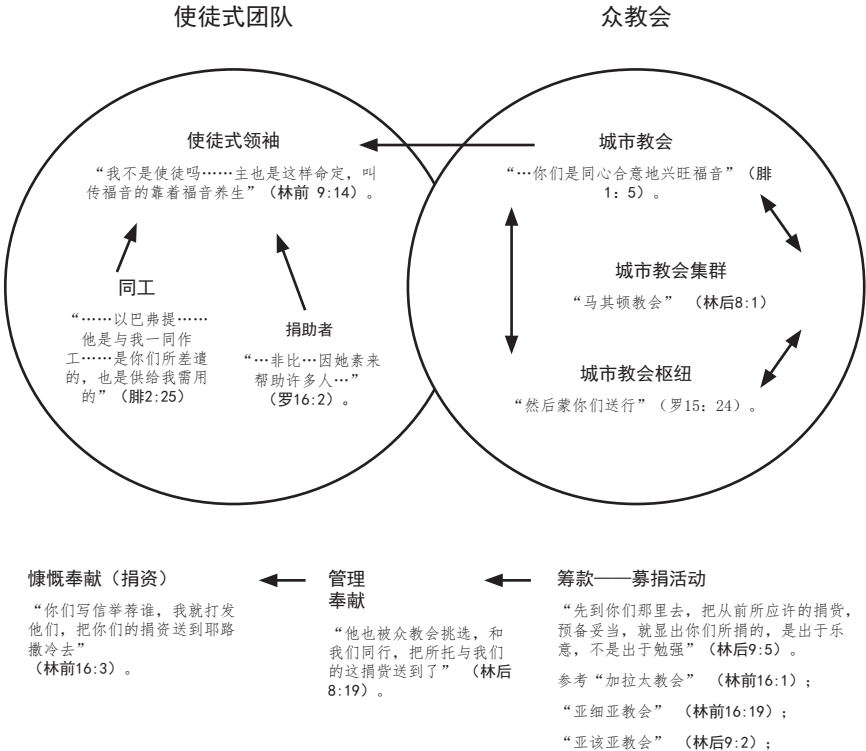
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们中心论点与四个关键成功因素的附录，但它为奠定我们在教会建造和扩展中审视金钱的重要地位奠定了基础，正如使徒行传所记载的那样。使徒行传第2章42-47节对诞生在耶路撒冷的新教会作出了核心描述，我们在其中看到，教会立即回应了圣灵的降临和教会的诞生——他们开放家庭，无私地奉献财产。这个新兴社区的核心精神在使徒行传4章32-35节之中又重新被提起：

³²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

³³ 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

³⁴ 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³⁵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

早期教会资助教会自发式扩展的方略



之后我们就见证了这种新生活 在捐助者巴拿巴身上的果效。使徒行传第4章36-37节记载了极不寻常的一个情节，巴拿巴卖了一块田地。

³⁶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³⁷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

接下来是使徒行传第5章1-11节中的一幕，亚拿尼亚和撒非喇也卖了一块土地，但保留了部分收入，他们因此而失去了生命。我们在此看到一些关键要

素，成为了使徒行传将会展示的早期教会四大关键成功因素的基础。我们可以从这幅“快照”之中看到以下几件事：

1. 整个教会围绕着上帝的旨意，是同心合意的，这显然影响了拥有土地和财富的人的钱包。
2. 比较富有的人（即捐助者）都是众所周知的。他们变卖田地和产业并且大笔奉献的事都是比较公开的，而且他们在没有义务的情况下，自愿把这些奉献放在使徒们脚前。
3. 有几个人对自己的奉献撒了谎，就丧了命——他们试图使自己得荣耀的同时保住金钱。

这完全合乎当时的历史背景。⁶⁰

1. 捐助者是十足的公共人物。
2. 他们的奉献是众所周知的，他们也因为奉献而得到恰如其分的认可与尊崇。
3. 捐助者（富人）的无私行为样式震撼了所有人；这里面真的有很不得了的事发生。他们的奉献既不在自己的安全区内，也不是象征性的。
4. 然而亚拿尼亚和撒非喇却如同世上典型的捐助者那样行事为人——想要得到称赞，但也想留住钱财。

我们现在带着保罗书信中的洞见，来看看使徒行传之中展现的教会网络。

金钱与早期教会。

我要简单理一遍“金钱与早期教会”这个图表。我们大可以随意选一个切入点，但我要按照上文列出的4个关键成功因素的顺序来讲。

众教会。我们可以从这张图表之中作出如下观察：从腓立比教会就可以看出最基本的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具有保罗在所有教会中希望建立的典范DNA，这些特征也是我们在今天的教会中应当寻找的。从腓立比书1章5节起，保罗就称赞他们，因为腓利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是从一开始就与他一同“兴旺福音的”。他们同心合意参与保罗福音事业的方式，就是在许多

⁶⁰我在《为城市谋福：公民身份、捐助者和金钱》（Seek the Welfare of the City: Citizenship, Benefactors, and Money）这套课程中已经全面讲解了捐助者的概念。我在自己的作品中广泛引用的一部优秀作品是布鲁斯·W·温特的《为城市谋福：基督徒的捐助者和公民身份》（Seek the Welfare of the City: Christians as Benefactors and Citizens）。

处境下为他送去资金奉献（腓4：15-19）；他们还差派以巴弗提去协助他（腓4：15-23）；他们应该也是差派友阿蝶和循都基这两位姐妹去作为同工服侍保罗的人（腓4：3）。此外，众教会的各个枢纽（中心）也支持着保罗。我们知道安提阿教会就是这种情况，安提阿是保罗早期宣教旅程的差派基地。而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对罗马教会有着额外的期望。保罗在探访他们一段时间之后，企盼自己能受他们差遣而前往西班牙（罗15：24）。如果我们仔细揣摩罗马书15章和16章，就会发现保罗差派非比在他前面，去为他的西班牙宣教之旅筹款。此外，教会集群或网络也回应了因特殊需要而发起的特别筹款。最大的一笔筹款来自犹太人基督教会。我们马上就会深入研究这笔筹款，但是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加拉太教会”，“亚细亚教会”和“亚该亚教会”都参与其中。这使我们看到第一个关键成功因素：众教会分担筹款需要。

捐助者。正如之前提到的，我在《为城市谋福》一文中深入研究了捐助者在保罗时代的希腊——罗马世界中的角色。捐助者在保罗的事工团队中也扮演着关键角色。圣经中提到了99个与保罗打过交道的人的名字。其中大概有38个人曾经以某种方式在他的团队中服侍过。其中大约三分之一是保罗和提摩太式的同工，三分之一是妇女同工，剩余三分之一是捐助者。非比就是捐助者之一。我们在罗马书16章1-2节中读到了她。

‘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非比，她是坚革哩教会中的女执事。²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

很显然非比是保罗的捐助者之一，也曾资助过其他人。她很有可能在坚革哩的家里经营着教会，她经济独立而且富裕。保罗差派她去罗马为他预备未来的旅程。从保罗在罗马书16章里列出的人名来看，似乎他期盼她去为他的旅程筹款。她在保罗的事工团队上耗费了时间、才干和资源，来推进福音事业。捐助者是保罗团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固然可以引用更多的证据来证实这一点，但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为早期教会自发式扩展提供资金的第二个关键成功因素就是捐助者。

筹款。考虑到其在使徒式网络中的“粘合剂”作用，也因为保罗在他作品中对它的大量着墨，我相信筹款本身也是这个模型的一部分。筹款显然在保罗塑造这个网络的战略计划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这是他为福音持续扩展铺垫基石的重要步骤。我们稍后就来深入研究筹款这件事，但从图表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有好几个教会集群已经涉足了筹款。保罗已经为筹齐这笔款奔走了

两年多。他勉励众教会为这笔筹款而每周存钱。款项是在逐个教会集群之间筹集并且小心管理的，由每个教会集群的代表带着逐渐积攒起来的捐款旅行，以保障适当的问责制（林后8:19）。这笔筹款是要捐给耶路撒冷教会的（林前16章3节）。这笔筹款就是从众教会收集大量资源并委托给另一个教会网络的例子。因此筹款就成为了早期教会复合网络的关键成功因素之一，是我们要讲的第三个因素。

带职的使徒团队。我们再来看一遍图表，这次我们聚焦使徒式领袖。当我说这些领袖是“使徒式”的时候，我所指的是以弗所书4章11节中描述的5种领受了恩赐的领袖：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些领袖的存在目的就是建立教会——在基督及其使徒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建造，并且以植堂和建造众教会来带出教会的自发扩展。他们通过把福音带进全新的战略性城市、稳固各个教会并且培训领袖来实现这一点。他们一路上得到了众教会的支持，但却不把自己看作某种专职或专业同工，而把自己看作领受了呼召和管家职分的人。显然，倘若众教会支持他们，他们就能够有更大的成果。但有时候，保罗认为不利用教会的捐助反而是有益的，因为这样可以防止他们有机会怀疑他的动机（林前9章12节）。其他时候，来自众教会的支持却不足，因此保罗就兼职做起了自己的本行——制作皮革产品。⁶¹事实上，他有时与亚居拉和百基拉组成生意团队，有时候他甚至用这个兼职来支持自己的团队成员（徒18：1-4节）。所以你看，保罗是负责的——没错，正如我们在筹款问题上所见的那样；但他并不囿于以工资和成本为挂虑的职业；他最大的重心仍然是他的呼召。此外，不管他是富足还是缺乏，得到捐献与否，他都继续前进。他制定了应急计划，建立了一个捐助者团队，并根据所需不时做起兼职。这是早期教会复合式网络资助方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证明我们提出的第4个关键成功因素：带职的使徒团队。

筹款

我们来仔细审视一下筹款这件事。保罗在他的著作中用大量笔墨写到它。我认为筹款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涉及从一个教会网络收集大量资金捐给另一个教会网络，或者从一个教会集群筹集资金捐给其他地方或政治环境中的教会网络，这其中充满了原则（基本要理）。我们对筹款的大部分认识来自哥林多前后书。我稍微说一下这里的语境。保罗向他的教会网络中的所有教会

⁶¹ 罗纳德·F·霍克（Ronald F. Hock）著，《保罗事工的社会背景：带职服侍与使徒位分》（*Social Context of Paul's Ministry: Tent-Making and Apostleship*）（奥格斯堡出版社，1980年出版）。

传达了为犹太教会筹集大笔款项的愿望。他要求所有人做出牺牲性的委身。看来他所重视的有两个目标。一是要纪念耶路撒冷的穷苦弟兄，其实这里所指的就是整个犹太族群。这是雅各、矶法以及约翰先前请求他一旦领受他们的团契按立之后，开始在外邦人之中推进福音事业以后，就立即单单凭着恩典去做的。其次，他似乎也在努力把犹太教会融入新教会——即由同样多的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教会。这笔奉献对于犹太教会而言会是一种爱的表达，而且如果犹太教会接受，这也会是分享了他们属灵祝福的其他民族教会对整个犹太民族的爱的礼物。保罗在罗马书15章25-33节向罗马教会致辞：

²⁵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²⁶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²⁷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身之物供给他们。²⁸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士班雅去。²⁹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³⁰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³¹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可蒙圣徒悦纳。³²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³³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阿们。

现在我们把整个画面合起来看：

- 雅各和耶路撒冷众使徒挑战保罗要“纪念（耶路撒冷）的穷人”。
- 保罗把这笔筹款的本质看作实现这一点的途径——把善款带给耶路撒冷的穷人。
- 保罗也把这事看作给予以色列国所配得的尊荣的一种方式。
- 当他带着这笔捐款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裂痕仍然存在。
- 显然，耶路撒冷有些犹太基督徒倾向于拒绝接受捐赠。

这对于我们思考借助使徒式团队的带领、在一个个教会网络之间对捐款的大规模管理时，会带来很深刻的洞见。这其中的大多数原则来自哥林多后书8章和9章，所以我会按着每套参考经文列出其中的原则，然后根据这些原则来对这个关键成功因素得出结论。

哥林多后书8章1-7节

- 筹款是对耶路撒冷“圣徒的服侍”。
- 保罗称之为“乐捐的厚恩”，这就意味着他请求他们做出这样慷慨的奉献，而他要求马其顿人以巨大的个人牺牲为代价来做这笔奉献。

哥林多后书8章8-15节

- 这类大规模奉献式的捐助是扎根于福音的——扎根于我们所领受的“难以名状”的救恩礼物。
- 哥林多教会的承诺是十分慷慨的，这是一年前作出的奉献承诺，如今需要兑现。
- 他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教会分享财富，这是公平的。上帝对所有富裕的人都作出了一样的要求。

哥林多后书8章16-24节

- 保罗十分担忧他们是否能兑现先前所做的奉献承诺。
- 他为了建立强有力的责任制度甚至不惜说了些出格的话，尤其考虑到哥林多人在各个层面上质疑他和他使徒位分。
- 与此同时，他不接受他们不兑现奉献承诺的任何借口。他差派提多和来自众教会的几位信使来问责他们的奉献承诺。
- 他们要在这些人面前公开完成自己先前的承诺——因为这承诺从前也是公开立下的。9-10

哥林多后书9章1-5节

- 保罗差派弟兄去预备哥林多人——在他抵达之前把所有款项筹齐。
- 如果哥林多人没有履行他们的承诺，就会使保罗和他建立的众教会在耶路撒冷教会及其领袖面前蒙羞。
- 保罗之前要他们“事先承诺”（真正意义上的提前宣布）将会捐多少款。
- 倘若他们在保罗抵达之前未能筹齐款项，那么这笔捐款的整个性质就变味了——因为他这时就不得不强迫他们去完成筹款了。

哥林多后书9章6-9节

- 保罗把自己发出的挑战建立在一个原则之上：你若多多地给予，就会大大地收获；你若囤积金钱来保全自己的财富，就得不到良好的回报。
- 他并没有承诺说，倘若他们多多奉献，就会发家致富，只是说他们将一直会得到足够的回报，可以“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 保罗挑战他们不要带着怨愤履行自己的承诺——到了最后一分钟、在最后期限和压力的逼迫面前才放手奉献——反而要提前奉献，好避开

最后期限的压力。

哥林多后书9章10-15节

- 保罗的看法中，上帝实际上在起先就给了他们足够的资源，上帝也是真正能够使他们倍增的那一位。
- 保罗承诺他们将会“凡事富足”。换言之，他们奉献所得来的回报，将会积极影响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 保罗把“筹款”看作捐助者和受捐者之间的牢固纽带，再次回到他对犹太教会和外邦人教会的全局观之中。

实质上，保罗呼召众教会给出“乐捐的厚恩”的理由是什么呢？保罗利用这种大规模的慷慨奉献，试图把犹太教会和外邦人教会建成一体，从而使整个教会运动合一。此外，这使得各个教会获得了一种对彼此的归属感，以及对整个福音运动的真实所有权。这为他与众教会交谈的方式以及他指导他们在福音事业中处理财务问题等方面提供了基调。在一个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这正是我们今天的榜样，并且真正使第三个关键成功因素成型了。

作为今天典范的筹款

1. 保罗立下了宏大的“资金”筹款目标，并挑战他身边的人们慷慨回应它。
2. 所有教会都受挑战去回应它。
3. 这些教会一旦以承诺回应了保罗，他就以公开方式来向他们追责：用的就是他的书信、差派他的关键团队成员来确保款项能够在他抵达之前到位，并且与相关教会代表一起组成使团来完成筹款，并把款项如数带到耶路撒冷。
4. 你可以说他们施加了很大的“圣经压力”来跟进他们的承诺。

这也是早期教会资助全球教会自发式扩展的方式。“资助教会的自发式扩展”这个图表就描绘了这整个方略。四个关键成功因素是很容易看出来的。然而重点在于认识到它们组成了一个整全的体系——一套哲学方法。所有要素缺一不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罗兰·艾伦提出的挑战：“任何人若是未能整全地对待基督及其使徒之道的体系，漏掉哪怕一小部分，都完全不算是在施行这道。”这篇通谕余下的部分之中，我们要认真审视我们的西方范式，并且深思如何把早期教会的方式应用到我们当今的全球南方教会的机遇中。

西方范式的瘫痪

可悲的是，我们如今的教会和宗派完全不像早期教会。相反，我们有的是庞大而笨重的西方体制模型——它们比起早期教会的网络来，更像是财团化的美国。我们的整个形象根本不像早期教会。我们的教会在奉献方面受到的教导是不够的。我们的捐助者在我们的教会中没有得到栽培。我们的“职业”牧师不做带职服侍，也不涉足职场或事业。而我们也没有参与足够重大的事业之中，所以不能要求我们的教会给出大规模的牺牲式奉献。

我们不妨从全局的角度来审视一下这些“范式问题”。我会按照第192页上的图表“资助自发性扩展”来讨论这件事。正如你们会看到的那样，我们的大多数教会和牧者都受困于“范式瘫痪”。⁶²他们无法看到摆在他们面前的根本差异。这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他们真的看不到实际数据。他们的事工类型被定得太死，事工规则也太僵化，而且反省的途径也太刻板，以至于他们看不到实际数据。第二，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被保护得太好，以至于无法考虑作出彻底改革。这会造成太大的情绪压力，并会冒上疏远他们的选民的风险，所以他们宁可忽略眼前的证据。第三，有些情况中，出于实用方面的原因，这些证据带来的意义之严重，会压制证据本身。

众教会。我们的教会、宗派、联合会和独立教会——不管是主流、福音派还是五旬节宗，几乎都把自身当做首要的焦点。他们把持着自己牧者的时间，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员工，几乎完全控制着他们的职责内容。他们最优先的投资对象是他们的教堂建筑和昂贵的项目。剩下的才进入福音事业和社区福利上——这与我们在早期教会中看到的十分不同。

捐助者。捐助者往往在信仰方面不够成熟，很少把自己看作是一支本地、本国或者国际上拥有更新作用的使徒团队中的重要角色。他们看到自己的教会没有参与任何更新性或全球性的事业——所以没什么值得别人要求他们投入时间、才干或资源的。牧师也不认为自己是使徒式领袖或使徒式团队，所以他们不认为自己有责任招募和培训捐助者，并与他们在大规模宣教事业中并肩合作。这样，捐助者当然不会卖一块地，来把价银摆在使徒式领袖的脚前！于是教会

⁶² 乔尔·巴克在他的系列视频和著作中使“范式瘫痪”这个概念流行开来。见《范式那点事儿》乔尔·巴克（Joel Barker）著（查特豪斯国际集团，1989出版）。托马斯·库恩最早在他如今已成经典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中提出了这个概念。

辅助团体就进来向捐助者募捐，比如学园传道会的“小钱创造大历史”募捐活动，这是因为教会自己都不做什么重大的事业，所以也不需要、也无法要求某人捐出100万美元。

筹款。我们的教会只是象征性地向使徒式团队和全球各地的复合教会网络作出了一点奉献。试问有哪间教会会募集1000万美元来支援一个困顿的植堂网络？为了宣教目标而精密设计的大规模筹款，不属于我们这些西方教会的常规。建立一个大型基金项目来影响地方、国家和全球福音事业，这些基金可以一次性给出，也可以在多年的周期上分为多笔捐出——这种想法在地方教会层面上，几乎没人听说过。我们象征性地这里募集到100美元，那里募集到5000美元，但我们西方教会的实际筹款能力应当以百万美元为单位。

牧师、宣教士以及全职基督徒福音工人。早期教会中那种被呼召驱使的复合式使徒带职团队，如今已经演变成为一系列专职——职业牧师和宣教士。以弗所书4章11节提出的五重恩赐，其本质是使徒性和宣教性的——这个观念已经很大程度上遗失了。这些领袖住在或大或小的复合教会网络之中，以那些教会（模范式的带领：长老、执事、牧养教会的妇女领袖）为根基服务于福音事业，这种观念对现代西方教会是彻底陌生的。

范式彻底革新指南

我把这些称为彻底的范式革新，因为变革真的必须很彻底。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就不过是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

1. 北美教会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考虑他们的财务优先事项，应当设立目标：用60-70%的资源来推进福音事业，并热情参与教会在当地、全国和全球的植堂网络。他们需要重塑自己的“牧职内容”，并且建立捐助者团队以及相应的事工基金。此外他们必须建立“筹款心态”，挑战会众大笔作出奉献来推进世界其他地区的教会运动。

想象一下，倘若我们完全重整了资源重心，那么我们可以在本地、全国和国际上为影响力巨大的事工提供多少宣教资源。目前，我们西方教会每年捐出120亿美元（每个月10亿美元）⁶³，但这大都是象

⁶³我的估计如下：每年40亿美元花在宣教机构及其职业宣教士身上，60亿美元花在救济和发展组织上，25亿美元花在许多教会的短宣项目上。见 同上《有毒的慈善》。

征性的，支持的对象也仅限于西方宣教士和救济发展事业。倘若我们真的要效法“基督及其使徒的道”，那这个数字就会达到每年数千亿美元。据估计，如果所有基督徒每年都奉献10%的收入，每年西方教会将能捐出1680亿美元。⁶⁴倘若把1680亿美元65与教会里的捐助者基金相匹配，那么捐款总额将达到3360亿美元。我相信我们预算的基准线，应当是60-70%的教会资金要用于推进福音事业，而不是花在我们的“教会员工和项目”上。这又会使每个月投入福音事业的资金再增加200亿美元。即便我们不理睬救济和发展组织、西方宣教士以及短期宣教活动，在他们彻底重整自己的范式之前不再加添资金给他们，我们也会拥有不可思议规模的资金来加速全球教会复合网络的建设。

2. 北美的福音事工机构需要重组其事工，与使徒式团队和复合教会网络合作，建立一种使他们自身能切实成为这些复合教会网络的工具、并使对方融入自己异象之中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复合教会网络应当成为他们的分配系统，而不是他们在一国内的员工。这一点适用于教育机构、宣教机构、教会辅助机构和救济发展类NGO。

问题并不在于这些“福利式”领袖事工——使徒事业的存在，问题在于他们是以西方财团的范式设计和组织的，没有采用“基督及其使徒的道”。问题不是这些组织存在于使徒式领袖之中，问题是其中许多组织属于“教会附属机构”。它们并不真正明白众教会的本质意义。这些组织在架构上也是财团式的，也是以个人主义方式理解门徒培训的。他们需要将自己重塑为与国家核心使徒式领袖合作的使徒式团队、捐助者团队或同工团队。我之前提出了以使徒式复合网络作为分配系统的想法。我这么说的意思何在呢？如果一个复合式教会网络能够建立并成熟起来，它们就会在世界各地的每个村庄、小镇和城市里自发地作为捐助者社区而“为城市谋福”了。这就意味着它们可以无处不在——可以成为所有作为“同工”基督教事业的工具：救济发展、教育、企业创业等。最终，这意味着复合式教会网络就是上帝的分配系统，可以提供所有带来更新和变革

⁶⁴据斯坦思估计，福音派平均只奉献了自己收入的2.5%（2005年估算）。大约同一时间，一个名为“新十一奉献”的组织把基督徒分为中等富裕和超级富裕，而中等富裕基督徒奉献了自己收入的一半，超级富裕者奉献了自己收入的1%。见理查德·斯特思著《我们福音的漏洞：改变我人生也将改变世界的回应》（The Hole in Our Gospel: The Answer That Changed My Life and Might Just Change the World）（基督教遗产出版社，2009年出版）。

⁶⁵同上。

的“服事”。

3. 北美捐助者需要成为使徒式团队和复合式教会网络的重要合作伙伴，在这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性历史时刻，对全球南方以及北美都市中心给予特别关注。他们必须通过奉献和金字塔底层投资（BoP investing）把资源集中到这些伙伴关系中。

金字塔底层投资（BoP investing）是发展方案中极其重要的领域。第一代扶贫投资——主要建立了微小企业和微型贷款——虽然很有潜力但成效有限。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都以西方资本主义掠夺者的方式进入了最贫困40亿人的情况之中。如今，全新一代的互利式投资方案正以第一代方案的教训为根基而涌现出来；它们被称为金字塔底层（BoP）投资。⁶⁶金字塔底层投资以其开明的理念和友好的资本方案，具有远远更为有效的方法和动机。虽然仍然需要大规模的奉献和捐款，但长期可持续的结果将来自西方的既有捐助者与全球南方新兴捐助者之间的新兴创业伙伴关系。他们的通力合作，将可以为复合式使徒网络创造巨大的财富，方法就是建立复合式教会网络，最终将影响上帝赋予他们的事工领域中的每个乡村、城镇和都市。

4. 全球南方教会则需要打破他们对西方事工范式和西方资金的依赖。作为代替，他们必须建立强大的使徒式团队，建立完善的复合式教会网络，并采取积极策略来推进福音事业。他们必须发展自身能力来资助自己的教会网络的自发式扩展，按着早期教会的四个关键成功因素培训自己的人才。

这展开来讲又会是一个巨大的领域，值得专门为其写一论文。但是容我在此点到重点。过去15年来，人们越来越发现这种依赖性在全球南方的教会中普遍存在。牧师总觉得，如果自己在事工中没有得到全职薪水，就好像名不正言不顺；他们并不懂得圣经所讲的带职服侍。教会成员也未能养成一贯的奉献习惯，也不把自己看作新兴的捐助者。就连年轻的新兴中上阶层——领着三倍于牧师的平均薪水的那些人，也为自己糟糕的奉献习惯辩护说，这是为了保持牧师们的谦卑，让他们能以正确的动机服侍。教会网络的领袖也未能建立“高端”的捐助者团队来资助和加速他们的宣教事业。也没人教导教会要去支持使徒式团队的事业，也没人教导他们要筹集牺牲

⁶⁶ 《金字塔底层的财富》（Bottom of the Pyramid）同前。

式的奉献来扶助世界其他地方兴起的复合教会网络。他们显出自己对于四个关键成功因素几乎一无所知。

5. 全球五旬节宗——倘若他们继续扮演当今全球宣教事业的领航人——则需要建立强有力的复合式使徒团队并使自己的复合式教会网络走向成熟，引领自己的教会离开虚假的成功福音的诱惑，并且围绕早期教会的四个关键成功因素建立可靠的筹款策略。

全球五旬节宗在全球南方引领了福音事业的大潮——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比起大多数福音派来，更懂得复合式使徒网络以及“基督及其使徒的道”。此外，正如近来聚焦全球五旬节宗的几本书所展现的那样，他们作为一个教会运动已经走向成熟。然而他们的运动之中有两个领域一直有所欠缺：一是建立稳固的使徒式团队，二是效法早期教会的模式，建立资助教会自发式扩展的成熟观念。成功神学已经取代了圣经所提出的兴旺教会的观念。这种假福音制造了一种穷人可以得富贵的假象，却没有带来任何真盼望。这种神学使教会暴露在精致的“骗子”面前，他们吸引大批会众并大量敛财。这使得草根教会以及其中的家庭持续地陷入绝望，但上帝的旨意却是要他们成为社区之内的真慈善社群，为他们的城市“谋福”。

有关资助教会自发扩展的全局构思/策略/事业

以下是一些旨在帮助在全球南方和北美都市中心带领复合式教会网络的使徒式团队的全局构思、策略和事业，帮助他们与西方教会各宗派和协会、事工团体和捐助者（包括主要捐助者和基金会）建立伙伴关系。我正在建立我称为“世界级城市/影子城市”的战略下的这些构思，这些构思又得到了战略性筹款和金字塔底层投资的加持，与后两者互惠互利。

这是真正的“大创意”。我记得乔尔·巴克在他最初有关范式的视频中解释说，雷·克罗克几个小时就决定买下麦当劳连锁店，是因为他明白这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创意”。这个大创意最终制造了一种彻底改变了全球商业圈的“连锁范式”。我这里提出的也是类似的“大创意”。

大创意：世界级城市/影子城市战略+战略性筹款和金字塔底层投资，将为“金字塔底层”的4000万全球南方领袖提供负担得起的世界级神学教育。

对大创意中各个元素的解释

世界级城市。自2004年以来，我一直在钻研这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当时我偶然间看到《布朗世界事务杂志》中收集了一系列研究——题为“世界级城市？”的五篇文章合集。⁶⁷它仍然在引领国际关系类型的刊物，正如《国际关系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012年夏季刊中的系列标题“城市的未来”中的七篇专题文章和四篇散文。⁶⁸萨斯基亚·萨森以她令人印象极其深

⁶⁷ “世界级城市？”包括萨斯基亚·萨森著《世界级城市：概念导论》；大卫·史密斯著《世界城市层级及其从高到低对大城市的意义》（“The World Urban Hierarchy: Implications for Cities, Top to Bottom”）；Anna Kjunulo Tibaijuka、乔斯·马思兰（Jos Maseland）以及杰伊·摩尔（Jay Moor）合著《我们都市的未来：为城市人建造家园》（“Our Urban Future: Making a Home for Homo Urbanus”）；布莱尔·鲁布尔（Blair Ruble），约瑟夫·图尔金（Joseph Tulchin）以及丽莎·汉利（Lisa Hanley）合著《迈向包容性城市》（“Moving Towards Inclusive Cities”）；以及布鲁斯·毛著，刊于《布朗世界事务杂志》2005年冬/春季刊第XI卷，第2期的《更大规模的城市规划：重塑城市》（“Urban Planning on a Larger Scale: Reimagining the City”）in *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Winter / Spring, 2005 Volume XI, Issue 2.

⁶⁸ 《城市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City”），此系列包含8个文集：安德烈斯·卡德纳（Andrés Cadena）理查德·多布斯（Richard Dobbs）与亚娜·雷米斯（Jaana Remes）合著《城市渐长的经济力量》；薛飞（Xuefei）著《中国的“绿色”奇观》（“‘Green’ as Spectacle in China”）；Nezar AlSayyad与Mejgan Massoumi合著《城市中的宗教基要主义：反思阿拉伯之春》（“Religious Fundamentalisms in the City: Reflections on the Arab Spring”）；艾斯特·R·福克斯（Ester R. Fuchs）著《治理21世纪的城市》（“Governing the Twenty-First-Century City”）；马可·安吉利尔（Marc Angéllil）与凯瑞·赛瑞斯（Cary Siress）合著《巴黎贫民区：不平等的外延》（“The Paris Banlieue: Peripheries of Inequity”）；琼·亨德森（Joan Henderson）著《为成功谋划：新加坡是典范城市国家？》（“Planning for Success: Singapore, the Model City-State?”）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著，《城市能力：论我们的挑战与差异》（“Urban Capabilities: An Essay on Our Challenges and Differences”）；理查德·C·朗沃斯（Richard C. Longworth）著《都市化的美国：全球化时代的美国城市》（“Urban America: U.S. Cities in the Global Era”）；7部专文：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著《城市的发明与重塑》（“The Invention and Reinvention of the City”）；奥克塔维奥·桑切斯·巴里恩托斯（Octavio Sánchez Barrientos）著《中美洲的新加坡？》；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著，《千禧年城市》（“Millennium Cities”）；拉胡尔·梅赫罗特拉（Rahul Mehrotra）著《夹在平等与不耐烦的资本之间：建造印度城市》（“Between Equity and Impatient Capital: Making Indian Cities”）；里奇·布尔德特（Ricky Burdett）著《为都市不平衡寻出路》（“Finding Solutions for Urban Imbalances”）；安塔纳斯·莫库斯著《在波哥大建立公民文化》（“Building ‘Citizen Culture’ in Bogotá”）；以及Guruduth Banavar著《克服可持续问题的挑战》（“Overcoming the Sustainability Challenge”）；4篇散文：an 扎克瑞·克劳恩（Zachary Craun）著，刊于安德鲁·惠灵顿·科迪尔（Andrew Wellington Cordier）的论文《翻新是可持续城市设计策略》（“Refurbishment as a Sustainable Urban-Design

刻的作品集塑造了整个全球性的对话和研究，⁶⁹她带来最大的范式影响力、同时也是最杰出的作品是《领域、权威和权利：从中世纪到全球共同体》（Territory, Authority, Rights: From Medieval to Global Assemblages），她在此书中主张，我们正处在全球格局的变迁之中，这种变迁的规模不亚于近代中世纪封建国家向民族国家的变迁，而现在的变迁是从民族国家到城市国家。

后来在四年前，在研究早期教会通谕的时候，⁷⁰我发现了复合式网络的新兴科学与世界级城市研究项目之间的关系。这一切似乎都开始汇聚到一起，尤其是巴拉巴西的作品《相连》（Linked），⁷¹这主要是因为巴拉巴西将使徒保罗的全球教会网络，与复合式网络的新兴科学联系到一起。就是那时候，“从简朴教会到复合式教会网络”（simple church to complex networking）这个概念开始在我的思想中清晰起来，另外，我产生了这样的异象：创建一种将植堂运动映射到世界级城市矩阵背景中的程序，使其成为复合式网络的新兴科学的一个分支。我明白了这种联系以后，世界级城市的研究就解开了全新的全球化“罗马大道”。我在2012年1月与麦克莱伦基金会和兰迪·肯尼迪讨论之后，变得对此更加确信。与他分享了我们以世界级城市研究为背景创立的复合式网络植堂关系图系统之后，他问我是否查看过麦肯锡（McKinsey）⁷²对全球世界级城市的研究，这

Strategy”）；全球公共政策网络征文，纳达·塔布什（Nada Tarbush）著《开罗2050：现代主义幻觉中的都市迷梦？》（“Cairo 2050: Urban Dream of Modernist Delusion?”）；两篇评论散文：伊森·瓦格纳（Ethan Wagner）著《一城双记》（“Two Tales of a City”）与萨曼莎·哈默（Samantha Hammer）著《都市战场：解说世界级城市中的冲突》（“The Urban Battleground: Explaining Conflict in Global Cities”）；以及十分有益的后续阅读板块；全部刊载于《国际事务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关系学院出版社，2012年春/冬季刊，第65卷，第2期。）（Columbia University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Spring/Summer 2012, Volume 65, Number 2.

⁶⁹萨斯基亚·萨森是哥伦比亚大学罗伯特·S·林德社会学教授，也是哥伦比亚大学全球思想联合主席委员会成员。她的三个研究项目包括了她20年的研究：《劳动与资本的流动性》（The Mobility of Labor and Capital）（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世界级城市》（The Global City）（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1年初版，2001年第二版）以及《领域、权威和权利：从中世纪到全球共同体》（Territory, Authority, Rights: From Medieval to Global Assemblages）（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⁷⁰同上。“早期教会”

⁷¹阿尔伯特·拉士路·巴拉巴西著《相连：社群网络的新兴科学》（珀尔修斯出版社，剑桥）。

⁷²《麦肯锡季刊》（McKinsey Quarterly）是对新兴全球市场的先锋咨询与研究材料，非常有用。他们针对世界级城市的项目是全球数字化日记项目。

几方面是否都互相联系。我于是回到麦肯锡的项目中去更仔细地研究了它。我对相关的研究量感到震惊。当我们谈到这些创意——就是把我们的战略组合系统扩展到基于云的系统，并以世界级城市矩阵为基础，通过为植堂运动画出关系图来将其与植堂事工相结合——的时候，兰迪提出了在去年夏天举办一个小型技术峰会的想法，该峰会由麦克莱伦基金会资助，以创造与其他事工产生协同作用的可能性。这带来了几场重要谈话，包括与GMI（全球测图国际机构）有关战略性宣教研究与全球关系图绘制方面的谈话，使我们考虑了把他们的大量研究投入到这个全新的世界级城市矩阵之中。倘若你寻索我8年来走过的路，并追寻这个研究，你就会明白我宏观构思（大创意）中的这个要素。

一个完整的全球化结构路线图，正透过复合式网络的科学浮现出来。其主要研究领域之一，就是世界级城市矩阵。如果人们完整地理解了这个概念，那么它将为植堂运动提供战略性的思考能力，并且以全新的“罗马大道”，为植堂运动规划处路线图，为当代植堂策略提供向导。你可以在维基百科的“世界级城市”（global cities）这个词条下查到600个关键城市的关系网络图。⁷³这是极其重要的构思和战略性工具。记得吗，塑造植堂运动的“保罗事工周期”的第一个要素⁷⁴就是向战略性城市传福音。这种勾画出完整的世界级城市以及植堂运动的复合式网络关系图，将会与我们全新的云计算系统全面结合——让你也可以为自己的植堂运动规划路线图。⁷⁵

影子城市在了解了世界级城市研究与复合式网络科学的前提下，这个逐渐解开的谜团的另一个线索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两年前的TED⁷⁶演讲“影子城市”。这篇演讲的基础是罗伯特·莱维他的作品《影子城市：亿万寮屋居民，全新的城市化世界》（Shadow Cities: A Billion Squatters, A New Urban World），⁷⁷他的理

⁷³ “世界级城市”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⁷⁴ 见BILD国际发表的《以教会为本的全球神学教育：导论讲座》。

⁷⁵ 我们把自己植堂运动的路线图（从新兴复合关系网学的角度）与世界级城市矩阵研究相互映射，包括新兴的全球贫民窟研究，这些成果都将融入我们全心的BILD云电脑课程。

⁷⁶ 在TED.com上的TED（演讲课程），指的是技术（technology）、教育（education）和设计（design），是由数十位作者和行业领导人就各种重要文化概念进行的一系列短讲。它已经进入全球会议之中，并且成为了旨在向所有人提供世界一流教育的全新教育体系的一部分。

⁷⁷ 罗伯特·莱维著：《影子城市：亿万寮屋居民，全新的城市化世界》（劳特利奇出版社，2004年出版）。Robert Neuwirth, Shadow Cities: A Billion Squatters, a New Urban World

论也与世界级城市研究有关。因此大创意的另一个线索开始落到实处。莱维斯在全球4个贫民窟中住了超过两年：里约、内罗毕、孟买和雅加达。正如那些迁徙到这些贫民窟之中的人所看到的，他完全重塑了全球贫民窟的概念——这里不是绝望之地，而是机遇之地。他把这些社区称为影子城市或棚户城镇。最令人震惊的，是他对他们未来战略性地位的洞见。他指出，今天全球60亿人之中，有10亿人生活在贫民窟；到2030年，全球70亿人里会有20亿住在贫民窟；到2050年，全球90亿人之中会有30亿住在贫民窟。⁷⁸他还观察到，这些贫民窟建立在家庭式社区的结构之上，这就解释了为何草根植堂运动会在这些全球贫民窟之中茁壮成长。因为在战略性的世界级城市周边滋生，所以它们称为影子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在未来会越发遮蔽这些大都会，并在21世纪中叶最终改变这些大城市。萨森在我们上文中提到的著作《领域、权威与权利：从中世纪到全球共同体》中，⁷⁹主张这些影子城市终将改变所有事情——甚至会颠覆这些世界级城市中的产权观念和权威结构。

这对福音事业和战略性植堂来说，是巨大的机会。萨森如今也投身全球贫民窟研究，作为她世界级城市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⁸⁰许多人认为我们需要战略性向城市中有影响力的人集中进行宣教，因为人们不会听从穷人（我并不否认这应当是我们战略的一部分），但现实却是：富人往往对福音闭耳塞听。然而随着穷人的发展，他们终将成为未来之所在，如同早期教会那样使城市翻天覆地。

教会捐助者基金。如前所述，这个构思在我六七年前的领受之中已经成型，但这个构思终于在这个崛起的“大创意”中找到了十分有力的角色。栽培捐助者对于植堂运动成功资助其自发性扩展而言，是一个关键的成功因素。这个构思的结构，就是在一个本地教会或教会网络中与一个捐助者团队合作。福利式教会领袖必须邀请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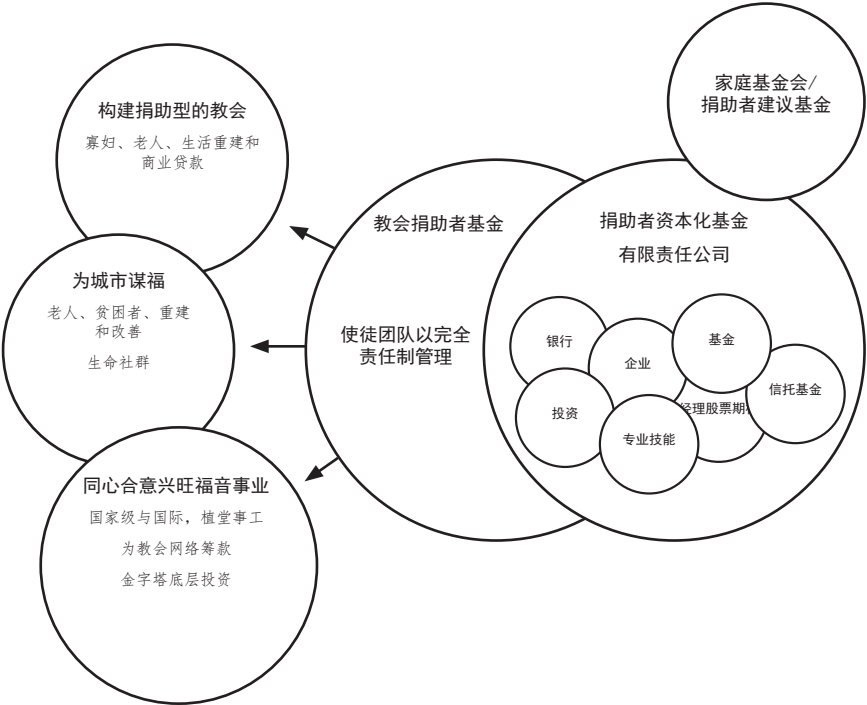
(Routledge, 2004).

⁷⁸这些数据虽然不十分精确，但很有用，基本也得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确认。

⁷⁹ 《领域》，同上。

⁸⁰ 见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著《世界级城市和全球贫民窟》(“The Global City and the Global Slum”(福布斯杂志, 2011年3月22日刊), 这篇文章属于仍在连载的福布斯杂志专文系列《巨型都市: 来自都市边缘的机遇》(“Megacities: Opportunities at Urban Edges”), 其包括MeXvi: 为家庭造新家(2011年3月31日号); 《草根阶层对贫民窟时表业的贡献》(2011年3月31日号), 《重建社区、重建生活》(2011年3月24日号), 《Leocadia Cruzgrew: 保留传统、建立事业并赋予妇女权力》(2011年3月20日)。

成为自己团队的成员，培训他们，并且把推动本地、全国和国际福音事业的异象传授给他们。⁸¹正如以下表格所示，捐助者基金可以用于许多目的。



我相信，任何教会——无论大小，只要领受了早期教会领袖的福利与模范领袖的平衡理念，并且效法它来重塑自己，⁸² 都能够在两年内通过建立捐助者团队而平衡自己的总预算。把捐助者基金和教会的普通奉献分开（虽然统一管理但用作不同目的）是很关键的。捐助者团队必须委身于领袖团队和作为资源中心的教会或教会网络的整体异象；它应该接受使徒式（福利式）领袖的领导；而基金的使用应该完全接受模范式领袖的问责；但同时也应该由福利式领袖行使自由裁量权来运营。基金可以用作各种投资和资本化项目，可以

⁸¹ 我们自己教会2006年也启动了类似基金。
⁸² 详见我们的《领袖与早期教会》（Leaders and the Early Church）课程属于BILD领导力系列I。

与家庭基金会的基金合作，也可以用于扶助当地教会在自己城市和乡镇中成为捐助者社群。也可以用来满足当地教会的特殊需要——比如重建生活、照顾寡妇乃至协助年轻企业家。这个团队也可以成为涉及推进福音事业的更大筹款项目的基础。这可能包括奉献给全球教会网络的大规模筹款，对关键资源中心教会中的使徒式团队的支持，或者抓住各种金字塔底层投资机遇，毕竟，我们的时代因为全球南方的自发式福音扩展而拥有无与伦比的机遇。因此我们要谈谈资助自发式福音扩展的第四个关键要素——金字塔底层投资（BoP investing）。

金字塔底层投资。我们大创意（宏观构思）的最后一个线索在今年春天开始落到实处。当情势清晰地表明我们已经在印度乃至整个全球南方到达一个临界点的时候——也是我意识到，如上文所述，我急需筹集到25亿美元来为所有的BILD研究所和安提阿学院提供赞助来在全球南方的复合式教会网络伙伴中培训4000万领袖的时候，大家都开始吓坏了——我们自己、我们的基金会伙伴以及我们的国际伙伴都吓坏了。我们都知道，以“基督及其使徒的道”为根基的领袖栽培范式是成功的；我们也已经证明这是可扩展的；而且我们都同意这个需求是巨大的。

我把这些需要提给几个捐助者类型的顾问时，一个问题就开始浮现出来。这个问题首先来自查克·斯泰森（Chuck Stetson）。⁸³当我把25亿美元的需求提给他的时候，他就说：“我可以帮你，但你需要先回答一个关键问题：你是想募捐还是想挣到这笔钱？”他把我送回汤姆·麦科利身边，让我请汤姆把我介绍给几个正在处理这些议题的微小企业/微型贷款团体。汤姆一如既往地同意帮我在接下来6个月里与合适的人物会面。我们一开始就下楼去与“受众领航人”（Audience Point）的安迪·佩雷斯（Andy Perez）见面，后者给了我们一小时时间。他问了同样的问题，只不过是从不同的关键角度问的：“嗯……25亿美元是一大笔钱。你必须想好自己拿着25亿美元是要盈利还是非盈利。你在印度的那100万“拿学位的”学生或

⁸³查克是已故的查尔斯·科尔森（Charles Colson）的一位捐助者伙伴，后者凭着自己在纽约市上东区的公司成为了私募股权先驱，他还是一位杰出的创业家，完成了过去30年来第一部有关圣经的教科书《圣经及其影响力》（*The Bible and Its Influence*）以及纪录片《胜利时刻：威廉·威伯福斯的遗产》（*The Better Hour: The Legacy of William Wilberforce*）等。

领袖会负担拿学位的费用吗？假设他们是兼职领袖呢？假设他们在得到学位后找不到工作呢？或者假设他们负担得起学费而且急需得到学位来获取成功呢？

这就打开了整个问题。这实际上让我必须回到资助教会自发式扩展的四个关键成功因素。如果80%的印度牧师和植堂者——乃至整个全球南方的牧师——都必须是“全职”的，那么他们是不会负担学位级别的装备造就的，因为他们接受完装备后找不到“生意”。那么我们就必须改变他们的思维——因为带薪侍奉是圣经的教导。因此，我们将把职场培训和机会融入他们的学位之中，并且预备他们去帮助自己的同胞复兴，而后者也将会为他们的事工带来更多资源。

后来，汤姆还把我介绍给查默斯经济发展中心——这是一个通过其非常有影响力的著作《当救济成为伤害》（When Helping Hurts）批判了救济发展项目的团体，他们很有创新力。⁸⁴ 他们把这本书介绍给我，并且要我给出一个基本评判的时候，我说他们的理念非常不错，但从整个范式上讲，他们仍然想用传统NGO来作为分配系统。查默斯是汤姆介绍我认识的第一个团体，事实证明，他们已经为发展微小企业以及小型企业创业培训建立了良好的培训体系。我又和全国的其他多个团体见了面，这使我开始明白了为这些全新事业奠基的尖端会谈。最终，在和相信微小企业注定失败的全球南方领袖多次讨论之后，我发现了一种新兴的投资策略——金字塔底层投资（BoP investing）。

金字塔底层投资（BoP investing）这个概念，就是指为“金字塔的底层”——全球60亿人里不在西方市场体系中、每天靠不足2美元生活的40亿人投资。最初这个概念及其研究（也被称为金字塔基层（base of the pyramid））基于C. K. 普拉哈拉德（C. K. Prahalad）的著作《金字塔底层的财富：用利润根除贫困》（The 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Eradicating Poverty

⁸⁴ 《当救济成为伤害：如何不伤及自身和穷苦人而解决贫困》（When Helping Hurts: How to Alleviate Poverty Without Hurting the Poor . . . and Yourself）史蒂夫·科比特（Steve Corbett）与布莱恩·菲克特（Brian Fikkert）合著（穆迪出版社，2012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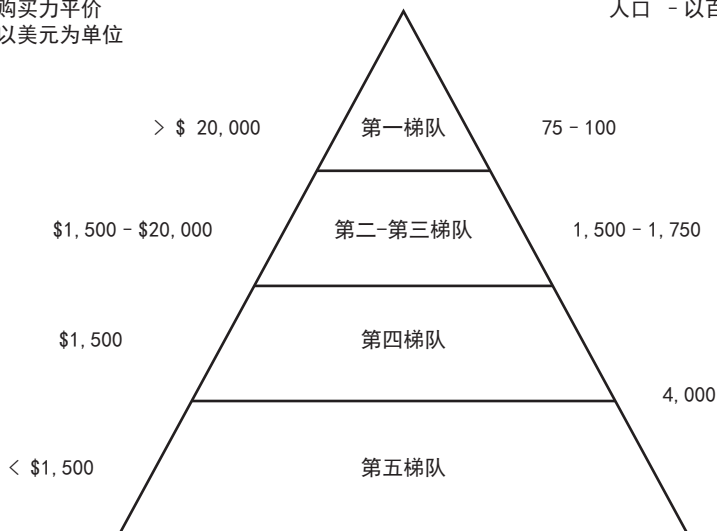
Through Profits)。⁸⁵

《金字塔底层》

经济能力的金字塔

购买力平价
以美元为单位

人口 - 以百万为单位



全世界有超过40亿人处于BoP（金字塔底层）中。

金字塔底层投资代表了第二代发展投资方案，吸取了第一代微小企业/小额贷款类投资方案的成功与失败经验。有关金字塔底层投资方案的对话由密歇根大学威廉戴维森研究所的特德·伦敦和罗斯商学院以及康奈尔大学约翰逊管理学院的斯图尔特·哈特引领。他们的著作《为金字塔底层构建下一代商业方案：构建互利价值的新方案》（Next Generation Business Strategies for the Base of the Pyramid: New Approaches for Building Mutual Value），⁸⁶

⁸⁵ 《金字塔底层的财富》（Bottom of the Pyramid）同前。

⁸⁶ 《为金字塔底层构建下一代商业方案：构建互利价值的新方案》（Next Generation Business Strategies for the Base of the Pyramid: New Approaches for Building Mutual Value）特德·伦敦（Ted London）和斯图尔特哈特（Stuart Hart）合著（FT出版社，2011年出版）。

为金字塔底层人改变生活提供了新兴方案策略以及相应潜力，因此带出了整个对话。方案中的策略涵盖了从微小企业到私募股权/风险投资的各个层面，与共享互利合作以及设计从试点到规模化的坚实过程共同开发。有关启动金字塔底层风投的指导原则，成为了这个构思的关键核心。这种金字塔底层投资方案的潜力是无穷的。近来，麦肯锡估计金字塔底部的市场规模为39万亿美元。试想，如果全球南方教会网络通过重塑全球南方范围内的世界级城市和影子城市引领趋势，会得到怎样的结果。

此外，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汤姆·麦科利发了一篇简短的电邮给我，向我介绍了EPIC2020这个网站。⁸⁷这证实了我们比起同行来，在系统和认证方面领先了20年，而我们的系统通过安提阿学院可以扩展到400万人，使得整个系统——BILD研究所（4000万人）以及安提阿学院（400万人）——成为金字塔底层人士负担得起的课程。现在所有棋子都已到位。因此我着手制定了一项总体规划，以便对400万/4000万人进行培训——从而实现这一提议：“在金字塔底层实现世界级的神学教育”。

大创意（宏观构思）：世界级城市/影子城市战略+战略性筹款和金字塔底层投资，将为“金字塔底层”的4000万全球南方领袖提供负担得起的世界级神学教育。

我的提案：在金字塔底层实现世界级神学教育。

我以宣告西方世界的救济发展计划的破产本质开始创作这一整篇通谕。我在此并不是要质疑人们的动机。人们真的会禁不住被世界宣明会总裁理查德·斯特恩斯在他著作《我们福音的漏洞》（*The Hole in Our Gospel*）中表现的热情所感染。⁸⁸我同意他的分析——即美国教会是世界历史上最富裕的教会，但我们仅仅奉献了自己收入的一小部分。但即使我们通过宣教机构和救济发展组织支出的100亿美元变为500亿甚至1000亿、1万亿，却把钱花错了地方，并且为全球南方制造出五花八门的依赖问题，我们仍然会得到与从前一样的结果。上帝使他国度降临和成长的计划就是教会——更确切地说，是在一个接一个的城市、小镇和村庄中持续成长、自发倍增的复合式教会网

⁸⁷详见EPIC2020.org网站。

⁸⁸理查德·斯特恩斯（Richard Stearns）著《我们福音的漏洞》（托马斯·尼尔森出版社，2009年出版）。

络。这些由使徒式团队带领的复合式教会网络，就是上帝的分配系统。随着这些教会网络的成熟，他们会自然而然地为他们扮演公民和领袖的城市和乡镇谋福。无论哪里的救济发展需要凸显出来，或者长期发展计划的需要凸显出来，他们都会是我们可以结为亲密伙伴的捐助者社群。某地的教会网络也需要支持世界其他地方的教会网络。从具体上说，使徒式团队（使徒式领袖、同工和捐助者）都需要在团队之间合作并制定策略，来认清圣灵的工作和教会网络的需要。

我们已经制定了栽培领袖并复兴教会的方略，尽管这方略聚焦于上帝赋予我们的具体任务——就是去展示范式框架的核心要素。

目标：到2016年秋季，把全球南方/影子城市中的安提阿学院学位费用降低到可负担的一个学位200美元/300美元/400美元，使安提阿学院毕业的领袖呈指数式扩增至400万，而BILD研究所的教会基层领袖扩增至4000万。⁸⁹

途径：（以下是印度模式，但适用于所有伙伴）

1. 胜任力组群：从2012年秋季到2016年秋季，我们要在75-100个“胜任力组群”中培训1500名领袖。西方基金会、教会和捐助者要赞助这些组群4年。接下来就是规模化。计划在4年内投资1000万美元在该项目上，包括各级培训和评估、基于云的多语言系统、掌上设备、视频会议系统、翻译和出版团队等。4年以后，我们可以让系统以合理的价格进行扩展。
2. 带职捐助者培训：将其纳入安提阿学院的学位培训的事工实习课程：栽培他们的职场技能、培训捐助者、以及小企业孵化。其中包括可以实际启动的20个职场企业的相关培训，并且提供援助资金。
3. “深度伙伴”教会：我们将与12个特许教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之后再增添44个伙伴教会，他们将用每年2万美元赞助一个组群4年。相应的，我们要与他们合作开发一个捐助者团队，并且从他们的教会筹资来参与BILD项目的金字塔底层投资以及其他项目——从支持安提阿学院的牧师和植堂者的职场业务、为他们教会中的人提供小型企业孵化服务，到为“捐助者到捐助者”项目提供的大型合作项

⁸⁹我们并不保证能够在2016年秋季实现以此价格扩充学位，但这些数据也是经过验证的。许多事情取决于筹款的伙伴——基金会、主要捐助者和我们称为“深度伙伴”的教会（Partner+ churches）。然而，这个模式的确是精心研究而开发出来的，许多业界人士都与我们在会上分享并且验证了我们的异象和热忱。

目——比如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

4. 金字塔底层投资：将许多合作伙伴带入项目中，而他们将形成“关系网与关系网”式的伙伴关系——并且在这些伙伴关系的范围内运作：小型贷款合作伙伴、经济发展中心和合作伙伴、致力于特定救济和发展事业或产品的合作机构。但基础仍将是拥有捐助者团队的“深度伙伴”教会，以及我们的复合式教会网络伙伴的捐助者团队。
5. 筹款：我们致力于与我们的“深度伙伴”教会及其网络以及伙伴事工、基金和主要捐助者分享大型的特殊需求，在此基础上进行特殊筹款，而这些特殊筹款将得到良好的组织管理，并且通常运作周期为数周、数月甚至数年，以满足出现的特殊需求。⁹⁰

现在你看到了我们的主张——我们激进地批判现状，深入了解基于早期教会和圣经神学的资金观，从而带出资助早期教会自发式扩展的方案。这篇文章也带你浏览了探索有力而富有创造性的全新提议——这些提议的目的是要在我们²¹世纪之中促进福音事业在全球南方的进展。这些全都与我们所看到的西方教会的衰落同时发生。但这也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时代——上帝在西方的余民——富有的教会和捐助者——史上最富有的教会，能与崛起中的全球南方教会形成大有潜力的伙伴关系。这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无与伦比的机遇，也是把我们的管家职分做到极致的前所未有机会，无论我们能做到多少，我们都能够像早期教会在头三代人之中所做的那样，让“整个世界翻天覆地”。

⁹⁰详见我们的招股说明书《BILD研究所与安提阿学院：在金字塔底层实现世界级神学教育》。

（“The BILD Institute and the Antioch School: A World-Class Theological Education with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讨论问题

下列问题用于在读完整篇通谕之后进行讨论。它们可以用于退修会和小组聚会，也可以供教会领袖们用于领袖团队会议。查经小组、小组团契、细胞小组教会、或者家庭教会很容易就可花上四周（每周一个议题）来完成整篇通谕的问题讨论。我们建议在讨论每一组问题之前，再次完整地阅读一遍整篇通谕。

议题1：上帝的分配系统对比西方救济体系

问题：

1. 我们的西方慈善救济体系，在哪些方面取代了上帝旨意中用教会网络来为周围的城市和乡镇谋福的计划？
2. 你觉得这种取代是如何发生的？
3. 如果教会网络和基督教救济组织都认真回归“基督及其使徒的道”，他们会遇到什么挑战？
4. 考虑采取这些激进的改革，有多大的现实可行性？这些NGO是否“太重要，以至于不可轻易改变”？

议题2：资助教会的自发式扩展

问题：

1. 使早期教会复合式网络在“筹集发展资金”如此成功的4个关键成功因素是什么？
2. 教会及其模范式领袖（即本地教会领袖）资助福音事业的责任何在？
3. 使徒式领袖（福利式领袖）资助福音事业的责任何在？
4. 你必须做到什么事，来调整自己的教会、教会网络或宗派来与这些关键成功因素相合？

议题3：西方教会范式的瘫痪

问题：

1. 西方教会今天在筹资与发展方面的“范式瘫痪”的原因有哪些？当今的基督教宣教与救济机构存在哪些“范式瘫痪”方面的问题？宗派性的“范式瘫痪”又有哪些？
2. 若要帮助你的宗派、教会网络或者宣教机构和基督教NGO里的相关人士看清问题并且回归基督及其使徒的道，你会面临哪些主要障碍？
3. 作为一个救济组织或基督教宣教机构，若要开始帮助你们的机构回归基督及其使徒的道，并根据它来围绕这些原则进行调整、与新兴的复合式使徒网络建立伙伴关系，你能做些什么？
4. 你如何看待本地和全球层面发生大变革的可能性？

议题四：大创意和提案

问题：

1. 本文中提出的宏观构思（或大创意）的本质是什么？其核心要素有哪些？
2. 若现在就开始认真考虑实施这些大创意，现不现实？在你的处境中，你会如何提议实施这些宏观构思（大创意）的具体要素？
3. 这个提案的本质是什么？其核心要素有哪些？
4. 走向这份提案所倡议的改变，你采取的最初步骤会有哪些？

通谕后记2015

这一篇通谕收获的反馈是十分令人失望的。尽管几乎每一个与我打过交道的人都认同这篇通谕，却只有极少数人愿意认真地以行动回应它。比如有个领袖如此评价：“你是没法靠本地长老来资助一个运动的。”几乎所有开始在自己的教会里创立捐助者团队的人都要通过本地教会执事会或长老来做成这件事。因此，教会筹得的钱有90%流入本地教会及其自身事业部门之中。极少有人愿意退一步来审视一下：倘若善用这些被他们浪费在西式体系里的钱，他们可以在整个国家带来多么巨大的影响。很少有领袖愿意从根本上与现行体制叫板。事情涉及到金钱时，改变范式是特别艰难的。教会及其成员仍然支持着西方宣教士以及救济机构——尽管这些事业及其体制都已经彻底朽坏了。我们西方人所拥有的财富比历史上任何人都多。现在是时候把这笔巨大财富用出去了——然而我们却坚持要信任自己的西式体系，却不信任全球南方领袖及其主要教会运动——尽管后者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我们已经开始对提案中聚焦于“职场”事业以及金字塔底层投资伙伴的要素认真起来了。富有潜力的信号也开始兴起。我们自己的相关企业“600影有限责任公司”（600 Shadows, LLC）开始成型了，突出的伙伴也开始兴起。这就是使徒式领袖的功能之一——以福音事业为中心塑造植堂运动及其资源管理，使其符合基督及其使徒的道。我们与威克里夫协会（现正式名称WA）及其盈利性公司“全球南方服事”（GSS）建立了伙伴关系。我们与他们的合作包括5000种语言的圣经新约的翻译事工的启动，以及服务于使用全部47种门径语言的全球南方复合式使徒网络的高质量资源的管理。我们正在寻求和栽培创业家、投资公司、微小企业、微型贷款和储蓄机构以及大型捐助者，伺机把他们介绍给我们在全部9大文明中的复合式使徒网络伙伴。举例说，我们的一个伙伴已经建成一个创新型微小企业社区银行，如今已经在服务10万人。只要有400万美元的西方投资，它就能够服侍我们在印度的所有伙伴。

然而我们仍然需要与北美教会组成合作伙伴，一起投身去扶助一个国家或复合式使徒网络，从而帮助这些社群把自己的事工项目推向范式革新的最前沿——在基督及其使徒的道上构建他们的运动。如果我们无法推动这些将会善用自己自愿并且成为其他北美教会楷模的北美教会，使他们参与在扶助全球南方大规模植堂运动的事业当中，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会错失自己在这伟大而独特历史时刻中的角色。我们必须直面这种“西方范式的瘫痪”！

通谕后记2020

将会出现在这本小册子的2020版上。

第6卷

牧养 辅导与可持续性

训练有素的长老的重要性

在 2013 年 BILD 峰会上提呈的论文
爱荷华州，埃姆斯市
2013年 11 月 6日

BILD通谕 作者：杰夫·里德(Jeff Reed)

西式的辅导范式正在进入全球南方——尤其是印度，但这是一种“有毒的范式”！

有毒的范式？我在此指的是什么呢？我的意思是，我们对人的理解（和理论）的深层结构受到了西方文化中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影响和塑造——这包括我们对持久贫困者、食不果腹者、受教育程度低下者、有犯罪记录者以及身心残障者的看法。我们认为他们在许多方面与普通不同——比普通人低等，并且在需要以某种形式从社会中移除出去，或者以根本异于我们剩下这些“正常人”的方式接受咨商辅导或康复治疗。但实际问题要比这严重得多！我们应当铭记马丁·路德的名句：

“上帝啊，我所见到的一切简直惨不忍睹！”普罗大众对基督教义一无所知，而且不幸的是，许多牧师能力十分欠缺，完全无法胜任教导工作。

而这句论断也适用于我们全世界范围内的教会长老（及其团队）。长老们轮流任职，却几乎没有受到真正牧养和咨商辅导所需的装备造就——就是使徒保罗在他写给教会的书信中呼吁的装备造就。这引言真吓人是吧——我绝无冒犯任何人之意。但除非我们愿意直面事实，否则我们不会明白自己为何进入了西方的后基督教文化，也不会明白全球南方教会为何会有那么多可持续性以及唯名论方面的难题。因此我希望借着这个引言来抓住西方乃至全球的新兴职业基督徒辅导以及教会长老们。

这是我写来在我们全世界的伙伴教会网络中传阅的一系列通谕之中的第6篇。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更像是第五篇通谕，因为它涉及的问题复杂，同时处理好几个议题。我们将从范式的高度，讨论西式咨商辅导、基督徒生活以及教会长老的职分。正如你将看到的那样，这些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交

¹这5篇通谕按顺序排列如下：《从耶稣到福音书：重申西式门徒培训》（From Jesus to the Gospels: Rethinking Western Discipleship）；《第一世纪众教会：从简朴教会到复合式教会网络》（The Churches of the First Century: From Simple Churches to Complex Networks）；《妇女与早期教会的自发式扩展》（Women and the Spontaneous Expansion of the Early Churches）；《宣道社群：传福音与早期教会》（Kerygmatic Communities: Evangelism and the Early Churches）；《资助自发式扩展与早期教会复合式网络的4个关键成功因素》（Funding Spontaneous Expansion and Four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of the Complex Network of the Early Churches）。在全球南方福音大规模扩展的时代，全球使徒式网络的兴起、或通常称为“全球五旬节宗运动”（Global Pentecostalism）时代；以及西方后现代植堂运动兴起的时代中，这些通谕为世界各地的植堂运动和教会网络提供了进入21世纪的通路。

织的，并且对于全球教会网络在21世纪的头一个20-25年中维持福音的大规模可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最近我们与一位正预备去我们的“横跨30城北美方略”中担当核心职位的战略领袖，开了一个为期一天的计划会议，我们在会上解释了在信仰上造就信徒与辅导/牧养进展之间的关系。他在回应中显出真诚的兴奋。他此前从未见过把门徒培训与信徒辅导被整合成一种精心设计的事工分类或范式建立过程。我同意他的看法。我也从未见过这种整合方式。而这就是我们借这篇通谕希望达成的目标。

我们进入这个讨论之后，将会探讨下列问题。我们该如何看待那些有着深层心理问题的人？我们该如何看待那些生活“无法摆脱一团糟”的人？我们该如何看待陷入持久贫穷的人？又该如何看待残障人士？我们该如何看待基督徒辅导师、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教会的带领在咨商辅导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诸如人格障碍、化学失衡这些问题，以及呈上升趋势的躁狂抑郁症、注意力缺乏症和自闭症等心理障碍和病症？在药物扮演着解决心理和生理问题的核心角色的今天，我们又当如何看待使用药物？福音在这一切问题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福音以及圣灵的持续工作能对这些深层问题产生更新效果吗？悔改归主这件事呢？归信基督对这些深层障碍有何作用？长老们在牧养和辅导中又扮演着什么角色呢？随着这篇通谕的展开，这些问题以及许多相关问题都将得到解决。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通谕已经展开了30多年。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我们教会内部发生了巨大的冲突。这使我们的精力被分散了好几年，而且教会承受了巨大的感情损耗。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流失了20个家庭——其中不乏领袖、长老以及教牧团队级别的家庭。这次冲突之后的反省，为我们带来了深入的研究、提出新立场的论文、一整个教学系列以及一套BILD领袖课程：《**牧养、辅导与早期教会**》（**Shepherding, Counseling, and the Early Church**）²我们经历的纷争并不是我们内部独有；全美许多福音派教会也经历了这种冲突。争论的焦点在于整合心理学与神学。尽管我们针对整合心理学和神学的危险性提出了几点有力的批判，也就“圣经辅导”方案

²本课程题为《**牧养、辅导与早期教会**》（**Shepherding, Counseling, and the Early Church**）。其5个单元为这篇论文中的议题提供了更深刻的反思。

第1单元：重审目标：使辅导成为造就门徒的过程

第2单元：在福音中扎根建造：所有辅导的基础

第3单元：整合心理学与神学：这会带出另一个福音吗？

第4单元：基督徒精神病医生与心理学家：他们是另一种权威吗？

第5单元：设计整全的教牧关怀套餐

做了几次有益的尝试，³这场范式之争仍然在两个重要方面失败了。

1. 另一个福音似乎兴起了：心理学家、职业辅导师和医生开始揽揽了几乎所有“基督徒生活辅导”类图书。
2. 另一种权威似乎也兴起了：专业“基督徒辅导”。大多数福音派把辅导方面的难题外包给所谓专业辅导。就连所谓圣经辅导运动，也仍然在生产专业辅导人士。

随着这些战场的失利，教会把其领袖栽培外包给了神学院、把宣教事业外包给了宣教机构、把门徒培训外包给教会辅助机构，现在又开始把辅导——也就等于无意中把牧养的职责外包给了新兴的职业基督徒心理医师、精神病医生和持有执照的辅导师。

我们必须再次大声疾呼大家回归“基督及其使徒的道”。而且我相信，在这件事情上，要真正理解并应用福音的更新大能，回归这基督及其使徒的道是必须的，即便面对深层精神问题也一样。我在论述我的观点的同时，要做两点声明。第一，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忽略现代精神病学和精神科药物的贡献，也不意味着我们要忽略从《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IV）之类的资料中可以学到的洞见和技能。⁴第二，我在这整个旅程中已经记录了超过7000小时的辅导咨询。我研究了所有辅导方法，并且使用过其中大多数。过去几年中，自从我们在1995年开展了牧养方法课程，而我也越发经验丰富之后，我所做的几乎所有辅导如今都是见效的。本文将阐述其中的原因，以及为什么我们的教会在训练有素的长老牧养下，所能取得的成就将会超过我乃至任何受过专门培训的牧师。⁵

³当时最优秀的相关著作之一是《心理学成为宗教：自我崇拜的邪教》（Psychology as Religion: The Cult of Self-Worship）保罗·维兹（Paul Vitz）著（厄德曼出版社，1977年出版）。当时试图构建基督徒心理辅导系统的业内人士有拉里·杰伊·亚当斯（Larry Jay Adams）和拉里·克莱布（Larry Crabb）。两人都写了好几本书，并且以自己的著作为基础建立了事业。

⁴ DSM-IV 就是《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美国精神病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编订，现今已被刚出版的DSM-V取代。这是精神障碍的分类学，在许多问题上十分有用，在描述常见的情绪及生理问题模式方面十分可靠，也提供了心理辅导的框架。然而，最近发布的DSM-V争议很大。许多人认为DSM-V作出了许多受“政治正确”影响的判断，因此蒙蔽了DSM-III以及DSM-IV所代表的更为客观的经验证据。

⁵这篇论文构建自2010年面向我们教会的为期6周的系列教学课程。这个系列包含6课：

- 第1课：使辅导成为造就门徒的过程
- 第2课：完全拥抱福音
- 第3课：福音的更新大能

再次，我们希望首先回到早期教会中，去审视一下牧养和辅导的领域。在我们开始思考如何为自己的教会构建“文化处境中的神学”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清楚地了解教会所奠基的真理教导。我们究竟能够怎样回答这类问题？所构建的模式应当包含什么要素，才能经受住圣经真理的考验并且能够恰当地应对当今美国文化的复杂性？我们先谈点题外话：**方法（method方法论）**

。N. T. 赖特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很有帮助。

“倘若我们要把主要的关注点放在圣经本身上，那么对文字实际脉络的关注就是至关重要的，对其语境（按着我们能够分辨的程度）以及对其在任何一个时间点所做的具体主张的关注，也是至关重要的。”⁶

安东尼·迪索顿（Anthony Thiselton）的主张也值得注意：

“因此，信仰以行动为导向、与情境密切相关，并且根植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特定和突发状况中。”⁷

咨商辅导中的所有问题，都是在个人生命中产生真诚信仰过程的一环。只有能按圣经思考的人，才能解决它们。

辅导类问题：

1. 儿童心理问题：注意力缺乏症（ADD）、自闭症、行为及学习障碍。
2. 青少年过渡期问题
3. 生活重建问题：未婚母亲，获假释者
4. 破碎家庭：离婚、虐待、未成年犯罪、社会服务
5. 犯罪活动
6. 情绪失控、心理障碍
7. 经济问题：破产、失业、工作收入不足、持久性贫困
8. 健康问题、悲痛、死亡

第4课：深层精神问题与福音

第5课：心理医师、精神病医生以及其他专业医学人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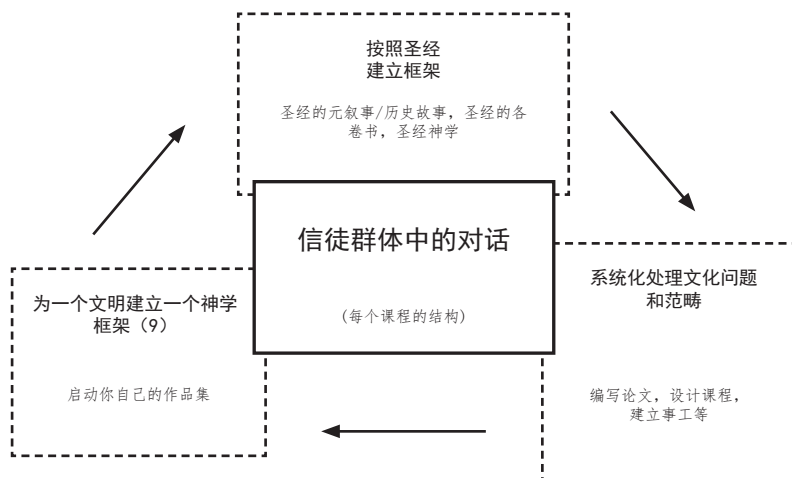
第6课：城市教会中的牧养和辅导

⁶ 《称义：神的计划和保罗的异象》N·T·赖特（N. T. Wright）著（IVP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41页。

⁷ 《教义释经学》（Hermeneutics of Doctrine），安东尼·迪索顿（Anthony C. Thiselton）著（伊尔德曼斯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21页。（Eerdmans Publishing Co., 2007）p. 21.

这些问题难以得到一套确切的答案；它们全都是复杂的。然而基本原则、基本真理以及“最明智的道路”是存在的——这些原理引向实质性的答案，是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倚靠的。我们需要学会以圣经的方式思考。其过程大致如下。⁸（详见《在文化处境中构建神学》（“Doing Theology in Culture”））。我将通过对使徒书信进行推理来系统地构建我的论证，然后建立一个整合了教会的牧养和咨商辅导的可靠的分类学⁹，并且开发在我们系统的每个教会中栽培成熟的牧养和咨询能力的路线。

在文化处境中构建神学



早期教会中的教牧关怀传统

我要以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中的信息为基础，构建我对教牧关怀传统的理解，从而开始我的论述。我非常感激耶鲁学者亚伯拉罕·马勒布（Abraham Malherbe）在他两部著作中的工作：《保罗与帖撒罗尼迦书信：教牧关怀、保罗与流行哲学家的哲学传统》。¹⁰马勒布实质上从帖撒罗

⁸我通过我的在范式高度所写的论文《以教会为本的释经学：创立一种新典范》（Church-Based Hermeneutics: Creating a New Paradigm）详细描述了这个过程。

⁹我们稍后会在这篇文章里探讨分类学。

¹⁰《保罗与帖撒罗尼迦书信：教牧关怀的哲学传统》（Paul and the Thessalonians: Philosophic Tradition of Pastoral Care）（堡垒出版社，1997）以及《保罗与流行哲学家》（Paul and the Popular Philosophers）（堡垒出版社，2006年出版），均为亚伯拉罕·马勒布著。

尼迦书信中建立了一种教牧关怀神学——这是圣经神学的杰出例证。他在这里使用的“传统”这个词是非常贴切的。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书信中的两个地方使用了这个概念：（1）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5节，他劝勉帖撒罗尼迦人要“站立得稳，所领受的教训…都要坚守”。（2）他后来又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6节劝勉众人要“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正如这些经文所阐明的那样，这里的传统就是使徒们传授给众教会的权威教导及实践传统。我需要就“传统”这个观念再做个简短说明。使徒所传下来的传统（圣经传统）只有唯一的一套。说到今天，我们都是在“某个传统”——浸信会、圣公会、卫理公会等传统中长大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把后面这些传统看作次要。我们渴望领受的，是使徒所传承的“权威教导（The Tradition）和一套传统（Traditions）”。我们这些范式高度的论文和通谕之所以受到各个传统——从五旬节宗到圣公会之中领袖的欢迎，就是因为我们单单聚焦于使徒所传承下来的传统，而不添加其他东西。

以下有关“教牧关怀传统”的阐述扎根于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书信中的教导，其他一切论述也建立在这个传统之上。我的主张将包括一个主要论点和4个必然推论。这些加起来就是我这篇通谕的主导理念。

主要论点。在教会建设的处境中，咨商辅导本质上被视为在信心中建造信徒，并且培育和勉励他们走向成熟的过程的一环。有关“如同母亲般哺育人”以及“如同父亲般劝诫（嘱咐）人”是一种总体上的过程，特别的关注对象是不守规矩者、灰心丧气的人和软弱的人。这一切都是在长老的教牧监督下、在教会的参与下进行的。

明白保罗的教牧关怀哲学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在这里要大量援引帖撒罗尼迦前书，好确保你能带着我的注解来阅读这些经文。然后我要用一个图表把教牧关怀传统组织起来，并且提出一套核心主导理念。以下是帖撒罗尼迦书信所呈现的教牧传统的核心。

…贴前1：⁵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权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甚至你们作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⁸“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⁹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明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事那又真又活的神，¹⁰等候他儿

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忿怒的耶稣。——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5-10节。

⁷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⁸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⁹弟兄们，你们记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作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¹⁰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作见证，也有神作见证。¹¹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各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¹²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7-12节。

¹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²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作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坚固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³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1-3节

¹²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戒你们的。¹³又因他们所作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¹⁴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2-14节。

我们轻而易举就可以从这些经文中观察到不少事情。首先，帖撒罗尼迦人的悔改归主是之后一切对话的基础，而他们的归主是十分坚定的。其次，保罗耗费了不少时间来关怀他们。他的教牧关怀可谓无微不至。一方面，他如同一位温柔哺育自己孩子的母亲一样哺育他们。另一方面，他也像一个严父一样劝诫和挑战他们。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使用了自己团队同工之一的提摩太，来继续这个过程。其中也涉及到以十分个人化的方式建立他们的信心——包括解决新生教会的成员彼此之间正在发酵的问题。这一切花费了大约6个月时间。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按立了领袖来看顾信徒们的生活——这还是一种十分个人化的关怀。他也勉励他们彼此互相辅导、规劝。这个社群就是教牧关怀传统的背景。此外，为了实现这种关怀，在真道的教导中稳固这个社群是至关重要的。以下图表“教牧关怀传统”将这一过程形象化。

教会中的“教牧关怀传统”

建立教会社群	塑造信徒社群	稳定社群
悔改归主	用传统打下基础 (诫命、吩咐或教导)	传统之上的挑战
…充足的信心 …信心传开了 …离弃偶像归向神	在信仰上建立基督徒——“ 真道教导 (the Teaching) 、“善道” (the deposit) 、正道 (the sound doc- trine)	警戒不守规矩的人 勉励灰心的人。 扶助软弱的人

从建立教会社群到塑造这个社群，再到稳固这个社群，这是马勒布在上文提到的著作《保罗和帖撒罗尼迦书信：教牧关怀的哲学传统》（Paul and the Thessalonians: Th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of Pastoral Care）中建立的一套程序。马勒布把这种关怀与当时流行哲学家的关怀做对比——我认为后者与当今流行的心理学关怀范式及其哲学家——就是心理医师和持证辅导师们，是相似的。我们之后再讨论这个问题。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重点在于，教会中有三种类型的关怀需要。保罗劝帖撒罗尼迦教会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这就为教会需要的关怀类型提供了框架。其中每一种需要都有其独特的关注点。

警戒不守规矩的人

“警戒 (put in mind, 告诫、提醒)”——就是直接使用权柄来管教任性逾越规矩、不守圣经教导以及懒惰的人。

勉励灰心的人。

“勉励” (para-kaleo) ——即来到“灰心丧气”、对生活失去希望和信心的人（比如失业、丧子的人）身边陪伴他/她、张开双臂拥抱他/她。

扶助软弱的人

“扶助”——即成为软弱、虚弱 (asthenic, 衰弱) 的人的扶持系

统一——这种软弱可能是生理上或心理上的。

现在我们来列出构成早期教会牧养关怀范式的主导思想。还有一点很明显，但还是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关怀事工全都是在群体处境中进行的，而不是由专业辅导在私营场所里进行。

教会背景下的教牧关怀传统

1. 教会中的新生基督徒应当得到以真理教导（the Teaching）为中心的哺育和管教。
2. 新生基督徒应当持续在信仰上得到植堂者的建造，并最终进入长老的牧养之下，参与后者牧养教会及看顾个体信徒生活的事工。
3. 众教会应当顺服这个制度，并帮助彼此在受委派去牧养他们的领袖之下走向成熟。
4. 与之相左的做法，或者为难这些领袖，都会使他们自己的生命受损。
5. 教会里有三类人需要特别的关心和帮助：不守规矩的人、灰心的人 and 软弱的人。
6. 这其中每一类人都对应一种通用牧养方法：
 - 警戒不守规矩的人
 - 勉励灰心的人。
 - 扶助软弱的人

辅导（Counseling，咨商）在教会建设的处境下，本质上被视为在信心中建造信徒，并且培育和勉励他们走向成熟的过程的一环。有关“如同母亲般哺育人”以及“如同父亲般劝诫（嘱咐）人”是对这个过程的宽泛描述，特别的关注对象是不守规矩者、灰心丧气的人和软弱的人。这一切都是在长老的教牧监督下、在教会的参与下进行的。我们在这些经文中，完全没有看到任何专业辅导师私设倚靠心理学家和医学专家的“基督教”特别辅导制度。这些经文也没有仅仅把教会视为把严肃的生命塑造丢给专业人士、只在表面上勉励信徒的“社会组织”。早期教会对今天的心理关怀范式一无所知，但更多地把心理关怀看作一种教牧关怀范式——教会中成熟的基督徒在受尊敬且老练的牧者看护下彼此关怀看顾。

现在，我们要重申帖撒罗尼迦人的悔改归主过程，并借此加深我们对早期教会牧养关怀传统的认识。

推论1：扎实的悔改归主是有效的辅导的基础。悔改归主这个过程首先包括完全接受福音，之后是接受洗礼并融入基督信仰的社群——进入一种全新的生命——这种生命受到使徒所传授的基督教义的治理，并且受到使徒所按立的领袖的带领。

帖撒罗尼迦人的归主是保罗的教牧关怀传统中十分重要的一环。我们必须首先再次回到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5-10节，审视保罗描述之中帖撒罗尼迦基督徒的归主过程。保罗说，福音的信息（原道）传到帖撒罗尼迦人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权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帖前 1:5）。表明福音在这里得到了整全的传扬，完全使人信服。他们就带着喜乐领受了这道。结果基督的道就从帖撒罗尼迦人那里往其他地方传开了。周围的每个人都见证了他们如何离弃偶像而归向永活真神。**离弃（Turned，转离）**就是指“改变想法或信念，回转而走上不同的方向。”这里需要特别提一下**充足的信心（full conviction）**这个短语：福音已经完整而令人信服地彰显给他们，而他们就全心接受它。这里所描述的是帖撒罗尼迦人领受了福音信息的完整传扬——早期教会把这福音的传扬称为宣道（the kerygma）。我们稍后会谈谈完整的福音信息。但我们要先看看使徒行传对他们悔改归主的记载。

¹保罗和西拉，经过暗妃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²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³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⁴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附从保罗和西拉。并有许多虔敬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使徒行传17章1-4节。

保罗去往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会堂，连续三个安息日在那里传讲福音。他大声辩论、讲解福音，努力证明自己的主张。于是许多人信了主：其中包括一些犹太人、许多敬畏上帝的希腊人和作领袖的妇女。他用了几个星期时间才让众人信服，但他终归是做到了。他们就以充足的信心回应他。现在让我们回到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7-16节这段经文。保罗在此实质上是在说：你们领受的这道不是出于人类。你们是按着其真正的本质——上帝的真道，领受它的。现在帖撒罗尼迦人悔改归主的画面完整了。他们领受了福音信息——完全理解了它——而这道就为他们塑造了全新的人生轨迹。而保罗持续教导他们的这道，就在他们作为一个全新社群的生命共同体中继续运作。

他们究竟拥抱了什么样的道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1-6节中归纳了自己

所传的福音。他所传讲的就是主所传授给他的道，分毫不差。他在此归纳了他们所拥抱的道。

³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⁴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⁵并且显给矶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⁶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⁷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¹¹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哥林多前书15章3-11节。

他在这段经文中向哥林多教会致辞时，同时就把从前领受的福音原模原样地传给所有人了。他宣扬这福音，全方位地使人信服，于是帖撒罗尼迦人全心接受了他的信息。之后他们就按着他的教导继续推进福音事业。

早期教会称这福音为“宣（扬基督的原）道”（the kerygma）。显然保罗的福音事工几乎有一个公式——这是概括了他所领受和传授的信息的原道陈述（kerygmatic statement）。如果将其与彼得在使徒行传开头的5篇布道结合起来，这个公式化的陈述可以重新排列如下。

福音，按原道陈述形式就是：

- 一切圣经预言都将实现，而基督的降世开启了新纪元。
- 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
- 他照着圣经的预言去世。
- 他按照圣经的预言受死、埋葬并在第三天复活了。
- 他被提升到神的右手边。
- 他将会作为救主和最后审判者再来。
- 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

这就是帖撒罗尼迦人用充分的信心完全接纳的信息。

现在，我们就有了把扎实悔改归主的概念应用到教牧关怀传统之中的能力，并且也能把它应用到有效的牧养和辅导之中。

扎实的悔改归主（Solid Conversion）是有效的辅导的基础。

1. 我们必须先打下可靠的基础，才能有效解决个人难题。
2. 这个基础包括3件事：
 - a. 对福音的透彻认识以及来自上帝的整全信心。

- b. 洗礼
 - c. 进入在真道教导中接受建造的过程：受（属灵的母亲）哺育、受（属灵的父亲）劝诫。
3. 对权威的认识需要得到建立：顺服母亲（哺育者）、顺服父亲（劝诫者）、顺服领袖、警戒不守规矩的人。

这些要素都包含在悔改归主过程的核心之中。

这为何如此重要呢？若没有扎实的悔改归主过程……

就没有建造新生命的根基。

就不会有辅导的框架。

辅导过程中也无从谈起权威。

这与今天的“基督教心理辅导”范式有何不同呢？去找私营的基督教心理辅导师，整个大背景发生了何种变化？在保罗的范式之下，我们有可能去找私营基督教心理辅导师吗？你能够既效法“基督及其使徒的道”，又去找私营的基督教心理辅导师吗？心理辅导可以被挪到教会社群之外，而牧养过程可以被挪到早期教会的教牧关怀传统之外吗？以下我要谈谈上文的论证对当今教会的启示。

上文的论证对我们教会的启示。

1. 在我们较小型的处境中出现了重大问题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这些难题当做机会，找出我们根基的不足之处，并建立可靠的根基。
2. 我们需要确保人们完全明白并且接受基督的原道。
3. 我们需要把人们带进一种受管教的过程，使他们的生命围绕真道的教导产生新秩序。
4. 我们需要建立合乎圣经的权威观（哺育和劝诫、顺服领袖）。

我们教会人群的素质提高以后，这个过程会自然发生。我们可以在家庭小型教会之类的处境中而非牧师的办公室中，使大多数正式辅导变得非正式。从基础层面上讲，这会是一个需要正式援助的“彼此服侍”过程，但是要建立可靠的、群体关系式的过程和社群处境中。

我们在结束有关悔改归主过程的讨论之前，必须谈谈另外两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反思我们自身悔改归主过程的完整性。上文所述的整全悔改归主，

与你接受福音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如果有人不是以上述方式接受福音的，是否表示他/她不算一个基督徒？如果一个人的悔改归主都不完整，他真的算是得救了吗？我们对这些问题无法提供所有答案，也不知道这对教牧关怀过程的所有启示，但我们从经验中了解到，当一个人完全拥抱福音时，他许多的个人问题就都解决了。我们被印度工场上的经历所震惊——竟然有如此多人接受了不完整的福音。当他们学习了完整、公式化的原道陈述——也就是福音信息，并且完全拥抱了神的好消息之后，这一点就从他们的回应中得到了证实。¹¹

我们要讲的第二个议题，聚焦于人们在完全接受福音之后可以解决的问题。正如基督的福音驱散了鬼魔的附身或作为一样，许多精神和生理问题也消失了。完整地深入探讨这些问题不是本文的任务，我们只是承认这个事实。我们接下来要在结论2之中更深入地探讨福音的更新大能。

推论二：辅导过程的基本要点可以归纳为帮助一个人更新其心灵的过程，期待这个人在接受帮助的时候得到圣灵的更新，并认识到，如果心中有需要对付的属灵营垒，则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攻克一个属灵营垒）的时间来彻底更新一个人的心思。

保罗清楚地表明，帖撒罗尼迦人应当继续深入所领受的福音，来继续在他们从使徒领受来的真道教导中成长。早期教会把他们这一教导的总结称为“十二使徒遗训”。我们现在要延续推论一之种提出的问题的讨论：福音——乃至我们归主的过程——是如何为这些“心理辅导类问题”乃至我们生命中的任何问题带来更新的（见第233页）？你认为一个人在基督徒生活中要如何活出或经历真正的更新转变？有两段关键经文给了我们有关这个过程的线索。第一段是罗马书12章1-2节。

¹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12章1-2节。

我先讲清楚这段经文的背景。保罗试图在福音（罗马书1-11章已论述）中建立罗马教会，他的方法就是透彻地讲解了福音——完全构建了原道（罗16

¹¹我们在《基本要理》（The First Principles）第一卷第一课之中，完整地学习了宣道的陈述——即福音。许多基督徒接受了不完整的福音而浑浑噩噩多年，这是很普遍的经历。

：25-27）。他试图以这个原道为根基，让罗马教会完全委身去服侍上帝。这个更新过程中的第一步，就是要他们投身基督之中，以基督及其旨意为中心更新自己的心意。我们的责任（主动方面）就是完全委身基督及其旨意，从而进入一个过程——完全更新我们的心意去贴合他的计划。上帝的责任（被动方面）：上帝会借着圣灵以奥秘的方式，在我们认真并刻意进入这个过程的时候更新我们。我们需要主动按所领受的真道——就是福音（原道，kerygma）以及教训（十二使徒遗训）来更新我们的心意。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上帝就会更新我们。圣经认为，如果我们不愿勤恳地更新自己的心意，那么我们就会掉进这个世界的风俗、模式和窠臼之中。但倘若我们主动按着真道教导——就是上帝的计划和旨意——更新自己的心意，我们就能得到真正的更新。这好比从毛毛虫到蛹再到蝴蝶的过程。

第二段关键经文是哥林多后书10章3-5节。

³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争战。⁴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⁵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哥林多后书10章3-5节。

首先，我们再来审视一下经文背景。保罗写这段经文的时候，正在与哥林多教会一同争战，要敲打那些影响他们、妄图拆毁福音和基督的权柄的思想及其代表人物。保罗捍卫福音，从而舌战各种假使徒及其主张——这些主张对于其宣称者而言就是坚固的营垒。他希望哥林多教会把这一切歪理邪说打碎，把所有的心思意念拉回到基督及其旨意上来。这里所讲的不仅仅是孤立的恶劣思想，而是完整的思想体系和模式——来自世界的哲学体系及其精心构建的论调。这一切必须被拆毁，被基督及其思想体系中——就是合乎他主张、目标的心思、动机和目的取代。¹²

我们还是要把这段经文应用到作为教牧关怀传统一环的辅导过程中去——把它放在“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的持续过程中来看。我的辅导流程其实非常基本：

1. 重点是要让接受我辅导的个人、夫妻和家庭明白并且委身于靠上帝

¹²这里列出几个关键词

- 争战 (Warfare) = “strateia”，即战役、征讨 (LSJ)
- 营垒 (Strongholds) = 城堡、监狱、坚固的堡垒 (LSJ) 哲学思想体系 (TDNT)
- 主张 Arguments = “logismos”，即智慧、计算
- 心意 Thought = 心思、构思、意图、目的

及其旨意更新他们心意的过程。

2. 攻破属灵营垒（一个接一个地攻破营垒），认清这些营垒可能甚至是代代相传的，并且可能需要耗费数月，才能帮助他们用圣经里可以对付这个营垒的一切来更新心意。总之，就是要抓住所有的心思意念！

这些都会作为我们教牧关怀学科分类中的主要部分——我们之后会在本文中继续展开来讲。

我想简单评述一下教牧关怀过程中简单的经文应用，从而结束这个分论点。我从各种神学传统中学了很多东西。然而罗马书6-8章的公认意义却几乎完全遗失了——这是对各种神学传统所产生的迷惑所造成的——这些传统把律法、恩典、称义、公义、救恩等圣经术语说得满天飞，然后又用诸如“归算给我们的义（imputing righteousness）”之类的技术性“神学术语”填充这些词的含义。

神学的营垒——西式基督教的范式——是很难破解的。这些经文的真正含义，就因为这些无穷无尽的神学争论而被杂草缠住了。西式基督教的辩论模糊了许多更为复杂而精妙的主张。我相信N. T. 赖特已经把“球”带回正轨，使其重新回到“球道”上。¹³如果说赖特是正确的——而我也越发确信他是正确的，那么罗马书1-11章的论点就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纳为：开始靠着圣灵生活，就是要意识到：

“那些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的犹太人同时经历了死亡和复活——向着摩西五经所定义的旧身份（与外邦人隔绝的身份）而死，同时复活而进入弥赛亚亲自定义的新身份——弥赛亚忠信到底以至于死，从而把他的百姓从‘旧时代’带入了新时代。”¹⁴

¹³ “把球打到杂草中间（Losing your ball in the weeds）”是英语中有关高尔夫球的一个比喻。打高尔夫球的时候，你的目标是把一个小球打到几百码之外的一个小洞之中。一般至少要打三到四杆才能进洞。如果你打出好球，那么球就会落在球道——即平整且狭长的草地上。如果你打出一杆很歪的臭球，球就会飞出球道落在杂草和树丛中间，从而变得很难找。而且这样一来，你就很难再轻松地击球入洞了。所以有话说，当我们离开清晰而朴素的真道教导，而开始争辩各种术语和神学系统的时候，我们就等于把球打进杂草中间了。魔鬼的策略之一，就是用高深复杂、难以理解的东西来迷惑基督徒。避免这种陷阱的一种方法，就是确保简单明了的基本要理先得到确立，然后再触及比较复杂的问题（参考 来5：11-14）。

¹⁴ 《称义：神的计划和保罗的异象》（Justification: God's Plan and Paul's Vision）赖特（N. T. Wright）著（IVP出版社，2009）第120页。

你看，我为了真正明白罗马书，就和神学家们一起去杂草丛中走了一遭，但我从来信不过他们的任何理论。我理解了保罗在罗马书12章1-2节中的主要论点，就聚焦在这一点上。每个人都同意此处的信息是清晰的。然而由于他们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把球从杂草中捡出来”，他们就未能集中精力去在简单明了的要义上建立信徒和教会。我目前正在通读赖特的全部作品¹⁵——他的所有著作——而我相信他的作品是足以打破当前僵化的范式的。这个过程有着先于我们传统的高度：它摆脱了西式基督教传统而回归到使徒的传统之中。我对陷于西式神学辩论窠臼的那些经文抱持非常谨慎的态度。¹⁶我尽力避开杂草。我尽量只使用圣经作者自己的论说和框架。我尽量避免在我的作品中融入系统神学。保罗是一位全局思想家，而不是系统哲学家。那么这一切会如何塑造我自己的辅导程序呢？

1. 我深谙这些基本要理，并且能洞察人们在其信仰根基上是否存在裂痕。
2. 我懂得如何使用整本圣经——比如如何使用智慧书这样的整块经文以及整部圣经逐渐揭示的主题，从而引导人们彻底瓦解其错误心思的堡垒并且回归圣经中的真正答案。

现在我们来尝试把这个过程应用到我们刚刚谈到的问题上，清晰地描述出这种更新我们心意的扭转过程，然后厘清上帝以超自然的方式逐渐转变我们的过程。**变化（transform，转变）**的希腊语原词是“metamorphidzo”，就是英语单词metamorphosis（变形、生物学中的变态）的词根，我们通常用后者来描述毛毛虫演变为蝴蝶的过程。这个过程很好很形象地表达了你们在

¹⁵赖特备受瞩目的三部曲《基督教根源与上帝的问题》（Christian Origins and the Question of God）的后续第四卷。他这部长篇巨著的第四卷《保罗与上帝的信实》（Paul and the Faithfulness of God）计划于2013年11月1日发表。随之发表的还有另外两卷：《保罗的立场、保罗其人以及保罗新观》。这些都是鸿篇巨制。赖特相信自己一生的工作都指向这部新作：《保罗与上帝的信实》（Paul and the Faithfulness of God）。我相信这些作品是破天荒的、拥有范式高度的——其可以帮助我们摆脱西式系统神学的泥潭，并带来真正意义上的“保罗新观”，从而真正恢复保罗作品——尤其是他早期书信的初衷。

¹⁶这里还是可能需要额外注释。在我预备好以简单明了的方式把人们带出“杂草丛”之前，我会尽量避开那些更为复杂的经文。比如说，四福音书在今天就被极大地曲解了。所以我现在只聚焦于彼得和保罗所传授的清晰原道之上，等以后时机成熟时，我可以按圣经正典的语境（四福音书基本成书于教会书信之后）为福音书编写一个系列通谕，并且按其本质来审视它们——福音书是在十二使徒快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用来更深入地在福音中建立教会的一套工具——其作者假设众教会已经理解了由使徒所传授的基督的教导。由5本小册子组成的这个系列《从耶稣到福音书》（From Jesus to the Gospels）即将于2016年面市。它旨在成为《基本要理系列》（The First Principles Series）的后续作品。

系统神学中读到的“基督徒的生命”这个词。然而心意更新（renewing our minds）以及变化（being transformed）这两个原本简明的概念已经在无休止的辩论（这种辩论通常因为站定各自的神学传统立场而无解）中遗失了，最终使我们无止境地纠缠修辞、捍卫传统而陷入神学争论，使得世人大都确信：倘若有至少5个传统学派的神学家在基督徒应当如何生活这件事上存在根本分歧，那就是说根本没人能真正明白如何活出“基督徒的生命”。

我稍微讲讲自己走过的路。在我十多二十岁的时候，周围人在“基督徒的生命”问题上的主要指导书是查尔斯·莱利（Charles Ryrie）的《使基督徒的生活走向平衡》¹⁷。这本书的主张在我看来是最平衡不过的了。我自从初中时代就读了许多基督徒生活类书籍。我祖母是电台圣经教师M.R. 德汉恩（M. R. DeHaan）的忠实听众，而她把德汉恩的好几本书送给我，我都读了。我高中时代参加青年归主协会（Youth for Christ）的时候，很迷恋倪柝声的书，尤其是《正常基督徒生命》（The Normal Christian Life），这本书的主张与德汉恩很不同。我一读到莱利的书就很受其吸引，因为他对所有不同种类的基督徒生命路线都做了解说，而他的观点似乎是最平衡的。我当时不知道，不同的观点多得是，事情只会变得越发令人困惑。

所有这些书籍所写的都是自宗教改革开始就围绕“基督徒生命”所展开的过分复杂的讨论。这个问题变得如此复杂，以至于似乎无解。现有答案被简化成了5种立场，而每种立场上都有十分忠诚、训练有素的教会领袖。如果这些神学家无法解决这个难题，那对于圣经的信心就可以免谈了。我们已经无从了解如何活出基督徒的生命！这其中包含哪些传统呢？我后来读到一本名叫《基督教灵修学：对于成圣的5种观点》（Christian Spirituality: Five Views of Sanctification）¹⁸（即关于活出基督徒生命的5种立场）的书。

路德宗立场
改革宗立场
凯西克立场
五旬节宗立场
默观立场

¹⁷ 《使基督徒的生活走向平衡》（Balancing the Christian Life）查尔斯·莱利（Charles Ryrie）著（穆迪出版社，1969；穆迪出版社，新版，1994）。

¹⁸ 《基督教灵修学：对于成圣的5种观点》（Christian Spirituality: Five Views of Sanctification）唐纳德·L·亚历山大Donald L. Alexander 编（IVP Academic出版社，1989年出版）。

这其中每一个立场都有包含好几个系统神学的一整套传统的支持。之后我读到一本较晚写成的书《有关成圣的5种立场》（Five Views of Sanctification）。¹⁹ 这本书以稍微不同的方式给这些立场分类，把其中两个立场列为拥有300年历史的传统，而另外三个则被列为拥有100年历史的传统。

拥有300年历史的传统

卫理公会立场

改革宗立场

拥有100年历史的传统

凯西克立场

五旬节宗立场

奥古斯丁修会——时代论立场

如果你仔细阅读这5种立场中的每一个，以及其他4个学派对它的回应，你就会倍感幻灭，然后干脆去基督徒医生、心理医师或精神病医生那里找答案。我就是在那时确定了两件事：

1. 第一，每个传统都有一些正确的主张。
2. 其次，但每个传统都迷失在“杂草丛”里了。

我们必须回归到圣经中去寻路。我们需要掌握圣经最基础的理念——而这些理念恰恰是在传统之争中遗失了的。

在BILD项目的资源库中，我们从好几个传统中汲取精华，但并不完全彻底倒向任何一方。我们只希望以返璞归真的状态回归圣经。但在某个传统对圣经的解读有重大贡献之处，我们也汲取这些传统中的洞见……我们尤其在培训水平逐渐提高之际这么做。我建立了**基本要理**（The First Principles）来帮助人们回归圣经，并且揭示“**基督徒的生命**”。单单在印度，我们就在以下宗派传统中使用了**基本要理**来为基督徒们打基础：

- 卫理公会
- 圣公会
- 五旬节宗

¹⁹ 《有关成圣的5种立场》（Five Views on Sanctification），梅尔文·迪特（Melvin Dieter）著，（宗德文出版社,1996）。

- 福音派，等。

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正如我前面所说，我们的教学过程是先于传统和宗派的。我尽量避开那些被西式神学辩论复杂化和模糊化的圣经段落。我只使用圣经作者自己的论说和框架。我尽量避免在我的作品中融入系统神学。保罗是一位全局思想家，而不是系统哲学家。²⁰

现在我们已经讨论了主要论点和头两个推论，从而小心地打下了基础。其中的主张都很基础：我们要接受简明的福音陈述——就是原道（kerygma, 宣道）——受洗而归入教会群体。然后开始在圣道的教导中更新自己的心思，而上帝就会开始使你变化。现在，随着我们在由心理关怀范式所塑造的当代文化深层结构背景下遇到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必须在文化处境中建立神学，从而明白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推论3：遭遇严重困扰和心理问题的人应当被视为与其他人本质相同的人——他活在一具逐渐衰败的身体中，最终不得不面对死亡。然而这死去的

²⁰虽然有可能在这些论述上耗费太多笔墨，我还是觉得有必要更清楚地阐述这种需要优先建立的理论基础。我提到的**全局思想家（integrated thinker）**（参考迪索顿作品），是指保罗在他的方法策略上是全局统一的，而不是在系统神学中先找到一个哲学理论点，然后推论下一个。你可以联想一下新约神学所阐明的优先次序——或者建立早期教会的自然程序。首先，早期教会的基督徒肯定以较为简明而公式化的陈述——通常在一场布道而非整卷经书的语境下——清晰地领受了福音。之后他们就受洗了——表示与基督及其全新的社群认同。然后他们接受了“基本要理”的信仰教导。一旦领受了基本要理并且按着它进行生活实践，他们就得以面对更复杂的问题（西2：7-8；来5：11-14）。没有明确的基本要理作为基础，他们就无法解释更复杂的事情。在早期教会的建立过程之中，保罗写给教会的大多数书信作为一个语料库被传授给教会之后，福音书才写成。随着十二使徒开始为自己的事工收尾，福音书就被写作出来在福音中建立教会——彼得的教会、保罗的教会和约翰的教会。原道（kerygma, 宣道）是简明易懂的，在洗礼之前传授清楚。诚然，保罗早期书信——加拉太书、哥林多前后书和罗马书成书很早，但这些书信中的复杂论点，都是在保罗与那些扭曲福音的人的争战中加以论证的。彼得指出保罗的有些作品要理解起来是困难深奥的——因此（在原道和使徒遗训上）根基不稳、认识不深的人就容易对其产生曲解。因此建立基督徒和教会的新约神学优先次序应当如下：首先讲授原道，然后是洗礼；然后是信仰基本要理，之后是福音书；然后是更为复杂的保罗早期书信以及彼得书信，最后是约翰的书信。这对于兴起的全球南方植堂运动是很理想的次序。这其中当然也会包含圣经故事的主线——即旧约的元叙述——把它作为教人接受福音的一环（见彼得在使徒行传中的布道）。在西方教会中，人们可能要求保罗的早期书信被提到较优先的级别，因为福音书被过度复杂化了。这是对新约神学释经学方法、乃至对第一世纪教会实况的描述（这是圣经神学的一个分支，见我所写的《以教会为本的释经学：建立全新范式》（“Church-Based Hermeneutics: Creating a New Paradigm”））。在我们自身的培训体系——就是我们用来建立信徒的百科之中，我们从《救恩故事》（The Story）（全1册，可以伴随原道的头一次讲解使用），到《基本要理》（共13册），到《从耶稣到福音书》（全5册），再到《深入教会书信》。

过程将会加速内在生命的更新，使得我们能够在将来的救恩——新天新地的新身体和生命的光芒中，清晰地看到人应当投入的真实价值。

如前所述，我们现在要涉足深得多的问题。我们要开始回答这个问题：福音的更新大能是否真的能为深层心理问题带来实质性的疗效？我们该如何看待那些有着深层心理问题的人？我们该如何看待那些生活“无法摆脱一团糟”的人？我们该如何看待陷入持久贫穷的人？又该如何看待残障人士？我们首先要探索我们当今文化观念的深层结构，这有助于我们回答更大的“文化处境中的神学”问题。我们需要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背景。

我们先听听可能是最重要也最杰出的后现代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观点。他开创性的作品《疯癫史》（*The History of Madness*），²¹ 将会提供一个学术基础，来帮助我们了解深深根植于我们社会和思想中的心理关怀范式的深层结构。福柯讨论了社会科学——尤其是有关心理学、医学和监狱系统的深层结构。他展示了语言和知识分类（百科）是如何塑造我们的思维模式和我们建立的体制的。他34岁时，在自己第一个重大研究课题之下写了“疯癫史”一文。结果震撼了全世界！我们从此进入了后现代！说得太哲学了？我来举个具体例子。中世纪盛期，有19000个隔离区（小型禁闭城市）分散在全欧洲。到了中世纪末期，麻风病已得到根除，而这些隔离设施没人管，就闲置了，仿佛在欧洲各个城市边缘游动的黑洞一般。然后有新发明出现了——为隔离欧洲文化中的“疯人”而设的住房。从14-17世纪，这项新发明蓬勃发展起来。这些设施装满了从城市里被驱逐出来、失去一切权利的“疯人”。1656年，巴黎仅仅凭着所颁布的一项法令，就抓捕了一个教区中10%的人口，把他们关进43个疯人院之中。这些人都是谁呢？

任何乞丐

赤贫者

无法工作者——残疾人

精神缺陷者

²¹ 《疯癫史》（*History of Madness*）米歇尔·福柯著（劳特利奇出版社，2006年）。福柯有关我们许多深层文化范式的作品还包括《语词与事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Human Sciences*）（Vintage出版社，1994），《监视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The Birth of the Prison*）（Vintage图书，1995），《诊疗所的诞生：医疗望诊的考古学》（*The Birth of the Clinic: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Vintage出版社，1994）。这一系列作品确立了医学、心理学和监狱系统背后的深层社会结构的理论一体化——它们全都具有深刻的缺陷，并且与真正的科学相差甚远。

这是1656年在街道上宣布的国王诏书

“国王有令，明确禁止所有人——无论年龄、性别、出身、社会地位或出生地，也不管有无工作能力，不管患病或是正处康复期、不管其疾病是否为绝症——在任何时间在巴黎城区和郊区、教堂里、教堂门口、住房门外或街道上、乃至任何公共或私人场所乞讨……初犯者应当受到鞭刑，男人或男孩若再犯，应当被送往桨帆船为奴，妇女和女孩再犯则当受到流放。”²²

“为此目的，院长将可以使用以下手段：总医院（Hôpital-Général，属于大型禁闭所的一种）内及其附属建筑内的绞刑架、铁镣铐、监狱和地牢设施，院长可自行判断其使用需求，而受禁闭者不能对院长在医院实施的决定发起任何质疑。任何参照了总医院之外的意见的决定，应当不理睬任何正接受处理的上诉或辩护意见、无差别地按正当程序执行；向更高级法院的上诉或辩护意见不会被接受。”²³

19世纪后，理性开始统治一切，于是疯人院（asylum，或收容所体系）就诞生了，人们把社会失格者更广泛地归入这种禁闭医患关系中，从而几乎不区分以下的几种人群：

赤贫者
失业和残障人士
罪犯
病患和处在康复期的人
患病可治愈者和患绝症者

在这种体系下，这些人全都被划入**疯人（mad）**的行列。因此“疯癫（mad，或疯人）”作为一个概念就深深地根植在西方人的意识之中。我们不妨听听以下这段对“疯癫”的描述。

“他们的大脑被忧郁症的持续毒气所破坏，使得他们明明是赤贫者，却要坚称自己是王公贵族……”²⁴——笛卡尔

摘自《疯癫史》（History of Madness）：

²² 《疯癫史》（History of Madness）米歇尔·福柯著（劳特利奇出版社，2006年），第64页。

²³ 同上，第49页。

²⁴ 摘自《形而上学的沉思》（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勒内·笛卡尔，“形而上学的沉思”

“在禁闭无药可医的疯人的医院中，所有男女身上所有可能的疯癫病症种类和心灵痼疾都被仔细地分析和描绘出来——这是一种既有趣又有用的事业，并且塑造了得到‘真智慧’的唯一通路。”²⁵

结果这种理念就演变为：把所有贫穷、无家可归的人收容起来，给他们贴上“疯癫”的标签，或者至少用他们自身的困难为他们贴上标签，并且通过禁闭的方式把他们从社会中逐出。于是全新的深层社会结构被塑造起来了。对于以下词汇的新定义也系统地得到建立

疯人 (mad, 疯癫)

赤贫者 (Poor)

乞丐

罪犯

新式 (收容) 机构

收容院 (Hospitals of confinement, 或禁闭院)

疯人院

医生与病患关系

疯癫的分类，“仔细地分析描绘出所有心灵痼疾”（疯人院）。于是围绕“精神病人”的整个观念体系出现了，人们现在不单需要为精神病划分无穷多的类型，还需要使他们与社会隔离开来。这如今已成为西方社会的深层结构。结果我们今天就生活在一个充满精神异常的世界里；生活在一堆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和相关医生中间；社会充满了五花八门的心理医疗机构、精神病院和疯人院。DSM-IV成为了我们新的“圣经”——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精神病医生的“圣经”——人们都假设它是拥有科学基础的。DSM-IV从经验主义的角度讲或是精确的，但深层社会问题怎么办？真正实质性的治愈呢？所以深层社会问题乃至整个学界所面临的挑战都是巨大的。²⁶

现在我们回到本文的问题：我们该如何看待那些有着深层心理问题的人？我们该如何看待那些生活“无法摆脱一团糟”的人？我们该如何看待陷入持久贫穷的人？又该如何看待残障人士？²⁷我们要在之前打下的根基上建造——更新我们的心意，拆毁我们心中的营垒——我们现在要深入最复杂的问题。

²⁵ 《疯癫史》(History of Madness) 米歇尔·福柯著 (劳特利奇出版社, 2006年), 第41页。

²⁶ 批判整个精神学界的两部当代巨著是《美国疯人》(Mad in America) 普利策奖得主罗伯特·惠特克 (Robert Whitaker) 著 (Basic Books基本图书公司, 2010年出版), 以及他另一部作品《流行病的解析》(Anatomy of an Epidemic) (百老汇图书Broadway Books, 2011年出版)。

²⁷ 以下是从当代深层心理——生理问题的列表中截取的片段：

1. 儿童身心异常：注意力缺乏症 (ADD)、自闭症、行为及学习障碍、饮食失调症，等

我们如果想要在“更新我们的心意”——也就是我们的内在生命的根基上建造，我们需要先投身保罗与哥林多教会的争论中去。

¹⁶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¹⁷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¹⁸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哥林多后书4章16-18节

我们先看看这段经文的背景。

1. 保罗此时陷入了困难的境地：内心充满恐惧、外在面临冲突。
2. 他之前曾一度形容自己“忧愁至极，几乎要死”。
3. 他身上背负了照顾众教会的巨大压力。
4. 身体上，他遭到过毒打、心力憔悴过、经历了数不尽的奔波、视力也在逐渐丧失，还经受着某些严重的医学疾患——这是上帝允许魔鬼扎在他身上的刺。
5. 他的身体已经衰败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敌人们利用他的身体弱点来教唆别人不要去跟从他。

我们来看看保罗在某个时刻对自己的描述——尤其是他对自己恶化的生活状况的描述。

⁸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⁹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¹⁰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¹¹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哥林多后书1章8-11节

⁷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⁸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⁹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¹⁰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哥林多后书4章7-10节

等。

2. 重大精神疾患：临床抑郁症、失能性人格障碍、躁狂抑郁症、狂躁症等。
3. 长期抑郁症引起的残障
4. 长期贫困：教育水平低下、无家可归，心理创伤

⁵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争战，内有惧怕。——哥林多后书7章5节

保罗的身体正在衰败，然而他却拥有“新生命”的视野。他是一个新造的人。他的内在生命每天都得到更新，而他也得以把事情看得更透彻。他在离世时，终将从这外在的朽坏和痛苦呻吟中得到拯救。上帝将会在他的新生命中赐予他新造的身体和各样奖赏。把哥林多后书5章16-17节；3章16-18节；5章1-10节；哥林多前书3章10-15节和15章50-54节加进去，整幅画面就浮现出来了。

1. 我们必须穿过此生必死身体的朽坏与伤痕——包括身心各方面的疾患和问题——也要穿过死荫的幽谷（朽坏的过程）。
2. 然而我们的新生命已经开始——我们的内在生命已经开始得到更新。这是一个伴随着内忧外患的痛苦过程。
3. 我们的新生命将会在上帝的全新创造——他在天上和地上的国度中，以我们的新身体和生活开始。
4. 到时候，我们此生的所有痛苦哀嚎都会消失。

现在我们回到本文的问题：我们该如何看待那些有着深层心理问题的人？我们该如何看待那些生活“无法摆脱一团糟”的人？我们该如何看待陷入持久贫穷的人？又该如何看待残障人士？在此生之内，许多这类问题都不会自动消失。许多问题是终生的。平均而言，约有10%的人口可以归入这几类人，这个比例也可能更大。但我们全都面临一样的问题，尤其是到了十分衰老的时候（记得里根总统患阿尔兹海默症的样子吗）。每个人都需要进入同样的内在生命更新过程，并且做出对其在新的创造——也就是基督的国度中有益的生活抉择。

要开始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奠定基础，我将转向弗朗西斯·薛华的经典著作《属灵的真义》（True Spirituality）²⁸他在这本书里构建了一个思考如何应对深层心理问题的框架。其中的4个关键篇章如下：

心理问题的实质性疗愈
全人的实质性疗愈
人际关系的实质性疗愈
教会的实质性疗愈

²⁸ 《属灵的真义》（True Spirituality）丁道尔出版社，1972年）。

这里的关键词是**实质性**（substantial）。薛华如此描述何谓实质性：

“我想要指出：当我们使用‘实质性’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必须认清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实质性的疗愈是有可能的，其次是“实质性”并不等于完全（perfect，完美）。²⁹

“我们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们都有自己的困境，但我们有些人的困境特别深。在所有这一切压到我们头上的困境中，知道我们自己任何情况下都无需从心理愧疚感中去挑出真正的罪疚，这是极美的一件事。我们并不是活在一个完全机械的宇宙之中，而我们也不仅仅是活在自己面前；我们是在活在与我们无限亲密的上帝面前。上帝很清楚我真正的罪恶和我的罪恶感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我的责任在于在外在的生活中活出他的生命，并祈求上帝帮助我活得诚实。我的责任在于呼求上帝去拯救这座冰山露在水面上微不足道的一角（即外在的生命），并且承认任何我所知道的罪过，把这些罪恶带到耶稣基督无限却未完成的工作面前。我的意见和上帝无数儿女的经验，就是当一个人能尽可能诚实地对待自己的外在生活时，上帝就把这种健全灌注到他全部的生命中；并且圣灵也会逐渐帮助他来更深刻地看清自我。”³⁰

薛华还谈到了一种“时时刻刻操练的真属灵”，这又让我们回到更新自己心意的话题上。倘若我聚焦于我在基督里的新生命——聚焦于基督的身份以及他所成就的事情，还有我如今在他里面成了新造的人这个事实，并且完全委身于基督和他的目标，又天天更新我自己的心意，这就毫无疑问会对我生命所有领域——包括那些最深的困扰——的转变起到很大效果。

然而我们不仅仅是在讨论西方文化中的问题。罗伯特·莱维斯在他的著作《影子城市：亿万寮屋居民，全新的城市化世界》（Shadow Cities: A Billion Squatters, A New Urban World）中把“最贫穷的十亿人”介绍给我们：当今全世界60亿人之中有10亿生活在贫民窟中。

到2030年，每4个人之中就有1个人住在贫民窟中；也就是20亿人。

到2050年，每3个人之中就有1个人住在贫民窟中；也就是30亿人。

他们身上拥有16世纪巴黎的所有社会难题：教育程度低下、长期赤贫、营养

²⁹ 同上，第134页。

³⁰ 《属灵的真义》（True Spirituality）丁道尔出版社，1972年），第133页。

不良、严重的身心疾患或需要。然而教会就要在他们中间兴旺起来。我们需要了解如何在那种处境中建立人。我们给出的答案也必须能在那里行得通。

我们的教会需要在我们的整个文化的各个层面构建深层的结构性体系，既是为了彼此服侍，也是为了抓住一切做成善工的机会，为城市谋福。我们需要生活重建体系、牧养和辅导能力的建设、有序的学习系统，并且为城市贫民区谋福。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教会和教会网络中构建深层结构，来真正看顾那些困顿、赤贫以及挣扎于生命深层困扰的人。我们万万不可、也不该再按着过去400年西方文化的范式构建心理关怀系统，反而必须深刻反思并小心地按着早期教会的教牧关怀传统来构建。

在为那些每天苦于生命深层困扰的人带来每天的进步的过程中，我们的角色是什么呢？我们如何能够为他们的生命带来实质性的医治？我们必须帮助他们更新他们的心意，这就包括在社群之中、在权柄之下的有序学习。我们必须帮助他们对付心灵中的营垒——倘若需要的话，要终身帮助他们对付反复发作的营垒。我们需要帮助他们正视自己的深层困扰和越发朽坏的此生，把发生在我们和他人身上的这些困扰和朽坏看作是每天接受更新的必要过程。此外我们还必须帮助他们越发清晰地预见和期待他们在新天新地中的新身体和新生命，不把此生当做一切的终点来活。相反，我们必须把一切投入在主的旨意上，而非我们自己的旨意上。

这一切都导向了第四个十分重要的推论——这是有关个人成长的彻底不同的分类学——是以“基督及其使徒的道”的教牧关怀传统为本构建起来的——一种教牧关怀分类学。

推论4：我们需要构建一种有关个人成长的彻底不同的分类学——一种与“基督及其使徒的道”相一致的架构、一种为如今遭到边缘化或强制收容的人铺设有益生命的道路的体系，来取代精神分析学及其机构的深层社会学体系。

某种程度上讲，我们现在要转向“在文化处境中构建神学”。我们要如何在我们的教会中构建出足够新颖、强大而深刻的架构体系，来取代西式心理学及其所有核心“零件”组成的、有400年历史的、已经深深根植在我们西方教会中的强势体系呢？

在此，**分类学（taxonomy）**的概念对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十分重要了。我们又要看看福柯的作品，因此这里的一些讨论将会变得相当学术化。但最终，你将从这个新产生的分类之中得到特别实用的工具——一个框架——来为我们当今的教会构建现代的辅导体系。所以我们要先问一系列旨在开始构建我们的分类学的、“在文化处境中构建神学”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在基本要理层面看待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我们该如何看待基督徒职业心理医师和精神病医生？我们应当如何评判教会雇佣基督徒心理医师或精神病医生、或为他们提供“教堂内”职位的做法？我们必须努力从根本上重构我们作为基督徒在这些问题上的深层思维模式和架构。我在上一个推论中，已经向你介绍了我们的社会是如何构建心理关怀系统和范式的。现在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构建。我们要再一次思忖米歇尔·福柯的作品。

福柯的杰作《**疯癫史**》（*History of Madness*）有三本书作为基础：

《**语词与事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

《**监视与惩罚：监狱的诞生**》

以及《**诊疗所的诞生：医疗望诊的考古学**》

福柯使用**考古学**的方式与启蒙哲学家使用**百科**的方式如出一辙，你们熟悉我之前作品的人应该已经了解了这一点。福柯所说的考古学，其实指的是知识被构建和组织起来的方式：知识分类的原则或原理，以及学习这些原理的次序。他的主张如下：“范式”——倘若你如此称呼它的话——是受到这些原则与知识结构的控制的，这些东西其实并不怎么科学。事实上，这些东西在很多方面代表着具有深层缺陷、急需反思的权力与政治意志。³¹他也谈到了分类学的问题——展现了分类学可以成为构建新系统的新框架，从而成为构建新范式的实用核心。不妨听听他在《**语词与事物**》（*The Order of Things*）中的批判吧。

“精神分析学和民族学在我们的知识中占有优势地位——并不是因为它们比其他任何人文科学更能建立其实证性的基础，并最终完成了前人不断努力追求的真正科学化；而是因为研究者的所有知识分支的范围内，它们形成了一种不受质疑并且无尽的经验 and 概念宝藏，并且最重要的是——这些学科形成了一种永无止境的不满足原

³¹ 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所写的一部杰出巨作《**哲学的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Philosophies*）揭示了这种建立在原则（原理）之上的知识结构实际上是多个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他谈到两条思想路线：东方路线和西方路线。而他也展现了这种知识结构如何每过几百年就从重大辩论中脱出。现在正是现代主义倒塌而后现代主义从其废墟中升起时代。

则，把从其他角度来看可被建立的批判学和争议至于质疑之下。”³²

“形成于十八世纪末期、至今仍然作为我们知识实证基础的认识体系，它构成了现代人特别的存在模式，以及能够从实证科学上认识人的可能性——这整个知识体系与论述（discourse）及其无所作为的统治绑定在一起，伴随着语言向客观性转移的过程……”³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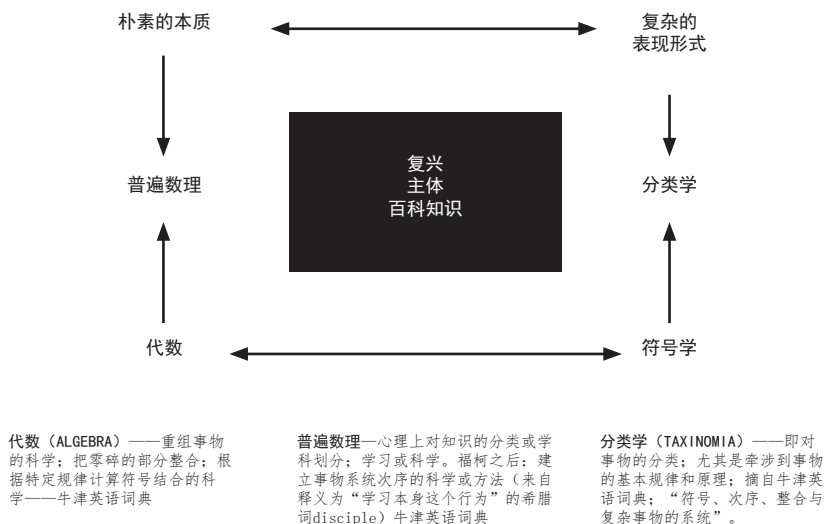
这些都是极富洞见的话，并且要求那些把社会科学看作真科学的人重新从根本上进行辩论。虽然医药学和心理学中有很多科学的成分，但从总体上看两者都不是科学。我们20年来一直呼吁彻底重塑神学知识百科。³⁴ 福柯在他的著作《语词与事物》中用图表勾勒了这一过程。

³² 《语词与事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米歇尔·福柯著，（Vintage图书，1994年），第373页。

³³ 同上，第385页

³⁴ 详见我写的范式全论。

福柯的“事物次序的主体科学”



我们与福柯一样呼吁反思和重塑心理学及其附属医学的考古学（知识百科）。我们呼吁学界构建一种全新的人类心理学分类——尤其是应用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上的分类（附属医学角度）。我作品之中的分类学案例包括布鲁姆分类学（Bloom’ s Taxonomy），SIMA MAP模式以及我自己创建的神学学科分类学。³⁵以下是我按着适应21世纪当代全球文化的方式，提出的早期教会所建立的教牧关怀传统分类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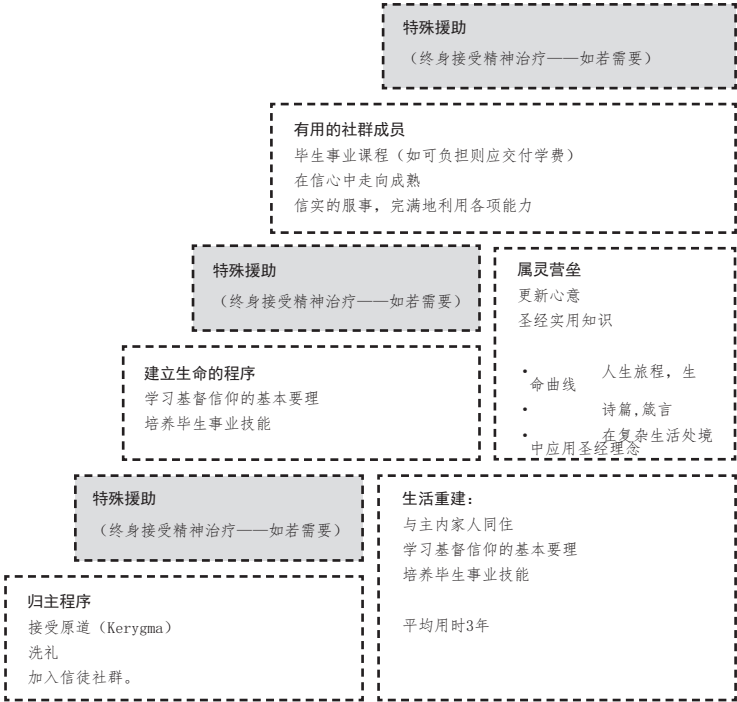
福音派的整个思想体系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得到完全重建。那么，以下是我提出的有关教牧关怀传统的分类学，作为21世纪教会建立课程和模式的指南。（参看以下图表）。这个图表的主要轨迹，就是要使新生信徒从归主，成长为教会社群内的有用成员，在信心上受到充分建立是这个走向成熟的旅程的关键。这条通向成熟的轨迹或路线，是由两大建筑体支撑的：（1）特殊的扶助以及牧养和辅导，用来对付可能导致信徒偏离成为社群成熟有用成员的

³⁵这些案例包含在附录B之中。

心灵营垒。以及（2）为那些在成熟过程中需要特殊帮助的人提供的生活重建服务。这两个基础建筑中的第一个通常可以在6个月之内完工，但生活重建往往要花费3年甚至更久。尽管特殊援助可能需要扎实的精神病医学专家来提供，整个过程仍然必须在教牧关怀传统下塑造。即是说，教会必须占据主导地位（

正如我的论文“真正以教会为本的教会教育”中主张的教会论为先导的辅导），而教会长老必须监管和牧养整个过程。

教牧关怀的分类学



对付营垒的关怀事工将主要聚焦于用圣言来更新人的心意（罗12：2）。在此，上帝的全部忠告都需要向信主的社群——尤其是长老展现开来，从而帮助后者牧养和看顾自己照顾之下的生命。³⁶以下是对“对付营垒”这一辅导

³⁶ 《掌握圣经系列专文》（The Mastering the Scriptures Series）将会在接下来的5年内制作出来，尤其会着重考虑如何装备长老和教会，使之能够把圣经的主导理念应用到拆毁心灵营垒并且更新心意的过程上。

基础建筑分类学的详细观察。

第二个重要基础建筑是生活重建。这个建筑聚焦于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人“扶助软弱的人”这一劝勉。软弱而需要生活重建的人至少有三个主要类型：精神或生理残障者；持久贫困或赤贫的人；以及被囚禁者、失足少年或假释犯。我们需要对他们给予深度的援助——甚至不惜向他们开放家庭。我和南希在婚姻的头26年中，曾与21个人同住，他们大多数需要生活重建。倘若我们要认真对待帖撒罗尼迦书信中阐述的教牧关怀传统的话，这就是教会急需夺回的重大使命。我们必须在这个事工上与政府当局建立伙伴关系并且服从其要求，但教会必须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下一节之中，我们要简短讨论实践教牧关怀传统所需的这些合作伙伴关系及其指导原则。以下图表更为完整地勾勒出这个环节的分类学。

属灵营垒

更新心意

圣经的应用知识

- 解读圣经叙事的书籍

信徒的生活
生活状况和选择

——（圣经中的）智慧书：

箴言——生活中的普遍智慧（和技能）
传道书——生活的意义和目的
雅歌——浪漫爱情及婚姻的智慧

—— 诗篇

个人与信徒群体的哀叹呼求
信任与默想诗篇
赦恩历史诗
赞美与感恩诗篇

—— 书信

保罗书信——使教会完全建立在原道与使徒遗训之上。
彼得书信——长期委身在信仰之中
约翰书信——扎根在基督里

—— 福音书。

基督就是应许中的弥赛亚和上帝独生子的有力证据
建立对福音故事的完全信心
建立对福音事业的坚定委身

复杂的生活处境

现在我们要回到之前剩下的问题中去。这种分类方法以何种方式为我们提

供了开始构建这些问题的实质性答案的指导原则？我们该如何在基本要理层面看待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我们该如何看待基督徒职业心理医师和精神病医生？福柯的批判再一次很好地帮到了我们。我们要引述的第一个批判意见来自《**监视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pline &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的封底。

“因为米歇尔·福柯在研究从废除酷刑到建立强制劳役制度以及现代监狱的诸多创新的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惩戒的重心已经从囚犯的身体转移到了心灵——而我们对康复和矫正的极大关切，却反而鼓励了犯罪活动，甚至使其变得更为精炼。”³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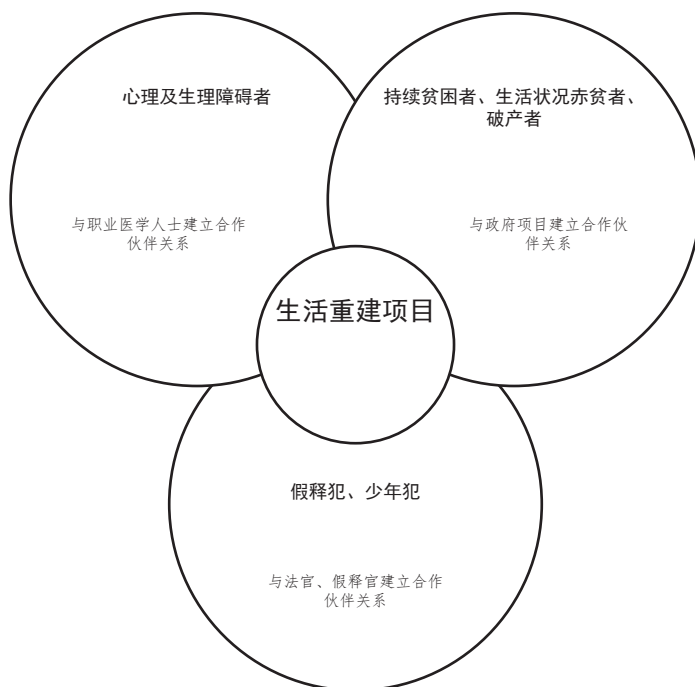
他的第二个评述来自《**诊疗所的诞生：医疗望诊的考古学**》（*The Birth of the Clinic: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正如他在经典著作《**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中所做到的那样，福柯向我们揭示了我们满以为是纯粹科学的体系，其实更多根植于社会和文化态度之中——在这本书的案例中，这些体系根植于法国大革命的时代环境。”³⁸

³⁷ 《**监视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pline &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米歇尔·福柯著，（Vintage图书，1995年出版），封底。

³⁸ 《**诊疗所的诞生：医疗望诊的考古学**》（*The Birth of the Clinic: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米歇尔·福柯著，（Vintage图书，1994年出版），封底。

特殊援助领域



他的第三个评述来自《语词与事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The Order of Things: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如今我们已经很难恢复过来，因为我们如此深陷于我们知识体系所属的实证体系之中，而这些体系太久以来被人当作理所当然了。我们的知识被我们自身根深蒂固的分类学和模式而扭曲和蒙蔽了。在17世纪和18世纪，人们显然正在尝试重新构建‘生命科学’，‘自然科学’和‘人类科学’，但人们时常太过轻易就会忘记：人类，生命和自然都不属于那些会自发或被动地向我们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展现自我的领域。”³⁹

在与政府项目、法官、假释官和专业辅导师建立伙伴关系时，我们必须根据

³⁹ 《语词与事物》（The Order of Things），米歇尔·福柯著（塔维斯托克出版有限公司，1974年出版），第71页。

早期教会教牧关怀的传统，尽我们所能在教会社群的背景下塑造这个辅导过程。教会及其牧者必须尽可能地占据主导地位。而这通常涉及接受辅导扶助者自己所做的一系列使教会社群扮演其恰当角色的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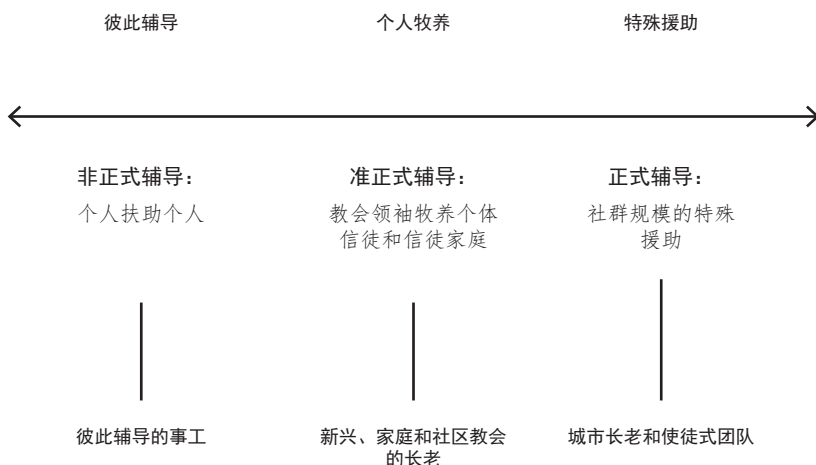
教牧关怀方法

我们终于可以开始构建我们的教牧关怀方法。我们在构建教牧关怀方法的过程中将主要关注两个领域：一是信徒和领袖在教会辅导——牧养过程中不断变换的角色；二是在我们教会中带出教牧关怀传统的策略。

首先，这套方法需要一个框架。我把这个框架称为“教牧关怀可持续实施方法”。这套框架旨在保持主导思想——即主要论点和四个必然推论之中呈现的教牧关怀神学——在为我们我们的教会建立方法模型时的平衡。整个教会社群都需要成为教牧关怀传统的一环。就基本层面而言，这是一种彼此服侍（和辅导）的事工。并且是非正式的。特别的辅导和牧养需要由长老、执事和妇女领袖在各个本地教会社群中实施。而更深的生活重建需要则应当在**城市长老（city elders）**（即高级长老，在某些传统中也称为主教及其团队）及其使徒式团队领袖的监管下，与城市大社区在得当的伙伴关系（职业辅导师、政府项目和监狱系统）中实施。我个人认为提多书1章就是写给城市长老的。⁴⁰

⁴⁰ 详见《**长老：初代教会内部的权威**》（*The Elders: Seniority within Earliest Christianity*）R. 阿拉斯泰尔·坎贝尔（R. Alastair Campbell）著，（T & T Clark International, 1994年出版）。这个理念在于：每个城市之中都有教会网络——早期教会时代的教会联合会。详见我的通谕：《**第一世纪众教会：从简朴教会到复合式教会网路**》（*The Churches of the First Century: From Simple Churches to Complex Networks*）以及《**宣道社群：传福音与早期教会**》（*Kerygmatic Communities: Evangelism and the Early Chur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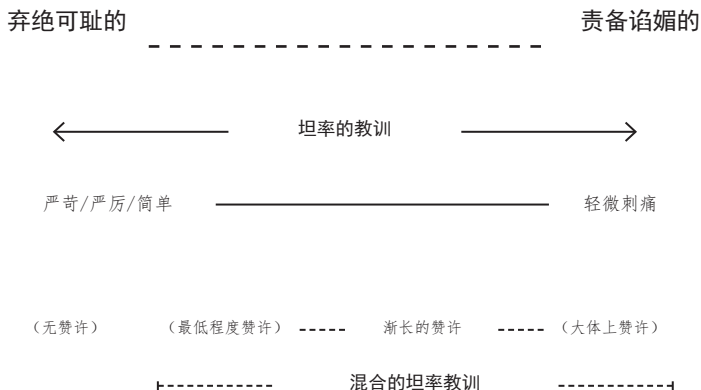
教牧关怀可持续实施方法



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思考另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在西式福音传播范式中有一个重大问题，我称之为“福音派烂好人”。这个问题显现为一种言论，其将人们接受福音本身之外的任何观念（尤其是个人信念领域中（包括使徒遗训））都视为相对；这种言论显然未能面对生命中需要劝诫乃至需要严厉驳斥的真正问题。这种平衡在J.P. 桑普雷（J. P. Sampley）近乎完善的分类学之中呈现出来。以下图表讨论了坦率的教训。⁴¹

⁴¹摘自J·保罗·桑普雷（J. Paul Sampley）的文章“保罗与坦率的教训”（“Paul and Frank Speech”），出自《保罗与希腊——罗马世界：学习手册》（Paul in the Greco-Roman World: A Handbook）（三一国际出版，2003年出版），第296页。

教牧关怀方法



我们当今教会的教牧关怀策略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为我们教会设计方略的特殊位分上。这个教牧关怀策略必须具有文化的适切性，这就意味着它不可避免地会十分复杂。我在下面勾勒出了这个策略的实质，不过只是以任何文化都适用的一套总指导原则的形式提出的，其基础是上文所阐述的使徒教牧关怀传统以及从该传统主导思想提炼出的分类学。

作为家庭/个人（彼此辅导的事工）

1. 我们都需要按着“教牧关怀分类学”来帮助彼此走向成熟：从扎实的归主到完全在信仰上得到扎根，再到成为教会社群中的有用成员。我们都需要彼此关爱、彼此帮助来在正道上保守对方。
2. 我们都需要在每个家庭和个人经历归主的过程中来完全接纳他们，帮助他们彻底成为教会大家庭的一份子，并随着他们进入扎实的成长过程，而投身去服侍他们。
3. 我们都需要投入自己的时间和资源来服侍那些需要特别援助的人，甚至不惜长时间开放家庭并且在必要时接受特别培训。
4. 我们也需要在经文的应用上走向成熟，不断地预备自己来在圣经学习上彼此辅导，好让我们可以借由复杂的生活处境彼此帮助。

作为牧者（长老、执事和妇女领袖）

1. 牧者需要了解自己的会众，谨慎地评估会众在“教牧关怀分类学”

中的位置，并且亲自保障会众以健康和及时的方式进步。

2. 牧者应当视需要而干预——当阻碍成长过程的因素出现、个人生命中的营垒浮现出来，或是有人清楚地需要特殊援助的时候，牧者就应当恰如其分地干预——并且保障辅导对象可以得到正确的帮助。
3. 牧者需要使自己不断走在牢固掌握教学内容的有力道路上，从而守护所提供的忠告，并且需要建立不断提升和扩充的技能，来应用整部圣经处理复杂的生命问题。
4. 牧者需要帮忙监管那些处于正式辅导过程中、或是在教会生活的处境中加入生活重建项目的人，保障相关教会高级领导层知晓最新进展。

作为高级领导层（城市长老、使徒式团队领袖）

1. 这些同工要以不断扩充的实用圣经知识、以及不断扩充的辅助工具和资源，来装备其牧者及其教会。
2. 他们要建立一套基于为所有教会成员建立的扎实的成员委身的，管教不守规矩者的完善方案，以及一套为需要特殊援助者提供的正式辅导方案和生活重建项目。
3. 监督教会的特殊援助辅导以及与大社区的合作伙伴关系：包括与专业医疗人员，法官，假释官员，政府项目领导人等的关系。
4. 在辅导那些需要特殊援助的人群的深水区之中，这些教会高层领袖必须帮助引导、塑造并使用那些拥有特殊兴趣和恩赐的人——包括帮助其实现在教会中的特殊服事以及在社区中从事好职位。

训练有素的长老团队的重要性

我们既然已经构建了教会应当如何处理牧养和辅导这方面的完整论述，现在我们应当把注意力转向培训长老以及可持续性方面的问题。上帝在印度为我们敞开羊群的大门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可持续性。

我这篇文章是以两个议题作为开篇的：首先是新式职业心理关怀范式的毒素——这是西方教会几乎整个囫圇吞下的；第二是严肃的长老训练的缺乏。19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美国福音派教会内部，我们以再发现长老在早期教会中的重要位分为契机，部分实现了正确调整。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教会都开始辩论长老的问题。⁴²最终，这场运动进入了主流福音派教会中。

⁴²这其中一部分来自几位呼吁人们回归新约教会、尤其呼吁要重视长老的资格审查和任免的作者们的贡献。重视长老的任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较为认真地对待圣经的教会的标志——他们不

然而，直到今天，我都没有见过这场运动中有人认真地尝试对长老进行严肃训练。因此，这场运动中就有了受训严重不足的长老在教会中执掌大权的问题。事实上，我在北美任何地方都没见过保罗教牧关怀传统所要求的那种严肃的长老培训课程。就本地层面来说，在我们教会之中，若是没有十分严肃的长老培训课程，则这篇论文所呼吁的教牧关怀传统根本无法落实。

所以我们必须再次提出几个问题。在教牧关怀分类学之中，长老的作用是什么？长老有多么关键？长老们需要多少培训，才能有效地履行其作为牧者和辅导的职责。你认为我们当今的教会为何几乎完全不对长老的职分提出培训要求？在教牧关怀分类学之中，职业心理学人士的作用是什么？教会长老与医学和心理学职业人士应当有怎样的关系？

我们需要首先围绕几段在教牧关怀传统中讨论长老问题的关键经文来构建我们的答案，这些事情是保罗为他的教会清楚地陈述过的。我们将重点讨论三个主要文本。需要再强调，我将引述所有三个主要文本来保障我的思想得到清晰地表达，而同时我要在这篇文章中发出我最后一个挑战。

²⁸ 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或作救赎的）。²⁹ 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³⁰ 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³¹ 所以你们应当警醒，记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地流泪，劝戒你们各人。³² 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使徒行传20章28-32节。

¹² 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戒你们的。¹³ 又因他们所作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

像其他人那样只专注于福音。第一位关键作者是雷·斯特德曼，之后是约翰·麦克阿瑟，最后是吉恩·盖茨。我也算这个运动的一份子。如今40年过去了，我们回顾过去时就发现，教会中发生的许多灾难，来自人们将长老当做权威，却只把牧师看作长老权威下的职员。在我们自身的教会中，这种情况导致了领导层的一场危机，也促使我们写成了《领导力与早期教会》（*Leadership and the Early Church*）这部课程，这也成为了我们四部旗舰课程之一。我们在这部课程中提出了平衡福利式领袖（以弗所书4章11节中所呈现的使徒式领袖）以及模范式领袖（专注于本地事工的长老、执事、妇女领袖）的理念。教会历史上所有兴旺起来的运动或浪潮，都在这两种领袖之间取得了平衡。详见包含在BILD领袖培训课程中的拉尔夫·温特的致辞《上帝救赎使命的两种结构》（“The Two Structures of God’s Redemptive Mission”）。然而这并不是我们这篇通谕中的任务。

你们也要彼此和睦。¹⁴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2-14节。

⁵ 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⁹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¹⁰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¹¹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提多书1章5节，9-11节

我们可以从这些经文之中作出如下观察：第一，整个教牧关怀过程是在长老的监督之下进行的。保罗在默利图斯的海滩上向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发出了最后挑战——挑战他们认真牧养羊群，吩咐羊群紧跟上帝、谨守圣经。他花费了三年时间，日以继夜地把上帝的全部吩咐教导给他们。他警告说，就连他们之中，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持守到最后。他们需要全力以赴地工作。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书信的经文中，称长老们是“治理”教会的人，这种治理有两个关键词作为标志：**劳苦（labor）**和**作工（work）**。这里的**劳苦（labor）**这个用词很重；表示一个因为过度辛勤工作而疲惫乏力的人。这个词在拉丁语之中是**defunctus laboribus**——作工达到饱和的程度（利德尔——斯科特辞典）。我很喜欢这个词语“**defunctus laboribus**”，虽然我不完全明白它的含义，但我能够体会它带来的感觉！而**治理（have charge）**在原文中的用词也是意味深长。⁴³这种程度的劳苦作工通常意味着深夜加班并且开放住房给会众。

提多书里的这段经文尤其充满洞见。通过在提多书第一章里指教提多去任命各个城市教会中的长老，他很可能指的是高级长老。⁴⁴他们必须品格出众，拥有好名声，并且善于治理自己的家庭。然而我们却很容易忽视最后一条任命长老的标准。就是他们必须能够坚守真理的教导，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

⁴³治理（have charge）这个词的语义范围是“引导、积极地帮助，努力；有权柄管辖、管理”（EDNT）；“献身于、参与”（ANLEX）；“保护、赞助和照顾”（LK）。

⁴⁴有关长老的权威概念的讨论，详见R·阿拉斯泰尔·坎贝尔（R. Alastair Campbell）著《长老：早期教会中的权威》（*The Elders: Seniority in the Early Churches*）（Bloomsbury T & T Clark出版，2004）。这很可能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4章勉励长老殷勤掌握圣经从而活出双重荣耀时所指的事情。

人，并且能够有力驳斥悖逆真理教导的人。保罗在教牧书信中多次提到这种真理教导，并且用了很多种称呼来描述它（十二使徒传授给教会的教导——使徒遗训——这是保罗称之为“信仰、善道、正道、交付教会的传统”的内容）。他们不仅必须完全掌握这个教导，而且必须能够在真正的实时讨论和辩论中娴熟地应用它，因为一旦提多离开（这是使徒式领袖团队在任何时代植堂的方式），假教师就会进来扰乱整个家（多1：9-11），从而扰乱教会，使得整个植堂运动的可持续性难以维持。

因此训练有素的长老是关键的。以下是描述训练有素长老标准的一些基本指导原则。

描述训练有素长老的标准的指导原则。

1. 在核心城市（如以弗所）中的教会长老需要深入的训练，比如保罗就花费了三年时间来培训这里的长老。（很难想象今天的长老需要的训练比这要少。）
2. 长老们必须监督整个牧养过程。根据保罗在培训帖撒罗尼迦人的过程中显示的教牧关怀传统，这包括三个主要辅导领域：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
3. 长老必须尽全力工作；用保罗的话说，那意味着全力工作——不知疲倦、尽心竭力、有时换来令人沮丧的结果也在所不惜。
4. 长老需要掌握使徒向教会传授的教导——到达牢固掌握这种教导的水平（教导——按教牧书信中的话来说，即“使徒遗训；信仰，善道、正道”），并有能力反驳那些带来另一种教导的人，从而在与使徒式团队同样的高度上守护羊群。

在我们自己教会网络的系统之中，我们设立了培训长老以及他们助手的两个标准：执事和妇女领袖。参见附录三。

长老、执事和妇女领袖

BILD研究所

高级长老

安提阿学院：事工经验证书

对于第一个标准，我们选择了BILD研究所，因为**基本要理**以稳健而平衡的方

式涵盖了整个真理教导，同时还涵盖了深度的生命成长过程；整个培训完全符合“教牧关怀传统”的分类学标准。对于长老，我们选取了BILD领导力系列课程I，因为他们需要引导高级长老牢固掌握真理教导，使得他们获得驳斥异端并守护教会的能力。我们要求他们从安提阿学院获得事工经验证书（C.Min.），而不只是要求他们接受课程，因为这个文凭会为他们增添在更高问责级别展开培训的能力——这是提多书第1章所要求的能力。

我们也需要培训领袖的标准。⁴⁵我们都害怕**标准（standard）**这个词，但这不正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里提出的资格清单之中要求的吗？我们同时也在为长老预备一套牧养——辅导手册⁴⁶供他们配合**牧养、辅导与早期教会**课程使用。这个课程、这本手册以及这篇通谕，还有附带的整个教学系列都是培训用工具。作为使徒式领袖，如果我们期望我们教会运动的可持续性，如果我们期望在当今的教会、教会网络以及植堂运动中真正实施教牧关怀传统，那么我们就必须把一支训练有素的长老推到我们各种事项中最优先和最核心的地位上。

⁴⁵ 参见附录3之中的BILD领导力标准

⁴⁶ 参见附录4.

附录1:

下面的图表旨在阐明基本要理系列（The First Principles Series）在建立和关怀我们教会中的信徒的过程中的使用。

教会中的“教牧关怀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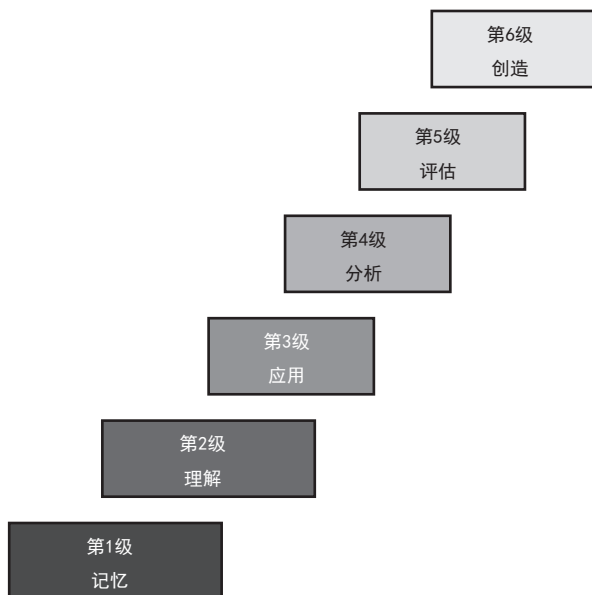
建立教会社群	塑造信徒社群	稳定社群
悔改归主	用传统打下基础 (诫命、吩咐或教导)	传统之上的挑战



附录2：分类学

以下是之前在《范式全论》（The Paradigm Papers）以及《通谕》之中使用过的分类学例子；这些例子在整套BILD教育与发展程序中都是不可或缺的。

布鲁姆的教育分类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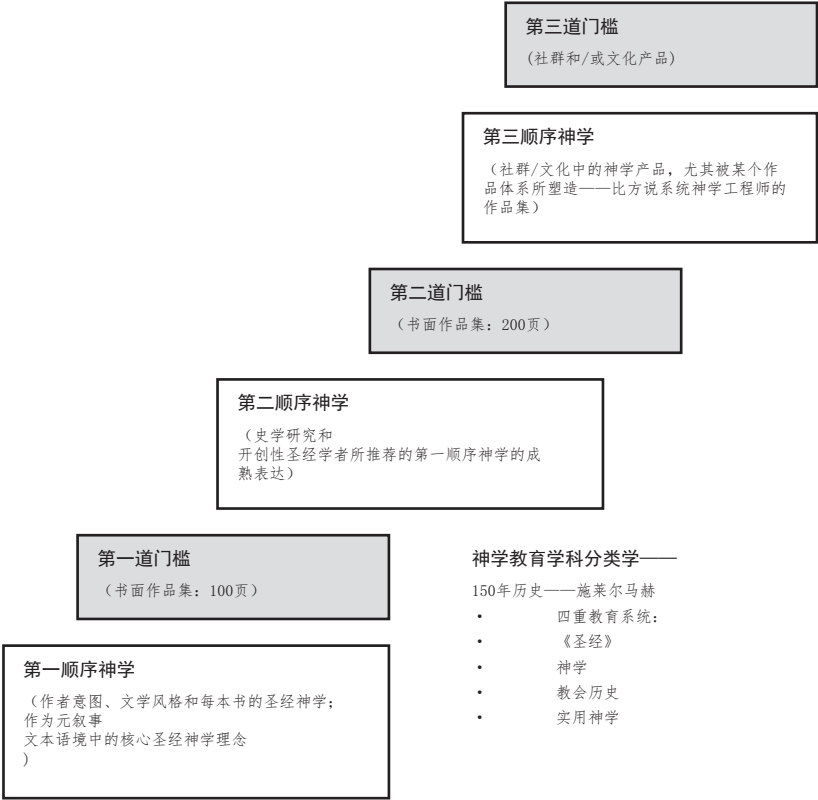


SIMA分类学

SIMA受激励的能力模式（Motivated Abilities Pattern, MAP）

- 主要动机
- 受激励能力
- 永远会成为你成就一部分的主题事物
- 激励人的处境
- 你以什么方式能最好地与他人合作
- 你更喜欢如何受到管理

神学教育学科分类学



神学教育分类学

第一类领袖——教会基层领袖

小组领袖、家庭小组领袖、家长（户主）

1年课程（平均）

BILD的基本要理系列1

BILD证书课程

事工经验证书**

一年的服事与配搭经验

领导力掌握一级（Leadership Mastery I）

第二类领袖——监督和帮助者

领袖

（长老、执事、女性服事同工、青年、家长、教会工人等等）

1 - 2年课程（平均）

BILD的基本要理系列2和3

BILD证书课程

事工经验证书**

2年的服事与配搭经验

领导力掌握二级（Leadership Mastery II）

第三类领袖——职场和非职场领袖

领袖

（牧师、植堂者、长老、传道人等等）

1 - 2年课程（平均）

BILD领导力系列1和2（25课）

BILD证书课程

证书/学位*（以胜任力为标准颁发）

事工经验证书、神学教育证书、事工学学士、神学学士证书

事工经验证书**

3年的服事与配搭经验

领导力掌握三级（Leadership Mastery III）

神学教育分类学

第四类领袖——

地区领袖

领袖中的领袖、牧师、植堂运动及事工（CPMs）的地区领袖

2-4年课程（平均）

BILD领导力系列1和2（25课）

BILD证书课程

学位*（以胜任力为标准颁发）

事工学硕士，神学硕士

事工经验证书**

4年的服事与配搭经验

领导力掌握四级（L. M. IV）

第五类领袖——全国教会领袖

植堂运动及事工的领袖、宗派大领袖、战略性教会的领袖等

2-4年课程（平均）

范式转换项目（5个BILD事工学博士课程）

BILD证书课程

学位*（以胜任力为标准颁发）

事工学博士，神学博士

事工经验证书**

5年的服事与配搭经验

领导力掌握五级（L. M. V）

*通过BILD安提阿植堂与领导力培训学院或伙伴学术机构提供授课。

**通过伙伴植堂运动或者/以及教会网络授课。

附录三：领导力标准

BILD领导力标准

领导力标准的概念

领导力标准（leadership standards）的概念被保罗植入了其对提摩太和提多的吩咐之中，用来评估和任命教会领袖。BILD已经构建了针对领袖培训的两套全面课程。BILD研究所与安提阿植堂与领袖栽培学院这两个系统都是围绕圣经在教牧书信中提出的领袖资格标准构建的。BILD机构在其600城市全球计划中提出的领导力培训，是为了实现使4000万“模范式领袖”（长老、执事和妇女领袖）以及400万“福利式领袖”（使徒式团队）得到培训而达到最低限度的领导力标准而设置的。

大规模的基层领导力——目标是为全球培养4000万教会基层领袖

这一异象的根基、乃至世上所有自发扩展的植堂运动的根基，都在于训练有素的教会基层领袖。整个BILD研究所文凭就是其领导力标准，因为其确保了领袖通过使用 **基本要理系列第3系列**坚守信仰的奥秘并且能够达到牧养教会的基本资格。

600城市全球计划中教会基层领袖的最低资格标准：

- 长老、执事和妇女领袖——BILD研究所的事工学文凭。

训练有素的高级长老——目标是为全球培训800万个

我们的600城市全球计划中的独特承诺之一，就是致力于栽培训练有素的高级长老。大多数教会运动都特别区分出**高级长老（senior elders）**这个概念。有些人管他们叫主教，有些宗派称他们为总管长老，有些人称他们城市长老，有些人在教会理事会中设有主席，有些教会没有特别区分出这个职位，但认可那些拥有最强领袖恩赐的人为主要领袖。这种高级长老为全世界的植堂运动提供了维持稳定的基本体系。在这个职分上，我们的标准是安提阿学院提供的事工经验证书（C.Min.），因为其包含核心领导力系列1的4门课，这将使得长老得以达到提多书1章9节的资格标准“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的能力，以及驳倒反对者的能力。

600城市全球计划中高级长老的最低资格标准：

- 高级长老——安提阿学院事工经验证书（Antioch School C.Min.）

使徒式领袖及其同工——目标是为全球培训400万个

使徒式团队同样需要清晰的培训标准。这也可以从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这些教牧书信中回顾使徒的“职责内容”时看出来——尤其从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中对提摩太的挑战中可以看出。保罗的同工因为时常担任保罗的特使，从而需要接受扎实的培训。

训练有素的使徒式团队领袖及其同工的BILD资格标准为：

- 同工——安提阿学院事工学学士（带有创业、公民领袖或文化创意事工等实习科目作为专业）
- 使徒式领袖（拥有五重恩赐的领袖）
 1. 本地级：第三类领袖b类（教会点）——安提阿学院事工学学士
 2. 地区级：第四类领袖（教会组群、枢纽）——安提阿学院事工学硕士
 3. 国家级：第五类领袖（教会网络塑造者）——安提阿学院事工学博士学位

附录4：教牧关怀传统导向的高级长老培训手册

以下是旨在使用BILD培训系统在教牧关怀传统中训练长老团队的“高级长老教牧辅导手册”的基本要点。

第一部分：教牧关怀传统

- 安提阿学院事工经验证书（C.Min.），牧养——辅导事工专业
- 教导基本要理
- 《牧养、辅导与早期教会》（Shepherding, Counseling, and the Early Church）——BILD领导力系列课程
- 《牧养、辅导与早期教会》（Shepherding, Counseling, and the Early Church）视频系列课程

第二部分：掌握圣经

- 掌握圣经系列课程
- 品格发展——第4代生命周期系统（4th Generation Life Cycle）共65个分类的智慧书神学教育

第三部分：基本技能与测试

- SIMA*以及你的毕生事业基本训练
- 手艺技能与终生追求智慧
- 属灵争战与破除捆绑课程
- 婚前辅导实习培训
- 核心测试工作坊
T-JTA*, Genograms, 心理学出版社
协会基本测试

第四部分：生活重建：建立全社区合作伙伴关系

与政府项目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与专业辅导人员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与监狱系统和假释官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讨论问题

下列问题用于在读完整篇通谕之后进行讨论。它们可以用于退修会和小组聚会，也可以供教会领袖们用于领袖团队会议。查经小组、小组团契、细胞小组教会、或者家庭教会很容易就可花上四周（每周一个议题）来完成整篇通谕的问题讨论。我们建议在讨论每一组问题之前，再次完整地阅读一遍整篇通谕。

议题一：有毒的范式——西方体制的深层结构

问题：

1. 福柯在钻研我们西方的精神病院和监狱系统方面有何建树？
2. 西方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在多大程度上是科学的？像DSM-V（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这样的标准有何益处？这种标准会有带来什么危险呢？
3. 教会为何放弃了其关怀穷苦人、心理和情感缺陷者以及赤贫者的职责呢？
4. 我们为何必须为我们教会内极其困苦的人建立一整套新的关怀体系？

议题2：教牧关怀传统

问题：

1. 保罗传授给教会的“教牧关怀传统”的实质是什么？
2. 根植于福音本身的“更新变化引擎”是什么？信徒生命的内在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3. 在帮助有严重心理问题的人们时，教会为何需要占据主导地位？
4. 我们为什么抛弃了教牧关怀传统转而采用了西式心理关怀模式？

议题3：我们当今教会的教牧关怀策略与方法

问题：

1. 教牧关怀分类学是如何为我们提供了坚实而基于圣经的框架，从而使我

- 们能够在教会中重建教牧关怀模式的？
2. 每个基督徒在教牧关怀过程中的角色是什么？教会领袖在教牧关怀之中的角色呢？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疗人士在教牧关怀中的角色呢？
 3. 高级长老和使徒式领袖在教牧关怀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4. 在为十分困苦的人提供生活重建事工的过程中，开放我们自己的家庭可以起到什么作用，有多大的重要性？

议题四：训练有素的长老的重要性

问题：

1. 训练有素的长老队伍为何如此重要？
2. 我们是怎么落到今天这种境地的——拥有正确的体制（每个教会都有长老）但却缺乏严肃的长老栽培造就系统？
3. 建立训练有素的长老的标准是什么？
4. 在辅导有生命成长特殊需要的人，从而必须从社会——司法系统、医疗系统和文化之中吸取资源的过程中，教会需要哪些程序来保持自己的主导地位？

通谕后记2015

虽然这篇通谕仅仅写成于两年前，但我已经确信本文对于维持植堂事工长期稳定来说是最关键的要素。没有训练有素的长老团队，我们的复合式使徒网络的建立就不足以在每一代人之间维持可持续性。然而在许多圈子里，这篇通谕引起的反响是最大的。这是为什么？有好几个方面的原因。最新潮的“基督徒专门职业”就是“基督教心理辅导”，尽管这个专职通常受到情感上处于恢复期的福音派基督徒依赖。这整个职业都岌岌可危，而他们为了受训也时常背负巨债。良好牧养的真空导致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和相关医师兴旺起来，填补了“基督徒生命”的需求真空。

对印度教会的告诫：正如西方宗派、神学院和门训组织过去50年来大量涌入印度一样，如今西式辅导机构和项目也大批到来。你们必须抵制他们。请你们务必在主流、福音派和五旬节宗乃至使用我们系统的大规模植堂运动合作伙伴（大约占全印度植堂运动的75%）中间传阅这篇通谕。希望此文可以逆转形势。

我们正在积极开发辅助材料，以培训世界各地教会运动中的长老。我们目前正在多个地点测试这些材料。这是我们最优先的任务之一！

通谕后记2020

将会出现在这本小册子的2020版上。

BILD资源库中概念的后续发展

1. 使徒行传：第一世纪
教会建立与扩展的关键，BILD领导力系列1旗舰课程
2. 基本要理系列3
3. “以教会为本的领导力：创造一种新范式”——杰夫·里德所著的范式高度论文

延伸阅读核心书目

1. 《教会的自发式扩展》（The Spontaneous Expansion of the Church），罗兰·艾伦著。（Eerdmann出版社 1960年再版，1910年初版）
2. 《相连：一切彼此相连的方式及其对商业、科学和日常生活的意义》（Linked: How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to Everything Else and What It Means for Business, Science and Everyday Life）阿尔伯特·拉士路·巴拉巴西（Albert-László Barabási）著（普鲁姆出版社，2002年）
3. 《异教化的基督教？探索我们教会行事方式的起源》（Pagan Christianity? Exploring the Roots of Our Church Practices）弗兰克·维奥拉（Frank Viola）与乔治·巴尔纳（George Barna）合著（巴尔纳出版社，2002，2006）
4. 《从保罗到瓦伦廷：第一至第二世纪的罗马基督徒》（From Paul to Valentinus: Christians at Rome in the First Two Centuries）彼得·兰普（Peter Lampe）著（堡垒出版社，2003）
5. 《最早的城市基督徒：使徒保罗的社交世界》（The First Urban Christians: The Social World of the Apostle Paul）韦恩·A·米克斯（Wayne A. Meeks）著（2003）
6. 《宣教士方法论：用圣保罗还是我们的方法？》（Missionary Methods: St. Paul's or Ours?）罗兰·艾伦（Roland Allen）著（Eerdmann, 1962, 1911初版）
7. 《领域、权威与权利：从中世纪到全球共同体》（Territory, Authority, Rights: From Medieval to Global Assemblages）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著

